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七七冊目次

文選補遺四十卷 （宋）陳仁子輯 明鈔本 ○○一

增註唐策十卷 明正德十四年汪燦刻本 五六四

文選補遺四十卷

（宋）陳仁子輯

明鈔本

文選補遺四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陳仁子編。仁子有牧萊脞語。已著錄。是書前有廬陵趙文序、述仁子之言、謂文選存封禪書、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番固諸賢列傳。出師表不當刪去後表。九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當止存涉江。漢詔令取武帝不取高文。史論贊取班范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存三。又不當以詩賦先詔令奏疏、使君臣失位、質文先後失宜。其排斥蕭統甚至。蓋與劉履選詩補註皆私淑文章正宗之說者。然正宗主於明理、文選原止於論文、言豈一端、要各有當。仁子以彼概此、非通方之論也。且所補司馬談六家要旨論、則齊黃老於六經。魯仲連遺燕將書、則教人以叛主。高帝鴻鵠歌、情鍾嬖愛。揚雄反離騷、事異忠貞。蔡琰胡笳十八拍、非節烈之言。越人歌李延年歌、直淫褻之詞。班固燕然山銘、實爲貢諛權臣。董仲舒火災對、亦不免附會經義。律以正宗之法、皆爲自亂其例、亦非能恪守眞氏者。至於宋玉微咏賦、譌爲宋玉微咏賦、則姓名時代並譌。引佛經橫陳之說以註諷賦、則龐雜已甚。荆軻易水歌與文選重出、亦爲不檢。觀所著牧萊脞語、於古文時文之格律尚未分明、則排斥古人、亦貿貿然徒大言耳。然其說云補文選、不云竟以廢文選、使兩書並行、各明一義、用以濟專尚華藻之偏、亦不可謂之無功。較諸舉一而廢百者、固尚有間焉。

老莊荀列之書行斯文之波瀾在山林草野嗟
夫化成天下之具不出於上而盛於下其時竟何如
也耶孔子生姬周之末以身扶衛斯文首刪詩定書
次繫易次作春秋貫穿古今文字斯以已見研覈去
取其閒涉大其該貫審故書作而詔令奏對之體寓
詩作而歌謡賦頌之體備丘明左傳而國語之書出
而辭命書檄問對策論之體又各成一家昭明去姬
孔子妳載不採刪定大意選漢魏六代之文爲三十
卷漁獵浮華刊落理致凡經濟之略訐謨之畫有關
於世教者率多漏黜斯文行世致使人以雕蟲篆刻
擬童子風雲月露比浮薄甚或嗤爲小技宜也余承
父叔指教羽夕衡心編粹昭明所遺者各爲門目先
詔令以觀朝廷之文次奏疏書策問對以觀縉紳之
文終以論議詩賦銘頌以觀山林草野之文若先儒
論議當時行事得失註于下方而附以己見積久成
編得四十卷非敢曰選乞石補天願竊補痕珀將精
昭明漏逸如李肇國史補者命曰文選補以彙本昇
吾壻譚紹烈未欲未知於人壻乃取而判之嗚呼高
文景武之詔多佳一時文墨寄於君實馬班揚之作
多奇一時文墨寄於士君子後世豈無傳孔聖心印
取漢魏以來文字載前文選及今所補博加去取定
爲一書若六經行世爲萬代帝王矩範則是編式觀
覽之一助文豈小技云哉大德壬寅秋夕茶陵古迂
陳仁子同補識

言文於六經後其難乎六經經聖人手且刪且定且
繫而作扶性命道德之微懸是非邪正之的隱括皇
王帝霸之奇祕宏模巨範果果如日行世後有作者
雖有奇傑孰敢出其右吾嘗怪河汾丈人起三代下
慨然以斯文自任不以文求文而以經求文續書續
詩續春秋煩取秦漢以下文章蒐獵成書而世未有
傳本者千百世而下晚輩學子情爲去取矜齊添無
怪也嗟夫時無聖人騷曰騷經玄曰玄經一時著作
非但人未敢許之吾意其心亦未敢自許也而刪後

果遂無詩乎哉梁昭明以文求文趣凡見陋故去取
多不諧於世河汾丈人以經求文故書雖未見去取
何如而志趣頗高未必盡如昭明求諸言語文字間
觸侍　虞古迂翁論及秦漢以來文詞每竊眺而悲
之間以家學所謂明私淑不肖取三代下暨梁世凡
文字幸存於世有補世教民彝者萃為一編又取前
輩緒論及所見附焉端首詔令次奏疏又次論策問
答終以騷賦詩碑銘文得四十卷曰文選補大槩後
浮靡而先典實略範藻而賁經綸始朝廷暨紳而次
山林草野綱正目舉言文於三代而後或庶幾焉是
編也非刪定之文也而志亦王氏續經者也固不敢
私類纂而列之別立凡例以昭前去取意　迂虞聞
責余輕或環余曰是皆童習白紛世不可一日無是
文也於虞夏商周兩漢之涵醇陶之雅正若經聖人
刪定亦未必不引而進之魯泰之勢十五國風之列
也昭明有知庶乎可以自慰大德己亥日長至坍雲
陽譚紹烈心直頓首書

文選補序

文選補者古雲陳同補補昭明太子之所遺也昭明而
後不選焉有群議之者甲曰惜哉書府之一奇也乙
曰僭甲曰五色煉石天所不忌非僭也乙曰非僭即
贅甲曰是其為書猶李肇之於國史補其闕文不能
已已而何贅也乙曰非僭非贅其不猶束廣微之於
南陔白華補其辭失其語終不足與入大方之家乎
甲曰廣微之文出諸己同補之文循之昭明取諸人
廣微非所擬也乙曰雖然未也同補據前說議昭明
無意於資夫亦烏知後之無片鵠乎甲笑而不言退
而告之同補同補余之舊友也拜而告之余余謂同
補曰古今天下惟論語一部萬世無容議王氏而下
率不理於口六經經聖人之手經世之大法存焉而
書之血流　孫杼詩之氾濫丁遺禮之為陰諸為辯
說子曰之於易繫孔子卒之於春秋皆資識者之辭
說而遂定昭明之可議固可量也予之所補其視昭
明何如耶同補曰愚之妄議及此亦惟貫山至言劉
向封事出師後表今古不朽而選皆不錄甚其遺珠
尚多也遂田梁而南南之而秦漢凡取藝文搜閱浸

富不忍棄之而私名之曰文選補遺亦沉吟歷歲揆諸心焉諸理如其真足以脩齊治平也乃弗棄棄其亦庶乎其無可議也然且未也以吾之見春先賢之見瑶如晉鄧之符當換之劉柱圭豹圭信圭穀璧蒲璧之於琱其亦庶乎無可議也其亦庶乎非儒非贊而贊亦可原也而或者乃欲毀之以行世焉宙因悉之所不敢也余曰心理之會先儒之說理之律令格二子之於理是崇是考如是議不議不必計也春江潤浪之乃自清何也清其體也付之梓本以俟知者

大德五年中元日吉安成齋平菊序

陳氏文選補序

廬陵趙文撰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所謂成章者蕭如其非著書立言之謂美歸而刪詩定書贊易作春秋正礼樂以無世立教所以裁之者在此矣聖師既沒諸子百家騖於立言或著書或爲文使有聖經出而裁之取其合者去其離者以清天下之耳目而能言者亦得以自見豈非後學之深幸惟無人以任斯責而後言語文字爛熳四出於天下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其傳不傳何可勝道蕭統索古今文士之作彙奎而選三十卷雖其去取不免失當然收拾於散亡　統之力不及此作者之得傳後人之得有所見詎可謂盡無功哉有志斯文者補之正之可也而求襲蘇氏之說便相詆訾亦不恕哉吾友陳同備少讀學家庭閱文選即以綱漏吞舟爲恨以爲存封禪書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蕃國諸賢論列出師表不當刪去後表九歌不當存止

少司命山鬼九章不當止存涉江漢詔令載武帝不載高文史論贊取班范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存一二又以爲詔令人主播告之典章奏疏人臣經濟之方略不當以詩賦先奏疏詔令是君臣失位賓文先後失宜遂作文選補亦起先秦迄梁間以先儒之訛及其所以去取之意附於下方凡四十卷此書傳非特蕭統君臣而三代以後君臣出治之典章輔治之方略皆可考見其爲世教民彝之助不細文云乎哉而同備猶未欲出其書疑所藏未備選未盡也余曰舉爾所知而已矣何必傳之求哉於是同備慨然出是書刻之不靳同備好學有志之士既成是書又將取蕭統以後迄于今作文選續以廣文粹文鑑之未備書成尚當以余文托君不朽

文選補遺目錄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纂類

第一卷

詔誥上

入關告諭 漢高帝下同
告爲義帝發喪
罷兵首詔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獄讞詔
定口賦詔
求賢詔
立南粵王詔
議犯法相坐詔 漢文帝下同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
議振貸及養老詔
令列侯之國詔

日食詔
除誹謗訞言法詔
勸農詔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除肉刑詔
增祀無祈詔
議佐百姓詔
與匈奴和親詔
遺詔
立孝文廟樂舞詔　漢景帝下同
徙民寬大地詔
頌繫老幼孝詔
讞獄詔
令二千石脩職詔
禁采黃金珠玉詔
優高年子孫詔　漢武帝下同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封丞相弘詔
報公孫弘詔
令禮官勸學詔
遣謁者循行詔
遣博士循行詔
遣博士循行詔
造太初曆詔

第二卷

詔誥下
勿出田租詔　漢昭帝下同
勿出馬詔
舉賢良文學詔
罷馬口錢詔
減口賦錢詔
置廷平詔　漢宣帝下同
地震詔
嘉霍光詔
賫王成詔

罷車騎等屯兵詔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有喪者勿繇事詔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減鹽賈及戚上繫囚詔
博舉吏民詔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封海昏侯詔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赦張安世詔
益小吏祿詔
褒黃霸詔
郡國等勿行政苛詔
客禮待單于詔
戒不禁姦邪詔
議律令詔　漢元帝下同
宮館希御者勿治詔
罷棄珠厓詔

災異赦天下詔
報貢禹詔
賜蕭望之爵邑詔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
赦天下詔
條責丞相御史詔
議罷郡國廟詔
議廟禮詔
赦天下詔
日食舉茂材賢良詔
報匡衡詔　漢成帝下同
減死刑詔
罷昌陵詔
立太子詔
封卓茂詔　漢光武下同
議省刑法詔
令中都官等出繫囚詔
省減吏員詔

日食詔
三十稅一詔
戒厚葬詔
戒略奴婢詔
戒殺奴婢詔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
地震詔
作壽陵詔
報臧宮詔
賜周黨帛詔
上書者不得言聖詔　漢明帝下同
行養老礼詔
有司順時勸農詔
日食詔
引咎詔
申明車服制度詔
尊師傅詔　漢章帝下同
三公糾非法詔
講議五經同異詔
選高才生受學詔
禁考獄多酷詔
褒劉方詔
蠲除禁錮詔
賜胎養穀等詔
脩孔聖廟詔　魏文帝下同
戒后妃不得典政詔

第三卷

璽書

答晁錯璽書　漢文帝
賜吾丘壽王璽書　漢武帝
賜燕王旦璽書　漢昭帝
賜馮奉世璽書　漢元帝下同
賜淮陽王欽璽書
敕諭東平王宇璽書
賜東平太后璽書
賜竇融璽書　漢光武

賜書

賜南粤王佗書　漢文帝 下同

遺匈奴書

遺匈奴書

賜嚴助書　漢武帝

賜趙充國書　漢宣帝

策書

封齊王策　漢武帝 下同

封燕王策

封廣陵王策

賜韓福策　漢昭帝

賜史丹策　漢成帝

賜諸侯策　漢光武

敕書

敕責楊僕書　漢元帝

敕東平王傅相詔書　漢武帝

告諭

遣嚴助諭淮南王　漢武帝

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漢元帝

第四卷

奏疏一

至言　賈山

陳政事疏　賈誼 下同

諫放民私鑄錢疏

論積貯事

請封建子弟疏

第五卷

奏疏二

論貴粟　鼂錯

諫除上林苑　東方朔

論限民名田　董仲舒

諫昌邑王疏　王吉

備國家使益奏

明堂月令奏

言得失疏

控制西羌事宜奏

陳兵利害
上屯田奏
屯田第二奏
屯田第三奏
論鄭僑奏　貢禹
論賦算鑄錢及贖罪之弊

第六卷

奏疏三

上徙都成周疏　翼奉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論甘延壽等疏　劉向
訟馮奉世疏　杜欽
戒妃匹勸經學疏　匡衡
劾丞相匡衡等疏　王尊
論陰陽不和疏　薛宣
上救陳湯疏　谷永下同
舉薛宣疏
論起昌陵疏　劉向
言黑龍見東萊疏　谷永

第七卷

奏疏四

疏絕方士疏
論梁王淫亂疏
論微行宴飲
上星孛等疏　劉向
論通康居　郭舜
論建三公官　何武
論治河奏　賈讓
便刺史奏　宋嘐
復置御史大夫奏
薦公孫光等疏　王嘉
收還武庫兵器奏　毋將隆
請加鄭寬中奠禮疏　谷永
諫征遼陽疏　伏湛
薦伏湛疏　杜詩
乞立左博士疏　陳元下同

論司隸督察三公疏
論時政所宜疏　桓譚
第八卷
奏疏五
日食論守令數易疏　朱浮
論律婦判舉之吏疏
日食論用人疏　鄭興
廣博士選疏　朱浮
降逆功臣疏　杜詩下同
用虎符疏
追稱祭遵請益疏　范升
勿增科禁奏　杜林
定宗廟昭穆奏　張純下同
定禘祫奏
乞優答北匈奴　班彪
言信讖時賞疏　桓譚
夏旱諫起北宮疏　鍾離意下同
緩刑罰疏
改前世苛俗疏　陳寵
諫起陵邑疏　東平王蒼
上太后勸成德政疏　馬廖
抑損后族權疏　第五倫下同
論馬防出征疏
請兵疏　班超
勸兵風德疏　第五倫下同
論竇氏貴擅疏
待諸王過恩疏　宋意
南單于請兵不可許疏
第九卷
奏疏六
諫擊匈奴疏　魯恭
諫為竇景起第疏　何敞
除律令繁法疏　陳寵
五經章句取士疏　徐防
年老求歸疏　班超
勸崇儒學疏　樊準

減夏折獄疏　魯恭
責戚用威權疏　翟酺
論
乳母王聖放恣疏　楊震
增立捕盜法疏　陳忠下同
大臣行三年喪疏
論水災爲伯榮疏
任尚書権重疏
爲阿母備第疏　楊震
放趙騰疏
採守立后疏　胡廣
論壽長數易疏　左雄
拜災教事疏　郎顗
論封阿母宋娥疏　左雄

第十卷

奏疏七

風變諫徽行疏　楊震
乞擇沿邊牧守疏　陳龜
陳時事及薦李膺朱穆疏　劉陶

宦官縱恣疏　黃瓊
薦五處士疏　陳蕃下同
論封賞濫內寵盛疏
求自效疏　皇甫規下同
自訟疏
論宦官選士人疏　朱穆
諫幸廣城校獵疏
陳請劉瓚等爲宦官陷疏　陳蕃下同
災異言政異盛疏　襄楷
陳孝廣宦事疏　陳蕃

第十一卷

奏疏八

請誅宦官疏　陳蕃
乞改葬竇武陳蕃疏　張奐
論三互法疏　蔡邕
論先去宦官後盜賊疏　傅燮
論盜賊西羌疏　劉陶
自任禦羌疏　段熲

論宦官采女害事疏　呂強
論導行費疏
斂田畝錢疏　陸康
勑覲征疏　王堅
上學校未立疏　戴逵
陳時政疏　范寗
第十二卷
封事
論霍氏封事　張敞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論知人邪正封事　翼奉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地震為后易封事　翼奉
薦辛慶忌封事　何武
論董賢封事　王嘉
再論董賢封事　王嘉
論日食封事　馬嚴
論竇氏封事　何敞
論北單于不當立封事　袁安
論日食為竇氏封事　丁鴻
論幸臣竇篤封事　爰延
論青蛇封事　謝弼
論青蛇封事　楊賜
第十三卷
上書一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論趙高書　李斯
言兵事書　鼂錯
上守邊備塞書
募民徙塞下書
上諫出兵伐閩越王書　淮南王安
論伐匈奴書　王父偃
論伐匈奴書　嚴安
論王翦更羣書　徐樂
上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茂
諫擊匈奴書　魏相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諫膠東王太后書　張敞
訟蓋寬饒書　鄭昌

第十四卷
上書二
諫立趙皇后書　劉輔
論救劉輔書　谷永
訟王尊書　公乘興
論封拜丁傅書　師丹
論丁傅董賢書　鮑宣 下同
論董賢書
論傅喜書　何武
上訟陳湯書　耿育
論王氏書　梅福
請封孔子後書
諫不受單于朝　楊雄
諫伐匈奴書　嚴尤

第十五卷
上書三
訟馬援書　朱勃
論東宮師保書　班彪
上誹謗書　孔僖
上劉愷遜弟書　賈逵
乞徵黄瓊李固并消弭書　郎顗
論封梁冀書　杜喬
論中官養子襲爵書　張綱
再論宦官書　襄楷
論犯賊非坐舉主書　楊倫
上救朱穆　劉陶
論賞功立後書　朱雲
宦官女寵書　劉瑜
論虹蜺降嘉德殿書 附張鈞乞斬十常侍書　楊賜

第十六卷
議上
擊匈奴議　韓安國 王恢
鹽鐵議　賢良文學

入粟贖罪議　蕭望之下同
入粟贖罪再議
罷邊備議　侯應
受邪莫演降議　谷永
毀廟議　劉歆
為共皇立廟議　師丹
第十七卷
北單于和親議　班固
斷獄不盡三冬議　陳寵
貢舉先才行狀議　韋彪
駁為父報仇議　張敏
乞放燉煌議　陳忠
置西域副校尉議　班勇
斷獄盡冬月議　魯恭
駁左雄察舉議　胡廣
梁冀封爵議　黃瓊
改鑄大錢議　劉陶
諫伐鮮卑議　蔡邕
乞勿棄涼州議　傅燮
駁陳忠罪疑議　應劭
復肉刑議　孔融
晉李太后服制議　何准等
第十八卷
對
定都關中對　婁敬
聞樂對　中山靖王
議禁民挾弓弩對　吾丘壽王下同
得寶鼎對
淮南王對　伍被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火災對　董仲舒
雨雹對　蕭望之下同
伐匈奴對
罷朱崖對　賈捐之
日食地震對　谷永
災異對　李尋

原缺

上日食對 杜鄴
日蝕對 孔光
先主詰亮問對 諸葛亮
江都王論三仁對 董仲舒

第十九卷

策

文帝問賢良策 鼂錯
武帝賢良策 董仲舒 下同
再策
三策
武帝問賢良策 公孫弘

第二十卷

策下

成帝白虎殿問賢良策 杜欽
平帝問賢良策 申屠剛
順帝問賢良策 李固
戒子姪書 王昶
與桓溫書 習鑿齒

遺燕將書 魯仲連
遺樂閒書 燕惠王
予淮南王書 薄昭
與從弟書 孔臧
奏記霍光 丙吉
遺李軼書 馮異
與隗囂將楊廣書 馬援 下同
誡兄子書
與隗囂書 竇融
誡馬廖訓子弟書 楊終
誡竇憲書 崔駰
奏記東平王蒼 班固
與梁商書 李固 下同
與梁冀書
與胡廣趙誡書
與黃瓊書 盧植

第二十四卷

書

諫袁術僭號書　孫策
戒子姪書　王昶
與桓温書　習鑿齒
與嵇蕃敘離書　趙至
與范甯書　徐邈
報虞預書　賀循
表
上銅馬式表　馬援
後出師表　諸葛亮
諫伐遼東表　曹植
文
釋愁文　曹植
弔莊周文　嵇含
檄
諭青徐檄　伏隆
討桓玄檄　劉裕
第二十五卷
問難
解難　揚雄
達旨　崔駰
應間　張衡
抵疑　夏侯湛
擬客難　束晳
對儒　曹毗
客傲
第二十六卷
史敘論
六國年表　司馬遷下同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外戚世家
貨殖傳
孟子荀卿傳
儒林傳
日者傳

酷吏傳
游俠傳
滑稽傳
第二十七卷
序
戰國策序　劉向
孟子題辭　趙岐
公羊傳序　何休
穀梁傳序　范寗
論語序　何晏
蘭亭詩序　王羲之
陶淵明集序　昭明太子
說
籍田說　曹植下同
髑髏說
第二十八卷
離騷
九章　屈原下同
九歌
第二十九卷
離騷
遠遊　屈原下同
天問
九辯　宋玉
第三十卷
離騷
惜誓　賈誼
哀時命　賈誼莊忌
大招　景差
反離騷　揚雄
第三十一卷
賦
微詠賦
笛賦　宋玉下同
大言賦
小言賦

諷賦

釣賦

梁王菟園賦　枚乘

旱雲賦　賈誼

諫格虎賦　孔臧下同

楊柳賦

蓼蟲賦

鴞賦

哀二世賦　司馬相如下同

美人賦

大人賦

擣素賦　班婕妤下同

自悼賦

逐貧賦　楊雄

第三十二卷

賦

顯志賦　馮衍

竹扇賦　班固

髑髏賦　張衡下同

冢賦

圍碁賦　馬融

夢賦　王延壽下同

王孫賦

窮鳥賦　趙壹下同

疾邪賦

蟬賦　曹植下同

蝙蝠賦

酒賦

玄暢賦

車渠椀賦

逸民賦　陸雲下同

寒蟬賦

第三十三卷

賦

感士不遇賦　陶潛下同

閑情賦

尺蠖賦　鮑照 下同
觀漏賦
野鵝賦
園葵賦
酬德賦　謝朓 下同
杜若賦
文木賦　中山王
几賦　鄒陽
屏風賦　羊勝
白髪賦　左思
九華扇賦　曹植 下同
迷迭香賦
第三十四卷
樂歌上
安世房中歌
郊祭歌　謝朓
雩祭歌
化藩篇　傅玄 下同
夕牲曲
明堂祠黃帝樂歌　謝莊 下同
明堂祠白帝樂歌
禋雅　沈約
樂歌下
上之回
江南
淮南王篇
越謡歌
枯魚過河泣
箜篌引
戰城南
君馬黃
西門行
東門行
雞鳴
烏生
飛鵠行

隴西行
絶命辭
胡笳十八拍　息夫躬
上留田行　蔡琰
怨歌行　魏文帝
遠遊篇　曹植下同
吁嗟篇
種葛篇
自君之出矣　徐幹
梁甫吟　諸葛亮下同
白鳩篇
獨祿篇
秋胡篇　嵇康
何當行　傅玄下同
車遙遙篇
代萬里行　鮑照
代白紵曲
擬行路難
校獵曲　謝朓下同
銅爵悲
有所思
有所思　劉繪
有所思　王融下同
自君之出矣
巫山高
臨高臺　沈約
第三十五卷
謠
康衢謠
齊嬰兒謠
西漢童謠
西漢童謠
鴻隙陂童謠
天水童謠
長安謠
南陽童謠

蜀童謠
長安童謠
京都童謠
小麥謠
城上烏謠
貴印童謠
茅田童謠
京都童謠
楊州謠

歌

擊壤歌　帝堯 下同
卿雲歌
南風歌
羑里歌　文王
麥秀歌　箕子
采薇歌　伯夷
飯牛歌　寗戚
龍蛇歌　介之推

扊扅歌　百里奚妻
楚商歌　優孟
延陵季子歌
寗臺歌　晏嬰
去魯歌　孔子 下同
丘陵歌
獲麟歌
黃鵠歌　寡陶嬰
渡伍員歌　楚漁父
越人歌　榜枻越人
穗河內歌
長鋏歌　馮煖
易水歌　荊軻
采芝歌　商山四皓
垓下帳中歌　項羽
鴻鵠歌　漢高帝
耕田歌　劉章
百姓歌

淮南民歌
瓠子歌　漢武帝
烏孫公主歌　烏孫公主
佳人歌　李延年
白渠民歌
馮君歌
印綬歌
五噫歌　梁鴻
漁陽民歌
凉州歌
蜀民歌
臨淮民歌
魏郡輿人歌
順陽民歌
交趾民歌
百姓歌
古悲歌
視刀環歌
酒德歌　趙整
操
襄陵操　大禹
越裳操　周公
將歸操　孔子
猗蘭操　孔子
龜山操　孔子
履霜操
雉朝飛操
別鶴操
第三十六卷
陶潛　下同
形贈影影答形
神釋

閑居
歸園田居
遊斜川
示周續之企謝景夷二郎
乞食
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
答龐參軍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連雨獨飲
移居
和劉柴桑
酬劉柴桑
和郭主簿
贈羊長史
歲暮和張常侍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悲從弟仲德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稻
飲酒
述酒
責子
擬古八首
雜詩八首
詠貧士
詠荊軻
建除　鮑照 下同
贈故人馬子喬
侍宴華光殿奉敕爲皇太子作　謝朓 下同
臨溪送別
和王中聞琴
詠竹
懷故人
餞謝文學　沈約
餞謝文學　劉繪

北戍琅邪城　江孝嗣
詠竹火籠　沈約
第三十七卷
銘
席銘　周武王
机銘
鑑銘
和江丞北戍琅邪城　謝朓
盥盤銘
楹銘
杖銘
帶銘
履銘
觴豆銘
戶銘
牖銘
劍銘
弓銘

子銘
衣銘
鏡銘
觴銘
金人銘
五熟釜銘　魏文帝
座右銘　卞蘭
凌煙閣樓銘　鮑照下同
藥奩銘
飛白書勢銘
石帆銘
箴
酒箴　楊雄
外戚箴　崔琦
贈第五永箴　高彪
乘輿箴　潘尼
學箴　李充
頌

輿人頌
車騎竇將軍北征頌　班固
廣成頌　馬融
釋奠頌　潘尼
第三十八卷
贊上
燕世家贊　司馬遷
韓世家贊
孔子世家贊
張良世家贊
五宗世家贊
申韓傳贊
張儀傳贊
穰侯傳贊
孟嘗君傳贊
季布欒布傳贊
竇嬰田蚡灌夫傳贊
匈奴傳贊
大將軍青傳贊
西南夷傳贊
滑稽傳贊
項羽傳贊
屈原賈生傳贊
韓信傳贊
李廣傳贊
司馬相如傳贊
贊下
大鵬贊　阮脩
夷齊　陶潛
箕子
管鮑
程杵
七十二弟子
屈賈
韓非
魯二儒

張長公

第三十九卷

誄

曹蒼舒誄　魏文帝

任城王誄　曹植下同

卞太后誄

吳故丞相陸公誄　陸雲

武元楊皇后誄　左貴嬪

哀策文

晉文明王皇后哀策文　晉武帝下同

晉武元楊皇后哀策文

昭明太子哀策文　梁王筠

哀辭

金瓠哀辭　曹植下同

仲雍哀辭

祭文

弔賈誼文　庾闡

祭楊公文　魏武帝

祭程氏妹文　陶潛下同

祭從弟敬遠文

自祭文

第四十卷

碑

漢樊毅脩西嶽廟碑　衛覬下同

漢故金城守殷君碑

西嶽華山亭碑

魯相頡午乞復顏氏亓官氏繇發碑

西嶽華山堂闕碑　張昶

曹娥碑　邯鄲淳

祝文

告天地群神文　漢光武

文選補遺目錄終

茶陵東山書院刊行

文選補遺卷一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纂類

詔誥上

文子中曰其制詔丹雖乎典誥矣又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詔可見矣又曰制其盡美於帝人子○每篇未嘗出一代之制詔誥命皆採古學以教民其理甚宏可為後世法奏議以下詔令所從明推高帝之詔甚愈於已不純如曰青從視存者吾遊其那之足堂河以天下士○西山真德秀曰以二帝三王律之誠如文公之論自後世言之兩漢詔令猶有渾厚之氣存焉然漢亦不能盡有古之氣也○真曰古者詔誥本以通彼此將其之情後世詔誥乃以觀上下相聯之分○又曰兩家詔令最關涉治道三篇優游委曲得書風誠者如其培六百年之基周詰誥書忠厚惻怛天若甘雨微者知其北八百年之業吏臣論身武帝令文章爛然可追元帝後令亦惟有古風則實由吾史而沿山東文帝扶叔孫通世觀王吉言詔每下民生三王而下其最可事者固四百年宜也○又曰漢詔多致諭唐以來諸書視詔敕語但婉誇是風漸揚

去古遠矣

入關告諭

此非可言詔亦告諭之始○葛仲友曰不殺子嬰約法三章此事全如秦得天下根本是漢失全在於此項羽一切反是西山真德秀曰告諭之辭明白簡易而與秦之律為之一洗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也○愚曰聖王舉兵則有一義為公不為私為天下不為一身大要在解民所不堪而去之耳時是故君子論是非小人論利害不貪利害以是非論也屬所罷秦苛法以利害論也漢所以勝秦者不堪秦法苛故也高帝約法二章為父兄除害非以所好而動其不堪是非見利害辨然秦漢興亡決此數語矣致所因利三章與約三章而漢勝秦○又曰秦法以繁漢以簡此高帝反秦故智之一術也未央何益事律有興律廐律戶律三篇總為九章叔孫通又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非先後輕重之相及也立罔羅以去溢繫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初可不慎哉

漢高帝

本紀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秦二世元年秋陳涉起兵攻秦父老立為沛公令漢元年十月至霸上十一月詔諸縣豪傑曰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抵至也餘悉除法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按按也堵牆也凡吾所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劉南軒

告為義帝發喪

從董公言也依我曰維仁義是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民有所恃已得沛公素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三章之約其得者皆以此○非所謂仁者歟今董公三老之言可為明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其為賊公乃言可服三軍之衆為帝縞素之項羽之殺義帝五十六萬之師不勝而東伐為之所以敗也使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諸侯從羽所至而誅之天下既定其卒亡者皆其所以不勝武之功以其率天下之大義也董公蓋知其理故其言不甚名正義立故也又曰仁不以勇其不以力自留侯而下陳平輩多所守不之見為不呼為公者其一得之民而據○陳愚曰天下事有其非據公者於事外者之而高祖者不覺事自有其人推之君子視為要且得之所以中者天下武之者三觀之人之恩起匹夫而攻高祖所以見英雄之中者哉未直來三則窮而如秦二則以因者不覺自有其人以為起臣而則窮因以嫌其義同帝重之公後始說蓋見中之開而意見理明白懸舉三則窮則不義同帝重之公後始說蓋見中開而見理明白董公以有天下董封公成功侯置宜其也其而其史記一功臣表一百四十三人功臣表高帝功臣一百四十三人班史高帝功臣一百四十七人高祖於義帝如季布於薄初取天下獨董公不言何其事之高祖於義帝如季布於薄初取天下獨董公不言何其事之得天下當時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帝市下逆遠何其等當時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帝市及念此矣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趙悼襄王皆置守冢獨義帝不置因損故吳所義帝者哉當北面臣之又不置何以天下家獨義帝不置因損故吳所義帝者哉當北面臣之又不置何以大宰我者尚如此況義帝者我當北面臣之乎昔楚人滅

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君子謂為其非告書帝屬嘉一事將退於下天下而爲於董公之說其意假之而非其也夫

漢高帝本紀二年三月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河南河東河內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罷兵首詔東萊呂祖謙曰此定世界之大政人曰古者良賤有定品良者世為良賤者世為賤以罪而賤者本良人也既非良賤之分又非刑律之收坐不幸兵荒而俗身如此遂將為百世賤人尸此責者其誰乎高帝之詔可謂知民之主矣乃以惠曰古者王政明故以智愚遂後世王政廢民故主以責賤以悲尚志至於此之相我則當窮矣古制無奴婢周禮三百待者以為從坐男女其入縣官為奴婢其少材智者為吏人盖三代井田存民養生送死無憾非有厚及近之所救則雖才為與重足總者後世井田廢民力不堪為荒夭札之政然至害急則自賣為奴婢如春秋趙石之文不免以賞為侯定其心哉高帝即位罷兵歸家留念及此盖於戚以湯歸氣竟寬仁動信武王歸焉後要歡附同一意救之恭呈以方將回全不復仁哉則免於眚瑀其能又乎

漢高帝本紀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復勿有所與諸侯子之類其歸

者半之各已還本土者復六歲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字以避難也書數謂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也復還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法論謂之辨之也故曰及戮者所爵者毒所賜之故書名師之罪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爵級者皆賜爵為大夫大夫五爵也則故曰有罪者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爵也無罪乃得為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大夫第五爵也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令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也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不輸戶賦也事謂役使也復其身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晉灼曰先儒書言秦之七大夫不得與縣令長亢禮蓋自秦時有此也漢臣瓚曰陳咸雖為丞相長史秩不過比千石與諸吏爵者亢禮也漢因之故高帝詔吏善遇高爵此官之大爵第七公乘第八高帝之時爵第八為吏之首侯至於此者令公大夫以上吏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無謂也而令之持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多故以自謂之曰之者有不能而不自安也及以民爵未足言朝廷所待於下是以官秩於上也漢高帝不失於謀國

漢高帝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人君謂天子也人上謂君長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

亢禮也令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行行謂之行猶付與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顧反也背公吏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廉察也字本作規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illegible]

漢高帝 本紀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illegible]人主拜人臣[illegible]擁篲迎門卻行[illegible]家令言五月詔曰云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

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太上極尊之稱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

讞獄詔 [illegible]

漢高帝 本紀七年制詔御史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 [illegible] 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定口賦詔 愚曰漢祖復近古制度，全不如古。夫未欲定口賦，其君定用制漢去古不遠，井田之遺可尋。當時都關中，乃秦初變阡陌之地。且朝夕關見，盡三輔之人。天下既定，是尋古制，始自關中。使天下則漢其代矣。今改秦法，而不改阡陌。所定口賦，而不定井田。戶口多者獻亦多，少口少者獻亦少。是故賤漢歟，而開無窮之決也。多其由是，不可語三代。

漢高帝 本紀十一年十二月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程法也。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賦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求賢詔 西山眞氏曰：漢高帝平時，僅得陸賈、叔孫通之徒，所與共成功者，多賊猾屠狗之

徒。及天下既平，乃求賢。雖不及三代之君，然其後高祖欲易太子，張良為呂后畫策，招四皓。四皓至，高祖見之，遂不復易，則賢人之有補於國家如此，有天下者不可須臾忘也。○王賁齋人陳傅良曰：高祖取天下，未嘗有禮義，甫已無幾。乃董公遮說，乃為義帝發喪。四皓之策，皆自事為見於其世。故漢之業，在于四皓。高帝初為亭長，吏皆見之，乃用其策，兵以此大集，皆不復，而楚敗。又其初，高帝固不曾尊重士人，如陸生、酈生、叔孫通之徒，皆不見進。惟張良、陳平嘗為帝畫策。其後公孫弘等，猶以文學進，以是時韓信、彭越之徒，惡帝固求賢，而又不能得，故天下名士多避之。帝不能守，乃自以武力得天下。至是始下求賢之詔，四百年之功業，起於此也。○朱熹曰：高帝時陳平、叔孫通遇之時，天下猶未定，所以不得不任之。既定，郡國所舉，猶皆辟，而歸於帝。高帝是以得賢士之多，所以成漢之業，而自有天下，皆由此也。子房見帝曰：賢者如此，而帝不知用，則是有過也。吾聞之賢者在野，乃能得之。帝亦自知其求賢之意，而不好其名。高帝固以代秦而有天下，不可不求賢也。賢者之來，其用如此，則知漢之所以興也。帝固求賢，而天下之士，皆聞風而至。此漢之所以得人也。在高帝之時，其求賢之心甚大。至于孝文、孝武，求賢之心愈深。又至于孝宣，招四皓而說，則賢者之心若揮之。大武曰：武帝之長心長。

帝求賢之詔，視高帝如何？曰：高帝以長心求賢，故能安漢。武帝以侈心求賢，故與已異，此所以不同。又曰：高帝定天下之後，尊禮公子無忌，守塚，嘗祀孔子，以太牢過魯。又嘗遣祀有司，好儒者，過曲阜，而祀孔子，以太牢。其後以孔子之後封之，所以待賢者，若宜有所化，其為天下有識之士，而與之共治者，有如此。故後世之君，皆以此為法。帝之為此，未嘗不得其用也。其於人才，蓋有遠見之明，而能知其所以然。用士之道，其大要在於此。此詔可以見帝之用心。

漢高帝 本紀十一年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人之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御史中執法也。西山曰：中執法，即御史中丞也。詔令頒行之次第 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 郡守自往勸勉，為其駕車遣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立南粵王詔 愚曰：高帝有天下，其誠意於天下之大體，南粵王見其於天下有德也，當時其實。又曰：自古以來，欲成此業，劉向曰：王者之恥，南不貪百粵之地，直以一身為天下之勞，虛減苦，賊刑殘，其於陰

雖而貴高反洛陽諸將反代燕布又反淮南所事兵
力不分洗起旋定呂氏竊柱遠伐燕吏不拔雖然取長不安
及高祖定天下詔曰南粵非吾之有也隋文高宗而江都之盜
秉之唐攻南詔潮陽之列宋之帝藏天下之執而
封南粵至此知
李帝之遷遠矣

漢高帝

本紀十一年五月漢書杜秦南海尉任囂病且
凡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
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
也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立為南
越武王

粵人之俗好相攻繫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中國縣民也皆里俗不孩諸地以為桂林象郡南海郡故曰三郡使與百粵相處致以介其間使不相攻擊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令立佗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佗稽首稱臣

誅犯法相坐詔

西山真氏曰文帝元年十月即位
十二月不比紹宜即位後二月詔
也既民犯於刑法志史記書之本紀文史公書於書
二紀詔皆不書兩文帝紀凡詔皆特止曰以其出於帝
之實若故也不然則東山老痕狀杖吹詔研究尼懼化之
者其可以空言勸耶○愚曰漢之不為秦以高帝之復
雖以文帝也末一人有罪并坐其家之秦法也文帝不為
秦所以武王收秦之除孥相坐之令而武帝在更
知故相之法為所謂矣而高祖仁奉寬厚之作文帝治振之眾
則此長於武帝者又一秦也故高帝能創天下而文帝能守天下

漢文帝

律系之商帝中手在位二十三年書四十六則法志
漢與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綱漏吞舟之魚然其大
碎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乃除三族之罪妖言二年
又詔丞相御史云云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之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臣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云云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

君帝曰周兵君民君財雖今年賑貸明年養老又爲丹人人呪
之乳所可恨者獻周勃而無侍大臣之仁救薄昭而無侍外戚
之仁遂洹南屬王而無駐救屬之仁此皆不擇瑕也君帝更盡
善此舉孔聖亦以仁許之豈特周

漢文帝 元年三月

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阽謂臣危也音…屋擔之擔）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振起也貸…其罪）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稟給也鬻淖糜也）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令列侯之國詔（正義決傳良曰遣列侯之國是為民特輸勞苦非有他意因貫充餓〇愚曰文帝令列侯之國高惠有三一則舊代來知親故之者二則留京師似男女之任三則有籍息主財賦之稠至於宴飲賜賚之濫又其餘者也深乎）

漢文帝 二年十月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其子（謂為卿大夫詔所止特以恩見留〇明年十二月詔曰前日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

日食詔（本衞曰日食果天運乎抑人事乎曰天運而已而人事定行乎其間先儒知歷者謂日之行也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文者其行道之陰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轉也食者其擾不食者其得也人事之情否而食不食隨之安得不聞諸人事乎〇愚曰日食者微在陽微主驕而臣強則食君子弱而強小人則食中國弱而夷狄強則食帝在位二十三年日食者四甚至孛星地震旱蝗大水晉見金出當時無主禪之下移也無人之在朝也吾意微應匈奴強而入冠耳帝猶引躬責過所以弭通也）

漢文帝 二年十一月癸卯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之人有非（憪下版切）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今當裁留然足充事而已）餘皆以給傳置（傳張戀反置者置驛傳之）

除誹謗訞言法詔（顔氏古曰高后元年除訞言令又有訞言之罪是中間曾復設此條也）

有款欤究同賊○既致之注意明者氏及曰其欤大言也令則之恭治君欤備也臣丕欤謂此共名私以民誓衆洪衆

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秦曰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

之誹謗者乃天下之公也而不知其自為之者乃天下之妖也

古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曰小人之所謂誹謗者乃天下之公言也

貫誼未然之事乃天下之大

使中外之人皆得盡言

則其所謂誹謗者

既以忠諫為誹謗

自以為忠

新也貴義則曰不食則曰救日食則曰

官有無事也求雨則曰祈

死者也藏則曰擒

一切反理為言也

誹之比其為甚也

我愚曰高后除訞言之令者名也文帝除訞言之令者實也

非其實

故能受

漢文帝本紀二年五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事實也故音使又適遂反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抵觸也朕甚不敢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勸農詔西山真氏曰按此議起於賈誼○愚曰古者重農務故富民後世重農務故富國右撥七月之

富民也富君也欽之厚富國也文帝躬耕勸農而數十年間減租賦者再除租稅者一真心在民者也不但勸之而又為之若此富強則不復謀及其君也

本紀是年正月詔以給宗廟粢盛

漢文帝下詔此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勸農詔西山真氏曰文帝即位十二三年間減租稅之詔者一後世人主未有能及之者也愚曰文帝躬耕以富民廢儉之業起於賈誼成於晁錯○○

林之奇曰文帝以寬恕之資行其政而躬耕籍田以為天下先民務農食其力又勸民以耕織之事於賈誼晁錯之言

則言之務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文帝之勸農多矣

耕籍田以勸農先而務農之詔數下而歲賜民租

帝令民入粟以多受爵而拜官

之年及除田租之半

此吾詔自此而後下天則文帝之致

漢文帝本紀十二年二月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

亦迫而救用者也且世宗武帝好神仙即位八年遣方士求蓬萊其帝好土木即位三年即起上林苑夫備丞窮兵黷武撻其十數年始悉思寇建元六年帝欲擊觀也元光二年馬邑之謀學帝猶下郎臣議之令于延上谷明年冠平寇害中書待詔令日令部文時略之甚季罪于持命加嚴使益甚乙王此令則帝之用文斷宣始不能自已於斯者軍士之戚母乃為後用兵者張本與

漢武帝 漢書元光六年春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雁門青至龍城斬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曰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閒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雁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少吏也用兵之法不勤之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閔眾庶陷害欲刷恥改行復奉正義厥路無繇其赦雁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按李雅曰西漢不同是特目但可以入書於漢漢之也樹目方入掾為建官不聞路滿邦無數吏亦可以應專廉而吉為試掾而可與議相同心植改此吏西漢風品辭所以廉也名來不黑諸主武家去文吏探其黃其制香惡絢〇恐曰武帝剝於侍氏而亭於待士舉漢材孝廉舉賢良要不有詔獨孝廉流迹固哉師書孝林推如實正書性行遺達意不專為言始文許者第為人尚者蓋

漢武帝 元朔元年十一月

其行於先自政得其人於後帝多判政何以率下其無成用教養之治先元詔議罪者與孝廉一人至利二十六年克不舉一人詔出則帝可以自薦夫使非得王吉路五所華自此已遇帝將何如實則責任上不事在下已音侍士以孝廉如是不能養士以孝惜於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旅眾也耆老書賓也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下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封丞相弘詔 按仲舒公孫弘同治春秋也而以賢良丞曰君臣相遇猶故者易合則正者難

文學第者也弘自博士六年入相封侯所仲舒爲丞相
諸侯王竟不能安身其朝之上於此可見矣謂弘與仲舒
供以儒學飾吏事弘不但能數
君又能數吏臣大

漢武帝 漢書元朔三年十一月弘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惟弘無爵於是下詔封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城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 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報公孫弘詔

漢武帝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禍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

令禮官勸學詔 愚曰禮樂興於漢而所壞於漢矣定天下之分者禮也動天下之和者樂也其所以爲之者有道而非苟作也三代禮樂施於秦至漢武帝稍知其後如此冤講封禪蕃符瑞郊祀之類其意將以禮樂而文其好大喜功之私焉相如爲詩賦李延年協律非徒不知禮樂而實妨害於禮樂者也當時諸儒間有存者在廷有一董仲舒亦可語禮樂而帝不能用乃以封禪之冤諸飯于吾知帝不足論禮樂矣元朔之詔曰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憲帝不能知人亦豈足任者文帝度之事

漢武帝 五年六月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方道也聞博聞也 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 舉遺逸也而興禮樂 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

遣謁者巡行詔 愚曰人主有憂恤民之意使民不被其惠人主無憂恤民之意使民被其惠雖事者之功也由此而觀民瘼未有不通遠使者而實惠未嘗不由心之誠也四方之大吏有憂民之意而當時爲民之心則于萬如一也

周帝遣謁者巡行天下其身於民見其舜卿其周所布自元狩以來興盛叛日治民且振頻卹日遣巡行之使於民其何孔子曰考帝之遣使有二元使遣謁者巡者不遇賜民豈之心六年遣博士巡行不遇舉薦并之使其意來其在民耶

漢武帝 元狩元年四月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 服虔曰怵誘也音如 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民之戒也林惸之林 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悌力田哀夫老眊

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三疋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疋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疋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顔氏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

遣博士循行詔（西山眞氏曰觀食貨志[illegible]西漢武帝時事跡皆以興利而損大[illegible]之出下爲奉[illegible]之徒是所損害方用事益其所建請也而此詔乃以存問鰥寡舉獨行爲之說蓋其誠非有此以見武帝詔令大抵出於空文非有實也）

漢武帝　元狩六年六月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illegible]）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其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爲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遣博士循行詔

漢武帝　元鼎二年九月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illegible]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飢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

造太初曆詔（[illegible]）

漢武帝（漢律曆志[illegible]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曆至元朔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

序文則今夏特也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惟陛下幷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

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特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二師最吉故朕親發二師下鬴山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二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伏大戊臨下如為抑儒考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主者不禁又長吏枉於皮肉多使障睽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纂類

詔誥下

勿出田租詔

西山真氏曰：[illegible]孝文之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illegible]昭帝又當[illegible]之後，[illegible]民所疾苦[illegible]者。二年三月振貸種食，五年夏[illegible]，詔天下亭毋馬及馬弩關，六年二月[illegible]罷鹽鐵榷酤，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元鳳四年正月詔毋收[illegible]，凡此皆與民休息之事也。觀詔之所[illegible]，其始此乎。

漢昭帝 始元二年八月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勿出馬詔

[illegible]

漢昭帝 始元四年七月

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物出。諸給中郡官者且減之。

舉賢良文學詔

[illegible]

漢昭帝 始元五年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illegible]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罷馬口錢詔 元鳳二年六月

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illegible]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illegible]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減口賦錢詔

[illegible]

漢昭帝 元平元年二月

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

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

置廷平詔 [illegible]

漢宣帝 [illegible]

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為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意

[illegible]

地震詔 [illegible]

[illegible]

災異不[illegible]

漢宣帝 本始四年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一應變輔朕之不逮一云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

[illegible]

五日○按夫自文帝日食下詔之後[illegible]

褒霍光詔 [illegible]

[illegible]

有畏之之心不存愛之之禮至死相折廣漢之計一旦而卒誅絕光奉無禍嗚呼以霍氏擁立之功猶有不善終

富十世宣之明斷思我若此豈帝無愛光之心歟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
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
卿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烝庶咸以安寧功德茂
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
如蕭相國

是時光夫人顯有罪霍光之功至於周公無以當大事其失則由於不學人臣之功雖大夫何其孟恭當如夫許人形容其威德曰公孫賀之等乘人臣之位有道世之功業事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亦慎有若一毫之權勢之心而小人之觀之也以其德之可專而敢其權之若此予嘗謂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illegible]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通焉人之子能盡其分者其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盡其用所當為者而何一毫有於己也哉公推有一毫之有於己是故德而愈光事業日新而無窮也若光之所建立極貫於其身乃於其心而不能以得志故其氣焰不可撲滅執日以盛推利之進人事進之非光家人子不門生吏則習諸援而不可數光之身不自知其身且謂使得舉於子而用以蘇子家之志節進之不由不是我使其一時見各色例而己於私書之以蘇子之志

已僅於光其霍氏而大司馬長史至於霍氏相業至之才哉雖如此其不用田子之秋書小將不言盡其昔明論死作威推擔盡如此陰之妻之罪使人敢於大將之所而無復言其奸國獲禍堅不失世一日之故非乃至此亦無全理又奈其所皆由於其心哉戒功不知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曰西山真德秀曰光受遺輔政更兩主凡廿年卓其不以不忘所以述之者而謂事文時以為有功於天下所謂吉之義而立功宣為有功於社稷自餘有事大抵將不盡失公不能其私方其承顏托之如任大責重有敢已之心又何以正所不容不自揆數上宮休而擁刑之遠撓為之一定其宜直而功益盛然後益者之心而

驕恣之患作此兩見敗耶之分而相得其時異於此其可畏也乎昔可戒也乎

齊王成詔

王成為膠東相奇曰世之論宣帝加以偽增實爵之嘗不知成之家責是乃宣帝之術且觀其所以賞其者有其實不顧見問籍者以其所由鄉者中州遜而朝宣王欲為大事則不相見而不知其州以考其實也○用也不聞王成偽增戶口之功宜上下者宋書也其賞之主也不其加罪宣帝心屬賞尾疑此偽因屬長吏下使州縣宰皆用心骨甘雖夫之一人而偽之十萬人夫不與帝宣甘心受欺乎

漢宣帝 三年三月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
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

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

罷車騎將屯兵詔

漢宣帝 三年十月

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
良方正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
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
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
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脩治流

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愚曰秦俗尚暴出功利害不及孝弟故俗日以沈漢興功利猶深漢舉孝弟故俗日以孝弟孝武舉孝弟足孝宜方舉孝弟而帝既皆加孝文舉一孝弟孝武漢風俗醇厚其撰米在上而不在下也

漢宣帝十月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万方不忘元元惟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万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有喪者勿繇事詔 愚曰人心之孝先於喪於周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而可施于政以通喪論知有親也以繇事論知有君也天下未有孝於親而不孝其君者漢帝代舉孝弟而宣帝後詔有喪者勿繇事有人心者於焉見矣

漢宣帝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愚曰天下事有涉於情而合理者有不涉於情而悖理者陳仲子之避兄離母若情於違也而於理不合君子非之孝五倫之為子不容若拘於理不傷

君子是之宣帝詔天下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可謂斟酌人情之至宣帝以丙吉保匿而身以亦有所滿而然耶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減鹽賈及歲上繫囚詔 陳棠曰宣帝之詔令其為心也甚仁宣帝之刑罰其用法也為不忍如此實民故有羣孫寬大詔之詔令也如誅其遵孝嫠帝之用法也自武帝征伐四夷賦於賊民多流亡貨賦之有罪而吏多繳於此賊以歙威吏急武帝暇拙之弊也

漢宣帝九月 以鐵民武帝以工之學也帝之取民取之不可以一聚論○愚曰爭天下之利者不取天下之利皇者五味之一而民食不可缺夏禹青州海貢鹽婦是利不在官而在民也管氏乃為令母得聚使漢之鹽鐵有利在官而民世孔僅於古人皆病之議內史宣帝不學所謂利者利所利孔僅人皆病之鹽鐵有其民間不可復其弊而不與權利皆舍三代乎不而為付宣帝知其弊之一不法良非古人鹽鐵之害不賈不及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

其減天下益寡又曰令貫死者不可生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是令之第一若第二篇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

博舉吏民詔 西山真德秀曰宣帝此詔最為切於求賢之時有能舉其人以副上意者惜乎

漢宣帝 元康元年八月

朕不明六蓺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真德秀曰此詔所以戒官吏之不良也宣帝以求名實之政下以求道蓋帝欲二千石以時察其屬吏之能否者也

漢宣帝 二年五月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二端深淺不平析分也謂分破律條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廚謂飲食傳謂傳舍使人實客未嘗其害而產之過者爲度之過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封海昏侯詔 真德秀曰文人之明者不足以移其宮掌人之升未也爲封昌邑之天下未宮宮而均先宮也天下未嘗宮之罪廢而遷立帝不敢之而封之此猶有三代忠厚之心

漢宣帝 真德秀曰宣帝此詔其才與其他日所爲者而下之也蓋賢人之心俟其後日所爲而後之者其人可視者也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 粲明也 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漢宣帝 刑法志曰宣帝三年詔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 案此詔宣元康四年又下詔云云

皇氏曰書寓嘉元年令定年未滿七歲賊鬬殺傷人及至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令於三赦幼弱老耄之人京皆法令指定也古而使民者也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行循天下存問鰥寡覽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報張安世詔 是日人年老自處人世之列幾因有出於書外之外而市有出於自作之事者不可不自香也富帝拔之以蛟近嘗錄猶人皆招猶楊諸之也及觀其待安世如此舌書諸公古自家之也夫

霍氏以亂逆處專以昏借廣漢以誤觸相店寬饒律以刻識怨望其不免枕者未可乎以學者也觀相書言安世忠信謹厚重臣也安世不但全身又家著賴其亦善處哉

漢宣帝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補天

郡國吏勿行苛政 皇曰侍吏貴嚴待民貴寬代吏朕生馬銜勒損絕斷出文案帷之恐待民如眼要孩乳背猶逃則必將疾弱之憂宜帝待吏之苛而於民獨不苛以知治要者雖出恭

之使不苛故若本之所使舒不苛況勿行其民之邪止因循酒食小節所從又不嫁娶其大者其事帝亦甚善也

漢宣帝 五鳳二年八月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客禮待單于詔 秋之多恩西夷狄之征中國其冠也胡以匈奴之誠以嫁之而禮以婦其之而入朝也宣帝以望之之議狂者諸侯王上而待

以不臣之禮比偷天之一于孫故世其之前違致○曰先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乎天下也戎狄故遠非是之人之謂也不及禮執不加非事之也詩云匈奴見來王故勿有戎荒之君臣平王責君不供職可許辭令如萬非蔽臣之將也○舊曰古者先王之制度以其荒服與天下同仁也明然之謂之各有差等蓋夫宗子之服有以治舒服之下使來知其者分其也次之之可也而欲以客禮待之可乎為其不臣其實而使之以德待之必賓于王家未朝以品序之一代同其夫之以徳制其作也業所以待之民何望之心所侍以待夫之使何非公卿之本之意也

漢宣帝 甘露二年正月

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

之位在諸侯王上

戒不禁奸邪詔（西山真氏曰按舊說以為宣帝卑身如治體務行寬大今凡則詳慮正請吏不禁材幹所轄計簿之數使非實者乃是欲家張耳非真務行寬大也○臣愚曰人之將知動中則忠至不明衆人皇帝特民來喜司自年十七即位至是年四十三五在位二十六年矣而寬大之意未嘗支所信不能奸邪者蓋謂吏之致使民之為盜而姦恐本不使吏寬大切一切務酷也）

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操八曰先是戎卒以守邊不足或奉使於京師以歸自有使使以取其庸者或自給）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於之史稱以為所言多擇本事故紀之矣）

議律令詔（法之法其所於高又以前初三章九章則何愚曰古有一定之律而可通於不可過矣）

（失之過則又其弊於武宣龍興者不能備視則以失之過証害刑法志所謂文書盈几閣典者不能偏覩以失之過是時所以宣帝定律令宣而可定而不定至元帝之時慕刑罪之事不能定而定律令宣帝律令雖定而不定也惜以祖殺如更之皆不業而未果元帝時亦定之戰耳）

漢元帝（初元五年刑法志宣帝建平自定律令宣帝未及修正元帝初下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減輕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班固曰元帝即位下詔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因時而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按班氏此論元帝雖有此詔而其文具而已故其法之不行也宜矣）

宮館希御者勿治詔（愚曰人主之心而不至於大其後則人欲之所以為吾心之累者或以不正之心而不能正其心是以大其好惡於天下而萬事皆由此也元帝本善心而不能主其心之所不足以任於天下是以其欲之而愛天下之宮室之珍奇而不能勝於天下之非大愛其身而不能宮室之宮也）

漢元帝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帝自謂言不足充先帝之居室）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按元帝詔今為汲而至）

（下哉高宗共恭默月事自無善政皆能從民實被上澤合其一二不及其也）

罷棄珠厓詔 賈捐之傳

漢元帝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災異赦天下詔 愚曰君之撫災譬人之應疾善用藥則疾立愈不善用藥則疾益深元帝之時災異荐臻此不遠辟側用事故地震山崩毀落宗廟皆由於此則向之疏以理家居之言以致一之制夜可主意元帝曾無戮利之見人皆指恭頻用事而忘頭反指大臣用事正人諸邪人爲邪顯人又指而望之人皆曰將則禦自救不救罷而救定救天下而則災愈不顯可得人刺而傳謂之客又安可化積甚古帝諸物說蕭望之皆呼親之又何積乱

漢元年 二年三月

蓋聞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民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眾山崩地裂水泉湧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治有大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二千石舉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按元帝之詔因災而下者亦多今不悉錄

報貢禹詔 愚曰是代求以名非人也吾讀元帝詔惠貢知者以名致當時之類與史以王吉

冀起共赦浮又相爲以名起恨世當時集環推朽如景問蕭望之諸得不絕口而高曾但一古及之甚者反然林項卿文以推其赦賢人之退此何爲者爲之不足矣類若此人果可名致乎哉

漢元帝 初元二三年閒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

賜蕭望之爵邑詔 悉曰君子所小人敢也君子之謀小人害謀而小之謀邑子害 巧故人君吾於生張君子則專之者咸足以為福不善 於主張君子則專之者適足以謀禍蕭望之以師傅貴 人民壽一主張用之何至死於恭顯之手未死之先不 亂國害文既死之後又不能明於辨凡前日所以貴望 之者遠而不逮小人 之故之也也

漢元帝 漢書宣帝疾太子太傅望之受遺詔輔 將軍輔政上即位數宴見言事中書令弘 恭石顯久典樞機望之等明習建議者欲罷石顯 尉元為庶人庶數月間拜御史大夫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蕭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天子欲以為丞相會望之子伋上書訟 望之前事恭顯等白望之教子上書歸 非於上敗君臣之空之戮元帝無剛明之德故不能全師傅之 恩後世人主所當戒也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

漢元帝 六月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 繇與由同 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 媮與偷同 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

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赦天下詔 悉曰君子之於小人知其惡而不去貴若 蔽悉而不知去而不知其猶有忌也知而不 不去愈無忌矣按元帝詔書曰壬人在位吉士壅蔽 知壬人指誰邪謂恭顯邪謂堪猛邪謂恭顯則不可除 謂堪猛則不能除晚守壽之封曰上所最信任與圖 推任之中者是者而帝亦壬之以示寵既論亦不能罷 是知之者反不若不知之為愈也至於日青無光衛貴 御史丞事陰附恭顯而周從經比恭顯所以無忌憚也

漢元帝 永光元年十二月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壅 [illegible] 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條責丞相御史詔

漢元帝 漢書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無光上 以詔條責丞相御史于定國等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

漢元帝 漢書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 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 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 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

侍中二千石之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武等四十四人
奏議以爲高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毁太上皇
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毁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
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宜
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
穆非正禮宜毁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之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内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安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

玄成等奏大上孝惠
廟皆親盡宜毁奏可

赦天下詔

漢元帝 二年二月

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姦宄服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晻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爲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

日食舉茂材賢良詔

漢元帝 二月

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婁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是以氣邪歲增侵犯太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廼壬戌日有食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内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日食求直言詔

漢元帝 六月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群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晦于大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違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

役割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乃六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乎此今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是天也天不之長

初陵勿置縣邑詔

漢元帝十月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謂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議封甘延壽等詔荀悅曰夫其功義足以覆過之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可也權其事宜而為之一制置焉之國明曰甘延壽陳湯為華世功知以成功一也焉□之臣以為不可封者陳湯為幸世之功也望之以為功未見以功封吉可加尚焉之諭則有大小其加可封大小乎而加世閔之刑加任使而事猥之來也

漢元帝建昭四年春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勳師眾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詔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赦匡衡詔是日君可以貰臣臣不可以貰君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此君臣之相報如此已以下猶不可而況君臣乎天下無不是之君父君於臣來冬時臣與君不可不參也若張禹匡衡成帝師傅也若此何哉諂諛阿附無亡忠宜成帝不須赦衡而赦衡其罪成帝哉

漢成帝建始初

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

尙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明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强食自愛（時司隷校尉王尊劾奏衡）

減死刑詔（晏曰刑所以殺人也但論其奇者不以比其類以成帝減刑之始但議減死而不知從宜定輕刑減犯事也言國本枝以條附文密者反成者也）

漢成帝 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絶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是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罷昌陵詔（愚曰成帝又負本善如勇於去惡昭昭然明過可數治甚至昌陵一節亦曰因劉向之言而勇於改過亦世所難及惜乎所重者已委政外家以治國家之務偏畔小節雖善而大體亦去於善君子少之）

漢成帝 永始元年七月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尙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一作疲）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無有動搖之心

立太子詔

漢成帝 綏和元年二月（孝成帝無子立定陶王子欣爲皇太子詔立爲王氏帝所宜文）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

封孕殷詔（愚曰達武王之神推表方其說學者重寫成胡宣嗣宗德不綴給之尊茂好斷小事要之化盾紹紹已七十餘歲而前加舜命循辭至孔其於士用之君表闕立禮何音哉〇西山眞氏曰而郤之亡節不屬故周老其數加以九二百年費哉之格丹孔義光周實之意因武者乃謂其褒表備吏夫茂於其表去武之郤燁然光明如此豈從一紹吏而已是不唯不知帝者不知茂天〇還曰前帝一匹夫爭天下多累宗廟亦湘人[illegible]）

光武以帝胄侯天下多拔常例以用人故西漢之與其間
用人與東漢不同大略當制以用人若與鄧岸出於風
繪看拘之徒拔常制以用人若卓茂等且是為國家輔今
之達則光武以過高帝矣

漢光武 太傅卓茂家令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災蝗獨不如密縣介進
京都丞密人光少皆立弟舉君揖以稱先歸始更立以茂為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為
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
墓表商容之閭令以茂為大傅封褒德侯

議省刑法詔 愚曰人君主之天下其丈於人收心而收人心之恩其重於省刑罰秦之暴政高祖約三章禁刑之約而光武減刑罰此兩其所以能收人心也不待此也俾卓茂而收吏心乳最光而收士心待賞於而收降附心行當困而收盜賊心光武之善收人心而豈止省刑罰一事

漢光武 建武二年三月

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
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令中都官等出繫囚詔

漢光武 五年五月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
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
繫囚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
良退貪酷各正厥事

省減吏員詔 愚曰吏員不可冗亦不可寡故唐虞百周三百六十其時也時非唐虞而欲以此數入理之吾未見其能者若光武之減吏來王莽之後州縣之分析不當而減員之亂雖無用置所諸官減而減者豈後減之亂

漢光武 六月

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
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
吏員縣戒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
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日食詔 愚曰日食有微於晉室光武在位三十三年日食凡二十一觀其虐志二年日食在亥八度說者以為兆于斯地張步據齊五年乃破三年日食在十四度說者以為卅不內也其重作亂七月伏誅則日食於度在人不在宮吵六年日食則凡三而失謂曰德薄不明在人不在氣呼帝不歸人仁而歸之下己也未存以寧今災易言之何耶

漢光武 六年十月

五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
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勑公卿舉
賢良公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脩

職務遵法度

三十稅一詔

漢光武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按以景帝二年令民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收之故曰舊制

戒厚葬詔 葛曰厚葬之說作俑於那子得以葬者藏也孔子說是時而已何以厚爲哉三代不厚葬而可以爲皇帝而不可得從可止一跡戮如也成帝豐於前此武力行於後可謂詔令古其見生死乎凡倡者

漢光武七年

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戒略奴婢詔 葛曰光武此詔可謂書帝之詔綱矣於生民雖身奴婢皆不得已而然帝王即位之初往往久此爲患光武故也而可進諸

漢光武七年五月

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戒殺奴婢詔 葛曰人賤一也皇賢君子之於賤者不當以害處之以其皆人耶而況奴婢之所見武此詔可謂仁及微小矣

漢光武十一年二月

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八月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庶民

令大官勿受異味詔 葛曰人主以口腹之欲害人其害以心志之欲害人將忘心志之欲害人大而所見口腹之欲多而人即知且于四方者大者爲大人食其小者爲十人光武好學以來得聖賢之心者不知之肉周參殿直謝而將於世味已知得天下之後明詔太官皮異味而厭於世味已矣其說一也杰已與皇質之學明合

漢光武十二年五月

往年已勅郡國異物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勅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地震詔

漢光武二十二年九月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天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民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稾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賜郡中居民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口賦逋

稅而畫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民死亡或在破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作壽陵詔 致堂胡氏曰樂生惡死人情一也惟聖賢無貪戀之心知生不可益知死不可免也彼者欲益生而免死所以害理甚漢世天子即位即預建陵廟不以為諱唐已不然又光武事而漢家成例十有年者曰天下至重曰復一日致埋許又非陵及壽功作即有遠吳之念以皆理所心至而人加諱古唱達知是宜其示戒天保享國久長也

漢光武二十六年正月初作壽陵實錄上古因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illegible]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西山具丈曰字武以建超

今學文多而實意少至光武及使還無刑薦貸之日其致之元約者如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并復故國若侯身已殁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三年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六年五月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民為隗囂所詿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年三月詔曰今國有眾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十三年二月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閒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為臨淮侯得為真定侯邵為樂成侯茂為單父侯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八年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二十九年五月詔曰其與徒同使嵩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中元二年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若是者不怙文章而書自道直自書石陛之於事使簡軍政文不勝質女母之於數則文勝而質衰矣此有國者當戒亦太甲太吉所宜知也

報臧宮詔 惡曰善取天下者其勇不善取天下者其勇者百戰而百全勝其勇者或一戰而不可支高祖取天下曰整之固武勇之士漢光武取天下與東之於是恐是安於衷勇者也光武取天下以至平得西益又得隴蜀兵以此勢之西羌無煙也而以王霸以勇而卒無復更入吾本心就挂大鼓勇貸之賊之心自好之役於令之世善善其禮報臧宮之將帝之勇又吾養矣

漢光武本紀記叔[illegible]出臧宮馬武上書曰[illegible]賊自相攻勇宮[illegible]傳五年咎以主[illegible]以內之家廼與塞[illegible]五方自[illegible]之二十七年與楊虛侯馬武上書言[illegible]部報曰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時張良於下邳圯得黃石公書[illegible]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賊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illegible]無[illegible]文則[illegible]自秋報詔

上書者不得言聖詔致堂胡寅曰日食有常光武責不知也而神識畏見衆目睫揖行人君所不肯行者可不謂聖矣千常人之情所不事已達大聖不自言所謂人書之而聖於不千常也人所之以然者非內不足者故豈伐於當不思過慎之書於我加非畫之假不致過矣然於民則何損故君子自德而已有其實者名必歸焉天聖者無不通之於貫三才備萬至神妙物與天同功業渾之君實則不至乃多修以行義寡得而日聖德誦致乖聽而曰聖誤有小益於持而日聖功光武聖路開然見而差為之故因日食而下此詔其所以惰已於天起出百王之上可謂後世之法矣○是曰人主志公帝今聖而出言不可自恐於聖不帝於聖其行自君於聖其流不詔光武好學史書大義雖在位三十三年所為未如其至光武為聖事業而詔令上書不得言聖此之自后以來人臣上書稱至類累數十字美稱以求媚者天則矣

漢光武七年癸亥晦日有食之

吾德薄致天譴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
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
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行養老禮詔臺曰養老者排居處大史蔡者帶居處禮五日四代以之禮有曰曰燕曰饗曰食大周存有曰求有曰西曰右之家有曰濟曰稱曰宮之等祖而劉牲執爵饌珍君臣問生從事盡名札吉則老所蓋在我養老則所在人其周皆在此業也漢初徵老而事其養明帝老養而後其礼具革以來所雖得惜其皆是名也明帝淮文而故之古之實試使西域而家淳愚恆榮石虞礼而失格心之功故陳車而不譯搭古吾不知所養何事而所措何事耶

漢明帝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云云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章懷曰三朝之禮謂中元中平初起明堂靈臺也

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

令月元日十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

車軟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

爵而酳三老五更皆取有首有長男女者三老五更先書日司徒工老得名者師公具者為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次古以事鼎其老至加之不甘以限待時於天子其日承與先引辭就進賢三公人立更老奉迎天子於大學承事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拜事自礼殺坐三老面東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五更南面三公迎公礼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禮大尊也

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哽噎故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噎也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左傳天子八佾從天子以下為四八四十二萬舞

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易曰負且乘詩曰彼其之子

永念慚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

受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

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養終厥身其

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

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中元二年夏四月丙辰詔有方令工山貢其父曰天子下無古伯名

丙辰詔不載間求而無似漢之詔哉者討漢詔多出於人主之手惜哉惜也

有司順時勸農詔

漢明帝 三年正月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儀謂渾儀以銅為之置於靈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行度也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illegible]）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單辭謂一辭也）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日食詔（[illegible]）

（[illegible]）

漢明帝 八月

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食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說苑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魯哀禍大天不降譴（[illegible]）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恐勉有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引咎詔

漢明帝 八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illegible]）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illegible]）

○又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illegible]）飛蓬隨風微子無歎（管子曰[illegible]）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中明東服制度詔（[illegible]）

不知盡出于明帝所定者邪抑當時在建無可語古之制度而與邪車服制度斯亦不足觀也已

漢明帝 十二年五月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礼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無擔石之儲而財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 史記曰秦德公始爲伏祠註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庚日必伏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說文云臘冬至後祭百神始皇更臘曰嘉平 糜破積世之業以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遊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尊師傅詔 憲曰先儒傳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以爲事有可改何待三年乎章帝知明帝苛刻罪政之而從寬知光武不任三公不可改之而從寬何也令卽位之初首重師傅卽有重之之不可改而不見重之之名當時趙憲事敎無表表者人乎瞻仰至於大臣氏之積大臣幾不能制帝爲不記故之何邪偽乎西漢外戚雖重政不親霍光輔內可以成功東漢故外戚宜乎專恣不能力致人主亦以此爲鑒相抑輕

漢章帝 永平十八年八月卽位十月詔云云時未改元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熹三世在位爲國元老 趙熹光武時爲太尉明帝時行大尉事 司空融 融字 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熹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 詩雨無正大夫之文也三事三公也鄭玄註 孟王在外三公及諸侯隨所封君侍無使君臣之禮不肯夙夜有王 予爲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三公糾非法詔 范曰章帝寬大近文帝從寬論文本紀詔用是以嚴致平而非從輕刺以爲寬恕宣帝章帝詔三公糾非法而薦祥而非任姑息以爲寬故先王以是事委典詔有司二年以責威督傳從詔三公此其性實封寬而其法制制最吾寬瞽文帝之寬不如矣於鄭道而違帝之寬不如矣於罝文也

漢章帝

比年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民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以施行任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諸議五經同異詔

思曰帝王之學本以經世非以名世盖諸者易而用者難也章帝以光武所以綱維天下者又世祖之於五經也知尚書官不及弘魏之義不至於開步而事知春秋謀經中之義大不至漢子杜義易從讖而不善用與物議也

漢章帝 四年十一月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夏侯建也京氏京房也至建五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顏氏謂顏安樂嚴氏謂嚴彭祖大小戴謂戴德戴聖也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選高才生受學詔

漢章帝 八年十二月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禁考獄多酷詔

漢章帝 元和元年七月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律謂已廢律曰掠考也笞立謂立而考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令丙為篇之次也又景帝定箠令箠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其平去節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大獄謂楚王英等也鉆鑽謂鉆其足及以鐵鑽鑽之也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以鞭為理官事之刑宜及秋冬理獄明其罪禁

賜胎養穀等詔

思曰大聖有言大君者天地之宗子尊年所以長老慈幼所以幼吾幼此仁道也以而未講事之備而漢事因四百年紹下備有范禪

漢章帝 二年正月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勿筭一歲著以為令

褒劉方詔

思曰寬厚之主善表賢劉方之主善政張程之長治與文帝心事合

[illegible]

漢章帝 二年正月

方春生養萬物莩甲（莩葉表也，甲百草甲拆也）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其事（悃愊至誠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況平原人）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閒勑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蠲除禁錮詔

[illegible]

漢章帝 十□年

[illegible]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有朕甚憫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脩孔聖廟詔

[illegible]

魏文帝 黃初二年正月

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

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訖大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示成誅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祠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

戒后妃不得與政詔

魏文帝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文選補遺卷三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參校

璽書 漢光武紀注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唯此爲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它皆倣此

答晁錯璽書 西山真德秀曰漢家命臣而帝庸以璽書者而不名詞又渾厚如此豈非書體好善之主哉○錯曰人之材言或有書而通者或有不幸而不遇者錯一好言之士也言兵體於文帝之朝帝雖未盡行其言而乃寵以璽書之褒言事者則帝之遇錯不薄矣錯所以死者其非帝之咎歟故其言所謂不狂而擇者不明也而孝景以術數之說自用其之孝者豈有所用而何哉

漢文帝 文帝時錯以太子家令上言兵事文帝嘉之乃璽書寵答焉

皇帝問太子家令□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不萬當也

賜吾丘壽王璽書 愚曰人臣事君以王直自愛則君親之下詔之書以責之自此則君視之下誠甚武帝以諸臣以規諫見用者無如嚴助吾丘壽王數人然王直惧者如無仲舒汲黯二人仲舒汲黯皆既見諸

使傳說武帝說之內重而終得免孙珠殘厭那哥王雎鵰
免是因武帝敕加敎責讓之綱經而終不免誅鳴呼不息
不見帝重書以待設焉為持義助單而以排僕富方粹找
無者恐不免罪以此書二公者也是以東郡並發氣責責
王之暴而呈保全其明日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待青王直
基聖之不若視之輕故誅之亦難此兩臣者所宜鑒

漢武帝本傳爲東郡都尉將軍攷欽琰生武不熱多盜賊詔賜青王璽書曰

子在朕前之時智略淺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
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
横甚不稽在前時何也

賜燕王旦璽書
恩曰一以刑法䘏人矣以吉語䘏人均也雖
然以刑法䘏人者是䘏凡人自新之路以言
詰䘏人者是䘏他人䘏恥之䘏無王仕之伴一途難成狀之甚不
可勝狀也而昭帝敎責數言母逆昭帝恐心一注率自賊死在
昊不傳大位在燕王不之大戮鳴呼吾不殺伯仁伯仁由我
而死吉語䘏人善於刑法者是哉

漢昭帝漢書武帝前太子立爲天昭帝初界安父子與
文帝寧光事輯政宮之部使使漏燕王早上書
吉光罪時年十四植但諫反事
竟天子使使者賜王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
陰謀大逆劉氏不絶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
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
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內當此
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
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

父死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廼與他
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
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
高祖之廟乎
王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
使不謹死天即以綬自絞

賜馮奉世璽
悉曰漢史論奉世功名大速建元國大事當
書可以爲經勇之時而非可爲持重之將充
因律世常爲金而以勝事世程勇一不勝則當飲鳩失觀其
漏則諸國以綬莎車者持撓悖而成功莫其封西羌之坦也
狀羞月而長軌運重跋猶崗而狀增兵遠將兵封而狀自
竹置嘗駁青充帝之侍之書其歸嵯嘉與宣帝侍充固不同
嗚呼以奉世爲有功則可
以奉世代充國則不可

漢元帝本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反於是遣奉世將萬
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奉世與上地州郡兵
少之許額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
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
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以璽書
勞奉世且讓之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
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
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
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
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
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
署已定勢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

自守故發近所日夜詣(近所適處也日夜言其行不休息也詣由軍所)非爲擊也
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
及呼速累嗕種(嗕音辱羌別種也故者謂羌種也)方急遣(言今遣且軍所)與兵去器
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
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
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
禽敵必全將軍之威也若罷轉輸之費則有司將將
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賜淮陽王欽璽書(自以元帝時間數求入朝國事出 京房與宣之作張博則死誤[illegible])

(師則死東平之姦誘則又死獨是淮陽王不甘暴死之後復而識於外舅張博將求入朝耳以恭顧得其實不任誅戮)
(方叔璽書見史論首此篇爲[illegible]寔之事與傳他臣不同)

漢元帝(本傳建昭元年賜璽書于也)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
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諂惑王所言尤
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罪至
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
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
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

之(又使駿諭指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

勅諭東平王宇璽書(恩曰明親之道宜委曲以全其恩與寬恩地以成其過君之威若當定也人之心非木石也一開自明重不可解[illegible]以漢公將叔咸之心兼其善而使誅之親親之義安在元帝若待東平王周子較尉北海而毀罰之既見大后又貫附傳由君此是以東平王宅引咎自劾率完首頌無爲手足遭[illegible]此之固之意重[illegible]特伏王之答[illegible])

漢元帝(大傳宇宣帝子也事大后內不相得大后上書狀之來守拉陵圖上上以是遣使奉璽書敕諭之)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事之義
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
奉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
修有闕本朝不知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爲王
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
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子蟜姓)諭王朕意孔子曰過
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璽書

漢元帝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大

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
大於内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
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驕忽臣下自他於大后
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爲子
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
内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周公之
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夫以故舊之恩猶忍不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
王既悔過服罪大后寬忍以貴之後宜不敢王大后
强餐止思念慎疾自愛

賜竇融璽書 愚曰天下之事欲聖人者不能因而成之然能因之欲制制欲者不能制而無事者乃能制之何也理存而不可易勢定而不可違人自從首勸於其下有音論光武待竇融與昭烈諸武使其意且相以也竇融遠可西光武非不可力角而曰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其使融乃惜服之不暇列禅存問之不足以臣武供書而賜融揣曰嗣子不宜君哥自取武使乃於其身無他志嗚呼以他人處此猜吾忘不合乃備不足踰其疑之心而出其右二書閒已見忱逆將解情於數語間且不固人而自開不制欲而欲自制者

漢光武 本傳更始以融爲張掖屬國都尉撫結雄傑河西翕然歸之光武即位以河西懸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附蜀因以使張玄說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可爲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遂決策東向五年遣長史劉鈞奉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故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與鈞俱還帝見鈞歡甚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
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内
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
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
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
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
使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
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
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
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
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賜將
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賜書

賜南粵王佗書 又齋陳防曰事曲因讒不能事大而所懷者王所以威動而風諭之者柔矣讀文帝此書非但恩意惻怛能以厥實之心又且明白正大傳傳其狀之體〇卷曰服人之道以眞實相尚不必以尊虞相尊文帝以文漢事力一南粵此是執之執也帝爲此時再三論略不較但得一初吉側室之子抑何平也彼稱南粵王即何遂之也他日對人自指服其下何待扮歸大吉初以威而增之舉事書膝頤跡臣之

不服而叫天帝一言之真觀者廿之人傳臣矣亦為用虛言相詐哉

漢文帝 漢書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高帝定天下為中國勞苦置之佗南粵王使和輯百粵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乃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年使告諭佗以意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云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西山曰此一節便可感動夷夫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西山曰此一節尤事要以王感動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按此與棄以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衣有多少之差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遺匈奴書 西山真氏曰此書與匈奴之約弛以事在故有匈奴人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可和使單于以書諭冒頓不及其言而使所言遣之以物其有辭非理當書者不能以兵為辭持兵而將之也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也一書

漢文帝 漢書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河南為寇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求和親後復寢兵休士卒其遣漢書求復故約云云又曰帝六年遺匈奴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此皆單于使係雩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

以遺單于甚厚皆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称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言天子自所服也）繡袷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辮髮之飾）黄金飭具帶一黄金犀毗（袷者衣無絮也綺衣以綺爲表裏）一（胡帶之鉤）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遺匈奴書

漢文帝（漢書曰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歲入邊殺掠人爲漢患之復使遣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

（附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户且渠雕渠難中郎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當户且渠皆官名一人郎二官雕渠難韓遼其姓名）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内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渫惡民謂邪惡不正之民貪狼爲民作）（也字句此个作序字句缺）其趣皆義絶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言但有其事在赦前之事）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説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

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歲予以物以地寒故）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失計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下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天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猶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之逃入匈奴者）單于毋言章尼等（皆匈奴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符此書皆大氏臣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

賜嚴助書（嚴助會稽吳人武帝時爲中大夫後拜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云云）（武帝窮兵之際内實厭之於是嚴助以會稽守之任其心術已有不正武帝明書令以春秋而不以蘇秦縱橫之術其意甚明）（述章之法又四誠切犯詔則無均衡平準之奇矣必識晉靡趣主中）（附帶武帝與嚴助書之稱其文家例）

漢武帝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賜趙充國書

西山眞氏曰觀宣帝料充國君臣問難往復猶家人父子甲若然為明臣忠十數聞下猶可師古曰君曰人對上事可不以大事不可不視對可不視而兵事不可不視大專無欲與者君也哉一旦而與民為啟兵豈宜蠶食今虜外於山東之兵二世不視而緣鼎上之壯原備之兵翊皇不視而治為是之事遠事至此國之憂也宣帝所為必之主者也而君臣事人或以璜舜少之及攬陽充國重書往復四五番所可累其特可助其時患兵為宜事屋之西湖復居屋所其宜知復止此書名二此明皇付之跂玉不知書故議西羌惟充國之而亦宣帝觀之之力

漢宣帝

本書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反上遣問充國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上屯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充國以為將罕开之適係而先零充國以為先零寇以秋冬其為萬不謂罕开未先零河圖上刀許討進書為從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意以書敕讓充國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槀束數十（吉曰束也）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言歲曰畜言草木食字句絕）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瘃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謂歲數字句絕）微將軍誰不樂此者（微猶無也）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婼音兒遮反）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句音鉤鮮水之西有廉也）去酒泉八伯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充國既得讓以為將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先擊罕羌先零之於漢之計先誅先零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使罕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云云

二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

副急因天時地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
疾剗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
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遂上屯田奏報曰

三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
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見前上
論不出留田便宜十二事上復賜報曰

四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
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
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
兵復殺略人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
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
分別人而并擊我此皆開本初五年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也以大小开有此言其意常恐
今恐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見前奏
為屯田內有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求恐擾相因後將軍議畫得其言常是任
其計不可用也上於是報充國云云

五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
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
兵事自愛

策書

封齊王策 策曰書戢詔命所以可傳萬世者與以其關於以其人化事于民立五齊東王氏列王廣陵厲王三子月日更上本議策命詞語中以明土之義數以諸侯之爵治書直有及罰則詔戒受班史謂興今文常策共可遠者以土九者須致事天戒皆從遭典也循廉以之為三傳策書合置為三子統

漢武帝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
閎為齊王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
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
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
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
于乃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封燕王策

漢武帝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
藩輔嗚呼葷粥氏虐老獸心以姦功邊萌朕命將率

征狂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師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漢武帝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賜韓福策 [illegible]

漢昭帝 [illegible]

朕閔勞以官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其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賜史丹策 [illegible]

漢成帝 漢書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

賜諸侯策 [illegible]

漢光武 [illegible]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

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

勅書

勅責楊僕書 西山眞氏曰按武帝之所以督將臣工嚴矣將帥者皆見在得發也

大學親執醬而餽 典禮 執爵而酳 古者進食曰饋少少飲酒請食已而漱口也

祝鯁在前祝饐在後 鯁字謂食不下也老人好饐故爲備祝以祝之 公卿奉

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

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親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

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荛

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也而改之從善無不

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

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

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

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

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 適快也 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

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

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

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

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

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

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

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

[illegible]
而武帝是以戰之所見武帝發責楊僕得楊僕於一時而不可爲法於後世

漢武帝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

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

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

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

連歲爲朝會不置酒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

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

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

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

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

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

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逋不

教東平王傅相詔書 [illegible]

漢元帝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告諭

遣嚴助諭淮南王 [illegible]

漢武帝 [illegible]

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謂相侵奪也）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illegible]）明太平以輔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懃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

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illegible]

漢元帝 （不同前[illegible]亦異）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

文選補遺卷三

文選補遺卷四

茶陵後學陳仁子 輯論

門人譚昭然 纂類

奏疏一

西山真德秀曰漢自高帝以來有不以疏言事者賈山實始之盖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效與

至言

龜山楊時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諭指秦言其得罪於秦會宜若遠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孟軻以齊王比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西山真氏曰山此書專論不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指秦為諭蓋秦亡未遠之美亡所以然之臣亡進諫之士也故舉秦以諭於危亡之不自知其將亡至是然不與之臣圖議政事而與之畋獵射獵則恢爭進所以決至其路秦之失者不能者如是臣防微之論其本亦明矣進一路非所謂惠者閒邪其不得為賈仙以是乎○王益西曰漢文言之略如文帝也使漢士敢言之風實賈山也秦至誠言之罪過是不及餘如文帝潛之過以天下人方與言秦知覆亡之禍使人不敢以知而賈山引之是以天下士方敢言號山去而極廉之說上而諫進之諫亦可以相陵後四百年不能士尊書其本至此於此文採山非辭說其天山言秦士導之諸言而斷王進大綱至若有可言造古字事門者指下非指事也他如字孔南王無所不善諫之今言多語奇上不知實生錯不可大用而用誼可大用而伊川是山不加罰而舍不危用雖而有尤推代

賈山 本傳山潁川人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 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任負言疲於役使 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常欲聞亂 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 如淳曰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故號阿房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服虔曰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舉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 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

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
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
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
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
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
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
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
又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
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
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
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
公卿比諫（比方事類而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
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
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
不為臣然後養三老於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
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縣然也石）
（百二十斤縣鍾之斤石以鑄鍾虡言其奢泰虡猶故名曰鍾此文附篩為此說訛誤歟）

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
作謚三四十世年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
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
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
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
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
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
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
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
之士（山指秦之失奇俳於此）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
是以道諛偷合苟容以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
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
此是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
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
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
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
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

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為之非
錫衰麻絰（已棺謂已大歛也塗謂塗殯也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也）而三臨其喪未
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
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尽礼矣服法服
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
報其工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
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
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
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之士皆
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
獵一日再三出（西山曰此文帝之過舉在於此然當時之士又以皆賢使其見賢將不有德人主武騎射獵矣）
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
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
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
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礼高年九十者一
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
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
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
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
降五谷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
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
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
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
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
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
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旨欲而下盡發）
（此說本意）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
之道（此說先論行學先王學之事）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
下所幸可（此論非此以責人主）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
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脩絜之
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
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
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咸誠不如此則行日
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
臣竊愍之（此天下名言也）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
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慮曰恭懷州人不應學當沈其共受刪貫山學於祖文毅傳士弟
子祖誼生高帝八年學於國群李綱明皇王明則晨省志旨以文
華顯學
河淑守

陳政事疏

東坡蘇軾曰此竟治世危矣王也○又曰世
書召吳公不用賈生以為深根固本書推其

昔功頌不於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一時之良策然
誘為萬國設條串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三
未五經人議其理而設以用中行說元不可信其王如
題從之難券事信之易楚言文帝王曰其說天下殆將
不安使賈誼書歷詐之禁亦自悔其說不然文帝重穿
不之主許灌嬰敝才之士執曰東果呂祿不從曰以傳所
序考之則其慕其謹簡一徵行上疏合殆此蔑以禁之時考
之則陽傳陽直又以一時所上疏何已上疏是依本大善
之日以一疏所餘良疏其又取他疏以集類附之於
其間不如棄之一除飾作南為王之疏而為王是疏置
國有文帝十二年又轉為親長者臨其身而滿說之見
當在文帝十三年因意特非誼初為梁王太傅時事凡

此後守限大所附入也可為痛哭者一類諸侯大也可為
流涕者二類匈奴技慢涕海者可制之策而不能用也可為
太息長者有六見於史者有三重因而已朝太子已保教
大臣也禮之所論大臣以事進之可見者有也通嚴惡之大
皇子別居為道者明附馬大史公曰賈誼諸廳明中為然
此所類萬其有未曲則未見為中其者第至亦非復王舍
為體釋務行之可而設要之以益可不然則相款附而頗
知之五子者為策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此今之論伐私巷
之學其教之不然而後治之手孔孟之學直世此○蔡仲
又曰吏誼學四書于事數以智力防後世共三君觀來者開罵
是論德教教美于孔文自述王入曰誼利乾王佐少去伯
性本追矣人曰陽安其不為文帝當待觀為文帝復世悲天
以古安莫不因前序不能陳○悉四事生表王佐之才而未
聞道故其議可以料一時其道不足以淑萬世大學文之時
蓋可與有為之也誰則不定直案比考帝星之曾賈生通緒
子百家之學其雖以刑名論諸侯王皆誤而不進王事此之
文帝之時其流也理則上因而復止諸太子富教而不附商湯
文武之學其流始望愛衛數而復止論治有教使偏而不方

天佛來藏之既其流必至窮兵盡然而後止論休戚大
臣而不正家宰總伯官之綱則必有外戚寡目官官專
廢立而宰相不能制矣言富民奢侈而不思三代風教
之原則公主如患貴為加謂天下奢侈官吏民窮之盜賊
蓋王覲其論更秦俗明制度而又欲明刑綱教之由則又
必王如禮相與所謂子者教父兄其教夫凡二百二十二
人其富以文帝好言之主宰征生言生及此將不明
大道復古則效法陳不純為唐虞三代漕未易世弊不務
吉誼之學也伊尹納君堯舜之公園公往周則之置
不如此其王道湘弟遙債難自得哭泣悲死殁此書如
道者誼有才而
不知道惟天

賈誼

借度泰傳所論如以張陵身天下而定制定明
借親遠則其功以所此王哲過世誅誼上遺陳政事又有
古之相周勃及退祭長安故居年七事故以誼此前上下
深納其言善臣下有節遵護嚴之孝文六年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搶音傖，攘，亂貌），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䇿，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文帝慕侍之君，臣不能不從於此，賈山言之，誼亦言之）。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

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
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
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美古本建做人臣吉事無所忌諱如此名譽之美垂
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
上配太祖與漢忘極文帝在位先作顧成陵緒廟建久安之執成長
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
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
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此亦人臣所諱言至明
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

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
驗之往古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雖至孰也使舜
禹復生為陛下計亡必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
今建王國兼大執必因相疑也其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
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此指淮南王長居國驕恣發呼稱制擬於
天下六年謀反廢徙蜀道死親兄之子西鄉而擊此指濟北王興居舉遂王子也三年聞帝幸
太原發兵又數見今吳又見告矣指吳王不循漢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
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言最大也權
力且十此者率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

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
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
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
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衛操刀
必割太公曰日中不熭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時之期吉害反時也稱古曰此於六韜令令此道順而全
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抗其頭而剄之
因言大人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
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
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

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
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
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
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
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言同步起非有一人室之執以豫
席之也言非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僅得
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
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
十縣惠至渥也渥厚也古握字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

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諉者託也尚可託言[illegible]）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illegible]）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illegible]）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illegible]名悍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悍勇也）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屠牛名坦孔子時人事見管子）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頓謂鈍也）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解支節也[illegible]）至於髖髀之所（髖股骨也髀[illegible]）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illegible]）（[illegible]）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illegible]）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少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不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擧使君之者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徙其侯國所侯國已年諸侯王封內而太子細入者則正其償)(并今其地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已各自封其子孫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亡所失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利幾項籍將敗爲陳令作上使之潁川復反)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之)細民鄕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植遺腹)(委裘者有所知也言天下安寧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信一二指慉身慮亡聊(慉搐動而痛也)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跖盭(跖足下也盭古戾字)

(不可行)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跖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今匈奴嫚姆侵掠至不敬下也爲也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顚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懸而已(亶但也)又類辟且病痱(辟音璧足病痱音肥風病)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謂有高爵之實得復不得復除徭役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皇帝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

奴（新書此下陳三表五餌而史削之三表之說不可既五餌甚悉由奴傳焉）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說燕人也隨使從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其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此言試射伏之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謂流涕者此也（新書此下一節天子之相號為丞相諸侯之相號為丞相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千石天子親號曰太后諸侯親號亦曰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天子宮門曰闔為諸侯宮門為司馬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是主非有相踰之分等里之經也云云此不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比太息之一而此變制之）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閑牲欄）是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其勿反）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於既反）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

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屈其勿反）夫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賈大誼書）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誼棄仁恩（誼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贅婿者言其不當出本在妻家本無人身如之有肬贅非應所有也又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分音扶問反）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誶責也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倨（併音步倨反）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計也說讀曰悅）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信讀曰伸一曰信任）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大賢謂高祖也）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剟竹劣反）搴兩廟之器（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搴音蹇又音騫）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

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幾近也言欺爲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師古曰鄉讀曰嚮）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植建也僵偃也音薑）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言以管子爲愚人其言不實則可若以管子爲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虛讀曰墟墟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幾讀曰冀下同）豈如今定經制（經常也）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衆信謂其忠信也）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循順也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云綍纚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遠音于萬反）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迺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齊讀曰齋）見之南郊見於天也（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保安也傅相也道讀曰導）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於不正人居之不

能毋不正猶長生於楚之地不能不言楚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耆讀曰嗜）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惪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偷與踰同）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有過則徹膳）進善之旌（進善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誹謗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欲諫者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采齊樂名也齊或作薺又作茨音在私反）趣中四夏（肆夏樂名也趣讀曰趨中音竹仲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庖音步交反廚音竹朱反）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訐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誼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艾讀曰刈菅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亟急也音居力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貫音工喚反）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耆讀曰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

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功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弃置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與驅同)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之歐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

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礼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其音踈衆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陵乘也)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

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礼治以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illegible]）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illegible]）所以体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罵弃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illegible]）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文穎曰當[illegible]二世於望夷宮[illegible]）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由秦則無尊上之風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傍彭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者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行音胡郎反）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illegible]）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頑（[illegible]）亡耻奊詬亡節（奊詬謂無志分也奊音胡結反詬音后）廉耻不立且不好自尚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

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不反其頸而加刃也盭古戾字今從[illegible]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illegible]言聖人厲其節行以御其下則人皆樂為致力同心國家安民不可犯猶若金城也[illegible]大夫可[illegible]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諫放民私鑄疏 [illegible]

[illegible]

賈誼 食貨志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誼諫曰上

[illegible] 不聽是時吳王鄧通合鑄錢故吳鄧錢布天下

法使天下公得顧之宜租[illegible]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殽亂雜也[illegible]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

類焉又民用錢辟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用重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取以一當一稱復不受之法錢不立依法之錢吏急而一之虖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谷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愚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愽矣今愽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奇居宜及殘財也羨饒盈也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謂可棄之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愽禍臣誠傷之

論積貯事志曰積貯天下之大事也賈曰國無三年之蓄則非其國文帝躬行恭儉以之時豈不餘裕而誠錯廉然公私之積何也豈文帝恭儉是節之之道也賈誼劃建生生之之術也節之者收其所入而參之上生之者使其所出而家之下二者交盡則謹其餘以備一朝不測之須此世主皆若此庫有餘年度有餘粟雖桑孔輕重復生亦可待其出巧即為國家根本之傷

賈誼漢志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誼說上曰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之書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屈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纖細也悉盡也纖與識同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本農末也本工商也古人以農為本而以工商為末食末技者又甚眾殘賊傷害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方勇反泛覆也莫之振救振舉也王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靡散也天下財產何得不蹙蹙古縮字蹙猶蹙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幾近也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

顧（非姓陸是書送顧書民見 天不雨今亦然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賣爵級又賣子良）
聞耳矣（明於天子之事）安有為天下阽（音閻又丁念反）危者若是而
上不驚者（阽危也先之危）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
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胡何也）卒然邊
境有急數十里為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
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衡横也）罷夫羸老易子而齩
其骨（晉灼曰齩齧也）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
爭起矣（民相與天子相比擬 晉灼曰擬僭也）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圖謀也）夫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
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
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歐音驅著直略反）使天下各
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畮古畝字 晦古作畮）則畜積足
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
（廩廩危也言雖耕農李書積則天下富庶何乃不為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為陛下惜之

請封建子弟疏（是曰賈誼封建諸侯王子弟雖一時之利考三代之制故其言驗於後書中以其見識）

之而中耳淮南地直數千里而淮壞地猶小其地猶不足明
按此皆其初年制時建興法而其當年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而
福至此誼救敗制度者也而不考古制何察古者建國公侯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蠻地以定各為郡以誼為法古制分
天下為五事自可壯淮南濟北之勢何至七國制而殺紀而封
皆或說某建之及梁添增之壯之國以深為根而不敗也淮南
地割力弱之國至誼小而不於證之所言驗如若干吾知証自
傳長少以來諸侯者大猶新之勢皆知其公然者唐鄒馬便古制之
能為善

賈誼（切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為梁王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云云今從其時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得大縣四十餘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遠疏載卷十一年）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
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
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善敏得亡則國）
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主出謂政回星 太子史所恃）
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
大國耳（餌音如字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
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攻犯人主之行異布
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
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
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漸而起二三去不義諸侯
而虛其國（不義諸侯謂為逆無布者）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
外（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東面最北之門曰上東門）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
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十

里越兩諸侯兩諸侯梁及○淮南縣屬於漢爲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往
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自悉其家資財補徒作衣錢用諸費
稱比其若爲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
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
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列城縣與東郡
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
北著之河新郪縣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揵謂立封界或曰揵也則
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
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
世之利也帝及太子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
後陛下且見之以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
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
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
後傳之老母弱子以太子將嗣言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
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
陛下財幸時又封淮南厲王四人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
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
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
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
大父與伯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

剡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
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
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
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後
四歲齊文王薨無子文帝思賈生言迺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
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
三子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
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衡山王謀反
國亦及誅○常氏曰四齊王
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

文選補遺卷四

文選補遺卷五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纂類

奏疏二

論貴粟 東萊呂祖謙曰累爵始於文帝而使濫於文帝文帝勸乎剌農故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得復一人武帝置武功爵以同用之故除千夫五人夫先得吸請得至集所有止法則其權一時之宜而為是法亦已賣然卜式輸財助邊賜外縣四百人則不止於復一人矣歲卜式左庶長爵殿於封爵而無禁則其過於粟爵不知其戟倍自是而後補部除吏亡矣而有財者頭於世財即選舉吏遷補矣然其來年還可之序指於至於服秀成鼠有可取有貲臧以入粟補衛始平吏而須部戢谷斟涛書正以粟庶補河東均輸長累遷至郡守而於農桑喜治行卓高比其用之為治也惟其入財補官之人不過其才而定使之益見其獨究也○愚曰入臣心能乎理故其言明人臣心雜乎術故其言疏錯與晴同以貴粟言也錯不通因抑末重農而錯乃曰貴粟除罪亦從其言而置募粟之制史稱其功農而能募粟之由嗚呼以文帝之恭儉加以重農抑末進之數年自可致富何待以術募民而計之者貴爵不已則習為故常必至西園諸價門內狹入錢五百万如桓靈夫除罪不已則作奸犯科徵倖高衣有子弟欲又又夫九二百二十二人如鯤所相言夫錯之言計小利又而不傷大體不証吉乃言也史謂賈誼晁錯明申韓而論不同又謂公孫弘仲舒以儒學飾吏事而錯心術不同何補非○又曰累實粟若就文帝之時邑處自有其道技之食貸志漢初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皆不為稻牧養不伯於天子之經費轉聞粟都中官歲不適稍官數十萬石又設外孝王名天下賓客也開庫金玉多於京師嗚呼為貢納粟結之法用官九貢九賦之式所以承於候因有地而非但私其土地人民也

知削七國之地而不知貴粟土之賊於此匡處方不削之前 措舉措於貴粟一書也至得貴爵除罪乱

晁錯 本傳錯潁川人○通鑑載孝文十二年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食積曰凋衣於以天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瘠瘦病也言無捐棄捐而瘦以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illegible]飢之於食不待甘旨旨美也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illegible]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

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飢寒之患（[illegible]）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事公役）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

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賈讀曰價）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也今俗謂舉錢者）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行賣曰商坐販曰賈）（[illegible]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操其奇贏日游都市（[illegible]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illegible]）乘上之急所賣必倍（上所急求則其賈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illegible]今之[illegible]米）亡農

夫之苦有仟伯之得（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今俗猶謂百錢為一百伯莫伯反）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堅好車[illegible]也縞[illegible]白者）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

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先列反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復三卒之算錢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illegible]古曰當先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復方目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復音方目反）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五大夫[illegible]）

（九等者復旁曰天）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

諫除上林苑

（陳季雅曰東方朔傳事上以排優畜之諫上林苑三諫不可之說最為深切而武帝設不聽蓋亦平說之也至于曰作大人為假格君心之非○散漢曰東方朔比諸子中最為諫神雨蓋者猶以詼諧自致見經書學取說使世士君子固不可不自重哉○愚曰士君養名節而不爲則朔諷說言足以感動人主行足以戴動天下是故不可狂也武帝雖以諫好說方朔言雖直而不知輕重方朔雖以詼諧說其有言畢殺而更受爵五觀上林一苑是以大書因之事也三不可之說言之頗為剴切者其王正之則從東方朔止之則不從武帝不賜遵貴更加以太中大夫賜金百斤吉此不聽而又賞以明之方朔文之不易視武帝視之以為輕遣也嗟士君子平日不養其節行一旦雖見言正論何足感動君子哉）

東方朔

（建元三年上始選良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皐膠倉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上以排使舊之朔時臣數有所補益上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舊之南山方朔諫曰）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郎臺下閣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下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商屬上雒二縣汧水也隴[illegible]）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故之陸海）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音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亂馳曰騖）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喻天子富貴無限也）是其不

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强國富人也夫紂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忌生觸死逆戚意犯隆指罪實萬死不勝大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奄奄疏闊也乃所以爲泰亨大夫於事中勝合可以然正也上林之如書王所奏云

論限民名田師古曰井田不復而廢名田之說興名田不行而民口分世業之制起嗚呼井田之行天下無貴民名田之行天下無豪民而又有口分世業者何也蓋以名田救井田無陷衰貧之害而則不及於貴人以口分世業之田救井田無得出師還之制而均及於貴大仍所言特從於一時之嫡伯將不行於文帝而帥丹施行於家帝是欲取者祇古事也嗚呼井田不可作後世行名田又不多行口分世業之田

董仲舒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役貴王興而民困仲舒疏上曰秦用化赦不書主於吏卒不成則富之以此見董雖於立教惠畫其未也今所中保不得推惠是既夫尋故之所重而損上民之供也陸下令使開中民有煙宿更今無役時又言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收田租又出口賦官又專鹽鐵利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不得專殺奴婢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陳昌邑王疏西山真德秀曰王吉諫之事昌邑王可謂不負所職矣王以失道廢二人言方其事以爲人臣之勤可也而但得免死且旌聽之行推究於是矣則賊也

王吉吉擧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

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里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驅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心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道然猶知敬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霍光秉政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

條國家便宜奏趙又惡是甞綰奏對曰切惟古以來凡有國家者莫不自有一代規模制度其事

功於時而動行不必違乎異世之法故摠堪爲治相數陳漢於此未對家便宜故事及賢臣所言請施行之此最明於治休之實也○愚曰處聽之世者宜於立法事英然之主者宜於守法宣帝天資明達勇果不患不及而患其

過故事可以有爲而相未嘗建言以愚爲此條列昭帝所行凡二十三事以陰符從寬之規晁錯賈誼等所言施行又不過於農桑積貯之說此總相奏或總性推帝秋莫明而夫之太遠也比之丙吉魏已判免速少年數是天下事者不同

魏相本傳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時元康年間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

於始未得所錄竊伏覩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
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之賤
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
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禁秣馬酤酒貯
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
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先古詔書也〕
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
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
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
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
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
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
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

明堂月令奏〔也曰物相任宣帝自地節三年至神爵元載其自也可書災異多而祥瑞少其亡也何書非誣多而災異少夫宣帝好祥瑞之心甚於孝武相建順其心耆其說今日於郊間見祗鳳而明日來易陰陽則主見以陰陽災異之說已警雖之而不使祥瑞之私則廣於丙吳君中執御婦此古大臣儆戒之忠也至日隋陽不和常在旦當不但警君又以自警也後有奸臣推天災不吉既不警君又不自警徒上以災異事尤者大有使民〕

魏相〔相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又敕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脩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
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順以順動故日月
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
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
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
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圓故為規〕南方之神炎
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
執矩司秋〔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
冬〔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
〔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
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
秋興震治則華東興離世則世〔天地之氣不可亂也〕夏興坎治則
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
時〔象治也〕節授民事〔各依其時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
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
五穀熟絲麻遂山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
若是則君尊民悅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
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

上處耻冠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見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蕭何周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王陵叔孫通也）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主一時衣服也羽林柯百事也）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高帝時有一謁者也兒五臣見又）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罷軍卒之後於舉者一曰新建卒而休罷）御史大夫鼂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相上報奏言之○西

山曰月令之書雖起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頒用其書如行寬大之令時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類皆本之月令高帝時有趙堯等分奉四時之制至是魏相又言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而武夏斬人月之令請侍中尚書達長臣宜帝亦嘗論此大事必兼於月令云）

言得失疏（西山真氏曰宣帝惜儒雖仲舒以正心正朝武帝吉自餘皆得於政事專於人君之身者言良有不來使宣帝能稱聖之世也夫萬世綱之本明主於三代之書者要不有遠言乃抗為之明使之論之先歸於吉意以為之下未家傳具有指以則本大意曰士有所宜則不交以安合無所當則王交以來今為子王遣諫書王言吾不竹重點然化義之亞言屬不中劃遠中名之術宜年經但之言也吉以王是以遣關説之吉事謝為而謝未言以黄乞遣為蔡朝之之詐賢及我聖然其言有事王天實者文武宣三人之忠武甘雅無所不及政吉雖多意斌同根夫以不正不如之志氣不如光和又然以得達故使後果而不羈宜王吉之言不相入也）

王吉（本傳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宣帝時爲諫大夫時頗改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王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罰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繇與由同）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illegible]）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財與裁同）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illegible]）使男事女夫詘於婦（[illegible]）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illegible]）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視讀曰示）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吉言迂闊不甚寵異也）

控制西羌事奏

[illegible]

所料先國力量兵可謂
大臣矣世時將

趙充國 本傳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時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天子下其書充國議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胡悔反）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佗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食皆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裘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去當更添一稍字）逐水屮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以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

陳兵利害（劉漢曰昆伐次與兼先只被甲上馬以示可用李靖以自薦郡先論猶一行後乃交累深入五武將徐晉卿血氣已衰而心志未能猶恩撫實誠中實其餘勇且不復為身慮見遠及國家戰古之名將）

未有若趙充國之賢者充國老矣自請將兵討羌議二公比武為將不言兵而言國比其可以將名也其其志不在羌漢書宣帝深入二三十年用事夷狄將士馬物故而意亦析此不見貌使如辛武賢之善出兵救羌先當擬撫固再不足以漢未至如充國所甚者於充國志不在羌也決名將制衡請貫無他能專以策進討為功又共將姓之說少年易於羣將介子第以國家伸張之首斬人於尹翁故問使天書進功於子孫生事者非此軍學之手充國老臣深識世變不以貌于以為宣帝言此難當復言者更損民命任從國体使天子如善威持重不折天傳誠意以以制從戎功功成更然而無後患能料司以活民命在民休正救其君之以術以為後世明安之法

趙充國 本傳宣帝書敕讓充國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邊家屯上書對帝用度判官云云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之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开依江少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守者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

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詒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先虜故爲背叛故與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零而已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幵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上屯田奏（悅恐曰罷偶莫春於兵也兵萬全料敵食不足則兵不服事兵不勝則救不可急也因屯田之則可不謀也晉大守入屯田往往守所一定之所立固特制宜而爲之室事之特先零罕幵以後家收獲之歸畜時議論欲表微深入一擊而滅之充國知其本可定以爲雖久不解而伐不息則四表必有來其敵者莫如屯田以全不勝因於古劃諸殺金城年報救○充零下罕幵孫於而不知兵務建非屯田之利也○愚曰充虜言歸信）

（吾將兵多多益○是分數明易識趙充國習兵破羌四○只是分數明也一是法之事也兵用幾人粟用幾斛也四門幾步百步遠幾何或先零幾如何者背中屋屋先有成算攸數以遠加抽失張中取諸寄耳後諸葛亮用魏也用漢與充國意合嗚呼皆分數明也）

趙充國

（本傳上曰前此十二月擊先零羌將充所得者爲餘人充國其後以疾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其奏上計伴連兵皇書中郎將卬傳使充國充國口五曰回兵田屯何害之不忠也明主可爲忠言遂奏之曰）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茭乾芻也藁禾稈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爲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鄉謂鄉亭也浚深治也）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

計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二百一百四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屯田第二奏師古曰屯田謂為墾事 同循充國充被上屯田事之充兵積材 所經充國屯田至萬餘 臣充國文事所為此

趙充國本傳上報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云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畏死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論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

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瘃凍瘡也墮謂因寒瘃而墮指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屯田第三奏南郡以狀白表將試賢當以趙充國為長充時之病甚於勇而持不淫也充國更淳事多矣及四西羌之事則不敢遠曰兵難逆度願聖金城為上分為其不敢恕如此難屋之多是邊之策凡于所謂此事而犹好謀而成者也料之病本於速功也充國則易其為金城屯田十二利特而勢不可動之謂矣觀撰與孔明謂王者之師何以異於將之利在於采於故而不師百姓也充國性謝外也寄而為國家根本之宜要使百姓

安邊固強西戎益消弱此三代之將非戰固以來推拝術數
有所可班也又從實其說其模味其風旨之天周使客捷出
論筆在吉一帶將不獨為將然可相也使其為相之亂思相
家而回制度為後世思安長百世為那本將如純相筆必當
右其丁
臥頁
趙充國本傳工僕以將作晉以對月而望者特令久待羽附將也漢大將也兵於金城入兵將何以上之將其屯對復
表充國
云云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
不過七八百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羌須又頻
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
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
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
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
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木樵所以為櫓以望敵校聯不絕
[illegible]
閒舍數令言書壘相次便兵弩飭鬭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
待勞兵之力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
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
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

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
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
臣之累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各於其處自瓦解不戰而
自破之册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
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
兵令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
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
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恐伏其誅則擇使史
書習於計簿數上府者以為右職上府謂上其功為之曹右職尚職也姦執
不勝則取勇猛能撩功百姓者以奇衆威服下者使
居大位撩持也功利也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設而善書
者尊於朝設謂也技言又武進功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也持禮故
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
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
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
是為賢耳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
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
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求士不

得真賢相守崇財利相謂代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其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曰懈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微無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賜之田猶賤賣以賈賈曰與人而更為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錢貨賣買田收除其租銖之律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便從事古法於事便也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稟食給其食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乘登也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

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從讀曰縱耆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

郡國擇以其明習善為使人欺謾罪自解者主為右職那典有所私於此其史書無責也且苦苦顛白是下獄

下大傳書五度誅大夫貢禹亦庭射輕予試吏生前誅料去計史攬弊姦弊今又教人言俊事吏生主凡為庶人貢責朝小人而在君子人何負言民

貢禹為為御史大夫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府初元五年

古民亡父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

其飢也鑿池數百丈消陰氣之精地賊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於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陷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有智而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胼胝皮堅也杷手搯也胼胝繭也）已奉穀租又出稾稅（稾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於所以視重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從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為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亦嫌字）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臣愚惟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得軍計其正留屯田及當屯會人馬數）

論節儉奏

（司馬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讀漢曰帝更位召用貢禹虛己以待而禹事事焉常言節儉政事將順其美而不能正救其失且蕭望之周堪以剛不足以咸培上○貢禹以奉不足以大起人主之志從事於煩細之間惜頗及其本乎石顯之禍已成雖有遠慮或索補無如之何足以無曰貢禹當元帝即位之初首建君心上求可謂先攻上其而皆未盡也則所以五無驗則不於二者陷根而起易之說君道也易不曰恭儉而曰節使直君而言天德之則則由此入恭儉不能天徵於奢而不流孝流為於手而不究人主為宮流也欲之初於事猶其吉元帝者吉武帝則得而猶以吉元帝亦未為也）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元帝初徵為諫大夫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而奏）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

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
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
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效放衣服履絝刀劍亂
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
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
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
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
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
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
十笥（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嗣反）方今齊三服作工各數
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
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言蜀廣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
之東宮（從天子往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
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之民所為大飢餓
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
相食而廐馬食粟若有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
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
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
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
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
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
陛下惡有所言（不能自言誠者之事）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
使天下承化取皆大過度（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
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
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
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
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
審察後宮擇其賢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
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
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
自城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
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
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
惟王上帝臨女毋二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

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興臣下識也君其阿意順指
隨上下臣禹不復孝孝不敢不盡愚下天子所言且忘乃下詔令大漢
我食我馬水衡減肉我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之屬禹先猶大夫

論賦算鑄錢及贖罪之弊愚曰人有所私者大不敢公於言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然也禹言是多見于漢書明其大意於外其論人事大口賦之論非不可寬也第錢之罪非可抑木也以塗贖罪之議非不可厚風俗也來何職宜專權耶非用之鼓色浮之弊若此載有詳本書及

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
隊大政流之水如揆之物言其從易自成康以來幾且千載欲為治者甚
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謂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
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大
宇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
臣遠放讒佞放出園陵之女罷樂絕鄭聲去甲乙之
帳退為薄之物脩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
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
天下甚幸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言附年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郵肆亦至從此甚其儉約之道哉蕃經史武則齊非復本文其出又古又改造非一時一風行凍今來累誤補
文選補遺卷五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纂類

奏疏三

上從都成周疏愚曰遷都未易言也天下事從之書者請必有不從行之驗者甚衆也不堪盤庚遷三誥而後成周公營洛三書而後定吉可易就夫東都居周之成洛也公不西都者周之置都也豈敢不定於高帝之時而翼奉乃欲定於元帝之世當時也豈日勞民田國虛使奉之言其時君兄鋪而廟社之有視也舊周弃寬之有大也一旦舉其所素有而頒然易之不有不測者從其從者光武至和帝都洛西都父老有悉班固帝去洛陽武上賦以諫人書少也奉之言曰上宜

翼奉以本傳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元帝初即位上書為宗廟尚宮館不急之費而不能蒙恩被澤者也而貴戚五年之間不知之者元帝不聽勤不如黃石頭之策難望天下更始以至百里之際孝元知居其可忍吉若是已定矣以朝陰陽有因天之書而東夫與漢不黨舉豈在而思也亦臣以奉聞之以高見聚皆奏建言則又宮室苑圍尊官欲並以敕民因園寢七廟之序所郡來又不敢其本雖以未正遷上疏云云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
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
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

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
漸臺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
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
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合是德承後嗣如今
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
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
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
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界大河也
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
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
厭抑也一本厭作反遠千里文陛下共己亡為改成周之居無盤庚之德萬
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
古臣奉誠難重居而改作重居謂重處也武徙都可更制度重煩曰但居謂居舊都
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
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
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才因文武
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
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

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逸書其詩則曰殷之未喪
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詩大雅文王詩今漢初取
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合後世奢侈國家
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
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
主矣呂氏制主不得為世故八世九主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
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
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
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
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
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
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太
陰以東行說因今丙子也四月也太陰是謂在甲戌書好己亥丙子左旋到後七年之明歲
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考成也成其禮詩斯干序斯干宣王
考室也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
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聞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定遷毀禮臣衡奏復南北郊皆自奉發之
上政治得失疏西山真氏曰斷之論見是方是時恭顯用事運甚惡獄實將之後封事不及罪有違

忠正遠邪佞之言何臣此患曰人之進身有安知於非其人者決不敢專然猶以自異楊子雲受王莽終身不非莽邪乎章受知伍文然身不思伍文然也衡之明經其爲世排萬不但望之而正今乃欺史高得入相幕失身非人肆其說諛繼元帝恩日食地震綱以政治得失衡日近之正矣而不指更生之忠且亟巧佞矣而不詆石顯之惡且罷咏崖矣而不留愼之之免進爲元咏大又未必非史高石顯弃揚之力而非此顯力也受知非人更鈞昏繆後殺風俗教化之說以文之人固得以窺衡之心也日雖奏見頭石既矣

匡衡

本傳衡字稚圭東海人元帝卽位史高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以爲郎中博士給事中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云云○時永光二年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此年大赦使百姓得行改自新天下幸甚臣切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僥倖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志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新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建至保右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

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
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
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
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
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
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
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
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
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
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成宮室之度省靡麗之
飾考制度修內外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
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
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
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
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
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論治性正家疏 悳曰世有傳經以言事者其言是非所以爲言則非衡得於明經者也其言盡性中庸之說也其言正家大學之說也[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之風度也而考其言爲帝發傳昭儀定陶王而發當是時衡既受

知於史高石顯又不必不借此以自絕於皇后太子也獨言[illegible]
是而所以爲言者其心則非矣斯之言曰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衡於論傳之不識事
亦多足哉子憂存之遺

匡衡 本傳衡爲光祿大夫時上好儒文辭頗改宣帝之政又言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上疏云云時永光五年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主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
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
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
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
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
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下復扶又反是以群下更相
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之成業而虛爲
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
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
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
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

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此所謂性蓋指氣稟而言非天命之性也）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好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斷此論善惡之事之失於不良少好善於人求之後人切言之則庶乎其有益矣）

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始乎相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礼深探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德日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

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論甘延壽等疏（致堂胡寅曰戊己里之難表世之功乎曰建命益兵以有功故不可以爲後世法不聞其家於春秋也曰曾公子結聘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明春秋書遂以譏其專其義者曰專之而可者謂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蓋本於此命許以臨事從宜時不受專對之辭耳若矯制而行雖君一請之功使者書以矯制擅興有罪當以推命用則蓋爲國以爲不以利終不以一時之功亂萬世之法此春秋之旨也之可見焉者也劉向所謂首惡免以功列言其苟說亦云婚而功小者罪之可也選擇功有小大其婚書小大牛乳如其陳之才氣則加任使而獲報之表既也　東萊呂祖謙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公羊於書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既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之可也又言書公子遂如晉乃曰公不得爲者之其書遂一也而褒貶不同如此何異人臣出使爲國家有大功疾而不可以俟報者名皆不許其遂則害己之人得以自安而其事不足爲社稷之安也而可以寫命者若能且罷但止則上之人得以自恣此孔子之深意也如漢陳湯甘延壽事則賞其縣功鉞比事意不可專稱詐其迹執之可也如矯制以從事而使敵東可數捷望發此事則可以請命不許其遂罪之可也陳湯蒙爵新狀史變于是是公論之論不一年矣而曰可書論大功者不疑小過不加處個很事後又之不能定是未嘗有以春秋之議大者也究稱爲中國之崇而夫今聖賢其上則或責百吏豈可論令而天其壞會於比春秋之所許也且自為之後十有餘歲功能除患者誰乎所慶其開僕事定者婁免微律亦可得超曩過計矣元帝貴之是也）

劉向（本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宣帝時擢爲諫大夫歷事元成哀三朝…… 凡三十年專典經學領校中秘書……）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 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
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摠百蠻之君
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
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
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
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
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
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玁狁
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
伐玁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
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所誅震雖
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
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
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
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
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千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
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
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
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
將軍李廣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
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
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
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
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
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
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
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
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
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
寵爵位以勸有功 於是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元帝取安侯鄭吉故事封千户衡顯復爭封延壽為義成侯
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賜黄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

訟馮奉世疏 西山真德秀曰奥之萬里之府論其同而心有公私之異呈之之言公也君卿則意

臣於附和石顯故力沮延壽湯何以明之史稱顯嘗欲以婦妻延壽不取故以私讒害其功衡方與顯表裏為同位以討功且之也貴傳如里之以公心言扎然則延壽湯之功不封可乎曰不封侵也此延壽湯之封甚為可疑矣宣帝

雖不使奉世而光祿水衡之律則不敢使及元帝世歷九卿將軍卒爲國虎臣功名爲當世之里是固宜變援咸之利力若湯者非惟不使又以微罪數遣非損此寬向谷永諸人所以祛出其罪也使元帝如孝宣之愛奉世雖不加賞士亦何憾之有

杜欽 本傳欽字子夏本始中以衛候馮奉世持節送大宛諸國客伊循城莎車攻漢所置王并漢使奚充國奉世遂發兵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威振西域上議封爵丞相將軍皆曰春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專之可也奉世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爲後法既使奉使者犯便發兵要功萬里外國爲家生事少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奉世死後甘延壽以誅郅支封列侯於是欽上疏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使宜發兵誅莎車王衆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遂亡事漢家之法有擅制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獨事不可亟遂亡漢家之法擅矯制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致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杜預曰趨書謂所當不知所從則百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命信殊俗圖難謂冒難也信謂申威功自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厭一涉又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

戒妃匹勸經學疏 西山真氏曰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其長於中論議最爲近理可爲仲舒之亞惜不能充其所學故徒行事業皆無足紀○惡黨之寵甚於元帝不戚於成帝元帝之失在優柔成帝之失則又荒于是衡以事紀宜首言此然可謂深究其心者史贊帝趙氏亂內安情妃匹之戒甚乎酒色女寵經學之勸歸是班書所言帝備善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雖蝦蟆類若神象必不出所之言然之誼恐亦行不正容儀可觀又何益哉

臣衡 建昭初代韋玄成爲丞相六年劾成帝即位衡上疏時竟寧元年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上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

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人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顔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禎天下幸甚

劾丞相匡衡等奏（書曰劾惡當誅惡惡者尤當誅傳曰附下罔上者死肆兇黨共工共工虞所放究由業實害甚誠而曰不免惡共何甘者然也匡衡阿附石顯事成帝帝知其惡所以衡傳起其機而奏夾以死為衡共知顯之惡則之附顯者於其身三事之奏以深衡之心者也當不以事言罰而使乃以取封邑四百頃罷大好而附小職宜世無知害僕而阿附王氏者皆無也）

王尊（本傳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事擁覓隸捕拔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丞相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成帝即位顯徙中大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事於是劾奏）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五常仁義禮智信九德見書皐陶謨）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謂衛士更當傳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衛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

駁門下衛南鄉賓䇿西鄉衛吏爲賓布來鄉起立延賓坐移語如食頃衛知行臨天子當親養士時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恩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秩之位衛又使官大奴入殿中明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衛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首胡力話附懸

慎免冠謝罪上收印綬天子以衛郎位重隨人臣下御史丞相劾奏事衆議敬非謹敬附事恨坐奏大臣結正法論減下適以塗天下相性讒國家奉使不敬有詔爲審違令教月以論

論陰陽不和疏爲臣爲國者不可使臣有私恩有私刑有私人有私心有私

事由是君聰萬而主和從民臣衛爲石頭加刺史月食地震不政陽答官臣皇爲王風所寒故陰陽不和不能諧容視威規宜吉者敬事吏隋奏是也宣誅之心何以消伏依和潤於理哉

薛宣本傳宣字贛君東海郯人成帝即位宣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反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書云允執厥中也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殺戮不經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言意舉劾長偏也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氶全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否鬲閉也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小雅伐木之詩餱食也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申重也謂約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

上救陳湯疏湯曰士之立功亦以無所致不得罪於國家欲不得罪於權門陳湯奇偉倜儻之士也在元帝時矯制斬郅支不得封侯成帝時言事而陷不實不免致此獄則向之下論語云赤之中量一也向言而石顯爭之

承言而王鳳石之立傳誅縛郅支而不得罪於衆故也嗚呼國家功臣杜門就斥則郅之紋全之國家何賴哉

谷永本傳永字子雲長安人杰石氏以親氏所立及更名永成帝郎位衛侯奏事奉使擬合直是中不正官先丁丙建昭所取殷居射物後坐免後爲上言奏書主待子於王子也投劾

賓王子下獄書見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漠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

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之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以所征事告天）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舉薛宣疏

（愚曰谷永舉薛■亦附阿王氏之一端也夫薛宣之材長於治郡短於立朝永見王鳳奉宣故深史大夫鈇永亦舉宣者意永特阿其所好而舉之耳案公於論議就抱日隱為御史數日為相六年進無遺立以金丹見哉若亦黃霸戶名盛治獄持者何衛從相皆也）

谷永（宣為少府見除御史大夫子永亦以谷永上疏）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地不曠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郡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悅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為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任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輪之一（歲三輪之賊什一）功效卓尔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馮翊本左內史之地）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謂大司馬兩府丞相御史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罪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能行惟陛下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

論起昌陵疏

（愚曰則向進卷不忘君故事事不忘諫極陳世事大者不從事小者大不能郡從何也傳曰父母受之書而不忘父母思之勞而不怨此事君之法也自於恭顯用事則吾恭顯竄後世后壽將則言趙后王氏竄權則又言王氏蓋小弁親親之義當時皆有事詩者受而不之行至若昌陵一役直鹹大甚可以事自斷制者向言之而亦不之行始得臣皆自）

不使而稽習日就之向亦未嘗有忘危亡之念深而其辭若君臣之義大而其情切於不忘而亦不忘忘矣哉

劉向（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統三統（三者天地人三統故存二代）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語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西山曰向論山陵而先及此所以開悟人主使知存亡之戒也）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側近水也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登其上以遠望）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

名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之作自黃帝始皇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師古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不更其處墨子云禹葬會稽之山收斂…）殷（古曰言山川因依守故不須於民）湯無葬處（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文武周公葬於畢（畢陌在長安西四十里）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識也（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脩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脩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博人立可隱伸於斯及）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

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禹舜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体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礼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嚴襄者莊襄始皇父也）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涉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及魯嚴公（即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埤益）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大萬曰億）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飢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惽不了也）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

帝去墳等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
臧以傷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
議（撫音吉曰爲規度墓地）以息衆庶（書奏上書闕向言不能從其許）

言黑龍見東萊疏（是曰小人僭天之邪以大姉有不唯欽君又且欽天永紀張王氏之門者也拟心一主欲得百出政令往拗天文之變而持其咎於化人前年日食比宴的日居秉事律合懇衆夏至荒則曰同姓奉兵乗於外家專說則說口不數逆施附黨鯉附鏈又將言與尚至大白行逆更反以米禪於王者欲天以文好者知此永折踴爲擺拯天者盡自選也永不但欲人又譚欲大史言衣善言又要求置衆言凡）

谷永（成帝永始三年延年爲大學伊帥見東萊上吏尚書明未壽所訣云）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
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
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
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悪日
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寛明之聽無忌諱之誅
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畏於後患直言之路
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群臣之上願社
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家
也（夏以建寅爲正爲物也在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家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爲王

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
隙欲因擾乱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
不仁者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處訴所决）元年
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
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日月
三代之末春秋之乱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
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悪沈湎於酒書曰乃用
婦人之言自絶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崇是長是
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
之（詩小雅正月詩也言火方盛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爲褒姒所滅）易曰濡其首有孚失
是
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
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
遂（家人六二爻辭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遂者而已無所必遂）言婦人不得與於事也詩曰
懿厥悊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大雅瞻卬之詩懿美也悊智也）
（言王以婦爲美實乃爲梟鴟也婦猶喪亂又言此亂以天下以寵褒姒之亂生此災臣）建始河平之際
許班之貴傾動前朝（許皇后及班婕好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
空虚内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

不饗什倍于前（請從李本罷起）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
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詭屬假之威權從横乱政
剽舉之吏莫敢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乱阱（掌地道究阱以）
拘人（繫）榜箠㾓於炮烙（㾓音也地烙鐵所作不也背爲鋼材加也以令罪人行其上輒於火中哭而為樂子）
（戚反）絕人命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自罪達治正吏（反覆白偝）
（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公正者建讒放戮）多繫無辜掠丘迫恐（掠治取之立其罪名）至為
人起責分利受謝（言富賈有錢假與乏少者以代爲之至敗於他人生以取利息而其分之或受謝別取財物）
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
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
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
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
相隨烏集雜會飲酒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沉湎媟嫚
溷殽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與門戶奉宿衛之臣
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
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
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
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
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

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
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
後反故又費狩（狩大也）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
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
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
無旬月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
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覽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
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
餘載繼体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
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
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
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
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
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
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辟小
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
具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
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

之谷

母聽後宮之精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穽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閒亦謂減則之吏閒更章）存卹振救乏困之人以猶遠方（猶古猷字猶先也）厲崇忠且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貫猶聯也謂上所陳采納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遷其）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說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諸罪當萬死

（成帝性寬好文辭又雅縕藉無行近事小臣奇趙從微賤專寵皇太后諸舅夙夜常憂毋敢言又數使為天變切諫勸上納用之求知胥內懲長覺無所依是每言事輒見答於上比對上天然密獨承合從是上使侍御史收永收遂支道逸者勿追御史不及上意解自悔明年徵永為太中大夫）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纂類

奏疏四

距絕方士疏 谷永

（西山真德秀曰谷永此疏足以盡方士欺誑之情武帝時有為欺言者或可以聞帝意之惑乎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晝不能常晝而有夜晝夜為開闔之者是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易之以消息盈之以衰有生則有死有長有盛必有衰此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形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一物耳而私神仙之事者曰吾能不死生而不死則是理乎甚乎惑者之說也或告人言神仙有諸曰吾罪見穢抽裂及葉盡而此文王孔子曾謂之以獨手受其子乎非人而及已合武性之說則知長生之為虛誕明矣殺從來者撫甘心而不審氣代○愚曰谷永學不至與向異而其言細仙虛誕則向不及向心非不可與谷永向不與言理然事濟則未有不及又有所短寸有所長是量相長為哉）

谷永（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貢獻者谷永說上）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罔猶欺也）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遙古遙字興起也輕舉遠去也）

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覽觀縣圃，浮遊蓬萊（崑崙九成……）

（縣圃之上，則閶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

（種五色禾於……而耕耘）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黃者，鑄黃金也……）

堅冰淖溺（方士詐以藥石……）化色五倉之術者（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

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左道，邪辟之道），聽其言，洋

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

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孔子不語怪神）。昔周史

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朝會諸侯，而周室愈

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

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

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

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

欒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采

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

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

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

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

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轑陽侯，江仁也……）

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

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

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

「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窺朝者。

上善其言。

論梁王過亂蹤

（……）

谷永（……）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

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

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

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辟
又不服猥强劾力傳致難明之事（傳讀曰附）獨以偏辭成
罪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衊宗室（衊音蔑師古曰）以内辭之惡
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
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産長年齒
不倫梁國之宫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産亦
有耻辱之心案事著迹驗閨惡言（師古曰本一問惡言惡罪朝廷之言耳）何
故猥自發舒（猥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
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
上也（嫚吏之罰計之上）既已案驗舉宮室及王辟不服詔廷尉
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
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使者是及以身問之以待有司）以廣公族附親之德
為宗室刑汙亂之耻（刑屏誅罰淨之也）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從而不自）
論徵行宴飲（晏曰人君之敵可畏未有謂臣之亂先可畏召宋之罪言徵行宴飲故上身者未嘗不坊甲於囊曲因窠故王氏者未嘗不宗罰以未言君此其致善之氣且為憎臣跳治不徵以北主威者化之情使論推之人不知有恭王氏宦者人不知有是事其人下可畏於）
谷永（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言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
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宜聖德退無披堅執
鋭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亂地太守絶命隕
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寛仁不遺
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不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
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
官守者脩其職臣永幸得無於言責之幸有官守之
任當畢力其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失得之辭
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
史魚既没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流顯身外
思内發憤舒憂遺言孝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
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
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
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
理之方制海内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
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
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
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税取民不過常
法宫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封氣

理效五徵時序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
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湛讀曰沉婦
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逆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賦百
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悖乖也郵與尤同上天震怒
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
妖孽並見茀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
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
西顧此惟予宅大雅皇矣之詩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
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世
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
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遭無妄
之卦運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今無雲而雷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大者取易之無妄卦為義直
百六之災阸阸亦厄也當三難異科雜焉同會[illegible]建始元
年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
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高祖至元帝著紀災異未塞除也重以今年正月
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illegible]四月丁酉
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
除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瘠不孳星

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
矣厥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為深宮後庭將
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
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在杼之亂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於株林
[illegible]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
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大息為期安危之
分界宗廟之至憂分扶問反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
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
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群小媟黷燕
飲媟狎也[illegible]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
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
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
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警蹕清道而
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
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
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
小貞吉大貞凶膏者所以潤人也[illegible]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
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

辟曰閔勤壯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誅家易妖占之
辟也故即妖字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
潤故爲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死恨故水城閉守
國之固固將去焉故壯飛往来郡國二十一傷於水
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
水泛濫郡國五十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
失業流散群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
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
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壯飛之壯殆
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塈塗
明王之制也詩曰凡民有喪扶服救之[illegible]
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
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
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
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之往也以救
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䘏孤寡問
民所苦勞二千石勅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
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

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
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資也少省愚
臣之言感悟三難深畏天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貳
舊悠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
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
群小不肯爲耳對奏天子善感其書

上星孛等奏[illegible]

劉向[illegible]

[illegible]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
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
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
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
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

說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析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攝提星名隨斗杓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所建皆時為孟正月為陬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仲太白經天而行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無雲而雷言雷

謂雲雷君之詫臣也一世不加天下人有叶心氣獨見令而無臣枉矢夜光枉矢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行故曰枉矢流以亂伐亂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熒惑襲月熒惑主內亂月主內廷婕妤后妃之世孽火燒宮孽火天火也野禽戲廷野獸入處主人將去都門內崩內當外而返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天王坐席也流星帶大角大角伏不見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日月行交遇之衝也相薄而此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京房謂陰氣盛薄奪日光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

天狗夾漢而西流星也下墜地為天狗皆妖異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異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文磨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向拉

書推往外寂以不能明是非史氏多言災異出王氏專政帝至張禹將性而明之為見年老于季翁乃日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鎮後更執使世田天意淳邈難見宜論政建天者書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是不疑王氏

論通東居惠曰夷夏內外之下禮而已春秋又十年秦以夷而不知禮也凡三十四年秋又五十

詠年狄吉以夷變於夷而亦不知禮也不知禮故狄之狄之故外之春秋法也讓道諸公論並內事外之指者

不通難事不受單于稱此類多見獨數異於泰居一言抗言曰大漢不通其禮之閎不遜此以執而互此以禮

其見卓然起於諸老之上而當時何之語此

郭舜（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郭舜上言）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前在今與匈奴俱稱臣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言故不省視其使）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單于見康居不使漢以之）（焉高日以事見為大平而欲致志）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所過所經過之處也謂康居為驕黠也）非至計也（此為其非通達）（致遠人然焉懷而未絕也）

請建三公官（意曰古者三公之設專論道而不及事焉此三公之設專論事而不及道夫三古公并設官以卿士有道者兼之置然以理陰陽者也周公位冢宰而兼太師畢公為司馬而兼文師皆兼官故奉然有日宰周公當時大學六卿能論道則為之止可任事則不必兼相為卿而已漢之三公不特不擇其人并奉其名司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漢以丞相御史大夫諸為二至其後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況又以如王根者為之豈論道之人哉遠矣何哉言漢三公置亦未盡其實也）

何武（漢書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初與翟恭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官公各有分職（三光日月星也分職則專也）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史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

論治河奏（意曰治河之說始於禹而甚於漢以一人名之耶若鈍而有餘漢未有人講之觀於書而不足皆為之治水也書所紀事可續而而下五十三年上古待經立於經之所經歷往日匯溯而日行其所無事五年而止若漢河事有書奉汩有志眉留力於子言不能盡而功卒不可以也害若是其所司七準文時決東郡武帝元光中決瓠子文決館陶元帝以先五帝決濁河復二歲又決難陽後一歲又平息又決九歲又決清河臨歸河水滋及考當時郭昌蕃係等治河之策又有王延世地而不與水爭利也日分其而不與水爭地也日復九河故隄防也日決河而注之湖中也凡此不過數為之遺智者也貫讓亦何既有策三事不出此意異議而河決少矣無可見多四方歸之民谷水爭尋解光又歸之潛衛生是亦有其說今之河為之可也今白河之策為之策也而其人非濟則如何也）

賈讓〔漢書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云云〕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遺留也度計也言水所或及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為居邑而妄墾殖〕〔言分水所不及則使居而田之〕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停水曰汙〕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道通也〕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雍讀曰壅〕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瀕言以山為界〕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以澤中之地分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聚石於隄旁衝激之名也以殺其水〕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觀音館〕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河海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辟讀曰闢〕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墮火規反〕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

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干）且以大
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
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
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
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
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
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
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
南郭門入至隄下（隄水從郭南門入此門出而至隄）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
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
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力下更反）南七十餘里
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
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
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
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大索）
（漢口是也言作水門通水不為害按漢名以短市水東通灌溉）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
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
治渠非穿地也（卬牛向反）得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

如章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
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
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
業（此一害也）（溼氣日疾）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
枯鹵不生穀（此二害）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
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此一利也）故種禾麥更為秔稻
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利也）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
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
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
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
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
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復刺史奏（恩曰帝王能言不壅其法理其意莫名任不正聽可謂好理之曾意文刺編紀難明何益休戚之故莫刺史之立非古也特起於漢武元封五年冀山所覽於書得刺擧孟康及周方定郡十二部三各一人以六條察事是故以六百石之卑而下臨二千石之重以下大夫之秩而擧郡守侯王之事變傳行郡國權古之道謂以卑而臨尊以非所宜是其獨不思古者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刺史或專料事甚因去所寄其秩卑其體則尊者也漢二百年守令多稱斯郡奏治非刺史激而揚清著勤之力是賴書時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告[illegible]刺史所奏[illegible]二）

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輒為罷歸免之而已二公賦來振賜貞是皮循良縣政於章心雖名號來正無實中方遷罷之者悉其名朱博復之者取其實成帝猶司言也矣是帝假故守以發刺史而廣上矣

朱博〈漢書博字子元杜陵人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而秩卑賞薄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

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復置御史大夫奏〈愚曰漢有御史大夫奏官也其所以得失各有二若循高帝之法則不可廢若循武帝之弊則不足立也漢初則御史為丞相副詔書每下御史大夫請於丞相司奏丞相得可否之故曰御史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惟詔書御行諸郡則御史大夫與中丞同奏不以經宰相故曰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外御史皆請於丞相或有制詔集議丞相當集九卿共議次日封上之制曰可乃行則以御史佐宰相此一得也至武帝急於功利專意施行則御史至抗丞相對立為兩府張揚以御史大夫欽行丞相事進白金皮幣而至募嚴者不與議兒寬為御史大夫與上議行封禪引九卿更造〉

用事使叢民十萬於邊而石慶天不與議則御史軍相失矣慶初郡國二千石高第入為九卿九卿高第為御史大夫然後丞相若自九卿郡守超遷至相不歷御史大夫者非常法故常要完而相張蒼張蒼先而相中書之衰是以御史宰相此二得也至武帝不素措居孝孫死不以御史大夫將而莊青翟以太子太傅拜青翟死御史大夫趙周又以太子太傅拜石慶死不以御史大夫實而拜大農賈兒寬不拜御史大夫兒寬之死拜於鄉太守則不宜至妹不拜御史大夫商丘成而拜大鴻臚千秋不以御史都事而又何我設覆既名又不復其得所以越其史參而來急讓不如不復之為念也雖其失史萬百僚事當時丁博之驗吾新御之義為丞相卒以受大后指自之戒非當遣而附於

朱博〈後一歲給事傅為大司空奏言〉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奏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之乃更拜博為御史大夫〉

薦公孫光等疏〈吾曰漢牧守世大而權重故牧守吾於漢見其善於宣帝盖其相神心〉

術與相同職有非空言使法者來傳曰故事選郎周守相爲帝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其待之若此而未有似宣帝者今王嘉言於帝故重其任而久其職皆宣帝遺意而不考宣帝所以可重而久者自有其道故宣帝於二千石有治理效輒書勉勞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此王嘉重之之說也又擢太守吏民之本數吏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此王嘉久之之說也又觀循吏傳帝稱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懲實必稱總見任宣以此爲大事非一切付之人此所以重之久之不至漢其所而今其甚遠也彼哀帝何足語此哉

王嘉 漢書嘉字公仲平陵人以明經射策甲科爲丞相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更動嘉上疏云云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又祖之賢可以承人甘有德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隷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隷或至上書章下狀其所上之章而下之今治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易則有辭叫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謂先不假之威權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二千石不以故縱爲罪所以寬之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吏善治百姓者有下劾事留中會赦壹解不即下治其事恐爲擾動故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所以下章言敢告之者以其相証也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

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逵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擬二千石有名

收還武庫兵器奏為曰漢之盛如節者不少而無如董賢遠孔子曰推古興器可不假人而兒亂哀帝之寵董賢封侯食已奴以天子之尊重鍼闕門鍼以天子之君來因社器又發以天子之札令至鍼以武庫兵器事鞠之武奴而不歸爲知其君非有爲帝不死與死弃掉謀之事鍼鍼迭各貫漸鍼皆奉可重也鍼將軍可損忠於其主者歸安與明主言則重以為忠與奉主言則反以為怨宜小人將以敘忌嬗也

毋將隆本傳隆字君房東平人哀帝即位遷執金吾時將中重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云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顏林日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契假之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奢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下說

請加鄭寬中葬禮疏

谷永寬中有儁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追尤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悼重會疾卒谷永疏

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儁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不同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眇讀曰妙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家宰之重職功

熱施手政事退食自公，杜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

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司徒掌禮教之官吉

寬中李紹爲之家臣若今諸公國官及府佐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爲宜

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彰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會見中書事

諫征漁陽疏隱曰謀天下者自有一定之勢未易逆而固之也天下難者小人力有强弱其勢敢小者其變而生效持機劉某強而大者可以暖長不及援笑兵去日或及則堅者破攻堅則瑕者堅矣是以是欲藉中夏先破鄭江勤二千一回春政等諸侯先監督于東西二國此隱并之一府屯我治影龍出事跡傳不如事帝時都末始援攻年貴尺而服國宜帝不足貴然而否征之方是時更始未有已入手而所得止洛陽長安數郡鄴有泰畫東業有隨些勝有列求並州有公孫述天水有隗囂以至李憲文彼者不少恭洛陽皆規地狀注定命鄧禹說又非諸人比所以本末並見其未成萬一幸多乃分則定事出於不意忽離未便首而先處先令見於書此宜益祖張良之定二策之故留之大計有契也欲使宜不期征而親高家故事以告其子辭式

伏惟本傳建武之公孫戎東戎人建武二年代蜀斬大同後持鄧寬及於洛陽率收白征之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大夫犬戎密須伐耆伐邘伐崇見史記必先

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如占蓍龜以定行事詩大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詩大雅也仇匹也鉤鉤梯所以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崇侯虎封邑也崇國城守先退

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所以重人命俟時

而勳故三分天下而有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

恭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撞鄉制五校降銅馬破

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

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

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搗夯之家

多在城郭閑官兵將至當已皮之矣大軍遠涉二千

餘里士爲罷勞轉粮艱阻今兖豫青冀中國之都而

寇賊從横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

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

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

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

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

中爲憂念帝覽其奏遂不親征

薦伏湛疏湛曰高帝創業之初得一佛生叔孫通與光武中興之初得一儒生伏湛一也通當天下已定之時不能復三代之禮僅傳行緜蕞之儀甚當天下未平之時含辛遭次必入之儀乃能行鄉飲之禮從遷數年擬罰年定制爲禮作樂恐不得張綱有謀於伐矣情悉相依未及方無大學亦以中都龍兒精扎

杜詩本傳詩字公君河南汲人建武五年伏湛不事奏可南尹司隸校尉於高府中爭論坐案免侍御陽

大守杜詩上疏薦湛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我臣詩竊見故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毀謂毀也玷缺也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南朝歌及居平原朝歌縣名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為後隊清居甚為家屬正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擇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并時上書武公并公所以蹶蕭勞勤遠忠告令四方諸侯咸祭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柱石承棟梁也延平日州寶貫柱石尚書大傳古有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量相之材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王尚書全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

乞立左傳博士疏惠以為論經者本聖人之心故公而通不善論者專師門之學故紀而書夫三傳但明春秋世所三家所學何以時乎有則取其長者兼成者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有謂取其長未若范甯者曰左氏之失巫穀梁之失短公羊之失俗有書蘇三傳者文中子曰三傳作而春秋散若重全書曰春秋二傳束高閣矣坐寶方者氏以左氏為大宮則公羊為實體為是公羊皆以心平為宮以左氏為書者成為公羊者以左氏皆為臣其意不以非一人所為古經文者以為天清義所多非服明非二子所及不以人公而以私不以道而以事八說傳大官日事以明道義信口說皆傳記其病在此皆未知春秋之體也夫三事不可不廢左氏致事於朝有本夫公說詞卞而義精學者求左氏為其於而能其事參公說哉義而求其心則講經無道矣左氏傳附說行於世後左氏業元帝立左氏皆傳其學句中之大義者作日卒用實遼言立傳士大遼以說說經當者不敢也豈知大義哉口又曰甚亂光武之好學也按范升以建武二年為博士建議節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於雲臺問欲故立費氏易左氏春秋博士帝令升與元之相解難通論石氏不可錄凡三十一事陳元買之請聞上疏言謂元武可欲於學也當時四方群趙夫建也皆富甚未平也按文辭穀是為諸適恐也兵戌遷進開蜀心諸學四此凡持有伎港車元在之群史吉索是富大夫帝本好文學凡有其建應使從天下之從首自習聞得非待辯也學豈無益乎

陳元本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傳據欲立左氏傳傳氏定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

示不專己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黨也）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為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復鼓琴以時人莫之能聽見呂覽）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殁復獻之文王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其璞於楚泣盡以血繼之王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事見韓子）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仲尼去魯斥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見史書）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學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謗（媟狎也黷垢濁也掇拾也）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私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盤庚都耿自耿遷於殷文王都豐武王都鎬周公輔成王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前書有詔詔太子受文多一詔字）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石渠閣名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成得立博士講論五經於石渠也）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離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視...要撰字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師曠不為新聲易耳（師曠新聲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為我寫之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命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睿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洮汰猶洗濯也）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褐織毛為中賤者之服也）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

論司隸皆察三公疏（憲曰高祖以勤建得天下而極於重患學武以文致於天下而臣於春秋先武異高祖者以意之過而想之倍也其間亦有得者大者惡多餘之功全功出恐赤且之為威宣言恐呂置上言之時不封侯與伏恐七國之誅續請王其審以至恐平城而於匈奴之使恐天子而謝而城之）

賢懲千門萬戶而宮室抱德御制此固之傳也職是總朝宜之揚不任三公遠昭外戚宦寺之事此所遂而天之大俗甚矣陳元請以司隸校尉督察三公是猶擇別之疑也天下任之事為可責之事備一大於家更為重兜事可使而賢哲之柱任避何惡紛察能無羈光殿辭乎之紛盡日責任於鄉而老寧於縣死司防疑所擇思此卯泣也年以後事也其之者一勢也未年事歸臺閣而戀者如此可不可遇矣

陳元（本傳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府元上疏云云）

至聞師臣者帝實臣霸者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蕭何為相國帝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假宰輔之權（太宗文帝也申屠嘉為丞相生處召太中大夫鄧通欲誅之孝文使持節召通令人謝嘉故曰假權）及亡新王莽遣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偷盜也）況己自偷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徼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奴婢告其主）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前兵董忠為王莽大司馬見劉歆孝謀誅莽事發覺死也）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動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脩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

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論時政所宜疏（憂以為武非甚言之主也知錄臣下言人合有一合也興相陳論時政不合於也典聯欲納為叛不合夫志豈萬雖此謀所置所位二年也譚所言是時位更使宜傑仇殺求封號佐今皆手易可仁非孔論讖辭作所好者聞帝皆不言後十五年就指天盡地從讖欲以免罪由是譏責至自殺其長時為議郎萬相而帝持事於性也譚好古立也失之傳說對析報勢而心術與意不合時所政論讖非而謀論與君不合至遣然琴數多此何人以之件於言行所於事切而若此何人以劃手於未書所於）

桓譚（本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時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云云）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反違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未知所以為國是於是未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

然後政調於時而縣人可定縣猶動也搖縣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雖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加常二等不得顧山贖罪顧山錢也見武紀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不得宦爲文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貸中家子弟爲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也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畀與也東觀記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篤焉畀音二反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文選補遺卷七

文選補遺卷八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

門人譚紹烈纂類

奏疏五

日食論守令數易疏 悉曰守令不數易吏法也帝精審察故可行光武任職言由職任守令於民最近得人則久任而為利人而為官然也漢宣帝時以文學相輔議是周官其事田畝之政欲立年歲守郡以入年數考以課以廉而不易當吏書法遺其可用者罷其不可用者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有聚散以五穀之令推不更是以吏治之最者及孝宣之時光武事有諸吉吏易守宰久而有其亦有以被漢三公有司錄其所掾史而民所疾苦者抄奏掾屬令吏部會議上主者大官相付朝廷以元帝為政務以辭元分明賞罰其中或有是漢與其事亦所不克安可不審則之元大光武信任吉之新即其信職治也朱浮論帝以數易守令未必不從言耳潛不及此若則父之者宜何如日在逢時

朱浮 本傳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云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

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 札記溢惡致孚猶散也瑕遁知遠書敎也潔淨精微易敎也恭儉莊敬禮敎也屬辭比事春秋敎也 鴻範別災異之文 尚書洪範篇名箕子為武王陳天道陰陽之去災異即咎徵之類 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

陛下哀愍海内新離禍毒保宥生人 宥寬 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事視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内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論推歸刺舉之吏疏 悉曰立去不充有弊其來久矣漢用收刺舉本以禁奸而不免滋奸何也法有因有偏君原去以救弊毋因弊以長法漢刺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光下

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此良法也宜輯三公所重則舉以一人言之而進一人毀而退而黜陟進退宰相

抑千數與其附葉腹心而信之足焉用按相於朱浮之言蓋亦救弊之術

朱浮 本傳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工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從事史也續漢志曰每州皆從事秩百石耳目為今察也平同謂平決也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必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憨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

任省察編言之奏

日食論用人疏 唐仲友曰鄭興日食論不用功臣有志非又曰與論日食歸為君先為臣是道欲合符於然不食朋乃歷差與不能知歷未為精日邊曰光武平生之失在任己不任人任己故精意政事不任人故抑退功臣鄭興因日食之變歸咎乃此是失嘗諫君光為則臣使進宜足錢光武任己之痼論功臣用則人任勢遂足以遂光武不任人之非恐未易悉天也

鄭興 本傳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建武六年徵為太中大夫明年晦日食興上疏

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左傳晉伯宗之辭災謂寒暑易節妖謂羣物失性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杜預注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記陽月事陰未動而侵陽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注謂撤樂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自此以上皆左傳載書本之今舉子之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見謫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可不慎也前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用人三曰從時也其要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孟子晉士文伯曰臣政不用善則自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桓公與管子謀兵中位時使國仲將兵

遣直撫抱公對事及抱公初位住政於宮中也又晉史公自秦陽周傑公故臣郤芮謀焚公宮殺文公宮者勃鞮告之使文公以郤故為中軍師穀郤將之下以為輔而柱為故文公

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也漢成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四月寒之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采廣謀納群下之策

廣博士選疏

惠仲文曰東漢博士選不可不慎朝□□曰三代學校得賢成就人才故師儒也選其人後世學校始廢養士教師儒多謀其宮寶教胄子而子豐同設成均而立大司樂三代選賢師儒其職作成士類非好名也東漢學校最盛光武帝三雍明帝打其光風遷門而觀聽者億萬計遣儒宮博士求聞泰表在人耳目夫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宣帝增十二員後漢增至十四易四書三詩三禮二春秋二元經皆有師承當無宮也而光武得人於洛陽城夫士選經各有長短易以施孟梁丘書以大小夏侯詩以魯韓禮以大小戴春秋以嚴顏非一師者一節居置尹聽席始備士望則學校養士為盛設矣吾嘗矣愚東漢儒生其以訓義扶也勝西漢者學校崇養之意有餘也其以經學名家不及西漢者博士教訓之道不盡也以是益味朱浮之言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建武七年轉大司空浮又以國家宜當博士之選乃上書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飭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横舍黌學舍也作黌舍同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漢官儀曰博士選三科武帝初置五經博士皆至十四人大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博士事□□□是知禮通古今□書□經論語□□□□教授□□居山道不遠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書□行□□□士下言某官某甲保本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預典書故敢越職

降避功臣疏東萊曰太甲成康所典周國咸皆憂謙野之士忠文景武四世所以為致政者

皆高帝之故徽侯也升而嘉播之相繼不害以純後世
洪微增減踞之亦足以安社稷而重朝廷也功臣任事
果亦何負於天下也我憲皇請將疏平時專以建武自
名者不足以蔣然帝戒有如鄧禹寇恂賈復耿弇朱祐
之承文足以緯國華皆足以謀王体究皆公輔之器將
論之才也乃以功臣例頻不用謂之何哉曰光武
智敢功臣與高帝異其詩光武鮮反見諸心之謂遇不足
稱光武之忌大勝漢高以大度惜功臣澄多猜覆而不足
能全其封光武以光武持功臣使無更而不能書其
材全之而惟書之惟高太宗為臣及鄭雖欲光武亦絕書
不知功臣者書封功臣大周四稱日下不過而列
噴實使六臣雖又謂丁恭曰古亡國皆以亡無道未聞功臣
她多而職士者是帝封功臣以於持助不任功臣以
事十史謂書皆其性不肆者非曹杜請也鄭位吉功臣
用則人任勢孟遲合而吉
洪杜詩所見不同何邪
杜詩（本字詩以為杜勢不大久在太郎羊歌誅以遷功臣乃上疏）

陛下堯成天工克舜大業偃兵脩文群帥反旅海內
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海二
垂陵雲中國邊民重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
勤亦未得解甲橐方也夫勤而不息亦恐勞而不休
亦恐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都將帥之情功臣之
望冀一体足於內郡（体足止仔從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
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眾（春秋五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
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散也）昔湯武善御眾故無忿鷙之
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凫藻（言其和睦歡悅如凫）

戲於水（藻也）今若使公卿郡守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
役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役謂偏質也昔衛綰比三百石宿衛言士）
（卒得比於列則人百倍）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服
樂土不餘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歡
致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
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奔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
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
愚薄奉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討本以吏
吏一介之才（於郡功書）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之

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
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
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
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
詩必有補益授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
下哀矜
司馬詩既（愚曰杜詩不入宿衛傳不但有傷七尺長叔牧養而已得宣宜實則將從之逆賊精兵則決乎之伏甚曾明月入獨至之宜有仁者之勇身雖以言善惠通事叙叙至言虎符防微忠亦至矣清帝亦不能）
（盡其材而大用之）

杜詩 本傳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 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也 閒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有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 史記秦圍趙趙平原君數遺魏公子書求救於魏魏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持兩端觀望公子用侯嬴計請於如姬竊魏王兵符於臥內奪晉鄙兵得選兵八萬人進擊秦軍秦軍解去 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可得已蓋謂此也

追稱祭遵請謚疏 唐仲友曰祭遵在諸將中最賢又曰以幸其操本法自攻戰中勇甘自孝稱之又曰廉約小心克己奉公將師最稱事愿曰高帝諸將無素行多先武諸將無素行少當書諸將有少為寇掠而下盼合推祭遵或平蠻驥猶依滿載陽豊實功事者未足而遵為至指其士起實而盡其事家無奇財不守基廉克己奉公而行其會遵原敵路誰將來多及明帝圖行雲臺遵以類易侯位次十七愚以為置諸宮廟之下則可置諸堅鋒奈相任先之下則否謚曰成侯累盡哉

范升 字辯卿代郡人 祭遵傳建武九年卒于軍帝愍悼之甚至可南事皇喪服臨之哀慟閭以大中大夫帝臨霍光故事大長秋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 見論 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 前書曰蕭何奏事不名入門不趨 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卑如日月 章者也 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 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可謂盡禮也故臣下竭力盡死以報其上 德之厚者也陵夷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善行積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 即隴坻上 深取略陽眾兵既退獨守衝難 衝要也謂吳漢等兵退遵獨守 遵領不得制御史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 言不以軍仗擾人 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

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國不敢圖生慮繼嗣
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
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
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
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為好禮悅樂守死善道
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
愚以為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謚法周書之篇周公制也
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帝乃以升章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

勿增科禁奏東坡蘇軾[illegible]

[illegible]

杜林[illegible]

[illegible]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
興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
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
得故破矩為圓斵雕為樸蠲除苛政立疏網海內歡
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
限[illegible]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
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
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
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之帝從

定宗廟昭穆[illegible]

號稱光武之首封舂陵四親廟有以為何所為而然以明寬恩之意也不嘗於當年失禮之漸人不生封使代也是故之宣元近數世則不孔所以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為其後而不守禮

張純本傳純使宣帝陵入祀以宗廟未定時建武十九年乃與大僕朱浮合奏言云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王五帝立世代合親廟宜光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祀成哀以下有司行事則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於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

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侯南頓今故即光武之父舂陵使買光武高祖也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大宗謂元帝也故代稱孫高祖至元帝八帝八代光武即高帝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曰親事大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為祖又曰親元帝以上祭于昭成帝以下祭于長安其舂陵四親其私親謂舂陵以下不別本國令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義

定禘祫奏忠曰自魯以諸侯用天子之禘而禘不日明後世以君臣並列於祫祭而祫禮不同文禘之義言大也其之為言合也故大祭為禘合祭為祫禘以審諦昭穆祫以合食群廟之主康事之論禘大祫小歟心勤而止二世孔子云祫合人實王邑以事數則去一等二名公年日云五年而再殷二祭其生則云三而後二徐過則云先二而後二臣其說以為五也正其時祫以十年又以四月也重何其祫祫也張純此其本其書而元年以說之則即以何曰而十元三年史元帳以二禘祫去為引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

易君甲年夏禘丙年冬祫甲年夏禘丙年冬祫三五一祫之說也而始五歲再殷之制遂致文錯此說節書

張純本傳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

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羊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

臣賢案平帝元始三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此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

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 續漢書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 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禘禘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 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在上也 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也於茲八年 自十八年至此 謂可知禮施行以時定議

乞優答北匈奴奏 是曰聖王明君秋坐輿也卿傳奏遣則中使御史其遣則作欲北匈奴求和親南單于之內附欲抑其勢也以二七十年皇太子宮官之議大然備而不著審慮之議遣其宮而善甚天皇太子議欲絕使是表而不受遣以往然心也議言無欲是征伐是去而遣遣不伐則量也置於遣事招降善數得明書所既不欲此之心又不失南之後而其宜員足存又休而天因威教之二人不所置可與謀國者

班彪 本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南匈奴傳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荅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 呼韓于稱臣受賞郅單于背恩從誅以此二人者行事觀 報荅之辭令必有適 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令可以所也 今立書草幷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脩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 元帝時郅支殺使者谷吉副校尉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 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弟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

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
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
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
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
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韥丸一矢四發遣
遣單于（鞬音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為鞬藏箭為韥丸韥丸如箭箙也發四矢曰發禮也）賜又獻馬左
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劍方少府為官作伊敬器物故有斬馬胡言劍利可以斬馬）
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
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言更且裁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
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
以齎（言不事持性遺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言信讖韓賞跳（跋實胡貴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開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術也易道洪範卜筮者稱於考此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流其說流衍爲之知道者以義卷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附讖之學蓋不取也鄭身遇明君當極論以排主感一成諸賢悉出緯書君子非之歟漢曰讖記之說衆既爲之初乎左氏傳春秋取神怪卜筮論說讖緯皆有據依有量讖而無讖語至司馬遷作史記言秦人築長城以倫明王已泰者胡也曾不知爲胡亥陳涉起事舍恐以盛衆取帛書置魚腹中世之姦人始假文書以惑衆吳漢宣帝未即位時昭災推說災異以爲漢當有受命至成帝人甘忠可誤造天官等書以授其徒而讖記盛哀平王莽因之遂作符命假漢天下為篡奪之資習也光武昭智有喻當恐奔欺罔殆其禍況勿使遺禍後世即位之初昔）

（從事焉哉平帝時南陽郡野間民劉秀當為天子蓋又一旦以奇伏符即位意者以消天讖有是書天入之秘良不可望莽王莽假符命以欺光武信讖乾以自欺是誰爲愚智乎且王氏戒雷百姓惡漢久矣光武之為民望也開使緯亦符當不有天下乎彼謳歌者眾安從得此書是亦不過奏章之頌耳舍八事而祈符讖是何不自信若此也三代之王國當受命其將安在天者十諸人心而已矣然神器至重一旦而得之讖非僞者萬世前世傳物遠衍之士妄見與己形諸讖記或未知也然亦不之盡信夫武進用之材與建禮制有帝讖記其所以事君此是始欽附通患凡自知義理所在乎當下而中者以身告下蓋書事而臺有時身書君之學心惟也有天下則象之君其妙意术含並書僭臣夫相似就吾觀先亦不特貴信不已又當於之至論於聖人之經以明示百官則而象之豈為符命貢惠何所不全執亂臣賊子廣也其書已發以甚太宗之時皆科以枉記啟明臣亂臣賊子私圖漢之數天司人竹盈漏之苛）

（多笑新招并茲之勢斷斷遷下及此孰）

桓譚（本傳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酬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云爾）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
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
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
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
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
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伎謂方伎數方之家也技術數量知史卜之官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

不抑遠之哉臣謹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

為明矣（事見以錢化成金銀方士有方術之士）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

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

聽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

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

則貴介冑之臣（介甲也冑兜鍪也）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

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謹伏觀

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

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

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莫知與之為

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之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

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

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illegible]不悅）

（[illegible]然不遠矣）

夏旱諫起北宮疏（唐仲友曰意天以實應[illegible]起北宮[illegible]不旬日即降雨見大人[illegible]）

鍾離意（不傳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云云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慚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闚候風雲北郊明堂興設雩場今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

（遂應時澍雨焉）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

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豈政有未得應

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

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

（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為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人夫

衆時比所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

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

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并不勝愚

戇征營罪當萬死（征營怖懼不安也）

綏刑罰疏（唐仲友曰鍾離意忠孝廉公三代之上[illegible]）

鍾離意（[illegible]）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脩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

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illegible]）

（[illegible]）水泉涌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

理職而以苛刻為將吏殺良人結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士至於骨人相殘毒害弥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感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無聖德擇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

改前世苛俗疏 唐仲友曰寵敘章帝為務[illegible]可謂仁人之言亦特循其[illegible]矣○愚曰天下之治惟一次而盡者難乎其難也文章之後[illegible]有[illegible]忠孝之政識[illegible]故語帝難達而一切逆於苛政

光武之後有明帝明察之意無餘[illegible]故章帝[illegible]繼而一切逆行寬大漢本[illegible]不傳[illegible]繼之者善也[illegible]者無重臣特特采者無[illegible]士報者之寬乎有常[illegible]之相自帝本章東寵第五倫諸人助之也

東寵 [illegible]得寵字昭公附國吏人是時承平政事吏政切寫實決事[illegible]近於重罰以寄新[illegible]郡[illegible]宜[illegible]

前世苛俗
乃上疏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左傳晉大夫聲子辭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尚書呂刑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

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僚弘崇晏晏晏晏和也[illegible]書[illegible]晏晏寬[illegible]日光被明大塞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篣而擊也古字通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illegible]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當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illegible]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illegible]又試[illegible]前人[illegible]罪文飾試於中[illegible]也○是[illegible]人[illegible]乎[illegible]有

諫起陵邑疏 唐仲友曰蒼在東漢最為賢親疑天資高又有學問愚以人惟以理為[illegible]者[illegible] 天下不足以易其樂東平王蒼在[illegible]諸王中最為賢明非他可及為善最樂一語是平生用力[illegible]處此諫起陵[illegible] 乃為學[illegible]用力處

東平王蒼 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

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郡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

審實近令徙官古爵閒溫陽主疾（風俗通古者周有古公 皇家其後世為溫陽主）
（光武文寶 氏之集也）使還乃知詔書以下已竊見光武皇帝躬履
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
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
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猶一 皆遵奉也）至於自
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
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
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
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
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脩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
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
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
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
蒙哀覽

上太后勸成德政疏（廖曰人若不自知明德后對 守當約而馬廖勸成德政吾 是后服衣大練之飾出天性亦由世所謹員方也 然第五倫言廖當用則不能勸卹其身謹[illegible]廖收 則不能救勤子孫何 二於人而杜於身邪）

馬廖（本傳廖字敬平時皇太后則預節儉事 從廟約廖書晏然舉終上疏長樂事）

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
罷服官（前書貢禹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為首 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元帝納有故罷之）
成帝御浣衣裳帝云樂府（哀帝即位詔罷樂府之官 御浣及成帝事人教也）然
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
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
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昔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長安語曰（當時諺也）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
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
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聖自生此
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
已得之自然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
哀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
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釣尚況於
行仁心乎況於行令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
音（瞽人無目者也瞽師知聲夜誦者恐其不可寘寐故於夜中歌誦也 前書禮樂志云乃采詩[illegible]）

抑損后族權疏（愚曰太后[illegible]馬氏知[illegible] 衣大練尚之倡馬廖[illegible]氏[illegible]美成為 之初諸舅有賜者遣[illegible] 宜以郭況金穴下同今觀第五倫言[illegible]文實客用[illegible]）

親以學問不能及子弟驕奢宜也言當不明警飭不明修者執

第五倫 本傳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後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倫上疏云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尚書文）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　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路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若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　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全后家裁蒙省察（裁與哉同）

論馬防出征疏 愚曰自古授兵非人不為身害以為國害易曰弟子輿尸貞凶蓋言兵非其人雖臣子之親也故唐之宦寺則為魚朝恩授之外戚則為竇憲之徒雖好則為溫授之益敗則為朱溫有功則害國無功則害身而奈何授之非人第五倫一疏雖誠馬氏蓋忠馬氏矣

第五倫 本傳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云云

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則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芥難以意愛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望物望也）苟有所懷敢不自聞

請兵疏 唐仲友曰班超智勇功名之終始知兵一事明西域地形匈奴右臂武帝時論張騫自西域以戰爭雖不聞西域無害又曰超聞西域事習許新附諸國不費中國兵財此為可系

班超 本傳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也少子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臣平諸國乃上疏請兵云云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

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谷吉長安人谷永之父也元帝時爲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爲郅支所殺張騫武帝時以郎使月氏爲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大宛爲發導譯給食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悼公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哲主五屬國起朔方以攘胡越宏寬宗浪以斷匈奴之右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張裂白紋之右臂而匡以西爲右也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以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欽[illegible]勝也西河舊事曰葱領山高上多葱因以爲名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觀成風德疏書抄文曰挑龍遂言路方見宰和惡但能盡言未見無辭害言者執事開言路以其數一從曰人曰以一人之言謹文不若以天下之言傳衰心忠曰陳寬論寬政革前代苛割之政第五倫論寬乃文天下言事之大要寬割所以待好民非所以待良民善悲所以待便合之業非所以待善事之人政史過嚴爲俗君吾輩身皆失之所以人之死生係乎君之喜怒其啟進言也竊畏首橫乎其中未言進付出度所言此謂也君威至喜上遠則亡患君又以喜怒行之其難肯詩乎此謂寬之急先務也論無指不恭言王鉅相去遠何遭費開悟路同意又味寬遠矣

第五倫本傳論表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盛美因以勸成風德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

者也竦留令劉據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發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孔子之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論竇氏貴橫疏西山眞氏曰是時竇氏之執貴大盛也而第五倫已爲章帝言之忠臣之心防微杜漸無異如此人君不可以不察也○又曰前五倫所謂諸貴戚賓客之過與光武詔諸王賓客之意念未防微說見第一王門之士趨富貴者多明義者少峰鑽逐則破廉恥違禮集勝車乘樂禍好下則招權交隨貴戚是非大則干政持衡權紛亂故亂而之害不無羊陽公孫述賓之客不無所過拒延之客不無邪過此皆各有富貴之想求其如放象之不問其事王歆陽之不怕雅而王猶知分義者非故事豈有賓客竊之之皆表如所除竇憲劉史守相皆此意也君貴憲遵倫之言斷門謝客則身不至死徙國則貴不至誅而諸貴客

貴不至免驕奢淫也竇氏一門推與亂家客不千名分得以自全皇何可恩寵耶

第五倫本傳末載諸臣竇氏始貴倫復上疏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趨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

侍諸王過恩疏惠帥文曰貴以爲人臣谷對不宜斷孔過恩乃予賊害之義在明帝時言此則致敬合○又曰書云惇敍九族君宗知悖而有隆所謂親戚書親齊之惠曰昔漢宗族外戚寵禁東漢宇技政故宦官寵樂宰之惡西都之大者光武也然東都之失者無然也嗚呼九族雖而唐也以聖頒并與而

周公以孤其執然也章帝陰視親之小恩不復封建同世之大法宜宋意以諭孔為言使男考古制吉善矣

宋意 本傳意字伯志建初中數上疏言剛宗證寬仁而親之恩篤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寵恩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違恩乃上疏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
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
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
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
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錫帶令康焉幸以反
蕃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躬除前過還所削出戶衍食
他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
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
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
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
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阯而室第相
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
郭驕奢僭擬寵過隆過令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
平調道路夷近朝時有期行來不難但割情不忍以
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

為單于請兵不可許疏 疏曰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武單于分為五遷有宣帝

漢上之相匈奴分為二遂有建武遺質之來屯漢世夷狄削弱畢由漢武純漢之功而亦東北狄綏靖之弊宋意之言可謂淳實夫狄大体無然易曰由有會利試書大舜言田則戎夷狄言中國則戎令以夷狄攻夷狄徙狄以夷狄而其義理歟

宋意 本傳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

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
無有上下彊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
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
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
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
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
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
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
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
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
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

無以過此若引兵貴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

文選補遺卷八

文選補遺卷九

茶陵後學陳仁子　輯論
門人譚紹烈　纂類

奏疏六

諫擊匈奴疏

大唐仲友曰諫伐匈奴不一人魯恭言最忠厚大抵道德仁義之說若人君行其言則與天同大○西山真氏曰太后以私一弟之故橫興師旅以執違衆公卿言之一切不所從如憲之有功以贖罪而不知道以重其罪○愚曰人挾有私心者夫不恤公家之害害憂擊匈奴非公也私心也若假此以議私門害苟欲此以贖私罪合觀無異勒名於燕匈奴飢弱之後進以成功長貴祖會從受南書萬歲之拜對客滿城會其己者其心包藏可危矣公家之利奇吾不顧也二公如袁安任隗尚不能諫止魯公言調度富國豈能遺其私哉

魯恭 傳恭字仲康扶風陵 遣竇憲與征西將軍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　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　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悲愴章帝崩也陛下躬太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禮除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

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錯謬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佑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污辱人倫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絶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尙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天人道悉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矣（此卦坤下坎上坎爲水坤爲土土之象也坎爲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來附而吉）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新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困矣（永平十六年太僕祭彤與南單于等四道出塞擊匈奴至天山擊之呼衍王彤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爲庶人）白山之難不絶如綖（白山即天山也公羊傳曰中國不絶若綫）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永平末年焉耆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悉殺吏士二千餘人）迄今被其辜毒寡孤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度大各反）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促）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効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心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劉攽曰恩當作思）

諫爲竇景起第疏（唐仲友曰何敞公正忠直之士○愚曰人之賢否辭受自別霍去病爲宣帝治第而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太后已害大功而不許霍光爲竇景治第二人欲不許當以功名終害以者修敗賢否天淵矣）

何敞（本傳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時以竇憲擊匈奴使者爲竇篤竇景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敞上疏）

臣聞匈奴爲之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爲捐軀而必死高帝呂后忍怨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文母大王之妃大姒也）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慚之恥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爲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絶里臣雖斗筲之人誠竊懷怪以爲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

除律令條法疏（唐仲友曰經術先王之法律當世之務古人以經術斷事以法律不違經術也○又曰董仲舒陳寵本經術以制律也何異常作之律以禮以措刑使寬者法通法律兼經學故）

雖循禮以備刑○又曰寵除律令之美而雖論更其不

陳寵（本傳寵為廷尉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云云未及施行遷職）

臣聞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罪者之名也）雖判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 凡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五經章句取士疏（惠曰史補徐防本傳周防任三公）

（從無殷明句讀及章句取士何異無學事相之術去無選容相之去白水平以來重無實相如釋法之忠正衷至之時今陳寵之寬政而使得其王佐之鄭為兩經考社不御李何所遇非時而權難于中表統論書時有日中世選三公於有想理傳閑事禁故乃擇士之權神御由之常人百應之者制伍選遷之殷皆由觀之殷故也觀其德所言何責於防）

徐防（本傳防字謁卿沛國人銍永元十四年拜司空以五經駁雜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暮存或無章句收拾闕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置官博士弟子慎也）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口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其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夫見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故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上策難所失或又善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以射業其今學者皆本有所一心專精思門思於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私著非所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本文大經衷則學問寬淺誠宜反本或據實）

年老乞歸疏（本傳防卒太尉在位以西域二十二年然後成功若任之不終則累年之功一旦皆）

衰。○應曰：臣子義先於君而後其身，詩稱之石扇後
文於外而作也。而曰戴光裹征不遑朝晏，暮也。大
九百子之出子也。馬君某擇也，持思君無越騖無遠
縣廛在西域二十二年，功被充國而不還中國之兵智
諭馬援而不附達城之謀上跋，吉某可謂善保功名情
本語以詩人思為之義，飭善意，亦諫致永明畫行者
後卒得身各陽，仍追求朗之志者天也

班超〔本傳：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禮記：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夫周齊同在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

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二千六百里。酒泉在敦煌東北，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東觀記：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勇，超子也。遣子勇隨入塞也。〕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勸崇儒學疏〔是日樊準通諸經學隆之士以傾漢習何其達當也。是時安帝即位年十一早也。傳及其為周公攝世子法以作翁而以切教成王是也。文今即位且習五人是錯以所教傳太子其不善隨人於〕

戎其切

樊準〔本傳：準字幼陵，宋(?)文後曾孫。為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尚書：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諓諓，巧言也。〕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

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序揚巖穴寵
進儒雅有如孝宣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
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詔郡國書佐使讀律
令如此則延經者日有所見便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
先帝進業之道

緩夏斷獄疏 西山曰讀月令之書起於世儒先王之制任為置異顧周時如春行寬大之令乎時賞之
愚以至秋冬理獄十月和民下復論四時皆本之月令自高帝時有魏免等分季四時之則主是親相又為宜
帝言之其後孝章帝詔斷獄起忽於時月之令諸儒尚書近臣會議如之盡而緩夏斷人識者知王
莽之政以應時綬龍者秦亦皆論此大要皆叙於月令
云

魯恭 本傳和帝下令是秋得按驗薄刑州郡好苛察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之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按
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古作月令之時）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
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
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也）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
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官部四方是則（刺督官職部校尉便京師及三輔主刺）
和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勸下百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
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

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姤卦也易姤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乾為民君之象也巽為風號令之象也故以喻人君施令也）古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
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
時哉此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冗散也）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
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
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秋申之氣也苦雨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挺寬也）行秋令則草木零
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昴為獄主殺）人傷於疫（大陵之氣為害也大陵星名秋合成昴曰大陵主死喪）
也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
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
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法以清矣

言戚屬威權疏 □曰東西漢之財乾於母族義秋東之時乾於外戚權宦無林袁伏袁在外也外
戚禍首案在內也外者易見內者難防光武賜郭嘆明家賜馮陰黃金賜互氏皆晉子無數安帝於耿寶閻顯
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民得入錢穀得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
用財非其道取財亦非其道而漢循可言也東漢其害矣

翟酺 本傳酺字子超廣漢雒人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
見寶顯用威權酺上疏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

不可也臣荷殊死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默

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

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

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執尊威

權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

貴無斯夫必暴受爵非道殃必序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

以來未有等比陛下仁恩周洽以親九族族禄去公室政移私

門寵重辱寄無權析而朝臣在任莫肯正議翕翕訿訿更相

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

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春秋保乾圖曰自外戚上威權并積言己者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喻君之權柄外戚則必執而以為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不含取以為己寶也唯猶出也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道德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

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

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是囊文帝欲作露臺計直曰金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遂止不作又東觀曰文帝集上書囊為殿帷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

得妄用之哉至倉谷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

以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

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

不侍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

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

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

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以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為谷

脩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害將深願陛下親自勞卹

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

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

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

論乳母王聖放恣賤表曰凡人之情生於門衍而臨生於所被放私之者或時得抱之微恩知後之者宜律播其之大盡易明衰由入于左庭心盡也凡女嬖非化比其情既其近微媚臣不能堪政狎而後之情神不能遠言好而沉之適之章言之禍不親近積色而後近之故也求身之來也應國之主而敗楊士事之青女謂居一基忠之澤也何母王聖君以何信之私也而狀之以隨揭害而煩積作不者其使不至文夫子身而死下屬門不止由以而觀足愛而燏之者耗書上無所知而無門所得之書益也

楊震

本傳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云云

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

放流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聖

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曰孝母撫也神於子某

也同奮鉄勤惟居王地以今甘也前後賫恩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攝奪清朝塵黯日月書誡牝鷄牝鳴也牝牝鳴惟也尚書曰古人有言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也詩刺哲婦喪國詩大雅曰哲婦傾城哲婦傾城昔者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已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既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誡慎封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鳴鷄之歎詩小雅序曰鳴鷄宣王也鄭玄注……朝無小明之悔詩大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大東刺亂序勞止不怨於下詩小雅序曰……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

增立捕盜法疏

陳忠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發攻專相群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攫盜攫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不為是州郡督察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除盜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盜至有逗遛憚負傑仕或有觸塔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者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冦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遠不遠蓋失之不救未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強盜為上官若他郡縣所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勑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漏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

有道之士可某問圖與所務工事過甚令廣填亂不致之虛庶

有建言以承天誡

大臣行年喪疏 臣曰理有可行於君子而不可行於人者君子而行義故以君子為重小人無以行

義故以短喪為中論語曰三年之喪通喪也孝文以日易月此一時權宜之論司徒劉愷始於初元之三年未反喪

五載尚書令祝諷羅之見謂陳忠奏使宦豎不使嗚呼宦豎貪饋無恥之輩也不使置持此哉

陳忠 本傳安帝元初中尚書令祝諷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從建武故事忠上疏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騫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 自此以上臣有大喪[illegible]

周室陵遲禮樂不存葵義之人作詩自傷曰斯之屢矣伊摹之而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 自致者也[illegible]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雕損大

壞之與雖衰敗而先王之制猶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 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 孝廉之貢發於孝武 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 郊祀之禮定於元成 元帝成帝時匡衡奏事言成定郊祀之禮 三雍之序備於顯宗 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帝初幸辟雍具明堂記 大臣終喪成乎陛下 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 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得其所 [illegible]

論水災為伯榮疏 [illegible]

陳忠 [illegible]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為負 [illegible] 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

節青冀之域淫雨漏河（也淫）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illegible]子也）荊揚稻收儉薄并部二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洪範五行傳曰）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強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峙具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叫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父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安帝父也）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illegible]）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易曰大哉乾元天元猶乾元）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illegible]）

（[illegible]）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illegible]）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illegible]）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illegible]）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霽止也）四方眾異不能為害

任尚書權重職（[illegible]）

（[illegible]）

也按漢成帝尚書令主管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其重若此而其漸皆起於武帝成於昭宣[illegible]矣然則[illegible]尚書[illegible]後[illegible]忠言其弊[illegible]則各不正而私委宜古制哉

陳忠 本傳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屢見忠以為非國舊體忠上疏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 漢舊儀曰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乃升車 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以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 穴見言小見 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 褒字伯仁 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 [illegible] 徒乖宋景之誠 [illegible] 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 [illegible]

誠國家之興為世之法也

為阿母修第 胡致堂曰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合則留不合則去[illegible]

楊震 本傳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 儲音[illegible] 臣伏念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鬭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 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 合兩為一連里竟街 合兩坊而為一里也 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 漢書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illegible]左校令右校令[illegible] 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污之人受其貨

路至有瘢錮弃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圂淆清濁同席天下譁

譁戚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識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

盡則叛叛恚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惟陛下

度之

救趙騰疏懸曰小人傳以容好於世者排事人主枝言者而已凡人之情取於爲惡者常得公論之見指而無所者身其歲社誠者之口則純不可以自明有望之之殺此石里得以容於漢也周子諱之殺此手林用行以容於唐也安帝殺趙騰此國盲寺嬰威昔待客於元功建光閒寺鄉我帝殺趙騰其又殺楊者殺騰則用

單斿之口殺震則陵公卿之口而小人何所不容哉

楊震本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

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

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采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

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

蒭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

探籌立后疏懸曰心術之切者其所枝何也天子立后不所以亂天地母天下也先論有姓次論賢德本間論年說也順帝多內寵不知所以立議探籌以立者不知大似善廣不能擇而托已衆似取探之則立之是那是非胡廣史敞諫上則是矣廣曰德鈞以年年鈞以貌王子朝有言皇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而乃以年以貌言如一嚴帝咸色訴陳執加冬貞取是說唐此廣心術不正之一端也

胡廣本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時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

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籍

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値其人猶

非德選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少吉見反譬喻也詩云文王嘉止俔天之妹

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思

政令有汙穢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

重是以焦心胃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

守長數易疏懸曰守長數易之病哉有之然君光武楯可爲帝不可光爲無旁令之權專於君上

敘數易相公順帝時陽嘉令之術更於官堅故數易皆私木若言而從左御書而不使其執益可如夫

左雄本傳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時拜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云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

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

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

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不用其良又曰哀矜之人

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褒豔謂褒姒也豔豔妻也七子皆寵以之親寵謂皇甫爲

卿士仲允爲膳夫家伯爲司徒蹶爲趣馬子爲內史楀爲士師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坑儒滅

典刬革五等更立郡縣五等爲諸侯也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

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見擾庶官踰苛救弊悅以寬難揭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歷久誠由吏靖寬平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閭閻綜核名實如時所病判吏守相親覲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愁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凰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便那微巧為炫前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己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覧錮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仇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謂前後相望也背指）與同疾疢見之非不舉聞而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獲者登拘檢者離毁（謂違戾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

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司祿薄（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害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郡吉之子男之）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謂車服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錄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又疏

郎顗（本傳：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妖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政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變，則施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德，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世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脩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之德，閑雎之政，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林數災（順帝永建元年……），火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脩復太學（永建六年……），宮殿官府，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脩，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和而已。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易稽覽圖）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復還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法。臣伏案飛候，參察眾政（……），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遶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郎頃從南山詣自困，詩所……良於是者，於廣與而令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忠之舉，屈天下之……憂（……）……仰寢處自逸，被來文得賜哉，即復起，其何疾……

之易而忽之還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
守委任三府（三公）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
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數頻）
（牧三公守州郡）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狡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
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
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鑽爲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
待重誅

論封阿母梁冀疏（西山真氏曰梁氏貴盛未足善年不速當是蓋如而已左雄既深止其封拜之圖又乞折止其寵惡臣之心慮以未形光武加此使帝拜早從其言則國家無時無截之禍母風可見者哉）

（之與直下休抗口思曰諸本云本書篇僅師淮陽丹書則當嚴而書不卒時具當和難高未封物臣百丘中上而外戚止三人何嚴不貴也世帝而來專封指爲官官而不問以切何蓋而狂也古者左師之所言世帝封王聖君夫婦帝又封宋城山陽君世帝封宋書人來四人爲列侯矣帝又封梁冀妻已但以周家存亡新陽之與此爲寒事外戚政窮哉而能相求取者古舊以不已惜矣）

（左雄本傳初帝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爲山陽君邑五千戶諫人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襲乙侯雄上封事云娥復）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
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
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
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
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
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
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以
其無義也夏甹賤爲匹夫而王侯爭以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
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
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
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
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乎口
乙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勸外可不爲
吏民所怪梁冀之封非機急事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
（會後有地震經民山崩雄復上疏光帝封君湛陽地震封山陽君京城後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以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娥亦懼辭讓帝戀戀不忍遂封之後阿以文選失載）

文選補遺卷十

茶陵後學陳仁子　輯

門人譚紹烈　纂類

奏疏七

風變諫微行疏以易曰君子之所可以相敗不可勝分相曰文王身以帝王於自有其間而疾則脇如太宗

事賭有長則臨如光武於黔變此以事其情而已未嘗敵行和清者春秋於周江芳音條於隨江不書根諸書和羣具分也況私書事字情公錯爲氏而爲高所教蒋莊公如書材干為幸行所栽當古令之威也者相中之令壹而散行華風金堂八年劉聯之諫微行書官舍大彼行其爲之大也乙記不逮而人書外臣楚威既情今論分委行以自見其事矣

楊秉本傳秉字叔節，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秉上疏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清宮也。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九旒雲罕。故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萃卦。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左傳曰：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為杼所殺。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盤遊！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漢書：任宣子章，代郡人，為宣帝時為賊。

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尚書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職，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傳竭所懷，陳其愚。

邊據治邊牧守疏愚曰世之言牧守者不相聞而實不善擇者，其君見者罪在其國，不能用其民，不能善其民者，是以罪及其民也。所以安其民者，言其用者能，不是者不能其民也。牧守之職，任其人乎？民之所以安者在其所以用之者也。三公九卿，莫不知人之才也，但所以用之者，以寬為要，而所以不容者也。先儒謂孔明不作，世之將有四十部吏承如是者亦罕矣

陳龜本傳龜字叔珍，上黨泗人。會羌胡寇邊，殺長吏，百姓猶以為世，諸遷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臣龜雖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慚聖明，下懼素餐，雖殁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塉埆，薄土也。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

來內奴欺攻當郡城諸郡有也安即復虎牧尉也烏桓牧尉也上谷之類安金陵牧長史
係暴良細戮丈身青少漢居人首作馬鞍截拳圖擒尸尽種厥
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郡含生氣實同枯
朽往歲青州水雨災疫互生條播荒耗租耕空闕老者處不終
年少壯提於困危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焉可不
日晏劳神丧鐵膺之恩托唐堯鯢含具子以祥慶府者是故遣
民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杖某具民任倍令王甘紀曰皇周是爲未主公爲
百姓所附杖人攻之王遂杖某而去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邦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三年成都三年王倍其初也
文王西北天下歸之直復興全華宗以爲民患寸迹李又皇帝

感一女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即太倉令淳于公之女子也事見漢書體德行仁爲
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
且牧守不良咸出中官懼逆上旨眠退目前呼嗟之聲掩欸災
害欸虜亂偶因東緣隨而令倉庫草芓討很之口收業無珠雨
之欸皆由將帥不忠豢將所致前涼州判史光良初除到州多
所將爵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欸卓然實應賞異以
勸功能改任牧守去年并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良將
校尉簡練文武受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
除更始則善史如李公之禍患者寬當和之福明爲可不疏長

城塞下無怨望之患矣

陳時事及薦李膺朱穆號言愚曰單理擒罰之壹不容以不分萬論何則也不仁之者以天地爲物一乘丸守官閒有一種物之不叛避則君心下慎爲學神律有宗閒之是奉室有傳一種之不叛若此心也判閒身非所有也位非允所也既無官守又無言責姑進而乃歷識所政柄之任不可假真之謀之患不可正而又屬李膺朱穆以閒闡周政郡顯於死而不揣時其心何也然後世賢者觀其識育信天地人物之效則其閒所見本無要旨人言也閒之心不以分別以理其前後患天下閑親僧見之人

劉陶本傳閒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時人將事屏其書默不桂帝無子遂成氏紀定基難見閒端將本學乃上疏

日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
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
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天中稱天中也當帝位之慶循不易之
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尚書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安也詩曰檀車嘽嘽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
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弊追亡
閔之亂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著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
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
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
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

閻瓛子曰度考也度斯起唐貢為禮並與朕廣議以上蒼民之意我又
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前冤之
魂富盛者作飢寒之鬼高明獲果觀之辜豐室罹殃咎之罪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 死者悲於窮生者戚於朝野 事見史也
事見 是愚臣所謂杏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
誅諛進者賞嘉言結于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門專於咸陽
趙高以卑府令 趙高為中車府令 權去已而不知咸都身
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
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見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

武子持付說以消彝邪之定 武丁高宗也傅說為相 殷
伊尹作相以 周宣周申甫以存幕屬之美 申甫周之賢
為勢王而 明王切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李穆前為 桓
竊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與州秦富標平持
故嘉畫民清高里膺居與牧守正身率下及事成為威揚雅比
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
曜下鎮為邦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
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書奏宦官疾之 ……十一人

然非當時之本務也主於中常侍 ……
則本書 ……
……
……
……
而不見有以也夫

黃瓊

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本傳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履高自持不可
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
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
以德化為冠冕以稷禹為輔力高而益崇動而益據此先聖所
以長守社稷保其為國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
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
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
為力終至傾顛振滅漢祚天鄉陵陵民魂塗炭賴皇乾眷命
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剗基水泮之上立足枳
棘之林 擢賢於眾愚之中登功於再劫之世
崇禮義於是爭備道化於記斷是自歷高而不
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而聞邊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
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

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此諸梁棟楹豈見朝重封罷朝師勤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於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轂滿其室（賂賦也）富擬王府執國天地言之者安存附之者必當忠臣抱死而杜口萬夫俯聞而不言（口不言）今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正念國忘身損被爲表而生陳國議遂見殘滅（賢者才智）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敵（雲上疏曰天地火屬積薪之下而寢其上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知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曉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返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類相感理使其然（事見史記）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奉其威勢坐事當迸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閹邪群輩相黨自冀與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圭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見史記甘茂傳）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與臣至頑萬世待國恩深輕任重而不擢遇於俱於水殘買舉益深敢以垂絶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薦五處士疏

（[illegible]曰隆居不仕人各有志處士之常也[illegible]人主藏其[illegible]而不過[illegible]曰相其作其居不事五子[illegible]時者五處士皆不就[illegible]者所見[illegible]帝[illegible]曰[illegible]爲用[illegible]不[illegible]見[illegible]之[illegible]天[illegible]日[illegible]者[illegible]可以自[illegible]以爲臣表東寄獎之孔子以倫君辭此耳善之士[illegible]）

（[illegible]其傳[illegible]書[illegible]時[illegible]官寺[illegible]其用其[illegible]此宜[illegible]諸[illegible]其身而不敢勸[illegible]諸君達）以爲臣式

陳蕃（本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事二[illegible]上書令[illegible]明序事上疏）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閎見袁安傳）[illegible]京兆韋著（著見[illegible]傳）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經筆乃以其事主張
作亂倣之並不生

論封賞濫內寵疏 愚曰人其貴於有所言言其難於言無所忌何也人有惡乎其言者固難言也言君臨忠卿忠存竹言首邀靜恩返而從元帝之將忌在王氏也則向言昌陵則行言王氏而不行帝中之時忌在王氏也第五倫言竇憲則直民時不納陳皆也言舍爲成女寵鄧封賞傳曰會公剛無私忌此善之言心也吾謂著將未及宦事有從化所忌者非獨是己於言者後著言宦寺爲所惟威權等風紀而止之言直言可無言乎

陳蕃上疏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 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諸侯之分封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

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以行言之無極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歛十傳五六萬人饑寒不料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也 嘗曹鄙彥言盜不過五女門一女實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 帝以王先妃之封武作王何代宮疑多力林鮮與宮之女於諸侯女悲而西宮災 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釐公爲齊桓所脅以齊媵爲嫡是女悲而西宮不見恤是以悲恨臨喟

所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闕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畏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 尺一謂板長一尺

一以爲詔書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善哉

宋自敘疏 愚曰讀書之自誠多矣以觀讀者勝以勇誠者必皆勝直爭學而愚也謹元固乃自勝陳武帝平劉裕事責讀日行兼有臣遠情事之罪而先固成全師制勝之功目才不果勇也持先固績以僧債廣成以救戰夫之今已戴有之未自誠者是以將師之習兆也規悔則日逆待夫疑而損小利致大害健則日力未任欲不如治平創習孫吳未若奉法州郡天保內治之說爲本萬治外之策往往本而試於衛吾將者不言

將吾兵者不談兵說之一先固也而扇其虹於爲武氏

皇甫規 一本傳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先是永和六年大合燒當羌西羌朝廷遣之規乃上疏求自效曰自此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皆始叛百等猶既諸中之言在可考按臣每惟賢等物四年本有江夷湖功之將人師部之爲蓋道且賤百青一俱徒爲非觀無撫於兼平戎數夫先加人庫者暴鈦者不從由小利平則皆致因大逆喜將微夫勝於則殘盡鄉陵未首級單效則德不匿不得不遇言龍單以士全身命存就因死於溝猶暴夏暴進晉不中得羈使見王師之出不散久去致不見閒經林年臣之所戶以篤得豪手江叩血心驚而恨嘗生戲者也顧假自兩晉中二共部期也首列尾史土食地之小兵谷五自平所出職其不惠無與罪羌放討趙之不自可以更納之降石可期臣手少官轄不足用富可以消患不可以更納之降不可期臣手少官轄不足用

若民諸欵特非有也不為等區不逞臣不勝至誠決
元自弭是悉四年復先索陸隆悉寬漫當鳴書欵上朝

自臣受任志竭愚蚩實類兖州刺史韋顗之清儉事郎將宮貴
之信義持本節度軍無愆譽令僧就觀太山基平復聞研悉立
昔及遠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板蕩籌其
事皆謀中之言臣書有固奔逃大為盡力不辭大恩顧己穴官
倫單車一介之使旁求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與勞佐助
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特已數十年矣自馬嵬至于東
試其病一也邪將邪首也馬嵬山名在渭州西即元宗蒙塵也東山謂太山叛將無忌處也昔由郡守不
如成林致此及致其病也刀求猛欵不如精平勤明吳孫本若本法前覺本
遠臣試威之是以越職未甚區區

自叙現功易明詩鄉主功以郎名容也明詩而不歸至於
君曰皇甫現之自叙成功郎大善者郎試將
君士宗也奉事中山之功不成而詩書盈篋樂假善要
之試未了而騎射中山之以二子觀之舉十之詩有文信
明撰之子以不為現之自叙何心也乎主以試不刺
史郎尉不官官中外嫌莫狂言府凡現凡所以不喜不
叙也自以也自教而不親於親也自叙而不親於職郎
也當也不以功自害而不親於諸現非不加舉等之遇之
僧而足也生敢一事史古書日現之自叙亦足也

皇甫現本傳君現官事不與史遠於是中外莫恭至其
註現皆雖稱是令漢文許又子皇書稱謂加傷
現恨不克上致

四年之秋戎臨寇充處自西州侵及涇陽城戎名高武定郎其
在今華州平原縣朝

信郡咲歸朝廷西都明詔不以臣愚駑恩使軍就通中宗威吏
遂旅圖令先我諸種大小稽首歸修書當研以訪擒納現言悉
特此臥臣所行書事書是郡勤閑所有之實一體以上以為忠
詳狀許納遺多少之數
臣之我不敢告勞敢取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此方先事屬元罪
悔元事擴前將軍事欵前錢叫恭先奏郡守孫偶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皆
單御史張裴旅師向征又南陳州刺史郭閣漢陽太守趙去疾
其過西執攜大辟北此五言吏書平國其餘吾頗下至小吏所
遠及者復有百餘吏邦將之矮子思復又之恥犯警知事懷
體多史文精載門戲減諸游云臣私報諸光謝其錢皆非謝也猶若
臣以私財同為再格石如物出於官則又薄易考就臣愚武信
如言者前世開遺舟奴以官姐牧元四年王瞻下嗜為將郎將成事於衛鎮為孫
以公主王成事建中以通之名郡其與人事為張主良令臣但實千萬以懷撫悉
若良臣之才慕兵家之所貴持有何罪首義違理乎自永初以
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奪自信有旋車充封寫也推門車之吉貴
持親時之日多載功宜而名我功立季加實封令臣還替本上
封事先會使入門
故來諸郡现文部親戰季舊故冢諸陰害圖其宜也臣非汗穢
廣深無間令見覆文恥痛書深傳拙風死不擇音謹冒昧書上
西吉之傳成死不擇音使
其意何能擇也

論宦官選士人疏（西山真氏曰桓帝篤信宦官杜根以此死於前李[illegible]……）

（[illegible]）

上從西漢縣故事[illegible]卿之議

（朱穆[illegible]）

事漢故事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常以士人為之[illegible]）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衆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illegible]）

（[illegible]）

諫幸廣成校獵疏（[illegible]）

陳蕃（[illegible]）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皋陶戒帝無教逸遊（[illegible]）周公戒成王無盤于遊田（[illegible]）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為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

肆王欲肆軍撤馬跡祭公謀父為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逆之言人也（左傳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illegible]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陳請對瓆等為宦官所陷賊故（[illegible]）

（[illegible]）

陳蕃（本傳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汎[illegible]）

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illegible]）春秋於魯小惡必書（[illegible]）宜先自整敕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illegible]）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illegible]）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

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橈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illegible]）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

吳異言此利[illegible]（[illegible]）

遲者猶地而出於平山不伸氣者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如襄楷言自古未有河者非從世乃以為大慶君臣妬色含有彰眾成自非從序風水微薄少以陰陽不之應則高皇帝登來富而也而他人論補又有以河清為貫者不知異之喜乎

襄楷（本傳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罰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書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曆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太微天子廷也端門太微南門也）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天文志金火罰星逆夏令）（傳火為罰見熒惑逆秋令傳金罰見太白欲金火並為罰星）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官書執法屏左右星）（為掖門太微南門四星為執法切謂逼近也）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脩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鱉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延熹九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續漢志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加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略傷賢者殃及三世達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名不全）蔽賢者身當其害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梁冀寇榮孫壽鄧萬世）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口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至十子（史記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脩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變化蛇亦有神皆不

當死者秦之侍衰滅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龍祖死始
皇逆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北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莽王）
（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乃百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而竟不得）後漢誅莽光武
復興虛言猶災況於實耶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
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頌陰者夫勢春秋五帝頂來其使
襄公爲楚所執（左傳曰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是歲諸侯會宋公于盂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
（人服石傍舍誅之日燔其石）今陛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
逆素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爲
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
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
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
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
之以爲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干吉也襄楷）
（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臣聞布穀鳴於仲夏
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至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
賜清閒極所言（書奏不省）

陳季膺上事疏（臣曰實難何化而名也夫明哲非君子之所識碑乃小人之所患衣君子欲其類）

四重多例親

陳蕃（本傳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是上疏）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
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
尉掾范滂等正身　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
閉　死徙無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天下之人與秦焚書坑
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
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

以法田象則本使於賞小人欲空其匪以書君子則去
方於書是微漢名所以得君子而實以寶小人也以小
日本攻官實其既道以雖走而章曰是其事取使居若
胖者皆春會乃今而書君皆為光廿職日難者皆風
我門書綱諸實皆加詣而皆武損無戶也不寺而有所
也高是以有於體汲而不易專秀皆時書人皆非涉說
故又通而禹實也時為心為甚其口問戶而入日之曰
書以而是以禮坤畢亦也吉視元如辭甘戰加飾身下
北書秋事三本書始季虞九元孝元門從如畏論也政
元君子何其不放拜也悲全措專實則書故綱共樂征
門生代史又是五屬來治丙皆庆二十飾年小人人何
是正書成也懷善有諸書綱之國與秦焚書坑餘何甚
春之純上四百六十餘人而書綱及陳書弟二百餘
人其未書史門不卿沉族原崇者六七百人兄九成之
藏實以書註史生而是祀者又祖是之官官以書証幸
書如足祀者有是其問給於泰坑而賭於西渭雖再秦
以曾操筆湯有不餓文也隻呈南視始不人實此名予
所以不得也史賴不上早者人以以人所以事未者而

昏亡之效存乎識善良敗之根在乎容言人君者偏天地之
之政東四海之帥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摹
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兇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
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其其也
勤焉說苑禹見罪人下車而問之左右曰夫人殺不順故使然焉何為痛之至此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
今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書曰如禹通經予一人五傳爲陽也其也物焉又青徐旱五
穀損傷民物流進蓄并不足也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不於
羅風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去公室政在大夫者春秋之不
闕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哭者天所弃也春秋...精符曰...
會天下之於無據根無...据偃故敕勤示變以捨陛下除狀去
專寄在脩德自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尋尸借生坐觀成敗
如家族歸使另昔分裂異門不出所不恨也...後漢書...
書元使司為行法為首是異門而出也

文選補遺卷十

文選補遺卷十一

茶陵後學陳　仁子輯錄

門人譚　紹烈　基顏

奏疏八

請誅宦官疏

陳蕃 ...

[illegible]

未恐此事幾也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閉宮省門閤建加掩捕而武曹不及四夫也曹節王甫是為尤恐必待與鄭颯以遂然後奏大經外廷必立內兵呼自既數為奏乃使矣已出宿關也也禮在手觀不得官使之諸已生又乃入兵其何於陳番難陳番事出書公啓而投於財耶以實武此謀之蕃者為門就何也尚書樹賓以武甘足稱不

陳蕃

本傳曰蕃與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趙夫人帝乳母也女尚書宮內官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並令天下諸姦知臣誅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

乞改葬竇武陳蕃疏

西山負民曰邑投明張二先生之評罡矣然推齊大事者當以

人才為本以兵柄為要武之所奉曹一時志之士而尹數則輸最為緣書微剛數直方平生以忠義自許求其之時也然為兩書全部分表職甚書吾番武使與斯蒔得其人矣若喻雖買其所長者夫文番而此鋒之事耳當大求其白之宮門當不將相不利此爭也而令形奏積白太石亨主拜邵之心以武推之則求不得為善夫上之實杜李維列九軍終於武舉知無所與何以知之事實與其何以知之是也實實文武嫌無之武文且貴若之數若何雖之能立名王護之先用為甚武封當以其何觀有鄭臣當所宣別府之事所以之其衰為職以文者任兩中吏使郎之所何其事也若之者必其勞能以兵時行收懷兵柄曹夫之也觀夫使為肆封身之命中理人

陳實而實附之先知此所以使之有任事其長不肯常蒙貢中之心先行人之事然後可以為之明後今之以其理而不其為書之言所以不可以其事而為之意言之有書甚其夫武之士不得而成其之所以為功名其不足以見其心也其所以為大臣之功而不可以其可而行之所以為武臣之所以不可為也宮中之事不可以為其所以為者也何絕今官也官受以不用州使懷而不敢是知之何以賓事其不為而以功名不正其人功名為武不然則尚名之士也

華陳蕃竇武以啗寰[illegible]何[illegible]已害以皇甫威明屈然明而殺之頭雖功名[illegible]貴職不足而節行過顯矣

張奐 本傳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建寧二年青蛇見於御坐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寮各言災咎奐上疏曰

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蟄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嗟嗟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 尚書周書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 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 顧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天子深納奐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

論三互法疏 司馬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閡文不賞為罪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illegible]時刺史二千石[illegible]三互之禁以今[illegible]之財宜不其實[illegible]為民[illegible]而[illegible]可[illegible]為罪者以[illegible]法[illegible]而[illegible]可法[illegible]人[illegible]官[illegible]人不得[illegible]呂[illegible]曰三互[illegible]法之不[illegible]

蔡邕 本傳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

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 縣音玄 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怪問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 漢書韓安國字長孺梁人也坐法抵罪獄中後為中大夫[illegible]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賣薪以給食後拜會稽太守 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 漢書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illegible]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illegible]以敞為冀州刺史

思欲功使吏者為美州刺史 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
當越禁取能以枚持獻而不顧事臣之義苟避輕微
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良願陛下上則先帝圖除
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
殿中

論先去官後盜賊疏 愚曰天平之患有形者人皆便而憂於國之禍於普人雖而患於蜀寇不抑戮知掛生於形者甚於有形加山東之盜不抑亡禁而亡適者高之害可為大之賊石郡亂者亂廣者恃士良之壯一單不患城以不擅攻圖患而不知供肉退士於一旦之報者甚聽定吏事去官寺易若詳扱富時莫強於而見而賊賴賜揮百八十戰新三萬八千餘賊東羌西平吏張於盜賊而本周直府為山兵破討羌而巷平邑官至無失獻之理也無盜賊之警也若臣上下恬不過而間至若賊內慮亦莫推究至言張當傳是我公遍當傳是戰毋寬大思人望而視之望於則若易而不自覺者人情也吾人見傳吏布臺貴中西星中常付誅盜賊功曾不一居郎龍忠以言此又未易與常人論歎

傅燮 本傳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吏隶戍中馬

上疏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
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
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 皇甫嵩傳曰能郡國自青徐幽

其刺竊見踐入州之人莫不必應也云六州蓋初起時也 此皆釁發蕭牆而
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
克黃巾雖盛不足以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
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
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
臣之所憂甫益深耳 甫始也 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
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
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空 曾參
事見史記 市虎成三夫 詳見韓傳 焉 若不詳察貨偽忠臣將復
有杜郵之戮矣 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起為士伍遷之陰密行出之咸陽西門十里王怒至杜郵使賜劍自殺見史記 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
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
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
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論盜賊西羌疏 愚曰人主保全言者則亂全言者論治不以貴主者治大不能全之責為使治道之故論賊而是之常盜不能治度之國論其兵之事足事不以化為東都之也故官守先賊之之吾不為劉閩賊為漢西也人曰東漢文章若滅閩深賈有由

劉陶（本傳徵拜諫議大夫見時天下日危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声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声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阸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聽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冰解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

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事急共跋闔云云）

自任擊羌疏（愚曰羌衍求州三明皆將也皇甫威明張然明不附宦官而皆全其身紀明附意宦官而反喪其身何也夫富貴死生皆命也持寵書養之以取身猶不能致之以取備由何出客私智於其間紀明之平東羌凡四百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戰多取功最高官至大尉身最至而卒為陽球奏劾以死大鄭有劉視二公而昔之由事宦官者何利哉蓋有媿焉誡也）

段熲（本傳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頗性輕果慮負敗將常五切以思勝可無從得節書下頃便上言）

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筭而中郎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污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

（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或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也古帳）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脩文戢戈招降獷敵（獷惡也音古猛反）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illegible]）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久長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殖生也左傳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illegible]）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illegible]）（子曰閫不可從外御軍不可從中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論宦官采女等事（[illegible]）

[illegible]

呂強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

[illegible]

賤諛諂嬖主徽邪徽寵放毒人物疾枯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叉家人重案無金相維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尔祖述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陛下感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官賢不越不升素餐私倖必加豢擢陽陰幸利棌犢荒蕪〈周頌有實者〉單人用不康周不由哉且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志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役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謂天子民多賦〉〈擢錢以共之〉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恤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不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是時僖公爲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見廢故悲愁怨曠之所生也〉况終年積聚宜無憂悲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易九〉

〈坤卦〉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蕃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絶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宮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素白色堊白土也〉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佛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名佼秦相衛鞅客子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君如杼民如水杼方則水方杼圓則水圓上及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諫晉史之辭〉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謂匿名書也〉

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群臣皆邕為戒上畏不知難測下懼劍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去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勳烈独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奪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論等行疏責（呂曰古者取財一而藏之一府人主無私用後世取財不一而藏之亦不一故人好私用們也取財主之法有責而無獻事財之戏有公而無私用官九貢九賦之法是取之出於一也太宰人縣戏而考復之彼君無私藏國無私用而民亦至不於園也畏以未與周異矣司農所事輸園家之公用與府所專給夫子之私用主其所入則田租均輸園之可畏也度澤市組佛之火府也兄貫損之所吉與等特陸所委則財分於二矣賦事元帝之初人復置水斜都對事泥此之人賦書時有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万万少府錢十八萬萬此則財分為三矣來都昔水則鄉對并戒又府入以與府禁錢攻舊田畏先戒之意甚甚獨辭何事和以來下供私收剝自立豈則聞人須之至經見之君每獲天于無私藏又受四有貢歛為等行之貴取財之門不一而事財之用亦不一此皆置宵小人周以而自剝者也民盖田而愛六矣菩大周賂賂之門而日貫獻無非備先聚歛指取賂民書呂歲官豊也入臣爭求所好之至久此如有豊迂數輦亦句嘅死於地下矣）

呂強（傳曰時帝多畜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強上疏）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歛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私藏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賦民困貴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獻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奏劾請下廷尉案覆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罪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為責（書奏不省）

歛田畝錢疏（呂曰天下之害有若歛而最不昔但田賦為甚畜來初用田賦靈者曰豈若濱家歛民錢以田為率者也春秋賦之漢武有韵驗尋歸之害而不加賦賦不王於頒宣頃有宜豐弄帶之官而不重賦賦不帝於飢夫東漢中東宮宜私人布濟州郡郡權貪殘而苛政擾歛未者於上是以民心來植固錄猶固尚可也屯）

逆之數也又帝誥調人乃更歛田畝錢而陸康誠之書之大个虫蠹其心而本根木
前向有一變生惠令見此則本報聞而無餘矣

陸康 本傳康字季寧吳郡吳人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十錢而比水潦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勞苦割剝於下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見公羊傳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見左傳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舍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十二卒主成亡也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勸親征疏

王鑒 本傳鑒字茂高堂邑人也將杜弢作亂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為憂

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漢湘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埶未舉鑒俎雲擾又捕孔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舜猿表春而甲侯俱其老况舂甲三年介胄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立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擾是賊踰我墻垣之內闚我室家之好踐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憤懼也去年以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俱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繇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宜熊羆之士其說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為周偃之重進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

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
六軍既瞻戰士思奮會來秉隙騁奇擾其為民顯示
大信開以生塗壯役之頸固以鎖於虎下矣議者將
以大衆從重人不可擾基謂暫擾以剿賊愈於放賊
而常擾也夫四体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
封骨矣然守不可虛基謂王等可委以蕭何之任或
以小賊方熾不足動千乘之重基見王莽之初亦小
寇也官軍不重其威故逆得肆其變卒令温懷不守
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也然之明驗也莫革獵
不可長兇狼而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
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
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
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金環不贍馳驚四
方匪遑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令大弊之極
劉於袁伐崇晉之命繫我而已欲使寓析無野次之
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基未見其易也魏
武既定中国親征柳城揚旌塞視之崩須鬱重塞之
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己之患雖戍
略衆嶮不以為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
而夏侯之鋒摧吳偽祖親泝長江而関羽之首懸衆
絡猶豫後機雖鼎三分之執劉表队守其衆卒亡全
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
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
暑夏非出軍之時基謂今宜戒嚴須秋而動高風啓
塗龍舟電舉旨於十日可到豫章豫去章賊尚有千
里之限但臨之以威恩則有務之理務矣既掃清湘
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
貴表奈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是數年国
富兵強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
濟桓文之功不難儔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
寇誠国家之大耻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
育思竭忠以愚補萬一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
謀先右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本事浮綳之）

上學校未立疏

戴邈（晉書本傳摠字望之文翔字若思又將學无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

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

札學是以古之建国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国之大夫耳興札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後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觸與不觸故也自頃国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為茂草四海之內人迹不交翦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何遽遑直之事哉然三年不爲札札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鍾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迭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札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札作樂者哉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肆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荊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揩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脩建采納焉奏

陳時政疏 息曰惠流寓并邮戰亂互相須怖罪逆 轍史與考業南寬丁從音鼓特之惡著

范寧

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以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脩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

桑梓俗自有閭比一朝屬戶長爲人肆君子則有土
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從之慮斯誠并無者之所執而
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夫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
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
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晉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
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
千餘近者數百而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
至嚴主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
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
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淸平之人須者選
擧惟以卹貧爲先雖剖有六年而質足便還又郡守
長吏牽置無常或無量戰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
以監郡郡以蒞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又爲上
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
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
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
鎭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
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淸白有亦復不見甄

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小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
復資官稟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
補若是功勲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
吏兵今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
無涯奢儉由勢今并無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
享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
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廛肆之羨不
可皆算並狗馬之跡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
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騐其鄉黨考
其素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非惟家給人足實
人宜不嗟踵而至伐官制請兵不相習代須者小事
使以補使一怨之違爭及累世親戚傍支羅其禍毒
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礼十九爲
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尚童幼也今
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
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爲經典困苦万姓
乃至此乎今宜脩理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
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呂善之

文選補遺卷十一

文選補遺卷十二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錄

門人譚紹烈纂類

封事 漢宣帝詔令群臣得奏封事以通下情封有正有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以魏相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論霍氏封事 西山真德秀曰張敞之意在於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是時許后之事既彰宣帝志在必誅霍雖微之討而不行口愚曰光儒論宣帝卻茂陵徐生之言蓋將捻其愚以成亦族之誅徹帝以侯威霍氏摘并公以京競殷也意帝豈有是氣帝久忌霍氏取忠不取言其抑也畏光之威不取發其縱之事右之會不忍發夫以為山逆誅宗萌於光七之後我之將孤羅膺巢之易魏相吉而不從張戳言而不者何也吾因持以饒帝之四吳當時族章告族敵石夏之謀執金吾权捕帝詔勿擠山等相補曰此鵬官重大后故不竟也此一舉也帝不抑制霍氏者吾霍右之要禍之也是紋搞閒之打未明牽侍之寵方塞平生驗奈之情嘗犭於一且寄聞之受光死刑葬之過厚山迪則庭之遇寬吾意廢立之誅向非寢躬之迫衆雞雖哭當亦未必書縱陰之留臺之罷鬩者不忍正與刑者嗚呼趙盡帶揚之死卻刑管管帝不奉后之嬰其殺霍氏者亦一擢去昇揚也何待容忍以威之哉

張敞 本傳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為山陽太守霍光薨宣帝始親政弟封光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員之山雲以過婦夢霍氏諸昔親屬頗出補吏敞聞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
田完有功於齊皆嗟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
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
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
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
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
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
勝紀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廷宜有明
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
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
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
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
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
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
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
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
非完計也臣敢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

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
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
通況乎千里之遠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上書

不善其計然僥倖也

奏異封事

致宣明寶曰世之識者以序宗劇向相元晉司姓之臣忠言者於當待文來表於後世未易斷其優方次愚之向直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經泰里擴後值王鳳專國載志之時上則正言挾刺懇ゝ紡忠下剛官鯁不近洶亦不豈非德行有學明身無禍邪原則福分悴負挹ゝ然飛邪之中成竹君心又取象夷跌不可則止之道恐轉鑽驗新所客身讒必赴貳智斯下矣嫌驗之作哉曰故封向所擬致固不能又然篤論是與筆者漆子貫卯者子○西山眞氏曰更生於正卯實否之精之篤之中文雅歡四可韜侮切刀辛不能周孝元之歡不明之君可與言武恭温自宣帝將究植識元帝立慈入用事諸葛望之於敬之之死主弑對元帝之六年也是年進植出貫指之死又敖年自殺其使宗房嘗一言之一死於元帝世敢吉恭顯者淮更生弟二人而更生患想捲ゝ又非房四伲聊貢為臣術號稱夫儒嘗徹一言敢又之首伏皆攻位三公而更生甘心之發網不省火熾之忠噬嫌十載之下猶高卯之伐貢禹之觀之真可規元愚曰人各以類交小人之交多周君子之交多雖甚矣主之者黨也易之泰之泰否君子位之者也而泰否五交不同何也亦愚以之特君子之交皆合六陰姦之君足恭事處否大時小人之以交方合非九五陽之君子是不足以合其交否也劇而向征羅狂開衆正見元帝欲合其交也

帝非其主也帝性陰柔毛陽則加恭呈之和不能退知堪吏生之實不能用益威可以彪春而來可以林否也

劉向

本傳向字政本名更生地冬侯寶帶恭呈許文子芽僧中測目望之芽更生在位執政太宦也地動給為恭等宣退恭俱乃使外觀上史事臣闇春秋地震為呈以事欲善之罷進望之事以通實若之路書奏恭呈發更生所謂自猜考好許辟表服遂吏生撤見為虎人望之亦坐使子上書奏呈白今諸撤望之自殺入子甚憚俱之乃握君懷為光祿動堪弟子張猛光陳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辟之數譖數馬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西山真氏曰自竊見以下凡七八轉忠誠惻怛之意藹然見於言外非積於忠者孚不能及也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和字乃一篇之綱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如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知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叛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按此叙次有法故不覺其次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災異數見以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而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善政還去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將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

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
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
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與易同
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
並居周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
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
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
秦叔孫通於秦博士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
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
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
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
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
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
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
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
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
人成群誠足慍也此言不知之狀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
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
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
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類俱進
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
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
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
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言不知之由如忽然用之此天
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
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
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
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
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以上昔應前賢人倫事多如此考祥
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
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
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
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
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
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論知人邪正封事 愚曰陽以君子行陰陽以行道不拘小人陰賊之不拘君子 陽家所非聖人所以也實不羈之道不立兩總之技藝之傳 不百年特以理占不以數占故也王陰而之實夏漢 勝以卜邑邑之廢石抑之立雖孟以讖宣帝之之典君 子不吉焉翼奉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也同學也精公 萬同待詔奉若行之以經術視二子不爲火輔以律 眉陰陽視二子不爲多持奉所守者正其言雖下能 而其鄉可重其不肯詩書言假王而能行以其數學未害也 下有數侯君集兵法也君子明之而行其道 小人明之以行其詐兇大害 奐翼奉所守與李靖同

翼奉 本傳字少君 東海下邳人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 知讀曰嚮 若乃懷邪知益為害 家相曰知讀作智 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 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 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 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為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為陰賊 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 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陰王者忌之 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 禮記曰子卯稷食菜羹 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亡 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 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容受故為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為廉貞 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 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 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 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 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 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強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 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眾何聞而不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 張晏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正月建寅在戌後二辰為建前 晉灼曰太陰在未月建在寅一日一夜十二時加申主之 孟康曰太陰在未 太陰下抵建前也是日癸未日加申 風從未來 未為邪臣之氣 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 張晏曰平昌侯王臨也 依上奏學 晉灼曰正辰謂日也邪時謂時也 孟康曰以乙未日為邪時加申 晉灼曰未加申 辰為邪占

知乎冒侯為邪人氏當言皆以邪侯加邪特字於非止月下言久邪之見侯時損邪是也巽氏曰五刑動
為五音四刑敢為十二律也 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

極諫外家封事 愚曰實有室之忠無如劉章劉向二人呂氏外戚也欲危劉氏則章力擁之王氏亦外戚也欲危劉氏則向力排之觀此封事千載向為寇等異時章得誅諸呂劉向不得誅諸王者何也政事之命得行而自平勃以主其盟向之無功不幸而不遇乎勤也

劉向 本傳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甚眾補奇陳陽習誅與相輔文揭語陽曰見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家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田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云云時陽朔二年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
失御臣之術也夫人臣操權柄持国政未有不為害
者也昔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
国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
君光孫林父寗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
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
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
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
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
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

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上大夫卿也
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 鄭氏曰皆昭王母弟 穰侯魏冄也涇皆其事害也
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
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其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
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
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
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之
位 布因也言若人之生於布 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
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
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
華轂者二十三者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
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
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 寄託也內為汙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 依東
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 東宮大后所居 尚書九卿州
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
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
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
任不令得給事朝者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

以親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后霍后二家皆坐以僭擬誅滅故爲王氏諱不言而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擅寵宗
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
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
皇甫周卿士字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其爲人微象孝昭
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
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
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於此之明也事
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太山之
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
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
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內嫡觀也而皇太后
天外大家孝宣皇帝不與旧平昌侯權所以樂昌全安之
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
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
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
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
失社稷所以睦外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
行此策田氏復見於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
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
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
宗廟久承皇太后言救不安則帝身亦下得久事皇太后天下甚幸書奏
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地震爲后譖封事愚曰翼奉與李尋明曆數之學尋下先於翼而奉乃得以自全
初也本言可奇而守則正尋言雖奇而行則傲翼奉新安教學之傳大体以正明后旧致災之由大鄭
余高大李忠州宜有判白之風而非尋此尋淮放而未善終矣也
翼奉本傳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上徵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陰陽定四
時列五行以視聖人明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
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敗以視賢者
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
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
孟康曰詩內傳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
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

不曰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
聖深懷要道竭恪萬方布德流恩靡有闕遺罷省不
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則邦錢給之 恩澤其厚
又舉直言求道失益德紀備天下幸甚臣奉寫學齊
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
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巢居鳥也穴處狐狸之屬亦不足
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天動地災變見於
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
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
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歲
見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從春太陰在甲戌則太歲
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之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
情得公正貞廉甲庚皆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寅為貞午為廉日在
本數三寅在東方木正陰陽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
之位也春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
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大令謂倉庫之屬也陰氣盛
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
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
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平均今左右已同
姓獨兮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
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
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
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
性言失之好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
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又聞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
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
至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
宮為貴人從臨獄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
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
謝示平恐傷害夫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皆千萬
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年饑
饉加有西江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
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
害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
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
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illegible]

不以私愛害公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皇恭哀帝之父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頻頻之）愛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因心數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自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不應災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將反為大旱甚則有水災春秋宋伯姬是矣（伯姬魯宣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居守寡既火而為大災極陰生陽也）惟陛下財察

薦辛慶忌封事

（知人實錄辛慶忌在漢將中有威聞忧視臣之力量非但將也觀何武薦慶忌日宜在爪牙以備不虞世有不盡知慶者但武然也當亂世固傳官為國屯田而收其用非威信其大節大在此當其上書救劇鄉之古肯為忠臣護手為國家封此二事上表表此入班國鄉不戚本傳何也慶忌之力量非深中據夫者何武知當時叹國不知於後世吾國得叹為將附法不）

何武（實書慶忌武賢子為先祖大夫執金吾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

（直何武上封事）

賞有宮之奇晉獻不寢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大將不撥設則士以鹿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建則將之官近威主內異姓距外故姦宄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脩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莊十八年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迺何大其未）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護孫為有將軍國虎臣遠）

論董賢封事

（愚曰小人娛娛以求其全者未必不識以利祿人實指人奏薦石也頑善相呈也而死于獄則戮推持王莽以禍莽之也而死於董賢何物小子嬖中生因緣為帝寵寵行以謂禮皆歸賢王嘉賢驗罪恐恐言之而不肯一首入乾薦捷王莽以自託于為漢氏箕稿之禍而莽之叛賢特而蘊覺之毒以始以自全以自禍小人僥倖不自悟哉）

王嘉（本傳哀帝自立時侍中董賢愛幸封封族嘉因奏封事云云時建平四年）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尚書臯陶謨之辭言有國之人不可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幾）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

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紀而害及王
者其國極危國人傾側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
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
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逆至於臣殺君子殺父
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
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
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
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
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皆飲食為
賞賜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持賜其工自貢獻宗
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
諸官並共賜及賚賜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
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群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
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
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行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
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
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
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

內患傷不能通忠中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
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
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
罪辜亂國也驅不終其祿所謂愛之無適足害之者
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寖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崩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

疏論董賢封事西山真氏曰漢世佞倖之臣雖衆然其寵倖貴未有如董賢者其所以得此於帝者未知便僻嬖為以自固而已是時山崩地動日食三朝丞相王嘉以為寵賢之應白虹貫日連陰不雨司隸鮑宣亦以為寵賢之應天人君親一體事之臣而又為帝所戒而此可不慎哉嘉之言曰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宜帝曰誠哉斯言宜為謝過天地解謝海內允遵斯回知此二字可以終其性命二臣之言悠悠忽忽非獨放恣人主亦欲保全幸臣而帝欲寵受之誠辯忘言而不亦方且擢賢以至三公拒諫抗暴信昔莫之惜蓋帝之意蓋非特其柔巧和媚非能為忠而不知信忍之貴操權擅事未有不為害者董賢既由此大壞而賢亦不免於誅蓋觀使嬖而危仁賢其禍如至此也人主其亦懲戒之哉

王嘉

臣聞爵祿土地人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武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
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体久不平此

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〻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〻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論曰食封事（愚曰憲武制本之難也當嚴日食 論冊縣村奏之振名以異惟或盛）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尚書之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〻則中（[illegible]）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倪）宗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尚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漢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宜加防檢式遵前制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丙吉自以御曹人之宜帝時 爲丞相掾史有罪臧無所驗）

爲嚴（本傳嚴字威卿其冬 日官食之嚴上封事）

（親盡知爲陳平平用案知便 賣貴判案之法亦善矣）

（史：盧條其人生賍不入身履年生是率不實敗挾 盲罪勃坐制戶及死枝盜爲諫似嚴迭年審獄）

（鉛此懲御實詞之推所由生也雖然張勃舉陳爲 功不兇下吏故說也誅者不害於公故者不見於 也載廷年舉批吏之廉下見有歲銘尚上安也之 之好回任不各刑歲事之貫收自不擅知採之說 諒報恩者概國申盡本然其簡跃者有改昔伯論 當時如朱浮書劇案之吏而與際論孝慮取火乎）

(公府不奉吏自古吏也見瀆害)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以崇
虛實(周養猶欲遠也)或未曉其職便複迭徒誠非建官賦祿
之意宜判正百司各責其事州郡所舉以得其人若
不如言哉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如此綏御有体災眚消矣

論竇氏封事(西山真氏曰何敞之言非有忠於竇憲是者終於竇氏也而自相公孫弘去及顧之既如親之以相擾王之責陷者是故隨而觀之不仁之人可與言哉○唐仲友曰論竇氏乞助豆之說也)

(進身抑推之据本見其志學延竇憲使傳齊南獻乃見敞得亦釋公正忠學二者蓋有○竇憲出何敞傳事與公孫弘與董仲舒同獻以道義亦度驕王敞掉事與仲舒同)

何敞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於殺身滅家而
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
國之危亂家將凶初由所有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
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
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
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此)

(也幹主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
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礼未終卒然中改
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虛困
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
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
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
伯之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吉甫作頌以美之)如憲等陷於罪辜
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王陵不許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自誅產祿)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
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
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金之譏(左傳鄭武姜叔段莊公寘姜氏於城穎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下使憲等得
長保其福祐然藏獲之妹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
免於嚴怒(蘇秦說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為作藥酒待之矣三日其夫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於是佯僵而棄酒主父怒而笞之故妾一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臣
伏惟累祖家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
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

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昫全駙馬都尉
瓌雖可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
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
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

論北單于不當立封事愚曰人惟守正則邪亦不足畏袁安正直為東漢諸相臣學白為辭令王甞相終始一節違其平生有不合於道氏者四語多欺不當爭也助但禮狄兵二也身豆憲立北單于三也奏兵氏之門二十五者四十入四也劾而不附於權臣師不顧子國休慧至憲擊光祿誅戮斬馘以危言之而不顧文相表安任隗素行高潔以言之惟其端可指是以小人亦不能指也

袁安本傳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八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
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
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
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
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
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
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
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
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
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
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
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
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
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
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烏桓鮮卑
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
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
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
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論日食為竇氏封事愚曰丁鴻以日食為竇氏可謂知今下數日竇氏伏誅憲言之者為誅之者乃一鴻耳今之聲衆而宰相不得與其甚權可畏也抑竇氏覆宗之獨其責不在人而在後馬后以法度拘制諸子弟故身況備見馬氏之安竇以官辭爵寵諸子弟故身吝恨見竇族之誅此右

今防宜抑也

丁鴻本傳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

食上封事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埶則日月薄蝕周室衰謂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其類非一故言之屬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殺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劉向上書云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數絕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三桓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至田和遂爲齊侯六卿范氏中行氏知氏韓氏趙氏魏氏三分晉也諸呂呂產呂祿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埶也今大將軍雖有敬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不昭盛也今道悖于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然其情貌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月滿先節謂未望而滿也又望而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敕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千雲蔽日之木起於蔥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雖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漢書有左官之律附益之法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爲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奸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下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論倖臣鄧萬封事（恐曰桓帝在位二十一年學官字叔龍令見倖稱入何多一母也要之心 疑內病躯在外見貴一孔家舉一孔子復罪舍尙亦望之而走見悔然見責以臣近君而客子坐誣帝坐者二 其邪王善恐不同何也大舜光雖旧人而光則勇於速鄧方鄧旧之人而方則勇於進當以此御之則當待 宣帝與女寵相嫁嫁一倖臣和董賢凶德參會動宮不以此延所以德之吉之也然延當調帝爲漢中 主意時其一再豈望中哉）

爰延（本傳延字季平陳留外黄人時大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座以問延上封事）

臣聞天子尊無爲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尙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其朋慎其往）言慎其朋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強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事見公羊傳）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事見漢書李延年傳）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甄明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情孔子曰益者三友邪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事見逸人傳）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熙廣也）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

論青龍蛇封事（恐曰青蛇之災不載見帝本紀而附見詩網偽爲二傳史以日食地震則書若小災不見載也夫蛇孽陰類其徵爲女子爲奸臣吞杖莊公十四年自內蛇與外蛇鬬鄭南門內蛇死其後厲公自外部傳說探子復而火立曾文公十六年曾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其後文公薨公子遂殺太子惡視而立宣公皆臣篡弒之徵也今青蛇見御座君位也以臣有起焉東而生青龍背其後兵起青山東方共也封董氣專而會陽帰緣翻華由以代漢之祖必爾非此）

謝弼（本傳弼字輔皇東郡武陽人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

之學又獎威守尤裴四不去有逆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孝和皇帝下絶竇后之恩前世以為美談不宜太后崩合葬帝和帝子羣臣議欲貶太后上之文是合葬先皇后不忍離拔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

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大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群邪一旦誅殺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以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錮夫台宰重器國命所寄今之四

公惟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寵之人四公謂劉尚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公餗易以鼎喻三公不勝其任也折足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案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事左右惡其言出

論青蛇封事

楊賜本傳賜字伯獻楊秉之子也時為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鬬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蛇之亂屬公鄭人立昭公內蛇與外蛇鬬內蛇死後昭公果殺於傳厲而厲公入昭公敗矣以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前書曰康王晏起魯詩言關雎之人數之書曰后夫人作此詩以風之所以為不然數之入數而傷之周康王之時

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
自戒齡濟元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
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妻之愛
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字官后之黨右嬖寵而居位詩云皇甫卿士豔妻煽方處
則虵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大戊時桑
殺共生於朝暗德而祥穀死景公時熒惑守心鶴鑒宋景公善見史記

文選補遺卷十二

文選補遺卷十三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纂類

上書一

報燕惠王書

蘇東坡賦曰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存反間得行樂毅終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虐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下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夫諸侯伺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眾致歲而不就下兩城若非其智力不足以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致於此　人書

湣王之強暴樂毅苟退而休兵田里安其老幼　人無萬　拒持而不決所以使齊人得休而爲之謀也當戰國之時兵隨閭吞諸世獨在宋以燕齊之眾壘其誠而急文之可以救此而後其推不可嗚呼敗王所甚而洪兩夫爲而爲天下笑也○顧演蘇軾曰害拔其燕合擒伏戰辯業全齊而歸之莫補彗五年下七十餘城伏難苦與鄰里東照兵又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伏知異而不決此非鎮內外心有遺其因戰拒之五年而不失以之雖之罪身智知祕識置斯耳使數不遵惠王之擊以弇燕之處職二城燕以誠月雖困單之智伺燕為乎夏使太功不建矣執謂執不丁二城恃以成王者之害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乾丘張文昔田敗戰國之推耳豈足以知王者之事一說將王之平濟從其數年之後疑之亦盡是其其所以不殺二城者乃有所不足未能盡其謀於再服之之心矣始有懷仁賊以示民始有其志於

王霸之事何夏侯生之妄論也黄曰世材毅曰王[illegible]○以今觀之毅亦戰國之說[illegible]之士而已上不責人材稱世賢以節物君臣[illegible]臣者死其職而不敢且乘而去之者更死於山林而耳不報臣於其他者故古今人臣不去國者矣如其[illegible]去國者矣如[illegible]子展孝賦[illegible]不相事死不離其至如[illegible]世家更不書宋公而書殺于[illegible]曰存宋祀而[illegible]亦不忍臣於周也樂毅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爲郡縣[illegible]不下[illegible]以[illegible]則[illegible]不[illegible]於[illegible]

樂毅（史記樂毅爲燕[illegible]）

燕惠王[illegible]趙王使人讓樂毅樂毅復上書曰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幸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交結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此自敘所以事先王之由）故受令而不辭先王之命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節符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臺名）大呂陳於元英（宮名）故鼎反乎磨室（[illegible]作磨室[illegible]磨室也）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illegible]植於齊人之汶水）自五伯以來功未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此敘王所以待己之由）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

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之事臣脩法令慎廢舉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五子胥説聽於闔閭而吾王遂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此下自白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義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明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説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之留意焉

論趙高書

愚曰世之小人其敢於爲惡者有不自知其將理也惟性陷於利欲而不能拔是以爲惡終身文史公傳李斯也蓋義暴與亡之敗情列其中凡見將書廢甘建則矣罪列其事於秦紀而并其事於斯傳直以新直以新與秦趙事焉足已情春者非善也斯也及考新論嫡雍廢立之非辨趙高弄權之所則新學六舊今然之傾一有貴始東書不知理者特心存推勢故變時學以狗主之非而已嗚呼小人豈真不知哉口又曰宦寺以廢立之事特其港者解不爲患嘗堅牛救矯立扶而立叙聽昭子陽子即任朝其家表敢其罪而救之仲尼以爲不實弘陽坏可非也爲趙高任二世而奉其其愚以救二

世視呂氏逆子劉之事何如也夫立君大事也不敢令大臣而聽之宦官其禍逆而大二世無昭子敢堅中之事李斯又無呂氏逆子劉之現反爲所陷焉日孫程以策立順帝王守成以策立文宗皆自高始民

李斯

本傳斯楚上蔡人二世時爲相趙高案斯子三川守由與盜通狀斯欲見二世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殺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逸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亦作起音怡韓大夫殺其君悼公者韓無悼公或鄭之別君名表韓玘之事昭侯以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

言兵事書

東萊呂氏曰鼂錯屢好吾刺某從道口悉曰錯之術數以輔太子則非以言兵事則是凡事不貴術數偏矣不厭術數貴正拙巧變化無亦自有無行其間何可以一正律之故錯之所謂得

（地形卒服習器用利雖不欲術數亦可至於以蠻夷攻蠻夷且以詐相使以罪人實塞下且以威相劫此兵家所不免也而君子何嘗以此短之吾故回錯之術數輔太子則非言兵事則是）

晁錯（本傳文帝時錯為太子家令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書時十一年）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
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
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三困於匈奴矣
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　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
當勝乘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
利有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
故兵曰有必勝之將無不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
刃之急者三（合刃謂交兵也）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
用兵利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浸也音子廉反）山林積石
經川丘阜（經川長流之水大陵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
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衍戈執反）屬（之然反）平原廣
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

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
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
一也萑葦竹蕭（萑葦荻也蕭蘆也萑音桓）草木蒙蘢支葉茂接
矛鋋之地也長戟二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
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練選卒不服習起居
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
與金鼓之聲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
不完利與空手同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
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
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也故兵法曰器械不利
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
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
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
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
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今匈奴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
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與猶加也）
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

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伍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服虔曰騶矢之善者也左氏傳作菆字其意同材官有材力者騶發騶矢以射手子夷之善故衆則同的的猶所射之準臬也）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韋昭曰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及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數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文帝加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上守備塞書

鼂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地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能讀曰耐）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僨仆也）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秦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左也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發之非謫復徭也）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

害而亡誅而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天下明知禍
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下先倡天下從之
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
不著於地其執以易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
飲酪衣毛皮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
廣埜（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
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
南畝也今使胡人數出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
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
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款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
遠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
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
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
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能不如選常居者
家室田作之以便為知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渠答鐵蒺
藜也藺石城上雷石音衆內反）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
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虎落者外藩也
今若時竹虎落也又曰以竹篾相連遮落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
徒復作令居之（秦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不足募以
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
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自止（初徙之時
縣官具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孝卿武帝
所置爵之上書表得贖罪之然二十等爵內卿名五聽其買級同列卿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
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
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
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則是邑里相救
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欲立恩義於上主）欲全親戚
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
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
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
稱聖名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募民徙塞下書（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林之奇曰鼂錯之論邊事其後先皆有條理始則欲用中國之所長以制匈奴之所短者從其寔矣於是措募民免罪修者使營塞下以帑匈奴者又從之民則又措為什伍之法以羅其民募其限者又從之矣則措募民入粟於邊以實免罪不遠三歲塞下之募必身帝又陡之民塞復錯遷食又支五哉可令入郡縣又支二歲以上可特狀勿救民但其於國害餘兵之前狄故寔各有條理而微密精熟固非獻作一誠以要要功者此西漢之文章抽為有用之學矣曰悉曰害事貴有所慮見錯前章書使民始舉其事從章言使民

乃審其宜舉其事則民有所勸而從審其宜則民有所樂而從凡人之情養生無所則重懷土之恩用不便則輕遷行之者況其從邪將能中從老勝茂陵宮非其情本事鹽勝傳杜殺之民置之于戎狄爭之場而無以應之則閭左之衆起而亡秦近原之卒起而賊居錯之變法者適以害遠來市之禍恐不得削七國而見也錯其善言已哉

鼂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草木之饒然後宮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二內二房也置器爲民至有所居作有所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之往也爲置醫以巫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常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伍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兵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

上諫出兵伐閩越王書書曰善哉武帝之心書者最南也善哉武帝之試者最明也夫武帝嘗兵四夷自向粵始帝先試於南粵而後誠於西北其爲心淮南慮之已然及其相而救之不至嘻者則輪臺之悔亦可自免奈何淮南之言不足聽言所也錄而武帝好兵之心浩不可遏故南粵之役見武帝然身用兵之機史載此書不如武紀不知於淮南傳而獨累安傳見之其憲實助且遺漏失嗜淮南寬之者何其智歟助成之者何其愚

淮南王安本傳武帝時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興兵遣將軍討閩越安上書時建元元年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

獨養耆老振匱之盛德上隆和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攝安也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古剪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也理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服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地其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也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因祭進酎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者內也國家寶藏也一卒之用不及上事自相攻擊

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為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曰贅也一云贅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婿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行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蝮惡蛇也夏日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

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方内無犬吠之
驚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
民為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
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強能難邊城為邊城作南
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
高山人迹所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
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
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越之小邑
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
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有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
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
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
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
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
蠚毒地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
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
弑而殺之甲以誅死甲者閩王弟之名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
欲來内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

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
其絶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
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塡撫方
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
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於山林
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
士卒罷勌食糧乏絶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
紡績織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誅者無食行者無糧
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
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郡都尉姓屠名睢又
使監祿鑿渠通道監御史也名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
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
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内騷動百
姓靡散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
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
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
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
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以

臧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重也

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倖以逆執之類行猶行舊敵行在前故曰類事犯也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漢江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之輿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長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民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臣忠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論伐匈奴書陳第曰武帝征伐之甚難之言在所不採而主父偃以殊遠徼之建言凡事乃以伐匈奴為諫夫趙安之所陳與上異意以奉法諭之是猶非上之是立論辭無救武帝乃

見而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言雖不用而其人見收其事足以延天下之才亦何來天下之言一語不當不廢之則非塞射才之路亦將鉗天下之口武皇意於好異之在斯乎

主父偃本傳臨菑人學長短縱橫術元光元年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云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効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守之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郤地千里以何為

境地固澤鹵鹵澤鹹也不生五谷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黃腄二縣名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琊諸海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靡音糜敝也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敵因為交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尉佗章邯之比也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加而察焉

諫匈奴書

愚曰嚴安上書與主父偃不同主父偃言其害而救之嚴安則推其本而致之本正則末自正凡安所言曰靡敝則嚴事之利心也曰省刑罰則樂治之條心也曰省征役則秦帝之傷也夫秦之敗不但勞兵一事大本既立數者皆除則兵可自言而止至於用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可以開要功事者之口甚一將功成萬骨枯大言益本論安

嚴安

本傳安臨菑人以故丞相史上書曰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則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族音奏節止也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猶顯也顯示之使其慕欲也欲音慾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則節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以徒得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夸大也矯為也而世不知愧故姦軌浸長浸漸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

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敎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谷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脩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並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君遇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又為虐政以戕害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

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中直者退法嚴令苛諂（[illegible]）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辟讀曰闢）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粮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粮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挂縣也）宿兵於無用之地（宿留也）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長官謂一市之長）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敎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故周室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薉貉也薉與穢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燔燒龍城匈奴[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音狄元反）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

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越（挐謂相連引也音女居反）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久或作多）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幾音巨依反）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皆若佩帶綢繆小也脅者謂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身旁附著之義）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究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逆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論土崩瓦解書（惠曰人臣諫君責之以微不若引之以禮理責以欲者其欲未王可據而刃以理者其欲不戢而書自化故伊尹遇末甲之賜欲而伊鑒於商周公竊成王之撫悟而伊尹於文武業以聖賢相期則其必自有悅而不為者徐無於武帝赤書復諫者其帝之心內多欲而外仁義者也仁義不勝故私欲橫生作樂於身色之奉身擴之惜排優俳儒之戲不直正之而勸以王道幾若陳善而不聞其邪者使帝誠知樂言以見下為務而憂心為淒戚康之事吾知弦欲不待言而自止識得調排之所呼禁言戲事而閑時）

（若儒者一意回邊失罪不用而有餘焉會且樂邑不見用與乃以學言高迂而不相入邪）

徐樂（本齊樂燕郡無終人上書曰）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趙本）（天作謹）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偏袒大呼天下從風（風叶音火放反）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韓趙魏三國本共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

土崩之執雖有𢎞國勁兵不得運旋而身為禽矣楚是也況郡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王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扶日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亦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朝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𢎞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虧損）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為陛下天然之資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依扆）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上救太子書

西山真氏曰按戾園之禍由江充之[illegible]是則然矣而所以召江充之緣其失有四為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逮其長也後宮嬖幸多王夫人李姬生子皇后太子寵衰於是所去太臣殿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幸也江充與丞數事陷之以兒太拉嫉人之為讒毋先寵倒上意上意所欲擇人亦劉之上意所背讒人毋背之惟事之心於太子善意先有所務米從承下從風而離其夫一也書蘇文之譎也者書考獲其實有賢太子護無則叙文誅二者必居於此頻乃民為不聞遣措增太子官人以魏之是則爰謂之嫌胥受之服行矣自今小人馬寮為難覆患使其夫二也太子無地疑間安視路而已文子之親蓋容一日不相保於得罪代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方常寧之讒補龍撤祭其情為之誅群蓋父子之清春冬為基故也其獲弄書昔寒而太子不存家老蒲兩而帝不之秘父子之間幸賊至此欲無疑譖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子宿事而侍幸是其嫉有輸又事以太子家使章為壽更而白奏馬是其忿患有嚢帝治巫蠱之

啟不屬之他人而屬之充以明陛之人挾執擅之意[illegible]其數譖於太子必矣而害會天之察是假以斧斤而使之役因本其失四也雖然四者其事[illegible]而本原實此於一心帝惟其多欲也故寵愛衰而疲尊善愛憎之意所形猶創之紛安傳而定性其多惑也故溺於方士巫理之說精神意憂又也已淫亂及年老氣憊百邪乘之於是妖言興於外妖變感於內巫蠱之事由此而後起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銘諸聖柄朝夕是戒顧安有是執江充拱賊小人真皆無足論者為推原武帝之失意秦書有所譽石口致掌胡氏曰武帝為人父而致太子及有十史焉皇后帝得是上與諸子賊其親於妻子而有閱逮之心此一天也寵極三人各生子后與太子愛逮他此二失也太子世寬層上嫌其不類也已用法大臣皆不悅因是毀之而不能察此三失也江充既敗趙太子以其帝依其才而用之乃襄劃象宮直信任之而忘其敗趙之事此四失也建太子必以正人為之師傅開友乃令私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此五失也蘇文諸太子與宮人戲不為嚴實遽增太子宮人遽結實轉加

諸移此六失也縱放士女至尚入宮掘蠱咒詛之端此也
九失也巫蠱獄起又委江充爲使此八失也卒致戲高患
忌尽疑左右爲巫蠱欲邪人之計得行此九失也使召太
子使者不敢進以反歸報帝遂信之發兵捕斬此十失也
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
既不忍忿而斬充猶可身之甘泉或幾見察方且發中廐
車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射年尤將何爲少傅不之禁皇
后不之止非惡相事合戰五日於不得已中得已而不已
是真反見至此實不可貸則亡而從死非不幸世世宗慮
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行師萬里信方士之說土
木火共起遑不休極民力殫盡海內虛耗盜賊群起害痛
之禍皇於自然禁自邪人橋延于孫啚丹姍下無寧風塵
其害惜矣向使遵文帝恭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謝家
刑國猶也安事豈有蕭牆振驚望思痛悔哉○愚曰人主
可無言則公議在於搢紳人主群與言則公議出於草茅
大事而至草茅言之則殆矣君人主情以通于天下國
猶此望高此一巫蠱之事太子不得言公卿不敢言三老
若茂獨出主言之武帝翻然改悟巫蠱赦有禪江充之死
發痛之志則元良不隕而思子之臺可不作凡而豈所
命所草茅之言關係也

壺關三老茂太子舉武帝末年衛皇后寵衰江充用事
充與太子有隙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
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太子使
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斬充遂發兵與丞相劉
屈氂等戰長安中從亂言太子反太子兵敗亡不得上
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下地安
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
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
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
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

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
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
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
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
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
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
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
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
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
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
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
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
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
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
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悟父之至意事多不招
上知太子皇后無他意而律千秋
後因太子冤乃遷擇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後上憐太子無辜
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諫擊匈奴書

致堂胡氏曰魏相此疏立兵名之師猶謂邊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其經國之遠猷相宰之能事其猷可服者不隱卑俗薄惡子不殺父凡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戒懼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惡聞災異故臣事君凡人地更夫欲逢迎視之之則一切隱諱不以直告而華飾不惟之物實則忽止飛祥瑞以脫君心非欲慰悅忠因以自見將法之屬前古律其視魏相為何如哉風俗薄惡事相之責也而相不自載寫嗚呼於是曰國家行事難言於其君而亦當責乎其相宣帝比武帝皆美質而可大有為者也武帝窮兵宣帝不甚窮兵何也乃魏相諫則之書誅後知武帝之相為桑洋有屬不敢言也故曰當於兵宣帝之若相魏相不諱言也故不窮於兵嗚呼一止兵也武帝之時主父偃嚴安亦嘗無言也不出於朝廷之相而出於疏遠之臣帝亦詔輕所之也若魏相者眞大臣乎

魏相 本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有未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上書得緩刑書

西山眞氏曰按溫舒之論辯事直與史稱其實則溫舒之君故始言秦之獄吏之非自昔也出上之責也次言上下指毆以刑為民則下之為此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於人民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賢明之上之所欲故安否則人為上之所欲危且孝宜舉賢明之上君之為實欲好刑名之學從其意指所以至行於如此上之所不可誣郡縣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封於為吏者不謹其十餘吉者其於獄情不可挾致之情獄欲爭剛不拒之為可不謹及之反覆地為獄獨不可反況其事獄對未為吏備不謹可對況其吏爭溫舒之言至哀可悲痛於是宜帝為之感惜置書以示之形觀以其言之至亦可謂善忠言者然其為治於以霸王之道雜以獄刑然刑名法律之書一辛不免於世所識而吏臣書之曰獄刑既為平夫殘之一辯名然而實否之不知不顧也人生所好可不謹於事詰口吏訴不覩則不知之不復則不惜宜帝嘗獄事詰於刑獄為辟道好身為獄吏獄於刑獄為急夫刑獄之為重也如有刑之為重孰是以德化而無行刑之為重文帝化以德也

化人故担刑而日古宜帝以刑施人故担行而日帝焉什之言重刑獄雖行而所以者於德化者尚略試於神貴甘審之時無補也

路溫舒 本傳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時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人焉文帝永思至得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為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位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以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也是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迺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忘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屬古[illegible]字屬連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精熟周悉之致法中也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蓋奏當之成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由聽之以為死有餘辜則何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

亡極瑜爲一切 瑜苟且也 切權時也 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

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 畫獄木吏 而不入對

凡貪賞乎期獄必 也獄必不入對 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

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

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毁而後鳳凰

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

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

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 西山曰且許論獄吏則 而併及除誹謗切言

西其時有罪 言得罪者 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

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也永和樂與天亡極

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 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

諫膠東王太后書

張敞 本傳敞拜膠東相頃之王 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 索隱秦 昭王后

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 楚莊王姬 樊 口非惡旨

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絶嗜欲者將以率二

君而全宗祀也禮君無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

母 輜軿衣車也 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 綢繆組也 綢和密結束之貌

所以自 結固也 此言尊賢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太今后

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

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

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書奏

太后上 不復出

訟蓋寬饒書 致堂胡氏曰饒寬之死是怨謗歟曰非 也宣帝加之之辭也夫永譯致曰非也 史拾其死云非不能永寬且人臣非表心不亂矣致 請天下於人君執然則何以自取帝怒之之舉也曰上 丹用刑罰而寬饒曰以法律爲詩書上方任中書官 而寬口以刑餘爲周召此兩言激宣帝之爲人帝怒 其書也是以殺之吾可謂不如自反以取其退者矣 帝誠以仁義禮樂右而用天下之賢人居廟而訪問 論此言何爲至於我執凡人臣之諷議於上者言品 不當而不加罪死言之當及致之乎宜帝於是乎失 君道矣

鄭昌 漢書宣帝猶爲司隷校尉東萊無所迴避是時 上方用刑罰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 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 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 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 不得其人則不得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 不改下其中書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 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傷寬饒忠 直憂國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

不起司隷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

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死史許之屬下無金張之
託藏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
劾以大辟臣幸得存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
不言上不得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刎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文選補遺卷十四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纂類

上書二

諫立趙皇后書悉日成帝立趙后欲自武帝之立衛后事者不正也衛子夫以平陽公主謳者主進身而有子趙飛燕以陽阿主歌舞者進身而無子夫進后有二日教曰楚喜舜辰后先之女為巢燕山之女以也商之興以有娀周之其以妄原以懲刑帶之吉征刑陳吉王之述而踠由於為水平人之言國未王於躑其懷書家者不正言何為北

劉輔本傳輔河間宗室人舉孝廉為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云

臣聞天之所以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為必先降以
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
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
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乎者雖夙夜
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
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之祥猶
恐晚暮今廼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
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不可以

為桂甲入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是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盡死惟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

論救劉輔書

致堂胡氏曰成帝一時之忿雖死有辭而見救之辭曰多豈恩叩頭切諫亦以禮義出於良心不可忘也若非此心施之則輔王章則不敢之道還為威德良成帝正道臣臣亦不孤少事既獄死不可復生輔論死刑不聞再月之間輔之望切如水火石投福來當路心護輸立無素約獨社欲谷永之徒何捷拜臣乃保寬稱困獄不亡得乎○愚曰成帝書王章言王鳳之專而鳳引奏致之死成帝悲州輔言趙后之事而后乃不引奇致之死此即一事使見王鳳之惡所咸而趙后之寵柯泰肆然輔亦宗臣問而之主乎

谷永本傳劉輔諫成帝立趙后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群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正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回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婁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繫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

訟王尊書

致堂胡氏曰是非不明于上而清議在下此亂世之所同也使朝所行與清議合斯乃治世之事也御史大夫在衆君三公位事任重當為天子是賢材進不肖使群大夫各得其職而張忠備所承轄之言拙暴材能之尹必相不惟辨諫大夫不與明使王尊得尹是作而去矣定室其無人矣而非三老惟不平之心甚衆多之議仲白事兆之功績破折暴奏之餘然則一同開史咎矣鼠以為國之衆堂小小亂大三老不顧御史爭權暴指其罪而自宣容納不加上之辭是誠是取錄用王尊拜為判史而張忠揭穢竟不究治則又失行夫嗚呼此一非王鳳之意以且三老之言有可取者下澗擇世不止一時所謂一人之身三尚之開賢作俊是也士方衆知於君又係書於朝臣則說者名譽之遏其實此之者不煉於夫言食之者不能於不称戎而害通則從衆惡以歸之一如是可矣他日再用又再害再遂又再毀豈於三四而未以也不識於戚乎此

不義者一也恩恨舊朝不樂成人之美凡人臣喜正
直忠讜從冒者不與以是為必變其所言事與本指
借播于外曰為說為邪為此附為同歸怨於君父為
徼利於後來為陰有中傷為意在排間而人君亦從
而信之此不義者二也甲不幸罪咎福乙為之則并
乙而罪之以為結黨附下以杜公論之上聞不義者
三也凡與見尚許當許公卿士大夫亦從吏議則集
其神理當不得吐怨人君間借在間史則此不義者
四也去此四不義公行賞罰則清議在上人心服矣
○恩曰人臣之最非排正容之朝廷者未必其而察
之事芽者嫉為身王尊之為人賢好擯伐者其所長
也竭賤大浩清其所恩也吾鄉史粟忠偏所必輔之成
言而誣之暴則朝廷之公論何如三朝三也公東興戒
衙卿史之暴而下白則革弊之公論又何如事而成
帝所之而專侍目明不然治亂之吉凶三光有益
者三高帝昭成帝長則祈誠三光之吉表之三光之變
太子免則壹聞三光之吉也今成帝出其事賊又陋
三光之吉也此皆朝廷請臣所不復

公乘興表書事行京兆尹事從貞元三歲坐恩鄉史者無禮御史大夫忠奏事暴虐不改外為大吉易從賊上事生免後汝多救張之胡三公先乘興事上書

尊治京兆功效曰皆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横行剽劫
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放校
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
群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
有能捕斬不爱金爵重賞關內侯寛中使問所徵故
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
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慮卑体下士厲

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振壞渠率效
首賊乱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
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萬音翦張禁酒趙
放此二人作酒作翦之家杜建揚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
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
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
辜姦邪銷釋吏民悦服尊撥劇整乱誅暴禁邪皆前
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絶褒賞加於
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
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
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
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
子閎拔刀欲刼之輔以故深疾恨毒欲傷害尊疑輔
内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傅致奏文浸潤
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
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
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
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聽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

傷尊僭身深已砥節首公剌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
豪强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
此誠國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机人
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不得蒙赦木
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
罪辜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起選賢擢用起家為卿賊
亂既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糾之
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
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陛下公
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
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
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擧尊
者當獲選擧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
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作欺之路惟明
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論封拜丁傅書 愚曰賢臣以崖受爵祿為耻撫臣以崖受爵祿為榮賢臣如有圖報臣知 有身也卽升目覩丁傅外家之狀心憤董賢李之之貴尚吉官爵臣等以及親屬無功增封于犯又悲憤 已論又數欲擧此三家而未何三家之不如退也

師丹 本傳丹字仲公哀帝卽位為左相將軍領尚書事遷為大司馬封樂侯月餘為大司空上少在國先成帝姿數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卽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於上書言云時綏和二年未改元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
行尸柩在堂而觀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
封舅為揚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
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
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勞牢 比類也
諫爭但相隨空受侯封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
地動水出流殺人皆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擧錯失
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於人
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 妻而廣求孝成皇帝深
見天命燭知至德 謂昭也至德指謂哀帝 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
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体四海安寧百姓不懼
此先帝聖德當天合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
尺 言帝在前宜常肅敬 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
克己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
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

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罪足封大國加賜黄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左右助也讀曰佐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

論丁傅董賢書

[易曰人君明則小人未足以害治人君昏庸則小人皆以爲亂西漢之其天數耶一人爲之耶元帝使王鳳之專而成帝以丁傅之寵而又益以董賢當此事權不忘於帝臣恐不傅募石使亡也言無關賈實發田新淮夫以爲出使身會德君此丁匡董三人者其出德奉會也時妙選三人選武帝則明故同歸子右丁傅三人遂家帝后傲則皆同歸子龍鮑宣所言如直上引天災下援生民死亡之事使表裏用其言退三人而用何武幸吾如大臣用事而漢尚延數紀何至有莽者出]

鮑宣[本傳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宣少好學明經爲郡吏大司徒馬宮舉孝廉至諫大夫以事免宣以時丞相孔光何武師丹傅喜等執政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進賢貴宣上書]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口閒反]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郭內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恭]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知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群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步浪反依也]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一曰反擊也]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也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尺孕反]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

陛下上爲皇天子不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
之當如一合鳲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
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
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
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霍霍豆葉也貧人茹之蒼頭廬
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
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
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説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
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
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
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
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
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
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
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
陛下上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刑治天
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
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

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猶不知
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
怨以安身也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
愚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
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論董賢書

愚曰哀之幸臣始於鄧通而成於董賢歟通甚寵帝是以其惡不多先董賢度來帝故其惡悉多獲若免實所以吉媚以獲貲實以全貲也將帝不寵使耳鳴乎篡害之賢難兩文帝董賢之譴是於鄧通者過甚不免死賢之死宜哉

鮑宣

本傳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曰云云時光壽九年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
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
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
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
餐之人徵拜光孔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
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説喜天人同心人心
説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
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

封董賢無當事之親但以令色姣言而進賞賜無度
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
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
會郗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
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
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
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
者海內之所仇未有久安者也非持保君表中亦忠於董氏也孫寵息
夫躬不宜君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
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
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訟
使海瀕反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毣之思
退入三泉死亡所恨王嘉大臣由宣賢傲何武彭宣自用皆復為三公非宣為何損

論傅喜書

惡曰應貴之交帶也智者有所不逮惡不但惡不逮故智不僅而歸來世或氏之讀而氏欲乎一建帝郡而王於衡是非有高世之見不能也高武依喜傳於傅太后而親為太后於與政事則事於斯事視則又事事每一毫於余字遂果免而不何何事遠祝司而不為非與諸傳瞻畜貪遠者不固也日正義加害丁傅之傅之家而喜獨全者非幸也宜也

何武

本傳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有志行哀帝即位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事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

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
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
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
季友治亂謂季氏之則魯不昌楚以子玉輕重謂楚殺子玉晉侯喜可知魏以
無忌折衝巷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上帶甲百
萬鄰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
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
廉頗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將廉頗固壁不戰秦乃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之子趙奢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以括為代廉頗而括軍破趙數十萬之衆降秦皆阬之漢散萬金以疏亞
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傅喜賢則傅氏與其廢亦如之上亦自劾之明年正月乃徙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上訟陳湯書

耿育漢書湯呂里親非傳出書復民欲從昌陵事充為京人使數坐數棄太守養湯爾祝陳邦更郭于威打外國不宜也遠甚怒陳定議郭取清上書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
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
嘉之仍下明詔宣著有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

南郡獻白虎邊郵無警備會元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威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臣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論王氏書

西山真氏曰成帝即位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正月封舅王崇爲安成侯譚商立逢時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之是諫大夫楊興奏以爲陰盛陽散之氣而歸咎於太后諸舅無功而侯明王氏權來氏故非頻窮如楊興能錯言之甚便用事風以名當如杜欽谷永大臣如張禹不惟不敢言且陰附而湯讖尤甚治推來向以閒姊之將報衆言之至于三四而近臣如王章至敢鳳之罪竊充而不頻問與章閒賢言當職分所當言也禄逸方時耳乃不昌言之而所悲至華使政又能慮歎遠遠人今其身高讒後卿千載而下猶使人興歎其揔欸求張為東在城真壞百何走道在我何足道哉口甚曰人處樓臣猶哉之時而言害未有不死王章之於王鳳是也徒判向與在福章而不死矣川向宗室遺老也其氣概而易梅福州縣小慧也其侯卑而易梅福州無小慧也其位卑而雖帝雖來有其吉而亦加罪鳳亦不敢加福者然其身屬

梅福

其猶尊宗臣從公議誅

本傳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時成帝委任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寖盛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上書云云時永始三年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廣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

鄙埒夫先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伐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由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王道消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高妙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則雖不類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三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民都夫郡求黨與索隨和與已(和及隨已者)所而上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乃欲以三伐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是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狠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陳平之法治暴秦也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不既納天下言又加戮焉夫䳒(音鳶鴟也)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遠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陽朔元年王章下獄死)朝廷尤甚群臣皆順承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此以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言也矯王也)反至陛下戮之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反家折直士之節納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

方命令君命犯而至威奪（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蝕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飛至鐵上去潁臣用事之景）漢興以來社三稷危呂霍王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為權臣易世則危（按書三家會天鄉陳書氏）（經同馬氏曾來權呈暴世之後逆以纂纂因呈親戚而附者來救也福之言省後言孔）書曰毋若大始膺執援於君權陵於至然後防之亦之亡及也（上達不網里元）（年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請封孔子後書（悉曰天下事惟關權臣之讀者害雖公卿行惟合權臣之意者吉）

（杜而還用夫周封四代之後而夫秦滅六國之後而亡此天下不易之理也若以孔氏為殷後此之周子前君為不作臣斷言之而不行於福書之而不納附梅福睢王鳳於前而於殿遂於後漢不納時洪武賊後卒用孔氏立斷所不可易祖福之言不合於鳳欲耳）

梅福（本傳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上書）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伏離職積分臣之願也（伏實）（術判也積分謂身首分離）守職不言為汝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生（戶牖之間謂之扆言負扆居尊位正坐也聽）（明之度猶言法官法宮也）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遺留也）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亡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聞有人所以自立也聖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事其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顧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生不嗣（身為盜所弒亥所誅二世）（見殺於項子嬰）所謂塞人以自塞者也故武故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謂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夏後於杞殷後於宋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也今成湯不祀殷又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在宋孔父之後故為賓通焉殷人今宋所殺者亦孔之人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孔子為殷遠而不明也）此言孔子為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奪末始封之君）（事見諸侯則奪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合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庶可為殷後適讀曰嫡）傳曰賢者

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殺之後乎昔成王以諸侯
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
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户（列為庶人也）以聖人而歆匹夫之
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
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
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
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諫不受單于書（其心受之則費其財是鄭所言與雄不同始以宣帝甘露之時觀全殊兼爲之費多論也當是時也 惡曰甚哉處夷狄之難也漢哀帝建平四年單于請朝不受之則失）

（錦繡繒■帛止八千匹至建平則加至三萬匹絮八千斤建平必至三萬斤又加賜衣三百襲衣帝之事自不加宣帝賞則四倍於宣帝雖盛未逮之虜名錄國家之費力騎而處之既不被貴朝又延數其用擬經以文一言而其道公卿奇無以處此五故曰匡之難）

揚雄（漢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黄龍竟寧時朝于中國輒有大故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以爲虚費府帑可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黄門郎揚雄上書諫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
皆微（微稍精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
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
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
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
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
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
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
衆（石言堅固如石畫計策也 自免之計其事醜惡不傳）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事祕也莫得而言謂）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
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
於是大臣傳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
至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
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
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
徼於便墬（墬古地字 徼要也）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
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
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
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絶大幕破寘顔襲王庭窮極其
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
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

未肯称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
人快心如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名)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
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
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壑口也盧山匈奴中山)至本
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
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
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所約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
漢兵若風雷耳雖行空空反上誅兩將軍故北狄不
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光康神爵之間大化
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乱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
邪攜國歸死扶伏称臣(扶伏書比伏)然尚羈縻之計不顓之制
(專制擅以為臣妾)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
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
以惡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
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
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
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籍蕩姐
之場(蕩姐羌屬也西羌名)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讀曰刈旃旗也)近

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
庭掃其閭(閭里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余菑惟
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
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
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
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
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
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歸怨於漢因
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
為大憂乎夫明者視如無形聰若聽如無聲誠先於
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
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先於未然謂)
(策素定故非折衝)不然一有隙之後雖知者勞心於內辯者轂
擊於外(轂擊言車數相擊)大猶不過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
西域制車　置域都護二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
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
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
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留

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諫伐匈奴書西山真氏曰此篇依王莽尤所指三策具上世正之其上也周宣之

世戎狄內侵豈容不正之使而天不必所深入以求循可作上策也尤之論五帥當其而其餘也又欲深入遠擊以創艾之又何異也耶且爭以無道所致莫欲之時尤未嘗一言及此而頗論用兵不足為吉衆猶以莽臣而甘心事莽其又何說耶漢書莽既即位恃府庫之財欲立威乃

嚴尤十二部將軍發郡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分國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云云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万里輸之役起於負海疆境既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衆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三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釜鍑炭薪重不可勝荼之文曰已餅古荼字假音當水以歷四時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遭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於北邊天下騷動

文選補遺卷十五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

門人譚紹烈纂類

上書三

詔馬援書

致堂胡氏曰人臣遭遇當如是而已從事世祖二十年自用人倫之任不休守會不聞忘光武非罰賞者正以其下為天子觀其隱其然讓不變以重壯伯援身論之忧光懷守滅而出漢平交趾動身李亦既勛矣固非尸祿執食無辭讓者及年來由其義乃既行則可以乞身於君告考而去為事廣尸之志耶曰君臣不能於為歸之所以為乎卑使否拂吉主昏不能此君子所貴於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愚曰人之主智易窮於主則而謝得於躬從而策以智謀之僕士千生觀之高光武遇進二帝擇主而事如去就之尚致二祖辭論世長戚數之禮為山谷如影執之曲折譯銅為所式之相高之實法以至如王霸之數知呂何之欄可網絕人獨至老望松拜不知子儀之待廣死載童而不若吾男子之於父此則使之所不能知也躬然吾不以則貴枝而深以此責光武也光武致功臣其生也不能又其用其死也不能明其性枉使平南義數財皇有智私明珠者特所遺有大略而忽小節非不知身後之禍而光武不知身后之枉此與共事之機世間不但一句此也而充智不知者乎光武

朱勃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田橫自通稱臣不詣高祖遂自殺高祖以王禮葬之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與徒屬五百人保於海島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人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記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使還報邯畏趙高殺之於是遂降項羽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攻下聊城人或讒之於燕燕將伏誅因保守聊城聊城今博州聊城縣也豈肯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自拔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間關猶崎嶇也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故計哉寧自知當安七郡之使徼封諸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孤疑衆營未集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幾音祈幾殆也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守式救反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鉏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悔吝猶恨也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日南九真皆屬交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

人得盡樂久也死也不必歸扎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僅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用於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讒於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上天而平其要惡惟陛下留意坐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公羊傳莒武項弑武之貴戚之首為不言弑為執公歸也以抵公奪有賊能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臣王之祀臣臣有五義（禮記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以六十嘗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漢書彭越爲梁王欒布爲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輒捕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論東宮師保書

（慮曰人主創業光於教太子故劉秉所以得天下教太子所以守天下昔秦始王至六國而不能教二世故以亡周光武復神而有能教帝明所以存周書開武開與太學興郡儒又建東宮擇師保所以建武文治煥然可見彪之言亦知本者）

班彪（本傳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時東宮初建諸王國并開而官儒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爲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賈誼上疏之辭）是聖審所以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太公使從入則太顛閎夭南宮適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大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賈誼爲梁懷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揖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爲太子宣帝使王褒與張子僑等太子之宮娛侍太子朝夕誦讀蕭望之爲太傅周堪爲少傅見漢書）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

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
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
朝因坐東相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中旦請
問而已明不爍顯賁其敬也（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食以劍法教大官尚食中丈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不爍蹟以賁敬也太子家一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徼巡）

上誹謗書（惡曰誹謗者天理之所寄公與儀政之所出者也左傳曰庶人謗至庶人不與政之閒閒家通典謂得誹謗者也先王誹之木非思人不言而無攢於國春立誹謗之令唯恐人有言而何益於國今孔子以性案謗誹謗尽諫武之事乃言以誹謗先帝默數書也電呼古先帝王之傳失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而日誹謗何極上爲世之甚也肅宗之恩寵賢於秦皇遠矣）

（本傳字仲和書凡魯人與作事并驗通相反告聞趙夷尊習善然因擴其王大臺將事傳兼書數日君是所摧恐龍不成反到狗者綱曰然昔孝武帝皇地爲天子年方十八奉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言忽己上其前之爲甚德曰僣書此多民郡方生界部疲狀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所信韶然然不對耶恐懼之陷上書告勝傳誹謗先帝刺譏書世事下有司綱詔史受訊信以史諸方且悲誅乃上肅宗嘉自赦曰）

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
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
是爲直說書傳實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
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斯皆有

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
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臣獨何議
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宜含容
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
快其意臣等受戮死既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
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
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獻極言者誠爲
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
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曰齊莊公素終管仲與齊桓公親迎於郊而詒之其所爲首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罼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何若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也定人之居成人之事擇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則其言咙其事易也）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
乃欲以上世之武遠誣實事豈與桓公異哉臣恐有
司卒言見備衍恨家枉不得自叙使後論者擬以陛
下事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

上劉愷讓弟書（顏漢紀曰天下之達三有不若讓之有相讓之達有無讓之達讓之爲武天下之大功大善也而然至於無讓之達則聖人賽成而非之以爲成矣入所以齊善而致世也書言公族讓子之讓之禪起於重子之讓知伯是之君是之讓也無之命焉也之讓於舉國命虞也讓於來魏恐龍是相推）

之遠也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書襲父爵而以逃其弟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塚庶之別而擅逃爲以求高於世俗君子褒而深譏之以爲惟於無故之遠也○愚曰讓美德也書首書堯許書文王季叙皆書史記世家首叙太伯列傳首伯夷皆謙也劉愷之讓若嘗有名爲人上者孰非庭聖學風俗爲事皆具大体而略其小戰勉之論可已若有司俗絶之遠矣賈逵之賦可歎當時會虎之氣沈牽之論可戒後世好名之弊

賈逵 後漢書劉愷字伯預以當襲父爵讓與弟憲遁逃久之有司請絶其國逵上疏

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潔淨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善惡之心而絶以衛常之法恐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化之弘前世扶陽侯韋玄成玄成字少翁事貴恭讓封於元孤宣帝嘉之勅以爲河南太守元帝時爲御史大夫又爲丞相見前漢書也近有陵陽侯丁鴻鄧侯鄧彪[illegible]並以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待之美和帝納之

乞敕貴璵李固並貁書 愚曰吉古凡有所[illegible]

[illegible]

郎顗 本傳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萬貴璵李固并論災異之術曰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怖懼知唇身臣聞剛舟剡檝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爲用群龍謂賢臣也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輝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審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譸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賞則也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如此四始謂[illegible]

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試猶庭也異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注應曰際時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相終始會之歲於此則革政之政豈有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
天功武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黄瓊耽道
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
達變復（言明於災異消復之術也）朝廷前加優寵于上位遷入朝日
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稀聲
大器晚成（言稀響字內喩之大音也）爲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異
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悴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
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及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
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
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卑冠古人當世美
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
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
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稚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之邑內大化見微兆）若還獨瓊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
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顧明不知人伏聽衆言
百姓所歸藏否共歎碩沉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
合則臣爲欺君爲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匪徵條便

四事附奏於五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
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
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
類如此則文照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
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
以來累經朔旬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
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八歲有蒙氣月
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
應入天清濁之占隨政以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
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
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
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輙以陰太爲先者明其
不可久闕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其重臣言雖約
其旨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
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今月九
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封也於此六日之中
雷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者諸侯失人也）易曰雷出地奮先生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靈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
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從寬大順
兩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
當雷不雷太陽弱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之文也）隨時進退應政得失持大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璣璣作動與天
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令始發當生而殺則雷
及其時無歲（雷以冬鳴則歲飢也）陛下若欲災昭祉順天致和宜
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削出安以黎元則大皓悅和

雷聲乃發（大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合星於房心
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華交接房心者天
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尚書鉤命決曰歲星守
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豐事故豐年也）孝經洪範記日月行中道移
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一星重華）重華者
謂歲星在心今太后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
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則木故相賊也）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
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為房星宋之分也）石氏經曰（石氏魏人名申夫也見藝文志）

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
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明堂布政之
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湯僭陽亦
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六去
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加澤數有西風反
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劳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
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
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災

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所禱祭）立春以來未見朝廷
賞祿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
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芥勞牢充盈臣聞恭陵火
發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
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
又連月無雨將害秉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
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惠貸贍元元昔先遭九年之水
有十年之畜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大也方法也）願陛下早
宜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

後乃有岡雨於今之際未不知量分當鼎鑊

論封梁冀書 石山吳氏曰桓帝之立梁冀之力而封冀以為不當賞何五人君之得天位天之也命出於天而人臣竊之以為己功人君舉其功以歸之臣不是皆不知有天命者也杜喬之言不亦正乎

杜喬 本傳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累遷人子史五人及中常侍以無功並封喬上書

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常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 公羊傳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 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善為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 周易旅于處得其資斧音義資利也 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

論中官養子襲爵書 致堂胡氏曰周官有奄人以稍數閽者為之僕乃相司人趙高猶非出於蠶室也生而淫言古之奄也必天刑之則亦無其後世為刑閹此門絕人之世不為仿制春朔閹伐至數千員大逆天理又以爵其同家不知何所意而為之也不幸前已有之猶當教但其貢數其爵其品禄而其來繁者何乃許之襲爵養生與全人此手筆上之封所以待功勳心是賢德而加諸身踰之殿以贖之任所以雜九族傳後果而貴之不又之家且賤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遺耗當財用奉長禍潜一舉而六夫侍為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瀾淨之乎

張綱 本傳綱字文紀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而上書曰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猶盛觀其禮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幸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再論宦官書 致堂胡氏曰文帝明責貴先非賢清靜也大東老民之得故敕於清靜其明哲戒淳居非淳者能平也明帝有明事民之政故故緣於治平平建其美派更書不綱其從事福養要求福利於其端之術一何患戒此求祖窮師表不正之所致也或曰兩漢高尚術儒家東京晚節教養尤其敗宦翻之禍其千之事則事孔事子者亦皆無敝手曰子可謂家敗之民矣宦翻之禍盡謂至可顧敝我總其朔有世相類宗之見於此二百人理才亦史其消數言不絕於建武永平之武矣推夫養賢才而斷責之之敗宦官宦於內百姓愁於外其難並起而斬之衰所宜之士各為知己者用三方爭時混室逆嚴是宣諸生黨師孔子之辭邪廣情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強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

皆由獄多冤結忠良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以承天意理察冤獄為劉瓆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蝕星鬬比年日蝕於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國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太平經興帝王篇曰眞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政有三名君臣民此三者常相得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聞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乎子之言也但悅不得其意耳如今絕其人欲生也則其王戶戶絕於中此名為絕於地也十十相應知生其地不以其時此為十月種物以地也十十尺死閉無生者月人欲種物其土不生子之地也……得其所生之處比為此其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名為三統為氣而無所生或今文平年數過或有不生子者反斷地天地之誠使同人理罰之過多以則當罰少人則周平貴今天上皇之氣刑星天氣任物乃當万倍其初天地）孝沖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閔公……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任鄙秦人力士……何世也）殷紂好色妲己是出（妲己蘇氏之女……）葉公好龍眞龍游廷（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事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之棄而反走五色無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事見新序）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諸公說札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坐居其中宦者四星中共市貫之事）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著去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去示無愛戀之心）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但革囊盛血遂眄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衆穢耳）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

論犯贓並坐舉主書（此表曰楊論此贓坐舉主之法也……）

楊倫（……）

前年涿將太守臣百有令人乃上書曰

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加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令四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有舉之不如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並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事見黃石公三略 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夫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緒紳省察。

上救朱穆書 西山真氏曰桓帝寵宦官而抑忠良李雲杜衆以此死於前朱穆又以是抵罪於後亡國之政日促矣

劉陶 漢書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大怒徵穆詣廷尉輸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至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及其刑謫，論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帝堯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尚書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狄山之陽帝堯葬焉狄山陽帝舜葬禮記舜葬蒼梧之野 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 予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攝持也 懼天網之久失，故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赦之

穆曾長嘆頻星宴也擊政謂鼓其足也以鼓著是曰鼓也口惡曰刺陶在東漢最號節其文辭切挾直有男者論世之風觀劉為宦者所陷陶力救之卒為宦者所恨閉獄飲鴆之者云

論賞功立后書 范曄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上曷其絞訐摩上以衒沽成名哉李云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己故說者識其難焉口悉曰人欲有言于君者必其明白而相從不當於直以相抗以惡觀事盡忠雖忠而言則過當事者之法也且以言為之論貴播之之意曰陳順冀因許成不可令居其兵之官使種之帝知陽帝欲數李雲之才則言人多臭靈夫帝敬不時是阿母語此主聞知之而敢忍在帝乎若此言李非但帝且於周而是官於身卑同時如如劉之訐直亦不斷鮮此君此亦可為言者之戒

陶

李雲

本傳雲字行祖甘陵人桓帝延熹三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地數震列眾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

臣聞皇后天下無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地動搖宮比年災異何畏多矣皇天之戒可得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君尉太夫傳典兵之官舉錯至重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刑誅猶召家搤音厄持也見也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謂皇甫規段熲得無解体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鄭玄注書帝於物也○刊刊曰今官註曰帝之神者也衆之書書而帝字上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

宦官女寵書

劉瑜

本傳瑜字季節廣陵人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曰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及卒五故大尉楊秉知臣竊聞典籍猥見顯舉戒其愚直有補萬一而東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所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庸用也回邪也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環衛極曰天子建諸侯上法四七也今中邪孽比肩列土官競立胤继嗣体傳爵或子乞疥為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諸侯一娶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玩飾究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惟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徒幼至長幽藏殁身又長時黃門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娶入復置轉相驚惧孰不悲怨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損之異況乃群非車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贊之王擊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列女傳曰齊人杞氏殖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其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

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弟舍增多窮極其巧掘山
功名不避時令促以刑嚴威以法政民無民罪而復
入之民有田而復奪之州郡官府各有考事姦情賕
路皆無爲吏飢民愁怨皆起入則賊黨中官報中興
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有貳責其首級以要酬賞父
兄相代殘身妻拏相待分裂窮之如牧代之如此豈
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實而微行近習
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肆均道路因此暴縱
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倚違道譬而各正諸己暴
戚臣盈者非不知也死畏罰也惟陛下詳置七臣以
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竟作禹湯文武致
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正直中和平德
感風矣臣悾悾非猜言不足採摸以觸忤征嘗懾悸

論蜺降嘉德殿書 惠曰書積范曄五行志以爲帝時此氣匯溫明殿嫁色害

爲天投蜺之相義見命有白陰陽交虹則又方
及搓白日倚氣白爲虹在子曰陽交陽爲虹大
觀威虹朝陽者之則之則在夕陽射之則在東則
虹之微蓋實於日而成之今茲所載氣墨如車盃
則此氣特殊氣而已今復戾庭大位
特貫來必便揹爲虹蜺故下之

楊賜 五行至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此氣圍北宮溫明殿東庭之墨口如車盖起奮飆身五色有頭

依長才如女形說以能上開蔡邕封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以色親也潛日乙日虹出后妃陰脅主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
鑒其得德邪僻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
蜺者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經
手中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易稱見蜺中手經文也此蜺郡家妖蜺邪氣也淫無德以對也色得親幸於傍也） 方今內多嬖倖也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
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數成也）
來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貫者斗之亂也夫）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虎蜺投蜺覺見未均拄皆蜺狀應者也 成數於四百年見讖書說）
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必失推所使大願退去也書曰貫虹使使出星上牛山四面所之以祓神求蚼蜡山君位也虹蜺淫氣之陰氣貫之君戚於妾靈之相也獨祭以禦也娥陪本山作升有旗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
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專國以朝期冈日月又鴻
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
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閒並各拔擢樂松處
常伯任芝居納言郤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辨之
心各受封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

兗寧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講埶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有垂象譴告周書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則脩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人見怪則脩身惟終興誠國更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親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慺慺猶勤勤也音力侯反

乞斬十常侍書懋曰世有迫於心而徵於言者皆其情之深而不獲所焉者也辭業情而默言猶可也憤而不止於言不可已生故者人主之文猶也而下人日生來曰故集直侍一言以爲決裁非者且狂也天下之憤莫憤於剖害之排交又其損於上下之相蒙又二甚惡者抑而不傳達則微以於言亦甚火以有不堪者也書者張爲師傳也而未嘗故斬之曰忠常相也而害共捨揭之誅實之禁不出於上而出於下費君則置者而君子以爲其惡爲也圖其爲憤也切則其言自有不護止者張斬十常侍之則吾因得以抑其憤矣且害不從所言以所夫其憤退使狂莫以元匡言不中則積爲衷語本矣憤與書陽之申除君則之惡而事執吉矣均言雖憤也其由可焉亂

張均漢書均長時張及夏撰郡縣游擇華盛聚萬姓姪爲里張恭睹理家興人二十人皆爲忠常侍封侯

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害黃巾既作盜賊麋沸郎中山張均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姻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均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均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

文選補遺卷十五

文選補遺卷十六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補

門人譚紹烈恭閱

議上

呂祖謙曰漢置大夫專掌議論而其事雜出而未有則舍中朝之士議之自兩府大臣以下至博士議郎皆得以伸其已見而不牽其長抗章已成罷昌陵有議罷郡國廟有議學校庠序有議實邊功有議入粟賜爵有議賈誼爲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未嘗以公卿之言而廢誼之對也呼韓邪單于請罷邊備塞吏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未嘗以公卿之言而廢侯應之策也朱博得罪議其罪者五十八人而諫大夫龔勝等執異議者二千石之議也王嘉得罪議其罪者六十人而將軍御史之議也不以懸以固人不當間以附執不合以資直盡不敢公以行私惟盡其己之所欲言而付之人主之獨斷此漢之集議所以自公天下之言而至於收羣策之功歟成有損猶而古不使善爲己之學歟端是首講以附天下共見足以警後議之不傳者也故表而出之

擊匈奴議

呂曰古之集議以我而從人後世集議以人而從我武帝有好兵之心王恢從而者是之韓安國有言判之臣見文學不從議者拒之此之合古衛宣之議究與合己從人之心不同矣

韓安國　王恢

大行王恢燕人數爲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彊自上古弗屬（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執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豪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乃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效致也）臣聞全代之時（代未分之時也六國時全代爲一國 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乘登也）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解脫其馬鞍而投之積其鞍若丘壘）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廣武屬鴈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

兵之不可宿（宿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
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
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固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
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
報平城之怨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
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槥小棺也）此仁人之所隱也
（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
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
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
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
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不足煩謂不可牧養）且匈奴輕疾
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猋疾風也）畜牧為業弧弓
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
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
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
都雍地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
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
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塞上種榆）匈奴不能飲馬

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
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
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留止也言
無所留礙）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北發猶撥也言北發月支以北未皆可徵召而為臣）
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
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舍止息也）故接兵覆衆伐國墮
城（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覆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
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
力不能入魯縞（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
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為功從行則
迫脅衡行則中絕（絕音截衡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後利謂不及於利）
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其得獲遺音弋季反）
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
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
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
可以文亂（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入深也將順
因單于之欲誘而致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
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

嘗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壹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上示單于使者爲信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等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祗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鹽鐵議

桓寬曰余覩鹽鐵之議異乎吾所聞汝南朱子伯爲余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焉侃侃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闢地而不知廣德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撟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㤥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古始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大夫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筭也

賢良文學

孝昭始元六年二月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死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檝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身所以交庶物而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民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

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
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
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
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與民
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
收諸物騰躍而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
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而見準
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
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而藏之況人
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
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
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
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
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
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
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
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
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

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
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
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
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朐邴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
彭祖寧言鹽鐵令品令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
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爲利入也
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絶并兼之路也古者
明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
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故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
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
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
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即位六年公卿無
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稅利之人陛下令郡國賢良
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
粲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忌大利
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曰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
稅國富民強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
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

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牧田盛苑囿大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牧之利池籞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嗜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

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肥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輳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筭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利析秋毫無可為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什而籍一先帝憐

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
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己固其理也鹽鐵又何
過乎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
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
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
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
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飢寒
遂及己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
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
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
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
者脩其塘園則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
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為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
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
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
以優耆老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
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
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
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
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
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
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觀殊異議策以聽庶幾云
諸生無能出奇計遵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
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
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
可行焉者也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隳議
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悒悒而不言丞相史曰
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
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
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
而利於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
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
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
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
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煖
而靡不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

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蚤禁之間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贏止則鉏耘用約而財饒本脩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脩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誅戮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

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瘳疾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貨賂殘殺女工難成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飯肉食無而為賓而強令主不養死孝葬彈家遣女贈純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和而必厭刑非誅恐而姦猾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

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者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綈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今

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脩其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寡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蕢桴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版堲周其後桐棺不衣采

梓不即今富者繍牆題湊中者梓棺梗椁古者明器
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
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
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
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
觀增樓古者鄉曲飲酒不相抒卷不歌哭孔子食於
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
與小坐則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
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

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佩古者事
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
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為孝名民慕
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
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
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
曠夫特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矢力狗於禽獸不
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
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

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夫
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
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
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
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脩於五色耳營
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
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
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
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敎朴

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
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
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而寬練袍
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
不為禁奢侈不為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
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
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
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
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

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無行人子羽之能而葛繹彭侯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廄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餐之恥使賢良而親民偽仕亦未見其能醫百之姓疾也賢良曰扶何客易而見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箴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君子之道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己己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相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為都疆畫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燭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中相無古諸侯之賢而涖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

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唐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内潔己而不能教於彼司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晳之僞今一二責有之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賢良春曰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蹶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鋤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敬刑所以正民鋤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公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摘乂者飄鳥獸挂羁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惡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飢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苦惡不給民用鹽鐵賈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 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入粟贖罪議 愚曰漢世入粟贖罪之議凡數於是概非張敞也凡法貴酌人情今作贖罰買法也五刑有罰罰者也然贖則使生人自新之路使贖刑開天下免法之端故贖法直以利人而非以自利也子貢贖人不受金孔子譏之曰魯自無罪人者孔子非貪利也特既肯介之也而實贖罪之路人欲橫逸而之善者亦難矣今敘之言曰議本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以差入粟此與愚說之救言除罪者不同而亦未主知蕭望之所謂入粟之變者蓋贖其所可贖而不可贖者亦不贖也夫贖法不可廢也悟然以利入則可而曰救然以自利則不可今衆表焉既於世曰有罪可入粟以贖是招赫以罪而又相狂以利失聖賢好主之本意是固不可無擁術之揣說入粟使於使內地犯死之人不遠數千里救敗邊之檄之法天下生靈恐不死於萬裝而又死於供億東張敞之論未善而蕭望之守正亦未爲也

蕭望之 本傳望之爲左馮翊西羌反覆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強議曰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函與含同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

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小雅鴻鴈之詩也言王者惠澤下及衰朴之人以至鰥寡 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小雅大田之詩言衆庶喜時節先雨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 下急上也今肖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户賦口斂以贍其困乏 率户而賦計口而斂 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子弟戰死以救父母令其生也 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於是天子後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嘗聞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之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以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

入粟贖罪再議

蕭望之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 金布者令篇名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 邊郡數被兵離飢寒 飢餓遭寒也 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兩共給之自此以上令甲之文 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 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卒暴而施設 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 士得反 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 興軍之法 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 時丞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罷邊備議

愚曰自易有重門擊柝之象而城戍之守已立自詩有周室戍役之詩而夷夏之分已辨國不可無備久矣抱關而寢安保其不虞跳跋而所安得其不罹狼子野心袁庭而撓款徹備戍心果何恃乎侯應之言蓋漢之所恃以若者嗚呼漢之邊患北為甚而西次之唐之患西為甚而北次之為備不可無以備而況弛且忽乎

侯應

漢書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天子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見前三卷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

北建塞徼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竟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迫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亡死者倒埋塞曰）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勝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

受伊邪莫演降議

（愚曰國家受降各有其義春秋於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叛人皆名之夫小國之大夫以利捨叛國且書之以譏不義況降人為後戎也今伊邪莫演之來為其主貢獻而來又非自以地來比不探其臣以臣事君之義而乃欲受之一則失國家之體二則生邊吏之貪三則啟奸叛之門而況出於虛詐以降乎宜從谷永杜欽之議適以取笑夷狄矣）

谷永（漢書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

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於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危之原而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諼詐詞也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

數廟議

（司徒掾班彪曰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劉歆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群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於大原（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為將率也言出師衆盛如有雷霆方叔又明信其德既伐玁狁又懲其侵暴荊蠻之國亦畏威而來服）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宗廟之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公南伐楚北伐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鬲塞也）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

下富實百姓其貺積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
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
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
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
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
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
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
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
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
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
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流謂及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
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
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
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
宗以勸成王繇是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
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
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
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
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
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
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
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
乎夫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
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
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
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孝
武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

為共皇立廟議（西山真氏曰按所持據其得禮經本指治平濮議之所據也其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本議禮云）

師丹（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皇為共皇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奏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猶言丹獨議云）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
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
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
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

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已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帝由是愈不合上意

文選補遺卷十七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謝鍇然纂類

議下

北單于和親議

恩曰北單于之請和也矣夫有崇則和大漢天寬雖與為畫界伐之請持南單于為羣臣盡可貴而拒之是自開兵端也妄係其不屈既南單于而下為我判字國之機是失乃若南單于之親○附匈曰敢漢之恩怕亦其勢然也而非其情

班固

漢書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問羣臣議者或以為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使以為漢威靈遠揮南書彼帝望報命以安其雖無今者遣使夫南書親附之數而或此狄情

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其賂也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時呼韓邪稽首臣服遣子入侍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漢武之世復脩舊典數重出使前後相繼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塞陽請和親使中郎李賊叛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彬使南單于呼韓至於其末盼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之通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

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先帝謂明帝也。永明八年遣魏典司馬鄭瓘報使北朝獻）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除者也今烏桓戴闕稽首稱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継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宣帝五鳳二年單于名王將眾五萬餘人來降稱臣。甘露元年呼韓邪單于名賓王入侍）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亦揣其善意乎此之未知其利遁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相侵擾則風塵起）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令施惠為策近長

斷獄不盡三冬議（東宋呂祖謙曰章帝以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義無斷獄斷刑之政命勿以十一月十二月報而舊仲春乞月立秋乃行事刑以順時育物皆知時令可遵也是是水旱斷作宜民患曰賓宗不盡三冬之說猶又滿演）

陳寵（寵清和以特永平尚嚴切事斯即放寬政苛帝遂紀斷獄帳之刑除文致之請人備知甲至是以寶舊事斷獄常盡三冬之月乃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資亦等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將陽推招致災旱下公卿議）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射干生月令仲冬曰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干夜鳴令之鳥角也芸香草荔馬薤）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禮記曰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十三月今正月也）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綱紀者）（微之事王者三正也周建子故曰微微通三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始施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始施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鳴為朔十三月萬物抽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按曰今文淮南子時則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故）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曰當大月注云孟當作仲）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平康無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他應不為以改律春為雲改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正之春

實頗有違陛下採幽析微允執其中帝百載之失建求平之功上有迪承之敘下有奉微之意（王正之月不用斷獄以承天意奉微也）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之例孫注云二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改）

貢舉先才行狀議（袁曰尼峻臣至言也而他曰上疏曰天下稽安在尚書宜圖常選而罪晉曰性特美置令史以勛口節職仍為行郡可皆得有曰御史外遷法者皆選曰二千石吏所使吏者宜增秩會貢士非徒旋為才行之次而屢任盡者）

適寃（本傳寃字孟建扶風平陵人備見東事善多言郎用貢舉中非功次吏事與直宿在州郡）

下闕臣識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需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文也）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史記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以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從納之）

駮為父報仇議（袁曰法云輕侮法所未詳但朗注曰殺人而義者令勿殺）

譬之則死此不當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此當報也豈有父為人侮辱而無殺之乎貴之非也特數引春秋之義未明其有無正斯人之罪而定其刑曰父未枝殺而殺之雖聖殺人法所不有則犯者有無心罪矣

張敏（本傳敏字伯達河間鄚人時建初中有人侮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罪因以為比是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駮議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故設）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而法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孝經之文也在醜謂）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敏奏寢不省敏復上疏）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史記皋陶為士作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

相輕侮之吏開相殺之路執憲之使復容其姦枉議
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
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
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
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秋一物華則為異王者
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
寀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乞救燉煌議（吳氏曰自武帝開西域之後匈之力困於遠征大宛之國名矣終武帝之世擊於匈奴何嘗藉西域之助其盛衰之間匈奴實衰此在匈奴百年之匱國內擾亂敗遁會其戒事非西域之功也光武謝絕西域未見匈奴使暴大乃和凡單于自相攻擊衡數稱臣謝絕之事豈遂無功哉平之後而遣西域而鄯善帝時增開一亡西未見制匈奴之為害割而開西域之為漢害帝處分曰事使之識為當時猶豫之術惑之論未為非）

陳忠（漢書西域傳張掖常苑諸匈奴鈔掠中國至安帝時復與匈奴共為邊患敦煌太守張璫以因擾西域鄧太后不許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忠上下書議曰）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
宗屈供奉之恥（太宗文帝也）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
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漢玄曰虜庭單于庭也）當斯之役黔首隕
於狼望之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府庫單竭
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
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前漢書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胡羌裂匈奴之右臂也）收三
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
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
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
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
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鄯善弃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
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殖生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通
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
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
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
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
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
誡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
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乃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

置西域副校尉議

班勇（本傳勇字宜僚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

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謀事）（如說祖頃名單某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忿恚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

尚書問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

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為胡既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為軍司馬故以將言之）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

迨當復求救則為伐大宛勇對曰今鼓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敵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讐之財增賊虜之勢也置校尉者宜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非絕就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斷獄盡冬月議林氏曰不當月令非周禮之典本許之罪惜哉頗白人警遁時使壁盈夏聘秋刀銀貿之大患意未必然也聖王之典刑欲有過豈有春秋夏冬之患乎始好事云然耳又謂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雖有疑罪不復徽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夫以聖人觀易中孚之象而曰議獄緩死若猶稽留於中雖過可矣也豈易謂十一月之陽邪然恭恤者多矣有鄉盜則直不以稽怨有長者之風焉○東萊呂氏曰魯恭乞用立秋乃行薄刑以順時育物苟應之於早矣先周作矣

魯恭漢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旦多異節太尉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謂象據夏曆辰參旦寅夏時也其變若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荄草根也荄音該又因皆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矣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三正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黃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日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日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日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登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

駮左雄察舉議致堂胡氏曰雄是時有正臣之節表世名卿也其論中間長吏之弊及觀民情當用儒生秀孝之制非但一時可行獨於聖賢之語有所未諭四十不惑言德之序四十強仕言學者總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之準也○愚曰廣記叔藏舆異矣亦庶乎三代尊老成孔子畏後生之意

胡廣 漢書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章奏廣與郭虔史敞上書曰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 既明四日是四德也 臣以獻可替不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荛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箋奏 制成辭字曰箋表也讀辭字曰說辭生之 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闕謝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 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英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 前漢書陳平既六奇策以佐高祖 鄭阿之政非必章奏 說苑曰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 甘奇顯用年乖彊仕 史記秦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 終賈揚聲亦在弱冠 前漢書終軍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擢為諫大夫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 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眾心不厭 厭服也 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剥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宜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帝不從

梁冀封爵議 袁宏曰是歲桓帝元嘉元年也帝貪援立之功忘冀逆之罪春秋之義自當以趙盾之誅書曰當時朝臣一則曰周公二則曰霍公弛遂將事至於無所明之時冀猶可制也帝不從點禍至世耕中之衰果何如而廢堂翊氏胡李固身為三公伏尸既見其貴其不能封賊忠而善譁當其黃瓊之議雖然亦同時尚書張陵見冀帶劍入省呵叱令出又高瓊一等

黃瓊 漢書桓帝欲褒崇冀以賞

不趨朝覲上殿劍履贊不名 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治太平是以大啟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 朝廷從之冀以為恨

改鑄大錢議 袁宏曰劉陶太學之議民猶閻從大學為官守無言責然則大學得非公議所出之地乎聞之以議得禍由存官守始罷得禍不悔也 帝從之而罷鑄

劉陶（漢書時有上書言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伸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武旅謂武王之旅鳧藻水鳥言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曰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者得無肝腦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劉攽曰後民當作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治鑄之議（鍥刻也口結反）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而後絕是三失也）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薄食之變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于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嘗之憂抱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傍人聞之莫不為之慘者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有知今反無識也吾豈為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偟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

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郡小就起進東國之位鷹揚
天下烏歛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技夫
窮匠起於販箒之間（技夫謂東丞起獻也 窮匠謂陳山之徒也）投斤攘臂登高遠
呼使愁恐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瓦潰公羊
傳（某言某亡何 自亡也 何休曰 自亡猶孩中焚自潰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
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函牛之鼎猶大鼎也 淮南子 函牛之鼎沸而蠅蚋不得置一足焉 絓 挂也 胡賣反）
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
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 必以身賠鼎鑊爲
天下笑（恐貽笑 不得譏）

諫伐鮮卑議（邕曰鮮卑擅石槐之生亦足以斷脛而跛尾若失夏育小勝不足以止擣擊之衆鮮足 不許當也夏田晏之爲中郎將是由王甫薦邕諫伐之辭曰 太公之口發之其能深于晉晏武夏擅單下獄不足恤也當如何）

蔡邕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
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 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
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
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
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
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

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 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鈦左趾 推鐵官自賣 商人不得賣也 又算緡錢 二千而算一 令各以其物自占 占不悉 令人告緡 以車兵之 緡 絲也 用以貫錢 古曰緡錢一算百三十也）民不堪命起
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
而并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封丞相車
千秋爲富人侯 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
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富字書作賦）所
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
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狼意
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
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
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本策未
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
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
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
中國之困胃背之瘭疽（前書音義 瘭音必遙反 疽音七余反 左傳曰 瘭疽猶惡創也）方今
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
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詬 恥也）方之於今何者爲甚
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

苟無職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蝗搜冠計乎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所食乎（所敗也左傳伍子胥曰吳若大夫其所食 孫子曰今本朝爲之所食作今）夫爭勝者未必克扶敵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伍朝識有謀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師古曰廝）（屬徼也 ）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變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試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音咻屢郎反李元皇帝詢貫指之言而下詔曰咻屢皆叶今議者或曰可封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遣于將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咻屢郎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卿民敵患雖成郎列縣尚有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君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不入幕府為士卒費犒饗又遣騎大已也）祿塞之論嚴尤中其要（嚴尤曰覽之此識幸遺帝時之長者）遺蒙在文章具存

惟二子之家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

乞勿棄涼州議（林之奇曰燮雖刑有節義初將兵討黃巾燮曰天下之憂不由於外張角亦其臣憂帝深憂國之臣也後崔烈請棄涼州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趙忠欲以黃巾之功求封燮燮曰得燮豈求私賞哉斬大過及守漢陽賊行略者會取郡不從賊討戮殺賊圍漢陽燮與其子幹欲逆戰從其吉哉志傳曰由也不得其死然燮有之）

傅燮（靈帝涼州兵亂不解崔烈議天下復州郡乞從司以為宜棄涼州帝以問燮燮）

斬司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二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固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

駁陳忠罪疑議（原曰大王之罪尚可疑者且初次見也軍至亭也既由大王獄之決之何疑）

應劭(漢書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追駁之)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之罪固重犯亂之罪為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尸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莫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於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時春一草枯則為失秩一木華則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

復肉刑議(晉曰除肉刑自漢文帝始夫其驟更古制已大而略而寡遷傷人更過者君子雖歸其為一念之仁今欲復之是從刑心難為善矣)

孔融(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

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端正也)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殘夭毀而育棄之)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前書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人養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書伐曰獨夫以一夫字)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左傳曰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夙沙衛為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以夙沙衛奔高唐以叛)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痤知之請野享之使伊戾從之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乃囚太子太子縊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享伊戾)趙高英布為世大患(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宦人也遂專恣之後殺李斯弒胡亥)

胡亥卒亡秦也前漢書黥布坐法黥論輸驪山亡之江中為群盜及為項羽將為先鋒後歸漢為九江王誅反殊之不能止人

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當權當權弘恭史子弟徙

禮之以兵禮而從之季也曰吾懼君以兵罪當大辟遂自刎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信如此

卞和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又刖其右足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理之而得其寶焉智如孫臏史記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為將自以能不及臏乃陰使召臏斷其兩足而黥之臏陰入齊齊王問兵法以為師魏與趙攻韓齊使田忌將而往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木下涓夜至斫木下齊軍萬弩俱發涓自剄冤如巷伯才如史遷知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

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

初從陳陽之都類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用故

居之路允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

不苟章其故者也

晉李太后服制議愚曰此禮制之宜也故始末具載

何澄等初簡文帝諸姬並無子李太后為宮人在織坊中帝夫許召之生孝武帝及會稽王孝武即位加為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後尊為皇太后安帝即位尊為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澄等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曰

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禮制備盡情禮兼申

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

夫人之號文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母之所生體尊

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

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

三年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朞永安皇后一舉哀於是設廬於西堂凶儀施于神獸門葬脩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文選補遺卷十八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補

門人韓緒烈纂類

對

愚曰君臣所疑則問臣所問則對當就而正辭絢而稽世之得失成敗諭此一言何可輕哉增論於此

定都關中對　愚曰成王營洛邑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此古人公天下之說也後世私天下之說也其是其婁敬勸高帝都關中曰披山帶河四塞之固此後世私天下之說也其見其非國人所共知也特婁敬之指有未足者則帝知高帝故者蓋曰洛陽之都首理均貢賦便於中合天下之情時則利於周之時建關中之固形勢險山河之固居險於而據天下之勢時則利於秦之群雄瓜下各分欲為秦之郡縣于欲為周之時建乎其必有所擇於斯矣而乃但以建瓴之勢言之故曰也不勝德而務險又詩斯言以為激其德為至論乎

婁敬　本傳婁敬齊人也戍將軍入言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

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邰音台又作邰也名也邰今武功故城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是其覆也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知也虞今虞州是也芮今內城鄉是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夷創也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亢喉音岡搤與亢同捉持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

問帶封　愚曰君臣所以相維者分而已上定其分則不至於亂下安其分則不至於怨故周一封建也周封遠而無患漢封建而有患非封建有利有不利也周之制立而其分明漢無制而其分淆也故使當漢世上定其分何至於吾晉七國之亂下安其分何至中山山嶠王之嘶而怨當封綴但知土地可割與不可割恩寵可專與不可專古制不復先分不明怨起之患兵也寔然

中山靖王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七國事議者多冤晁錯皆以諸侯泰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為悲者不可為絫欷思者不可為歎息聞歔欷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涕泣而不能復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齊之賢者名雍門周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牧豎游其上孟嘗而和見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於邑短氣貌今臣心結日久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眇一笑反眇者精微也夫眾煦漂山煦吹也聚蚊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橈曲也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阸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烝庶眾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蚊虻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抪音鋪布散也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雍讀曰壅壅塞也閼遏止也讒言之徒蜂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於帝為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葭莩葦中薄膜也喻輕薄甚也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議禁民挾弓弩對

壽曰二代以真心待民寓兵於農中王賦寓處書入六弓所以教射著吾有事欲禁盜賊之術秦皇以殺心待人禁民為兵而鋤耰箠梃猶有盜賊之變嗚呼士之生也以射天子之禮士以射群士之習禮也亦以射公孫弘欲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民而通以為盜也甚乎吾丘壽王曰聖王務教化而省刑制惟君子以誠待人御不以詐盡可消夫仁人之善哉

吾丘壽王

武帝時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生抗音五浪反抗敝疲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

威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皆耕田之器為過也氣大戚也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才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有四方射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賊盜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亡益以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其行禮大不通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得寶鼎對

愚曰壽王寶鼎之對與終軍白麟奇木之對其壽王之對諸儒稱宗之所以其情而諷於事之對言勿為貴遠之諷其辭乃設以壽於軍不足及壽王遠矣

吾丘壽王

前此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

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

淮南王對

愚曰士欲忠愛其主當樹義以力爭不當違詞以中變被論吾見之得失援引吳夷之興亡其論甚正若被執此不變安知淮南之心不有所悔而不敢發被乃將為心不得已之論既欲詐為丞相御史書徙豪傑以激民怨又詐為招徵書遣諸侯太子及幸臣以恨諸侯其意也而至於謀與尚之說當為二人腰斬宜哉戒服事之以為人臣之戒

伍被

本傳被楚人也好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

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王畫

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
舉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
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是治乎亂乎被曰天下
治王不説(説作悦)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
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
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貢獻東甌入朝
(僰西南夷音蒲北反)廣長榆(廣大也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也)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
古太平時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
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
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
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為用騎上下
山如飛神力絶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
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
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
河乃度王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
也王曰蓼太子(如淳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故言蓼家號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邑為)
(號文言非實姓此為將之而猶漢之害太子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

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乃
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
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
衆地方數千里釆山銅以為錢煑海水以為鹽伐江
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
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左傳陽之狐父音甫)奔走而還為越
所禽死於丹從(即今潤州丹徒縣)頭足異處身滅祀絶為天下
戮(天下之人皆共戮之)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道衆
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
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要成
皐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
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
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谷數行(言此
地尚險阻其餘谷可通行者有數處)人言絶成皐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
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
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
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有失行
皆自疑我舉兵西鄉(鄉讀曰嚮)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略衡山

耽不得不發被曰唯衡山以繫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下雉縣名也)結九江之浦絶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八九成(吳賢驕如王之三臣)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郡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讀曰嚮)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迹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殭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五種五穀之種)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

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大呼叫口中謂不盈歲也)劉項並和天下響應(和如緣反)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汎普也蒸衆也汎敷劍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響也而大將軍材能非直張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絶久矣非死之日

天下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身死于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此言不可以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詐為此文書令人徙）徙郡國豪桀及耐罪已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曰又偽（為）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使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

化民有道對

（愚曰方朔進身不以正而世言則一時出於正武帝智數天下文學林習士一言悟意聽置左右為天子私人費兵會稽主於嚴助起上林此主於吾丘壽王問西南夷王於司馬相如建方群主於主父偃張湯以晉鞅寡被化民有道一對隱然格心之言雖進身不以正而言則正矣帝於群臣白化之道凡二問之公孫弘曰使邪吏行於政用德令白毒民民不可啓而化是求其本實其後已問之東方朔曰論傾邪走馬是正其本而枊其後也弘之不如朔明矣）

東方朔

（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縕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飾）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鳳闕闕名神明臺名）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繢五采也罽織毛也氈之屬）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

火災對

（容齋洪邁曰以武帝之英毅聰明御方載可以與為善竊歎之災豈偶也哉而仲舒首勸其誅貴內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為乖剌駢致數人之禍皆此書啓之也然則下達處死蓋天所以數直舒之言使其説非不幸也西山真氏曰按漢書自仲舒前未有言災異者故五行志云仲舒始公羊春秋推陰陽為儒者宗景帝時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為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

人君所爲善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習
據石之至言也至夫災之對則傅會其災又專人
主以誅殺與前所謂高廟不當而者何其自相反
邪夫親戚之驕淆近臣之傳熾天道興道以藏制
之量如雖殿之而使假武丈紛仲舒否宜推衍其
意仲書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上招而問儒仲
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
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徒桂
南衡山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
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是之
吏又言淮南衡山江都相反逆見公卿寺端台之
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夫災異不忌數人而坐
死者若是其衆豈非仲舒所言有以啓帝之忍于
誅殺於此爲甚而不剏以爲後人經者交異言之
戒云○愚曰聖人作經不專言災異漢儒傅經乃
專理災異大洪範明道非專爲庶徵而劉歆猶以
傳五行春秋專主非專爲陰陽而愈向指以傅於
實如董仲舒不不見漢經孟夏候勝之儔仲舒台公

半之事繁露一書凡數百篇明而忘五行者言仲舒以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所謂附會又以
漢儒聞之所天災一斷不拘則聖繼固忘五行且以向歆京房與仲舒之說廿列推應微仲舒下繼歎
元終身不敢言災異云之爲不吉道昭俗矣

董仲舒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火仲舒對曰

春秋之道擧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擧
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
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
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以盛聖而易
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孰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

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
可以去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
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
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
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
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
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
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乃災之
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
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忌
甚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
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
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
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之況大臣乎此天
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
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雨雹對

西山眞氏曰董之此對蓋指竇氏罪過當上泰故聞雖之嘗考其實於在位二十五年
災異衆矣見於臣下之禍衆者惟董之此對而已觀相輔故四方有災變徵兵言故仲舒又況正弱而居

位之日不聞有所正救自是羣臣皆寵任貴戚見幾
職為有豈唯將侍屏見誠者是多邪治以有紛紛將會以
希指悅者若貴戚之嬖倖是也及望之為御史大夫參
輔三公非人則二光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則有
左遷之疏人以為譏望捐之故不得輔其以此忤上旨
益人主以讒為名則必以災異為諱宜其其縱橫
者聞而爭論者皆關也○愚曰望之剛直之士也世
儒吉貫光不禮望之至為山居事望之因為竟之對以
領霍氏害望之豈有是哉望之但知為公家而言要知
扶抑恨而報當時霍氏權勢熾盛逆知冤中之禍獻陳諫
之雖人知之兩雹之災人亦知之特他人不敢言而望
之乃言之耳嗚呼事至於人知天知不敢言豈固之禍
載望之蓋歸實而言之耳若曰扶義曰
不亂之使而速言其知望之淺矣

蕭望之 本傳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觀為宣 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上疏
願賜清閒之晏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
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

對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卿
使暮召祭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
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
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
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
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奏對

天子拜望之而謝者

伐匈奴對 愚曰常人之情見小利則貪國家之於伐此而可若是乎匈奴爭立遺宣帝欲
因其壞亂而來之大逆倚臣輔增四人以問望之望之引春秋士匄之事以對大義也使宣帝能如望
之之言亦三代帝王用兵之仁矣拔卒遣將輔韓邪以定其國帝至是除見小利者失

蕭望之 本傳宣帝時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
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郎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等問望之計策望之對

春秋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
其不伐喪 師曰右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侍侵齊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
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
于慕化鄉善稱弟 有己稱弟曰鄰 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
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
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
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
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
從此德之盛也 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罷朱崖對 君仲又曰賈捐之棄朱崖一事與嚴助意別自取其死與嚴助同不可以人廢言

又曰捐之能言之士○愚曰賈捐之言捐之鄭而不能守始也短石顯終也不得用而隨石顯此其志
之欲進如當時鄭朋者流若非誠慶殊居一朝始為名儒罷人致其喪身皆也

賈捐之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曰堯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謂昭王爲楚所溺也）齊桓救其難（謂襄王也初爲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爲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作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爲子）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郭城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

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愔愔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服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瑇瑁文甲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

臣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偶爲不善費如此況於學求諸身急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愼樂嬌妻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閻嬖寵之族也扇熾也臧善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極建其有極經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

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義愼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愼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杜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褻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勞師遠攻亡士毋功子求之往古則不合揆之方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卹關東爲憂

日食地震對

西山真氏曰谷永所陳災異大抵皆歸咎後宮以黨王氏本不足錄以此篇推大學衍義祇存之論皆删去○愚曰此對谷永告君之初激也成帝自爲太子以好色聞永因日食地震歷指後宮贊寵飛燕之私未嘗不切中其病是時雖無疑王氏之封帝舅黨王氏之迹猶有可觀至次年四月則直以身自

就災變求備也而借言路以大干聽也求直小人儒矣

谷永 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 公車永對曰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脩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細僚以求咎愆使臣永得逹明詔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之悉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進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實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而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暴之吏錮賊虐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

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
六罰旣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入畢
其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㬥然甚著不求之身無
所改正疏擧廣諫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
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
務唯陛下留神對參天子異焉特召見求

災異對愚曰陰陽災異之事難言也惟孟都公孫弘已文觀留帝求賞賀者進以帝征而不知其應在宣帝雖孟寬以此繫孔熙乜知求丈帝楊起重內江州當出天子歸立工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其意在孝武熙光帝以此誅陰陽災異之事固難言也蓋天道神而難言謝微而難測其闢搬於恃觀以致害人者不少而李自嬌者亦多隋煬帝以李氏當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處太宗知其武將竊囲欲遂殺五娘子之族而阿武竟殺動唯李爲孫異之對歷指歷以指於錯數者亦徵此時王莽方賜大司馬然李九兩月而孝不知微應在此何知其後以漢家中微唯耶以災異達身者以信之据驗下吏戚現一爭死災異衰身獨余何武

李尋本傳哀帝初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若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尋對。○時綏和二年哀帝初位未改元

陛下聖德尊敬天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則
之臣章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
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
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
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
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
采惟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
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
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
長光輝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淸風
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
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
奉公日月八尊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
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非日初出時
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
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
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
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與愈同小臣
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
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也不可不愼也
唯陛下執乾綱之德强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

諸孫阿乳母耳言悲亂之兆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絶
小大忍臭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識
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於流陽不能制陰陰
憿得作間者太白王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
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爲表
萬里遣紀（五帝白同也言百里内最同也千里見當丘表度其萬里則撫其本所起與其宿度）妃后大臣
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
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南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過軒轅上后
（妃第一星晝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夜道也與日同道者猶中央道也比三道有日月五星之所由也）

受氣（軒轅南大星爲后）入大微帝廷揚輝光犯上將近臣列星
皆失色厥厥如織（厥音蹶星之貌）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
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
已不足仗矣星大往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賢求士
無擾所思以崇社稷尊獵本朝（邪佞之人識可擇而勿得寵貴使之盛權也）臣聞五
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命者號令爲之節度歲
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
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
政相留於奎婁（歲星爲帝填星爲女主）當以義斷之熒惑未往無

常周歷兩宮（兩宮謂紫微太微）作態低仰入天門上明堂貫尾
亂宮（市內星爲天門房爲明堂尾爲後宮常占當使見此而令貫之尾爲後宮之義）太白發越犯庫
（發越疾發庫兵爲大事）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貫黃龍軒轅也）當門而
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
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厥弛猶縱緩）
佞巧依執微言數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端門太微正南門）臣
有不臣者大入室金上堂（熒惑入營室也火入室謂熒惑入營室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
不以特斜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
內母忽視暸之微詠放佞人防絶萌芽以盡除凶咸

閒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
四仲四時失序則星辰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
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發政緩則出眺政絶不行
則伏不見而爲彗孛（亂也）四孟皆出爲易土令四季皆
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
陛下宜深自改治國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違經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
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
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

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濕奥（於月令也是温也）恐後有雷電變大
以喜怒賞罰而不順時禁雖有堯舜之心心猶不能
致和善吉天者必有效於人故上農夫而歛冬田肉
祖濕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
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
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
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
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不諳事者陛下出令有謀於
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
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婺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始終也）水爲準
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
溢爲敗書曰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
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
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
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
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
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
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
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
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
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拔進英儁退不
任職以疆本朝夫本疆則精神折衝（折衝言有威武衝突爲害者則屈折挫之）本
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
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
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
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
陛下奇䇿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
自賢不務於通人（通人猶爲達賢才）故世陵夷不伏歷不可以
趨道士不素養不可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奧四海
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始聞之不廣取之
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
養士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
以博聚英儁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
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月以表及京兆

尸土章堂言事誅戚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頗侖君臣隔塞王絕繼嗣女官作亂（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以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執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避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上日食對

（李固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故李尋竟時杜鄴數譏丁傅而欲求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愚曰王氏專權又因己示竟外人而人莫知之者蓋數之所至天所命然也孰有元壽元年己未正月朔日食去年已巳哀帝位才十年月當時觀宜曰氏正朔日蕭恐勇歟罷物見日食平是亦知旦日之變非綱散其損宜上下為心極專權變灑所不至而土嘉直士也於是臣則指董賢后家對指傅晏丁明皆王莽依為嫌恐皆不及言指嘉為既傅回避固不及也而不之言其數乎蓋至於鄴乃能歷數諸人而判然其中亦杜鄴而次年六月董賢誅七月丁傅免乃皆死於王莽之手鳴呼數而至此天能使潰除財免而不能使潰除莽之阿哉嘉之不言吾故不敢廣答之也）

杜鄴

（本傳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衞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曰）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治）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隱二年紀[illegible]）（春秋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婿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減降）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與闇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顧在得一類於而之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

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
非禮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
以詔冡宍復遣就國高昌侯宏（董宏也）去蕃自絶猶受封
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傅遷也）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
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又蕪
官奉使顚寵過故改陽信侯業（傅太后同母弟子）皆緣私君國
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
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也寵意并於一家積遺之號
世所希見所希聞也里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
帝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
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而事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
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
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
以覺聖朝昔詩人所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
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
計之過者甚獨徧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空
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
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顧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

初事稽諸古以厥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
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鄭本傳 [illegible]）

日蝕對

西山真氏曰九域爲試大夫即以譏不合合去其後徵中山王宜爲嗣以不中意左遷又爲相譏傳太后宜政恭公以防預政之漸防謂諸患遠慮之君董以阻傳氏依傳之義至於光相可闕不辱陽者之名光刑君之節及元壽元年之微見帶正月朔日食丞相嘉論董賢之寵至爲懇切上從不說而光上日食之對乃書一篇矣董賢誠者因得以寵其中矣又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龍宜上書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飽宣爲司隸既而上知傳太后遣詔益封董賢二千户王嘉封還詔書言直切而光爲光祿大夫方且激嘉走周間上不遣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竟以不食嘔血死光之何付小人敢同公論一至於此尚何足言儒者乎嘉之將死自謂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佞邪而不能退上思嘉言以光爲御史大夫尋復相可嘉以爲賢而光乃譏嘉以爲速風嘉之失不通知人不光之罪不可使傾天觀董賢傳所謂載畢諂佞者之態千萬而下無可觀見既以此附賢之人以此附幸至使國與人而不辱所謂苟患失之人其所不至者也學者觀此當知保初節之爲可惜晚節之難知此則志不可以不持氣不可以不養日新之學不可以不遠直諫之也不可以不觀孝其光耳

孔光

本傳光爲丞相重忤傳太后指由是傳氏在位者與朱博友變共毁諸光免光延閒里杜門自守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徵光詣宮車問日蝕事光對 [illegible]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
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
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

㬥六極罍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
有日月亂行朓[illegible]見側匿朓行疾也側匿行遲也甚則薄蝕是也又
曰六沴戾之作沴惡氣也歲之朝曰三朝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
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
聰明苟無其事變之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言異變之未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
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
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
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
謂不惧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
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群臣思求其故
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
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
恩澤加于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
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
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
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無益於
應天塞異消禍興福較角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illegible]

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

先主詣亮問對

亮曰武侯畫曹操圖荊益歸信定三分藏項籍規摹皆定於始見之日而卒如其說後世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擬武侯識之正論也然蕭羽攻殊取劉璋士乃桓齊之急着使亮不取之而為益有昇備以帝室之胄得之不貫於益乎且吾以信對觀之書水處沈德捧角豈若為後劍陣之渝從又戰勝收取將才爾豈若開誠心十一字之為相連而又井怪之師而為敵人所料褒中子午谷之不可也亮自知之遑芳穢然成敵不必備

蜀志載諸葛於先主先主三至乃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
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彊
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
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
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
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
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
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
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

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州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先主曰善

對江都王論三仁 伊川程氏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所以度越諸子○勉齋黃氏曰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又曰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無精彩極好處只有正誼明道兩句○又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西山眞氏曰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爲然誠仁義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計也理天下通行之路其實一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其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卹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至李覯輩又謂大王之正擬人人論之王者先身之道也而其私心依仁義之仁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於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入堯舜之道觀之言與孟子仲舒實相表裏

董仲舒 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問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仲舒對

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武夫石而似玉者 王曰善

文選補遺卷十九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譯

門人譚紹烈纂類

策呂曰漢有射策有對策射策者隱義難問疑所擇而釋之對策者直以事問而直對之也文帝十四年九月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得晁錯策始此蓋有賡載納以言之遺意○鄉道經傳曰漢策賢良擢晁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里加復世賢良乃自求舉而策曰我心只望其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惟志留貴則得志便驕矣○遂對策直言表與慈孫而已○戴文子曰漢有賢良始於文帝即位之明年因日食求直言也當是時未聞有應詔者於是方論繼聞年言之罪以言其來越十四年而有詔始得晁錯一人而已歷景至武帝始事首下賢良之詔又得董仲舒公孫弘二人何其艱哉自是而後得人益陋雖非上之所責故以上之所以求下之所以自重尤有可觀○東萊呂祖謙曰漢選士惟三代後降之乳獨州長身勸爲之篤雖以當時賢爲猶晁公孫弘者猶是鄉入勸勉而來未嘗自進則傳後來唐揚鄉技藝自達而士始甚盛○愚曰古者賢士本以求直言後世策士乃以備科目上以利祿誘下以綵求直言且更而故久

文帝問賢良策

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上道謂國體人事直言也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毋爲殺事枉撓嗚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東萊呂曰錯對策論以求書世固多論之然論更法之意終有不時者爲其地民貢爵者更其業兩諸侯郡其爵以悅帝之意歐見其端以起帝之親比正錯之術愈之限文帝清净寡欲不爲其所動耳至於論三王討安天下本人惟及亡秦之弊亦不可廢也對策百餘人惟錯爲高第當時錯論之臣固火與聞凡其違焉中大夫文帝特奇其材而已觀太史公所敘可見也○朱熹曰晁董公孫之對日揆道理只有仲舒爲得公孫已不得晁錯所說何事又曰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西山真德秀曰錯言三王明人情此爲正論告錯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三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

以事告邪說也至於文帝大功數十皆捷諂也帝以直言詆求錯以邪說捷諂對可罪哉○愚曰文帝以德化民欲寬恭己無為之治而不過為其臣類皆不足與大有為是以大綱正制度未之舉也帝嘗命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書中亦有復古禮樂之意而推民方保兵專務休息慊於制作實山明堂太學之事未及施實頒服色制度之議不遂舉當時宰相以為上成功之聖賢之實學元年相陳平二年相周勃四年相張蒼獨著相年帝十四年遷圖二丈於蒼傳人相後行事並不載其人可知矣今策賢良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也吳踊苗邊得賢佐之說是矣從五帝明之一章起直對曰陛下仁有餘而政不足富哉或而制不立五帝神聖其臣莫及而身親為之佐孔謀制政事事禮容三王臣主俱賢而伊傅周召為之佐經邦建侯什伍周容五伯不及其臣而□高超鏡之誅兵車田賦物物整飭令陛下可有為之君當求大有為之臣刻心古道為帝王不難臣當過奪擾尚書伏生知齊百姓司會有申培公諸人多有大臣觀攬惟陛下訪求奉甚嚴言者此吾知帝作恩喜之人衆者亦非錯輩之對而徊心發策求諂以捷諛哉況本人情一事皆文帝優為者何待贊言錯不出此惜哉○按晁錯策其正不知仲舒其患不而為賢紀亦相半以為漢策之始故存之然當力以先儒議論附之首者使讀者擇焉

晁錯 本傳文帝十四年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乃對此策

對曰平陽侯臣窋曹參子汝陰侯臣竈夏侯嬰子潁陰侯臣何灌嬰子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下昆叉邪公孫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切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皇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力牧黃帝賢佐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管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

賢良諫之至也臣切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乃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切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眾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直略反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孰袄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切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

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恕內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其後世此明於終始人情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切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而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

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政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

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汙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興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能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

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強富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欲亡極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

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乖辭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內外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宜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誹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罪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武帝問賢良策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

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作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王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性王公曰漢儒如董仲舒粗得聖賢之意無見

道不分明○胡文定公曰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何謂饒而不切乎劉賁雖直非其正也○朱文公曰仲舒識其本原如仁正心可以正朝廷知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精密事恐本朝不如仲舒○問賈誼與仲舒如何曰賈有戰國縱橫之風仲舒儒者但見得不透○問仲舒見道不明處曰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云云又似識得性善然是說得聞若不分明端的又問性者生之質如何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氣者生之質○朱文公曰仲舒大綱好然也無精彩又曰仲舒文緩弱其答曰良家不害切處至無窮要處又累數百言○山西曰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孟子其告君亦以堯舜盡自已為本有又此者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以免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陳於前純粹而精其非心安得有投壺會盍之失窮兵黷武之禍又安得僱邪臣之譖與巫蠱之禍而致父子兩絕闕庭骨血之恚哉故曰三策之言尤切者者于此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而實不知學可惜

董仲舒

本傳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以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蒙溪韻補藏月當具于此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

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効者也（還讀曰旋旋還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彊勉為學之道致知力行而已彊勉學問致知也彊勉學問力行也仲舒斯言可謂得聖人要指矣）道者所繇適之路也於治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今文尚書泰誓之詞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此蓋受命之符也（按仲舒之學粹矣然不能不惑於符命此其短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言周有盛德故又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德行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甄作瓦人之鈞造瓦之法）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

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政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此即大學所謂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庸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而仲舒得之其學可謂粹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以明習俗已成子

孫糟之（糟糞也言 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
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
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
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言惟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
（恣謂之縱恣所行予顓與專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
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
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
扞（扞突也曰不遵法俗之言為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又曰扞距也言積如字文莫克反）孰爛如
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
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
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
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
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
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
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
天下以來常以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
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
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
化則可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
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
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祐神）
（者建災異之變而終不知反 推微之符甚失行之漸也）

武帝問賢良策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
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
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
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
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
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篆）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
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
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
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乎朕夙寤晨興惟
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
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
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

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殽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愚曰君於人言能用之見一二節而旨餘不能用之則千萬言而何益仲舒對策與晁錯公孫宏同不同皆自本根上求如首篇曰正心蓋大學古圖平天下之說也曰強勉行道蓋博說行之惟難之說也曰教化曰尙德敎而不行刑罰蓋孔子道之以德之說也曰更化當用仲舒言武帝求於心本仁義守恭儉兵不妄興刑不妄用賦役不妄加神何不妄事乳刑此皆萬蓋有欲身受用不盡者而何負舒之芋之論天子異其對而復更之雖亦武帝之心不他于問而卒不勉德于行已要之云者又以見賢肓錯儒下明右學武帝不聞正論觀仲舒所言則驚而異聞而已雖曰復策何益哉

董仲舒

本傳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敎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顚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按奢儉皆非中制然與其不孫也寧儉中行者之不得武帝存心之咎不妙不由此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

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于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或帝從聞而不善從知而下行此其受病之本故董仲舒厭之）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

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郁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个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侯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武帝問賢良策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及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則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愚曰武帝存策首問奢儉帝於此時雖有好大喜功之心藏於其中而未甚也仲舒之對詳於求賢之事則是畧於從儉之說則非至曰儉非聖人之中制何也夫奢云者不但興土木但求神仙興造功業有一念之萌起而仲舒何言不及此乎○又曰武帝三策有條貫未竟統紀靡終而篤若賦云有命益以仲舒所對爲專切不知其旨也要仲舒盡觀守相正心教化之說以爲足矣何也古語多言哉仲舒之於言哉帝之於路宜其累之至於三而不能畧行一節也哉幻武帝用其說與太學章六經黜百家舉孝廉改封亦畧於行異本領不正如志何

董仲舒

對曰臣聞論語有曰有卒有始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 謂承師說而學 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及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亂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徵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含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

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之人微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害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讖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特此非學貫天人之際者不能言）此亦言天之一端已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嘗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誼

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多罪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誼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

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補炎昌祺亦人子之故）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而顯也蓋有

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

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而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行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

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按數字當屬下句蓋周文不可盡更宜以損之夏忠亦當極其用故曰致）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於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末謂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

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

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

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誼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異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

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武帝問賢良策

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河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

義禮論合閒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誼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乎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東萊呂氏曰弘雖屢敘仁義禮智其實以智術爲主所以深入帝心者正在此耳○又曰是時天子大塞人有損當大風之變故弘爲此說以謏武帝○愚曰武帝本不好言也建元辛丑方策賢良得董仲舒至元光元年丁未復策賢良至是元光五年辛亥又策賢良得公孫弘然以武帝紀元光元年下曰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弘傳載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菑川國復推上弘則是弘前策之不合意也而令復策也夫弘之爲人矜詐謏言誠君子所不取而亦有不盡非者謏言以征伐論武帝一大患也弘始使匈奴不合其論西南夷無用不聽至置蒼海郡築朔方城亦皆不欲卜式以家財助邊合帝意而弘謂式非人情不軌之臣此亦可書盡事陵式欲家數諸首論禮數刑罰之端歷叙仁義禮智之說亦有何未誣公通曉皆取之獨標智爲術此則不識理以爲學爲粉飾緣此則不知天學者其辨之

公孫弘本傳弘菑川薛人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歸願更選國人同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

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信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巡當罪則姦邪止賞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理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以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

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源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不施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爲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西山眞氏曰夫欲以水自熾而弘歸之於堯湯以旱自責而弘歸之於桀紂之情所以盛說其君使歡忽天戒者凡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文選補遺卷二十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補
門人譚紹烈纂類

策

成帝白虎殿問賢良策

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 愚曰杜欽與谷永皆依何王氏者成帝之時外戚專而未應白虎殿策眞氏曰天地之道何先六經之義何上欽直對曰天道爲君主地道爲臣主○王者之法明無私人六經之義同歸權臣制術之先在於攬權取人之術在於選賢當世之務在於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奈何其止及於一端也吾存之以見成帝亦樂於聞直言而杜欽不能直於言

杜欽 本傳欽字子夏

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眞不信不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則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

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遠觀其所舉密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之賤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惟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欽以前事病賢帛罷復為議郎

平帝問賢良策文不能制詔〇慤曰西漢策士以正自見無加董仲舒以直自見者愚知申屠剛以剛強直節與遇者賣何異申屠不畏王氏劉貴不畏官官等人所謂古者此之谷家控欲事何害天為行空要實何為然雇扶之外撐直卷卷峨監家卸友鴻人所賦固不同或

申屠剛本傳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衛氏二故不得交宦剛常投之及舉賢良方正

對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惕然自剋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純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近聖主幼少始免繈緥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恐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構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令就國守封後韶伯禽也周公身既輔

亂不令伯禽負加安貴以自抱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擇防擒告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故配天郊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爲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周公大功之後故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禮霍光秉政輔翼少主脩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諸婿皆奉朝請給事中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光寵侈其子禹宣帝時爲大司馬其反發覺禹要斬母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説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持滿之戒老氏所愼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執滿必傾不如止也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之疾虐夫命盜賊群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典軍而行據衆而止竊號於先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廼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擾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遠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尊孝文之業差五品之

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絶邪謀書奏帝令元后下詔曰所言輒經長既罷歸田里日爲帽馮昭儀于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

順帝問賢良策

恩曰人主正心外易而內難蓋一日之間親賢人君子之時少親宦寺女寵之將多蓋有勸於其前而不自知之順帝首可爲之質而不延爲倡狎中爲之質雖處宮內之盡也梁封宋娥而左猶行寵無宙而右無疑其所以變易本心者多矣京師地震益甚暴之徵也而洛陽又地拆八十五丈策問賢良李固所言雖中時弊帝告行用親舊掖勝剛抑外戚杜女謁而宦用貴豎

李固事則貴戚有可爲而奈何爲坏安宜者邪寄所城也實自是無可望矣

李固本傳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

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宜雕薄之俗未

章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
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
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
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
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
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意實以漢興以來
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無
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按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
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
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
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
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
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
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
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椒房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
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
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
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

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
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
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
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
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
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
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
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
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
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
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
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
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
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
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
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
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

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踰䟦門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言中有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削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帝出阿母還舍

順帝問擧臣

蒙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協大中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燋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效何由分别且對勿有所諱

愚曰成湯之雨不在於禱奉牲而在於責六事

明帝之雨不在於祓雩禱而在於止北宮直應天以實不以文也順帝陽嘉三年之旱若以周舉之言行之雖不在當世陽遇毁溺甘澍特恩矣知舉言不用何

周舉

本傳舉字宣光汝南女陽人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

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搆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埶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殁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已魯僖公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

國魚緊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兩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華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出斥臣自審外擢與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下旋日推陛下留神裁察

梁太后問賢良策

西山真氏曰皇甫規舟楫之對可謂忠矣使冀既以保國全家為心拾苦道惟對今國以濟國家於險則同舟之人其百不安者乎同舟之人安更操楫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方忘其忠言致實之死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愚曰外戚禍福與國之存亡相關欲利其身必先利其國本一體也皇甫以外戚禍則有危而皇甫亦戚王莽以外戚篡漢迹而王莽亦亡嗚呼同舟操楫之對皇甫之言甚善為外戚者烏可知利身而不知利國乎

皇甫規

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

歸推佯陛下體秉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白氣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使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盈溢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督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

刺已以規為下策
非御中絶疾先解

文選補遺卷二十

文選補遺卷二十

文選補遺卷二十一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

門人譚紹烈纂類

論上

過秦論

西山真氏曰誼所謂天下嗷嗷新主之資此正孟子飢渴易飲食之說也然桀紂之虐亦有如湯武者代之然後可以慰斯民之望若二世者以始皇為之父趙高為之師所習見者非斬刈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誼乃以任忠賢更而望之何其責望以伯夷之行乎且固於天也必有以為之根本者根本不植而後扶持之功有所措彼秦皇者徒以力吞天下而非有為措扶持之素也天命人心之去也久矣惜彼胡亥有扶蘇之仁叡以延既亡小善彼而固之是猶以杯水救輿薪之火耳焉胡亥有益哉昔有謂太甲為不能救桐則商以亡秦設立扶蘇則秦必祀先賈事之日以誠湯之聖德天必不使太甲終於桐宮以始皇之暴虐天必不使扶蘇得嗣守其業斯言當矣如誼所云具畫生之論也今姑以其文而取之○愚曰天之亡秦滿有扶蘇能得衆皆之志後有子嬰然趙高之橫曹不能始皇而立猶嬰矣夫如此而亡猶非猶氏我得我失之述誼作一論在此尤發以文取之者其識後世也夫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

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險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過秦論三　第二見前集

賈誼

并秦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

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於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變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王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好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

六家指要論

愚曰儒者之與天地並俯齊治平之法皆由此出治今帝王所不容捨者也太史

公以儒墨名法是爲六家雖同人以儒墨陰陽可爲九流溝之世皆不如儒道之爲尊向崇仲尼所言於武帝爲之廢黜百家表章六經則儒者之道始雖乎其中而不自異見焉守儒者之數久而後見儒者之道久而後明其本易以爲近藐哉

司馬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雖盡用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劉向別錄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贍古澹字）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

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八位八卦位也十二次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斵（木椽也）飯土簋歠土刑（瓦器）糲粱之食一斛（粟七斗未舂爲糲）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

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
少恩若尊主卑臣分明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
改也名家苛察繳繞(繳繞猶纏繞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
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
參伍不失(參伍錯互)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
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
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
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
(合發也)故曰聖人不巧特變是守(無機巧之心但順時)虛者道之
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因百姓之心以爲教但執綱而已)群臣並至使
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名謂之端實不中其聲名謂
之款(款空也中當之)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
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
輝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
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
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
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
由哉(凡此言道家之教爲長也○西山眞氏曰六家要指史談論之而遷述焉其說曰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益然其所論乃列儒者於陰陽墨者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偏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者之所長儒者皆有之而其短者則吾道之所棄也蓋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此班固譏之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不信夫其後劉歆又序諸子於六藝家之外蓋縱橫雜農三家而爲汎爲且猶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仁義相反而皆相成也名家辨大旨之徒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嗜夫大仁義本非二道未有專於仁而學於義未有學於義而審於仁者何相反之有者貴老之清淨寂然法之條形名之苛執墨之仁本戚之情之論班其於儒者之道猶白黑二色南北陳生也又何相戚之有數之失其素蓋自談始故今是之不使與於正宗之列而獨剟取仲舒之論云)

正前史得失論

(愚曰古之作史多出家學司馬遷班固又世其家學遷壽皆父子論撰數十年方成蓋講明是非貫穿本末非一人一日之力遷史少推司馬論固論少述司徒掾班彪尊家學也雖然二家傳失互有不同王祿光著書既申班而屈馬抑雜持論又旁斷而優遷今班氏譏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民傳去取因又云論固體則排主執而術忠臣報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勢則謹辭章而略事實何也遷而刑固古死淺何有哉)

班彪(本傳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

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
於諸侯國自有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
魯之春秋其事一也(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檮杌者嚚凶之頑興於記惡之戒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以記萬事遂各因以爲名其實事一也見孟子云)定哀之問魯君子左

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幷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傅靳列傳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絕其經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畧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宗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比矣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語仁義亦足羞也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篤行君子之德議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踈食不厭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蓋有足道者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學儕俗與世浮沈而取榮名哉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鄉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列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潛夫論

西山真氏王符仲長統二人之論皆有補當世但其文不及西都遠甚

王符

本傳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劉攽曰五世之臣世字當是代字後人誤改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史記曰起為秦將與趙戰於長平阬趙卒四十五萬人蒙恬為秦將北逐戎狄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此為暴於人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為貴寵大司馬衛將軍封高安侯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

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人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趙將李牧為韓倉所譖賜死持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於柱以自殺見戰國策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

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居俗舍本農趨商賈牛羊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

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得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愼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合任謂相合爲任俠）或以游博持掩爲事（博謂六博[illegible]）丁夫不扶犁鉏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脩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誣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縷用功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損或作積）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即今疊布也）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繒之前漢書齊俗作冰紈子細絹也況達南越志曰魚布之品有三有黒布有[illegible]子布又有蕉布[illegible]有精細之絲皆同出筩中黃潤一端數金蜀郡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illegible]多幽閔其女盡幽南至數升今永州俗[illegible]字貴市爲女子布也）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illegible]）（[illegible]文石之）窮極麗美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

雖竟道將奴侍童僕竝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棺葛采為緘墨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來猶是也減來也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檽音乃巨反見埤蒼爾雅曰梢檽音而注云檽似樹撤而庳小恐非棺梓之用豫章即樟木也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脩之夫子泣曰古不脩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椁文帝葬芷陽縣名屬京兆文帝自改曰霸陵

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畢周文王武王葬地也司馬遷云在鄗東南杜中鼎貫隴在今咸陽縣西北孔安國註南山云在長安西北南城山曾子父所葬今沂州費縣西南也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顯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為非君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杜預云不君失君道也賦斂重也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左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不臣是棄君於惡也況於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實貢篇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若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是故亂殺有三仁小衛多君子殷殺損紂時也三仁微子箕子

夫于此左傳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有拙頎註云春秋之時以強弱爲大小閣維賤會猶爲小國今以大漢之廣士民之繁庶朝廷清明上下之倫正而官善吏位庶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遷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貨賓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賢幹舉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當德務作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曰人雖美能不相兼三仁貫故事不一鄭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侍士以資暴秦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遣衣飾出處然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蹤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羲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郭璞註云羲和蓋天地始生日月也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敕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冤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趍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餔不得通

非意氣不得見或連累月更相瞻視或時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頌吾猶人竊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頌其執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讎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頌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頌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言伸續曰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詞頌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護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賊盜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

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病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為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之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蹈罪法怨事之家冀其幸赦以解畜情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

賍藏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遺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爾雅曰稂童粱郭璞注云莠類也詩曰不稂不莠）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女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縱放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絶，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illegible]），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謂第五倫為司空性廉直也）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政論

（司馬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罪不誅仁恩所施止於）

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致堂胡氏曰崔寔之論出於子產曰太上能以德服民其次莫若猛此蓋王迹既息聖人之道不明在上者暴降已以敬之仁民不化服而思齊之之難也故享以刑辟行其起日漸之政舜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無道寔可殺也皇人猶不以殺為善也子產崔寔之論雖以矯枉然待不知人主尚義有司承望相辟察切必是恭民暴所措手是故聖王之容不閒其尚嚴也得所請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則濟猛猛以濟寬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何人之政先致慢殘之弊久從而濟之者乎丘經語孟子之謂未害有猛○术必業氏曰寔論政以為最之則理寬之則亂暴乎百言皆敎人生以深刑蓋申南之所不思言者仲長就既以為害置人主之右而雖在深從而對之以政論稻責得無勝於此東漢自章而柄始合於外戚和者而殊實民而網始分於官官其後官官外戚違相盡衆蓋見鄉須命之具蔡中賞處吏之吏立東哉在外敎官官千九吏當此之時寬動貴居以嚴刑者待何所用也用之於肉乎則所以收於識官官之有有道而非罪然政者之所能制用之於外乎刑雜法殺長吏之貪姦者敎十人衆備夫性之不流者殺百人乎民緣此以生死者殺千人此何循於深

氏之權耶而謂其可以興漢乎實法寺重敎權臣用借以濟其惡李固杜喬
朝傳相之尊也爲果相繼陳尸於衢其也以許根殘戕者不知其幾宦官之横
州郡毆以人命而責之者皆數馬宣首不見天下之人秩而輕論天下之政何耶

崔寔 本傳寔字子眞一名台字元始當世便事數千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隆及繼体之君欲立中興之君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

故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眞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惰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或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体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從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

驟之差各有云設不進人以不能背惠切而暴所閒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衰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補候政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闓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

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實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擿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之屬害之屈原爲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讒之懷王疏之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霸生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

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淸肅天下密如舊熙
祖朝事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
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壞遂爲漢室基禍
之主政道得失於此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
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
權救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相桓公子糾而射而桓公此並權變之道也故聖能興世推移而俗
士若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
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矣熊經鳥伸雖延歷之
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
膏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蓋爲國之法有
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
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
梁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
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
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
鞬輈以救之豈暇爲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
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
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
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
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
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
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
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
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
宜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
俗遵先聖之風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
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吕爲輔樂
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
已

崇厚論愚曰凡物薄者易敗厚者難殘後世習俗日非薄而欲崇學與正論也

朱穆本傳穆字公叔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論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
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
而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
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違

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
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
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世之所敷已為上
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
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厖則道數不
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原壤之母死孔
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而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未可已乎夫子曰親者無失
其為故者無失其為故楚嚴不忍章於絕纓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
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取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
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
上火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教矣老氏經之曰大丈
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故去
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復人
之過者敎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
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
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斯言
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
漢延宣帝時邴吉為丞相不案吏曰夫以三公府壽史吾竊陋之子孺為中騎通名建擢陽人為吏

故能振其聲於百世播不滅於遺風不亦美哉然
而特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
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並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
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
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
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
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能顧後榮貴者矜
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貴士孤而不恤
賤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田蚡武帝
王皇后母臧兒為太后時貴用事韓安國為梁王大傳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為言太后
即召以為北地都尉淳于以貴戚引方進之言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淳
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為夫以韞翟
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賑一貧賢薦一孤士
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實
經於後者也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
備出曰臣生不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正室士人適室歸
子曰史魚衛大夫卒委柩於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蘧伯玉進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故時
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

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来者復習俗而遲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弃子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豈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嚭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棱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声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之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州故云擬

知中當有脫字

文選補遺卷三十三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譔

門人譚紹烈纂類

論

昌言論愚說書註昌言曰昌當也又曰或作讜讜直也是昌言乃言之直而當然理也特言價之昌言是以在當當之師是可以言而言也統之昌言不足以載盛當之價是未可以言而言也無使統負此害敢不一言之則是將終經人言之也言不行於一將直常存然萬世不謂之昌可乎

仲長統本傳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

理亂篇行事担發補困着論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抗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

蔚蔚啓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有害其前志詎
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又継体之時民心定矣普
天下之類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
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
絶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
雖下愚之才君之有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
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
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
勇矣彼後嗣之愚生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
天地之不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
上下不同惡左傳泄冶諫陳靈公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杜預注宣示也
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illegible]
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名角觝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
荒廢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
愛者盡佞諂容悅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
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
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
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

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
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
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
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
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
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戸齊民而以財力
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絜之士徒自苦於茨棘
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
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
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廢居者有所廢有所居蓄積財利琦賂寶貨巨室
不能容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矣必使豈人也馬牛羊豕山谷不
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
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
臭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
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
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
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
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弃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

而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衆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自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

秦政乘并兼勢放虎狼之心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自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四年云二百年全數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季平帝時凡郡國一百三縣邑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百六十八里人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家極盛之時逮王莽衰就堅更武中興與海內人戶半之於南千載二三達方萬條無無孑遺孝又遭黃巾之寇獻帝董卓之禍英雄棊峙白骨委野兵亂相尋三十餘年三方既寧萬不有一也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之起秦三王二帝凡在位四十九年前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凡四百七十四年數云不及五百年世三起謂秦又王莽若獻帝時也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耶

損益篇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加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

樸已去智慧已來（老子曰智慧出有大偽也）出於禮制之防放於
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
故收其英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
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変之善
可遂行者也井田之変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
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
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
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
士爲之投命至使羸力以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
斂兔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蓋分田無
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阯齊
民財之豊寡正風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変有
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
錯下髡錯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
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言髡笞大輕不足懲）
（懼而無人自罪以陷於死明復古肉刑人不陷於死）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
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
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

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
以懲惡則假藏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
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道法聖人之良制
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
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
恩於殺人也而不恩於刑人也今五刑有品輕重
有殺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
甚重者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詳刑此又
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
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
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
國之君才足以長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
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
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
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
藪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
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閲審什伍以相連
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司馬法曰步百爲畝）

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爲衆富之家以財併取貧人之田而兼有之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豊委積去末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擇以習師田周礼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註云示犯誓必殺也修武品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紓游戲以杜姦邪寮苛刻以絶頑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擾隨有事不迫撫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下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旣多又蠻夷戎狄君漢地者尚不在爲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使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尤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患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乏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下究人理與頻參屬斷絶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

委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君是三代不足華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亂均是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富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積賦歛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學則罰剋貿易之罪乃可絶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害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事貧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旣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然來必不由此也得狗幣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譽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未選用以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禄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

罪忍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之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趙岐注貊夷貊之人在荒也貊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谷無中國之禮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姦也

法誡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尔雅冢大也貳謂副貳也周禮天官冢宰掌邦之大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諧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彊攝根也數代謂元成哀平彊臣謂王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

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檢押猶規矩也）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展猶申也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夫見上使人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君臣其釋之）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擇正者哉眾者任之重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大臣有罪不執縛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之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卒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也）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多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右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豈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當不）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姓困亂）焉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淵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崇讓論（愚曰讓者爭之對凡事起於立家群刺而專殺苟非所宗在謙則爭求焉祖之孔子欲人以禮之所以為讓者為國負以有蓋之終藏奉服之承也）

劉寔（晉書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以世多進趣廉遜道缺乃著崇讓論以矯之）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

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稼
與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審之道也
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
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
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
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
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能名言天下
自安矣不見堯之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
爲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
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
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
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
此功者非有道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
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
之自魏代以來登進碎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
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
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
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能

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
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
免世之謗己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
高明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大官者山澤
人小官吏復去朝廷之士雖大官名德皆不及
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
也特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少隨之名不得
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
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
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
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
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
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
家之子率多因資以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
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用之諸及行不
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
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
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

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衆矣其所
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
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
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
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
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頌而至人數猥多
谷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豪
錯相亂貞僞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
忠之累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
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入
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
以容其不知因請為王吹竽濫食數人之俸嗣王
覺而改之難彰先生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
聲有甚於先生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
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
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遠馳之有勢之門日
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議道不與之弊非
徒賢凡淹下位不得特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

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
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
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
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
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拭
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
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
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
不自固之心矣賢才不進責臣日疎此有國者之
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己斯亡不讓之人憂
亡不假而望其益國朝下亦難乎竊以為改此俗
甚易耳何以知之大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
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
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
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
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
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于
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

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出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各思推賢能而推之也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平也田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於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知讓則競推勝於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無所用其心任而衆人之讓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不以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少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爲先務則郡才保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崇有論

愚已世惟滯於有也欲而爲無惟荒於無也反而爲有吾乘彼虛無之宗蓋亦曰非有爲有非無爲無何書復後世一空諸有而爲無也哉頹

裴頠

〔晉書頠字逸民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論以釋蔽〕〔見無之流弊也著論若此亦回狂瀾之一重也〕

夫總混郡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体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欲知不可絶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過用乃可濟乎故天建厥極經郡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萌矣故欲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則利則延

寇可謂學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觀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貴無賤有者之稱示〕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亡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迁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絶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

立言精於虛無謂之玄妙処官不覩所司謂之雜
遠舉身散其庶掭謂之曠遠故砥礪之風弥以陵
遅放者因斯咸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瀆弃
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祼裎言笑
忘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
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
自夬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
無之謂也損艮之義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
為体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
生於無以虛為生偏立一家之亂豈有以而然哉
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借以順感為務若
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
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
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
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
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胃慓宜具以無辭為而肯
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其則是所寄之
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宗為則偏則害

害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滞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
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体抑之猶偏有所許而
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名列其說上及造
化下秩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青以衆固乃說
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為辯論人倫及經
明之業遂易門肆頗用娶然申其所懐而攻者盈
暑武以為一詩口言有寄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
虛無不允之微若未能毋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
可奪也顏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
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舒苟少
有髣髴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
患言之不能爲得靜黙之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
已哉夫至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
必体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
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
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
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
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

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鮮非僱息之所能獲也須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覺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郡生哉[illegible]

法象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於正容貌愼威

徐幹

[illegible]

儀是故制之礼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爲
積以声之欲其尊也欲其荘也焉可以狎慢也容
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禮
義存禮義存故盛著故可以爲法以爲法象斯謂
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
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禄之
賞而民懐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
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夫
情其威儀恍其瞻視視忽其辞令而民望之則我
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
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爲衰哉
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情之所
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
顕之原也獨孤見之端也胡可忽也胡可忽也是故故君
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
耳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
而不見乱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将崩体
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辞季路遭乱正冠結纓而

後死白刃之難夫以攜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
敬况於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
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戯謔之言言
必有防無戯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
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
以不慍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郷
黨得称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
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
克譲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
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言不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媟慢以爲階
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矢於戯言
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殺於嘗黿故是君子居
身也爲在敬也譲臨下也荘事上也敬四者備而
怨欲不作福禄從之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
之聴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
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虐行易親而難媚多怨
而寡非故而絶交其語畔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

困夫礼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死而不可須臾志也須臾離則謟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謟慢之心作焉況無礼而可以終始乎夫礼也敬之經也敬也者礼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礼無礼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礼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乱乱則哭及其身昔晋惠公以慢端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郤芮以敬享徹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園以大明招乱逆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衣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懐之如被見吉德之如此故立以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可方動靜有常帥礼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徙戎論 [illegible]

得亦用其累此則可謂明月夜光白璧投矣

江統 本傳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文壽倫山陰令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作徙戎論其辭曰

夫夷蛮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侯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遠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宗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備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而侯應塞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

禦之有常雖稽首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
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
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
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
招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
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
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
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
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
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
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
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
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
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
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
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
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
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

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
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為
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
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
前師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北掠趙
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
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
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
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
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
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忕終於覆敗段熲臨
衝自西征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
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
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
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
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
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
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

溉其舃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怨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横逆而居封域之内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别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万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欵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徙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答曰我羌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户皆爲雠故可遐迁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

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遺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其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中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業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制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人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能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

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強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

錢神論

愚曰謂錢爲神褒之論吾嘗疑之直至唐韓退之實乎及見撒錢帖退之又莫知所從竟禍福而止乃知錢之爲神且足以轉移人心如此雖深世固有不長貽者錢之神何所措其力君子讀此論又當如其隱約於身憤世之意甚深者以數昧非本也

魯褒

有司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毋先生班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後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爲筐篚以機神爲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意何用清談特異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貧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舟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先穿教民農桑以幣帛爲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爲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爲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愛如兄弟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爲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讎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發胡曰錢無耳可闇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

能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
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
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窮達開塞
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
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惟
孔方而已夫錢爲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温暖貧
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亡不求君無賞則亡
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大而無家
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
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
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
接名譽益彰

文選補遺卷二十二

文選補遺卷二十三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參類

書

遺燕將書 鮑氏曰按此書以西周爲宣王蘇代爲蘇秦之時不會加此者春秦得爲後人得祿之謀更於此章非果獲之事說仲殘之爲則作謂人謀矣益好事者聞約夫之說情其書不有棋爲之以稱士而其人意家積滿事而成不戰揮技細處此史及大史公更其于里而嗜其能杜畢貴至丁令二手載美有知其非也而山其氏曰按然所聖寧聊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連子特爲請討耳城勸之以休兵并燕又勸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爲訓讀者不可徒以此文而下齊

魯仲連 本傳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
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
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

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 南齊之淮北泗上 魏攻平陸 平陸邑名在西界兗州縣 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 謂聊城之地也言齊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少攻之 故定計審處之人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 此時秦與齊和故云衡秦之勢成也 故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 謂棄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魏之所攻齊右壤地之平陸也言右壤 斷齊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 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 索隱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齊勢危也合 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 徐廣曰此事在長平十年 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 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卻楚軍 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 正義曰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

能見於天下雖無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以資說士 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被 張國也劉氏曰積說士為說士事陳使不如依字也 矯國更俗 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播 王周事政史葬俗也 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 索隱曰士者燕言君少無遷燕意將精燕而東游於齊乎 裂地足封富比乎陶衛 延萬姓戰國眾云陶陶朱公也衛天公千封非也王邵云衛曹封陶南君姓衛富比 閩衛攝此云衛 世世稱孤於齊又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生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王之過而為五霸首 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室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為五霸首也

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曰曹沫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亡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謂拒也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事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弃忿情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於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遺樂間書間毅子也自惠王時毅設往來爲燕趙客卿燕遂問間

燕惠王王用栗腹計伐趙間曰不可不聽遂敗間奔王悔遺書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弃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弃寡人寡人必有非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故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去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君為擇之也無取川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弃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知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客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

之辱而君不得棠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異辭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絶智不簡功簡弃大功者輟也輕絶厚利者怨也輟而弃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損怨追惟先王復以數寡人意者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愆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乘怨燕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與淮南王書

薄昭淮厲王長高帝少子孝之初位自以為最親驕客人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常謂上大兄恣之辟陽侯自寃金椎椎之帝赦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真信多斷是天以令敖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令帝舅將軍薄昭予書諫數之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不敖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卒易之卒於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見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遂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骩骩曲也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足屬謂委亦也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脩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

仕之石經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文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宜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礼（謂罵）（守母冢自爲名節而表異行用此激高于兄）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劔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弃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之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項（高帝兄仲也母奴入代不高帝奪其國廢命部陽侯）齊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大王（大王天子也）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平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主令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侯蜜來未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言諸侯之相欲委罪於下小吏而身不于禍之不可言皆之罪爲天下所指射也）畔常惧海內切齒思相署裂故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敢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也

與從弟書（安國侍中也）

孔臧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渾辭胃義有意欲挍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爲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非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欲爾而見俗儒結古古訓複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

讚明寔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最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也何圖古文乃自有篇耶如堯典說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為雖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當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群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悪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今以雖古之餘事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至為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推世移名制改變文体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温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絶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述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頽闕不及游夏更生其豈然乎其豈然乎不得已己責粮申之

奏記霍光

丙吉

遺書起於記書之前漢書特紀郡國奏記之始也昌邑王之廢是自此始周大夫事光吉為光之參入為諸大將軍長史乃大將軍所奏記自霍光始也光與之吉因光錄尚書事宣帝與邴吉共議所立未央宮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憂懼欲亟聞嗣主發表之日以誼立後家廟有奉故云大謹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外家史氏入掖庭使吉前使居郡邸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右侍太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還李陵書

馮異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牖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

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史記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造于軍門武王乃釋其微子復其位項伯名纏項籍之季父素善張良高祖因良與伯結婚項籍謀害漢王伯以身翊蔽之賴與伯乃歸漢也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少帝孝惠後宮之子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也乃出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昏暴无道廢之而立宣帝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季文李軼字言軼與更始遲違得據一隅理非理之名欲其早圖去就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搆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時更始大臣張卬申屠建隗囂等以赤眉入關謀劫更始將南陽是大臣中氣也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踄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史記言古公亶父脩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忍殺人其乃與其私屬去邠止於岐下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山下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美息也見即謂微子語李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下書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萬餘

與隗囂將楊廣書

惠日接能以背軼鬱甲知公移述之不是與有爲別置之無成豈無見者而乃以伯春爲自之世之志大指有不顯此者矣

馬援

春卿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冀南天水冀縣也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表猶標也言爲標準謂射的也言背畔之罪爲天下所指射也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四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字也自謂函谷以西舉之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內過存伯春存猶問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之雖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

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羨之事乎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
諸周三木分羨謂舉羊也斛見公孫述胄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
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幸士大夫而已
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
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
今更共陸陸陸陸猶隨人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夫
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
以王相待謂欲封為蕭王也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
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

朝乎小林併甲正反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浮也今國
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豪傑也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
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
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
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
切磋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如磋以成器語曰知切如磋如琢豈有知
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萎於危反腰也族罪及
叉乃罷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以為論食且

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
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
得久留願急賜報

誡兄子書

輕薄子姘曰有家人信黃家人書示人諸言之

馬援

伯書翼子埔字呂民曰下可言是是先手底如徒之少之折從事是上不可不兄子議教並喜譏議而通俠援前在交趾還書戒之

馬援還書敢其兄子以人通失乃阯伴為天下自言人過失矣家人之終吉反身之謂也言欲以身而可援不射行作矣不之龍謹寄以其聞故果檢之慈卒後謹戒如此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
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
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欲聞子有此行也汝曹知
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縭申父母之戒說文衿交衽之詩云親結其縭縭帨尔雅謂之緌也郭璞注卯今禓香人緌也禮文交義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言事欲使汝曹不忘
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
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
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言合輕重宜父喪致客數
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

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鴨也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時為越騎司馬伯高名述為山都長

與隗囂書

急日光武得以收復隴蜀皆由先得河西據絶射執孤竟夫隗至於竇融皆附光武遂向隗囂終叛囂歸竇不知者也實氏故知世又今之仍為而求竇而實從其宜為

竇融

融既深知帝意乃與[redacted]書責讓之

伏惟將軍國富政脩士兵懷附覩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猜言賽事遠王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忿悁也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言是書先武也去從山西去已委成功造難就委事去從義為積謀言為積謀附西與已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言為積謀者此也貪有功而建此進謀也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

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淮南子曰遂者如中觸不還於己而無所敵不南合子陽則北入千里不遠於遠者若遠蕪以東西南先然猶建威矣文伯耳文伯盧芳也盧文實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留子謂伯春在之也言對見留子伯春故曰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左傳曰憂人大過以德取怨詩曰不以德為以非其人不可今不可況憂不其人手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誡馬廖訓子弟書

愚曰古今貴賤多矣莫不以禮而興失禮而喪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此之難外戚如馬氏妻守儉約親物終實氏孝易貴人有嚴為馬下屬則所言而止如此見之

（有吝焉參不嚴而寬宜哉）

揚終（本傳：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時大白見，衛尉馬廖謹為自守，下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

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見陸賈新語）。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公羊傳：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曷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劉攽曰：註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事，今文當云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太子）。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之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故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黃門郎，廖子防兄光，孔子曰又為），既無長君退讓之風（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也。長君，文帝竇后兄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微，絳侯灌將軍等選長者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防為傅兄弟貴寵，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為食客也），鑒念前往，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參不）。

誡竇憲書

崔駰（本傳：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序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皆佐周室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前書：馮野王字君卿，為元帝昭儀野王為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也）；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陰衛尉興，光烈皇后同母弟也，以謹敕親事也）。郯氏之宗，非不尊也（史記：郯封郯鼓云郯氏，前書：史字君仲，魯國人也，祖父奉世）；陽平之族，非不盛也（為太子良娣，生宣帝，封武陽侯，陽平侯王禁，其女為元帝后，及封陽平侯，當時居要）。

前書東郡爲陽平之王也重侯重將達天樞執斗極其所以獲

識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

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

全身四人而已外家當為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孝文帝竇文帝皇后從昆弟子嬰誅景帝薄皇后廢武帝陳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為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皇后廢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鴆死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為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為誅成帝趙太后廢死是也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

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竇前書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孝文為吳相孝景時為詹事也二君以淳淑守

道名先日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謙君子不敢以富貴驕述安豈以佐命

著德顯自中興竇融封安豐侯為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

度自自守卒事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

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

隆而益恭遠察近鑒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

杅矜、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

矣

奏記東平王蒼

班固

將軍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業建威靈

之號將軍號驃騎將軍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

此三者也三謂周公召公與將軍三人而已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

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司馬相如諭蜀之詞

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觀聽之末私以

螻螘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

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將千餘歲也先聖謂周公也體弘懿之姿據高

明之埶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

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云負薪之語廊廟之言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卒歸之忽遽也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皐

之為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令遠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

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

神優游廟堂光明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窮竊見故

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

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

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

之美行時俗所其及扶風掾李育(育字元春見傳及得春)經明
行著授教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
郡更請從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議論通明
廉清脩絜行能絕倫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
孔翟無以加焉(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宜令考績
以參方事京兆督郵郡基孝行著於州里經李稱
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
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趙簡子進於西河而歎曰安得■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

(嚴下之色加之清杞梁不能爲之蓋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春有六翮集之孝用持之)(三年不公攻書甚喜二十七人也)
事王雍容下藏之鄭文之以術藝(…)京州從
(勇養不戰而三此交遊乘之國君 …)
州冠蓋來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一本則三方恐
(孫子曰周公東征西國落國四國以何何 …)
曰異爲而後已
宜有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甫(作田限集…)

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
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
此山梁之秋夫子所歎也(論語秋猶時也山梁雌雉時哉)卞和獻
寶以離斷趾(卞和事見韓子)靈均納忠終於沈身
(屈原字靈均見傳自沈於汨羅之水楚終不用)而和氏之璧千載垂
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
昊之聽(中侍音)少垂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求
無刺山汨羅之俱(之萃)

與梁商書

李固

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眜傳曰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以先見與隱公盟褒賞無穀以開利門)貶無穀以開利門(…)夫義路閉則利
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
樊豐之屬(伯榮王聖女也)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
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
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曰有遷拜守

死善道者滯淵窮路而未有改敵德之方又即位
以來數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群雄望（封故曰崇號是也嫡之義）
（不可施於此蓋本是字體論天下之望也）嚮可令中宮侍簡嬪媵素妹
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毋
自乳養無委保委罟王以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妹）
（爲駿儀書寵成帝貴人傳能生皇子書後之）書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
天下爲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
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性
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宮者之內容有陰謀
謀孔子曰智者見變又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
無親可爲祇畏加道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盡也端）
（門太微宮南門也）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則危
盈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
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長
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綱王一整道行忠立明公
理伯成之高全不污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爲而耕）
（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爲諸侯舜授予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
（昔堯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畏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

豈與外戚是華號求好（子盍行乎無留吾事耶然耕而不顧不見呂氏春秋）
位者同日而圖任天下急不違大体竊感古人一
飯之報（謂韓信也）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與梁冀書

李固

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
明將軍体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
絕（順帝崩沖帝立一年崩質帝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大
右重心將軍勞慮詳釋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
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
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心天下
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
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
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愧憂發憤
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昌邑哀王子也昭帝崩霍光立）自非博陸忠勇
（霍光封博陸侯前漢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延年奮
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以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
（何群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今月之日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

於是竊立遂立至憂至重可不熟慮倣倣萬事惟此為大

國興衰此在一舉

與胡廣趙戒書

李固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皆明臣也立能守清汴）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廢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

與黃瓊書

李固（時公車徵瓊）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萬歲亭在今洛州故書縣西北武帝元年中民登大室聞上山呼萬歲户者王因以名焉）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曰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樊君名英事見英傳也）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此為志士終無時矣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孟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規竇武書

盧植（本傳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竇皇后父時竇武援立靈帝初輔政開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

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左傳[illegible]子曰人亦有言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漆室有倚楹之戚（琴擄曰書冷室女倚佳悲咏而清嘯人見其心之不審之進而閒曰有之違心欲嫁之念邪何念之悲春室女日生子生子子無言不知人之慕之青有覺人得罪於其君夫送吾衆家馬送蹈吾園桑使手終年不懸暴吾四鄰人矣羊不罪請吾兄追之嫠獨來出從吾兄溺死於身無兄政之致也吾易周傷人也悲而漏豈欲嫁我自陽擄結而為人所然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嘆息援琴而歌以女身之詞自終而死）

憂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先之遺風焉）大夫士立

爭奕義黄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詩大雅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萇註芻蕘採薪也）搢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

聲言哉今兄下之於濆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

聖主四海有碩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

下衆目而視攢耳而聽（前漢書賈山曰使天下攢目而視傾耳而聽）請

舉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

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敵則擇立長年鈞以德鈞以卜古之制也）令同宗揖後披圖案

牒以次見之何黙之有豈横切天功以為己力手（切貪也左傳貪之功以為己力）宜辭天貫以全身名又此世祚不

競（也拢）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個

陳恒岳竭（物勃也海竭竭石山）持多姦盜將有楚人曾比尹

氏立朝之變（左傳楚公子比秦王之子也夫王立子比奔晉天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立謂君比弟子公奔疾欲暴其往夜乃使人周走呼名曰王至矣國人太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周德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立也）宜依古禮置諸子之

官微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内息貪

利之心簡其良能随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式並不依用）

文選補遺卷二十三

文選補遺卷二十四

茶陵後學陳　仁子　輯誦

門人譚　紹烈　纂類

書

陳袁術借號書（愚曰袁氏本兵名則以義實財以利為利而已則視國家如塵龍視兄弟如仇讎而兄於名号何觀一卒以希此債兄也宜孫袁父子本附表氏能一言以覬借号事亦可嘉哉而後卒不免自旧何世之假名竊号者紛紛也）

孫策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

越宮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

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王朝恩媾武脩文與

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為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

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荊公孫叛於朔

北正礼阻兵（劉繇也）玄德爭盟（劉備也）是以未獲從

命橐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

然有自取之志（完然自得也）懼非海内企望之意也成

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罪此二

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
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幼小脅於權臣異於
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
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與之則立爽之
美卑士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京生湯海生進建生產附凡五代為
漢宰相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致忠守節以報王
室時人多惑圖籙之言貪幸非類之文苟以悅主
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
耳駮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世不納遂絶之質

戒子姪書思同語以瑞襲息更淳利為人子弟何徵教綱如是之諄邪以紀為東宮官雖使木子日問之不為裏備知日書則無闕於政事則無害於身二語先人之主方之誠去之

王昶初魏文帝在東宮為太子庶子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

夫子為子之道莫大於保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
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
也由所祖習於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
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

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
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
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
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
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
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
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
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
往成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

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
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
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
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不
可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晩就則善終朝華之
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
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
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國語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

（不在言因右無目也譬之以救竹其妥并臣松之柴對泰客者是憂也此云自悲益損也）夫人

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

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

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

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盖人也夫能

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

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聖人慎之孔子曰吾

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

方人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

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

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

聞口不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刑之訓也凡道人之過失盖謂其可知之切以爲後之此之則由己而發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實以之主人言不其善惡即以爲誠方之於彼有念爲戒世知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則事徵然使人因以敗言傷人敗大夫於此彼其事主學餘與其所戒自相責代）

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

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

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

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

也人報者益甚不如默而自脩己也諺曰救寒莫

如重裘止謗莫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

險之人近猶不可况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

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

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

曹偉皆以傾邪敗没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

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

不慎與

（世曰魏初中張權通章表書以白衣卿與相卯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立招本孝處罹閭賤視向今服八處衷母号虛不絕声自然之陵閭於成人道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喪）

（李既不要闕特李看報之神畫遠過荒亂家貪貴會宮號素無貫數家本取貝加常又與人共貫生口各者八区後生口家本取之買收之價六十区共買者欲陷時贖收叢取十情八区貢者還取本以價比者程地自之數人以語贖曰我自借之耳者將者數之說之中事訟者語贖貴之然後者敢其子弟有不明又見衆數之日証所行宜可今任君知郁其執所化事皆如此）若引

而伸之耦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

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

貴無毀其進仕上忠節其取人務實道其處執戒

驕淫其貧賤俱無戚其進退念各宜其行事加九

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與桓祕書 愚曰坊易之讓礼也而益罷然之是以大有不合之隱而托此耳

習鑿齒 晉書本傳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望越其舅二舅詣溫陳謝溫後激怒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弟祕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既罷郡歸與祕書曰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陰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入門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交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璅璅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芳芬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 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其風其後遂如此是時溫有非望

與嵇蕃叙離書 愚曰如此離別蓋閣大故作陽一曲留連之此根痛未捐手淺莊思能無悵乎蓄以叉雖有意則從奏暗擊俗此根悵芳光其能志情否則代水華矣

趙至 晉書本傳至字景真代郡人初至與嵇康兄子蕃有舊及將遠適乃與蕃書叙離并陳其志

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群獨遊背榮讌辭倫好經迥路造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登高山遠則山川攸隔或乃回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皋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而牙淺絃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

遠游之士記身無人之鄉總啓路退則有前言之難縣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昝瞕則身疲而遠征太陽戢暉則情勞而夕惕肆日乎偃則寥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擁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其艱之士不足為士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卓世激情風厉龍驤大野獸騁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遠思躡雲梯横奮八極披難掃穢蕩海夷岳岷崘使西倒踢大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將不我與垂翼遠遊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業華崔飛蒸雲邸俯翹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耀眩其前豔色餌其後嬀友其左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煢煢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蓄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

與范甯書 慮曰擢小人吏之為耳枉足為遠集之責其偏方吏奸之懲戮

晉 徐邈 晉書本傳邈東莞姑幕人時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及訊問中長得失

知足下遣五十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自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足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敦宣邪虞事亂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吳省覽虔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不恭足耳移植豈壞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位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成宗觀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公不為難及也

表

上銅馬式表 慮曰馬成國家之大物也馬獲善用安又精於善馬其有

九方皐之臣眼手是法當與相經並行天地間

馬援 援好騎善別馬名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表曰史記年書曰事以為在人如龍在地莫如馬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
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
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
見之不惑昭然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拉寬昱數驗曰驥服鹽車上於太行之坂遇伯樂則仰而長鳴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法子輿傳西
河儀長孺長傳茂陵丁君郡君都傳成紀楊子
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
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
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難法備具又不可傳之於
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京名也鑄作
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
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騎中中帛氏口齒謝氏
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腹小本助欲長轉蔣欲重而緩而膝尊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而長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將音悉者良口馬高三尺五寸

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殿下德以為名馬式焉

後出師表 迂書掀氏曰一篇首尾李人說事不可已之意所不以可者已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哉也血號牆屬婷貴總紀集然不亂宣其肯遠藩魯口感曰國■必帳問罪必當故古人用兵有為帶民代罪出者渴武是之有為御後剋壯出者渴武是也孔明之用蜀去雖矣今年出邦山明年出五史原蓋其執有不客已者讀出師商受賢邦成否見孔明識旨固之大覬讀出師後東偏英兩立見孔明議且固之大本此之家世江左者豈知孔明心是哉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故託臣以討賊
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
也然不伐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
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思惟征北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日而
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
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非計今賊
食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
陳其事於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
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
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

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此臣之未解三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月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能猶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矣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困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主以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諫伐遼東表

曹植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飢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駐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瀸洳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越東南則荊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三分兵不解於外民罷於內從不解其飢耕戎器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飢而後殖種可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當今爲務在

於省徭役等賦斂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文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手令不血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之貊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釋愁文

曹植

余以愁慘行吟之路追形容枯悴憂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見而問之曰余將何疾以至於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子荅曰愁之爲物惟惚惟恍不召自來推之則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手寂寂長夜或群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溫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不增悲醫和思絕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蓍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余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沈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趣榮位貴不坐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慘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雕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爲無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子而遊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饌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遊路以棲迹乘輕雲以翱翔於是精駭魂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宗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弔莊周文

嵇含 晉書本傳含字君道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于室賓客咸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

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生畫綺之象記先達辟聘之事畫眞人於刻桷之室載退趣於進趣之堂可謂托非其所可弔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受其生自然資其量器

神清虛穷人極曠人為俗季真風旣散野無訟屈
之声朝有争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
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奬尹詠恬曠之辭家畫
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帝女連權三光有
出無處池非嶽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産於
皇衢畫兹象其為取嗟呼先生高迹何為生處巖
岫之居死寄彫之屋檀記非其所没有余辱悼大
道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檄

諭青徐檄 慮曰人惟理之正者言亦根績伏能此據綱紀嚴直足以風動青徐真若得三寸舌而下年七十城書主上愈頭而已哉

伏陸 本傳陸字伯文時狼兵兄弟各擁兵據有青地拜陸為大中大夫封節使青徐二州柏陵郡回陸移檄吉曰

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盗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
群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
三王作亂大賊從横忤慢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
天佑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
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朗以全趙之師土
崩於邯鄲全趙謂趙之地 本 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鉄脛五
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為侯王
不知厭足自求禍弃遂封爵放守遠為詐逆今虎
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劉永奔走家已族矣
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 青徐羣盜得此皆降口三

王註見陸公傳

討桓玄檄 慮曰此裕之與晉也辭何其壯步暴書志何其好故以見取人夫子之羽以言取人其夫之州裕乎

劉裕 桓玄篡位衆裕為盟主以孟昶為長史總後事檀憑之為司馬

百姓頼從者千余人文行里楊檄郡下曰 軍

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聖明自我
大晋畧遭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弊於豺
狼忠臣碎於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
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凶力寔繁踰年之間遂傾皇
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沈辱七廟毀墜雖夏
侯之罹浞羿有漢之遭莽卓方之於兹未足為喻
自玄篡逆于今歷載禰年亢旱人不聊生士庶疲
於轉輸文武困於版築室家分析父子乖離豈惟

大東有杼軸之悲摽梅有頃筐之怨而已哉仰觀
天文俯察之事此而可存孰有可忘凡在有心誰
不拊怨脫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啓處者也是
故夕寐宵興搜奬忠烈潛構崎嶇過於履虎乘機
奮發義不圖全輔国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
鎮北主簿孔充兖州主簿魏詠之寧將軍劉道規龍
驤參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
白日荷戈挾書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
契掃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
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由保據石頭揚武將
軍諸葛長人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軍庾賾
之等潛相連結以為内應同力協契所在鋒起即
日斬偽徐州刺史安成王脩青州刺史弘義衆既
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輯裕辭不
獲命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藉義夫之節
翦馘逋逃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
荷爵寵而並俛眉華猾豈無自由敢顔瞻周道寧
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受

任於既頹之運受接於已替之機丹誠未宣感慨
憤激望霄漢以愾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
庭

文選補遺卷二十四

文選補遺卷二十五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蓁類

問難

解難　揚雄（本傳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声調於比耳（比和也頻二反）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眇讀曰妙）獨馳於有亡之際而陶大冶大鑪旁群生（李奇曰陶冶旁薄也）言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凡學者於彼（亶讀曰但）譬畫者畫於無形者放於無声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埶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撠

膠葛騰九閎（撠拘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反也九閎九天之門撠居足反）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嶕嶢高貌浡滃雲氣貌歊烝氣上也嶕音焦嶢音堯浡音勃滃一孔反歊許昭反）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羅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声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李奇曰造化之神宰割萬物也晉灼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隨無為宰也）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叫叫遠声也低回紆回也）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眇讀曰妙）形之美者不可根於世俗之目（根同也音根苦本反）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衍布也）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揄引也和應也揄音踰和胡卧反）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獲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獲古之善塗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污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之知匠石之善故敢使之也師古曰獲人乃古之巧者也斤斧也獲音乃故反又乃回反）師曠之調

鍾跌知音者在後也應劭曰晉平公鑄工者以爲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於師自而果知鍾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之鍾爲後世之知其鍾孔子作春秋幾君子而睹也曰義漢讀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老子道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此非眞操與

達旨

崔駰本傳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少以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楊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其辭曰

或說己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發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澋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九乾九乾天有九重也雖天問曰圜則九重孰營度之窮至賾於幽微則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讀已退不黨於庸人獨師有道德合符蒙眞抱景特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時道貴從凡於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逞利器於良材鑲鎁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三台三公之謂也紫闥三階據高軒望朱闕夫於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或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蝱蚋之趨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以先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反之拔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並古帝王于也尚遠也聞氣也戰也淳樸散離人物錯乎高辛悠悴厥趣各遷高辛氏帝也文道無播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此澤人也或與耳而山棲舜以天下讓其友之也乃自投清泠之淵身不反其由以爲之於滄洲之中由曰吾聞堯欲以天下讓我洗耳於清泠之水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而長飢或重聘而不來或屢而不黜去

舜爲莫身以天下讓之也乃
自枝清於滄洲身不反其
由以字爲汙之於澤中也
由曰吾聞堯欲以天下讓我洗耳於清泠之水乃
所讓日見之高爲子耳其有聞
堯曰以魏其所吾見日高
徒見之覆見野食見之高
日爾衆之在以高也之
曰能見之在以高也
狂在衆見
金百旣乃
而不應與
徵其知所
金而不百徵其知所之者見去
而不應擄暴之事
聖賢江論息爲士卿三

黜人曰子可以去矣曰直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道或冒徇大王反以干進
或望色而斯舉相鄉以于湯論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本日伊尹割烹要湯
集書或役以夫發事於王公百工宗書實傳說野乃得是
諸侯得或漁父見兆於龜渭濱日呂尚漁父文王出獵曰太公
以鉤千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
公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若夫紛繯塞路雲播流言方多
也音又童人有昏眺之危主有壽咎之憂修蒿蔓上
下相求仁是手賢人授手援世之灾跋溺赴俗急
斯時也肯充含感而皋陶讀高祖數而子房應
也是嗟虞之發憂悲高祖下人項有能陳其謀見尚書又史記高祖以為東陽大
陵日而周子房曰吾以聞漢之捐棄關以東等棄之可與共功者下
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信可與共功此三人可子
發之禍不斂而曹參蕭何高祖功臣與之定天下也從結不
靜而陳平權高祖七月學勾陳平自晉出
從兌亂弥衛乃將錄銜珪冊頭功銘昆吾之冶
音晉太夏伯白周致使作為飛廉折金於山以鑄昆吾太鼎其刻曰吾之
劉景棄之鐘氏國語晉趙鞅伐鄭以太叔功賜鐘以昆吾之冶其師鐘
其有事塞濡足冠掛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人也當
其無事則躡緩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脩則非忠
也是以險則救溺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
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撫以皇覽肆以唐文六合怡
怡比屋為仁臺天下之衆異齊品之萬殊參差同
量坯冶一陶群生得理度績其凝家家有以樂人
齊盛兆庶出於平易之路布六典陳而九刑措人
有以自優盛械而俎豆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
力牧黃帝相武王以伐紂也史記尚父呂望稱為伊皇不論奚事范
蔡遠求事蔡澤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禁逮
謂遠方異物之物也言不貴異物也息之力也陰事終而不
宿藏五冬伍後盛德在水陰象用事冬至中夏至女盧虛為宮室也月食日五冬之日水宮調此方七
冬之月東中星中參冬至昏奎旦見也參中水星伏藏不見也宮中仲
春之參中大時曲風七月不昏不見也充七月九月案曆明
月大人月令九月大時風曲日心仲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
流衣裳被宇冠蓋云浮璧猶衛陽之林岱陰之麓
伐手抱不為之稀藝拱不為之數悠悠困極亦各
有待彼採其華我得其實舍之則藏己所幸也故
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乘柱国復靜以理則耳
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季眦以求
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壇而摟處孟子曰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

援則不得妻之手援也字從手處子處女也　吁呼衛黠縣雄　自表

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曰以干祿非中尼之道

也存之倫黨苟己徇己汗漁競時利合而交（汗漁謂勞力也）

既得謂趨時也時合而交不謂以道義　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冒而

不已也（冒冒猶區區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躬行有枉徑而

我非隨藏在予否唯世所議固將回天賞之自然

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惧

吾躬之纖德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樣性

命之所存（安行謂不奔馳也性言隱居以休天命）之　昔孔子起威於夾

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書劌舉節於柯盟

（以勇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沬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遂已以侵地史記曰曹沬者魯人也）

下嚴克捷於彊楚（…）

范蠡錯軌於會稽（…）

伍員樹於功栢（…）

舉（伍子胥名員楚人也子胥父誅于楚子胥挾弓身干吳王闔閭闔閭以為將…）

魯連辯言以退燕（…）

包胥單辭而存楚（…）

唐雎顯以悟秦（…）

甘羅童牙而報趙（…）

見景襄見廉於臺（…）

昔宣孟收德於束脯（…）

吳札結信於丘木（…）

長季致貞於門女（…）

顏回明仁於度穀程嬰顯義趙

武(星墜辯見弓術得度數未詳)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應閒

張衡(本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設客問作應閒以寫成焉)

有閒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朝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虗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否畢至咸實守王家(至成王救賢臣也尚書曰敘作明居又曰五成保入主家也)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仲山甫也封樊侯)厥迹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與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華之責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称以大業貨之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体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曰官今又原之(曰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必也學非所用術非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檝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莊子曰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責衡何抽妙思於機巧也)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盍翅故棲謂再為史官者言衡作三輪木雕尚能飛轉何不已也乃銛重利也諸之也)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体屈己美言以相尅昔有文王自求多福焉于喬木乃金声而玉振之用後勲雪前各婷很不采以意誰靳也(見左傳)

應之曰是何覩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寡而恥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盍者面而不思阽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阽危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簠飧饌餔猶不屑餐旌瞀以之(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丘見而下壺飧以餔之爰精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孤父之人丘也爰精目曰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

孟軻之以士或辭桓禍而襲黜或委重築而撫
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桓禍謂寵威也委重築謂得說也方言曰自關而西謂稱論者者謂之桓也桓者當主反）短輪力致膚受必有背
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朣朦（朣朦言未明也）
（日象昏邑古有此二字作朣朦從目是也誤此）皇帝為斯深惨有旨者是為
亮之祭三辰於上迹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
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史記黃帝紀曰黃帝舉風后力牧以理民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考篩日月星辰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儀文至陰陽風有風后十三篇）
當少昊青揚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
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郡次
則重黎之為也人各有能因埶受任鳥師別名四
叙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齊（左傳郯子曰少皥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晉蔡墨曰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四叔分主三正言其不暴棄也）晝長則宵
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懸象況以人該之夫玄龍
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清泥而潛
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虫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

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礼以尹天下棋教誨之

不從有人不理仲尼不遇故六經以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以俟後聖也）
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
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綴旒人
無所處（處貯也公羊傳曰君不貸拔然復井拔書為下所執持而東之）矚武縣縫
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大夫也縋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為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說秦伯秦伯為之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時魯仲連齊人也燕將守聊城仲連為書係箭射城中燕將見書泣也許行夜木也）自
從往則合横來則
雖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為從蘇秦說諸侯連兵拒秦為從蘇秦佳則從句張儀來則從離）
咸以得人為梟失士為尤故樊
噲披帷入見高祖（前漢書樊噲舞陽人也封武陽侯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見高之事乎帝笑而起曰獨）
高祖躍洗以對酈
生（前漢書酈食其傳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酈生上坐謝之）
當此之會乃蠢鳴驚應也（其曹曰蜂鳴於某也）
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國語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
之策各有攸建子張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魃而應
龍翔洪霧声而軍容息（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

(君不爾妖慙也)溽暑至而鵠火棲寒冰沍而麤畢蟄(見禮記)今也皇澤宜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剸君脩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　列且不可度矣奚冀其二哉(見左傳)于茲搢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穩失塗者由辟遵通雖要趍偶為幸世易異事執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劒守株而伺兎也(見春秋)胄愧遑顧必無人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史記越王勾踐先吳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此為胄愧遑顧自取敗也)

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欺　有雖有舉舟勁楫猶人涉卬夫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事而不昏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昏悶也)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視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鑄啟及彭周騁(帝王說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結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將或以為師黃帝亞陽有地典六者拔題耶老彭殷賢人也睨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周世俗)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未浮憂之無所用吾恨

輪扁之無所教也(見莊子)子覩木雕獨飛愍我壹翅故棲吾感去蠹附悲爾先笑而後號也燮豹以楚晉嬙書禮至以救國作銘(見左傳)弦高以牛餼退敵壘羅以縈帶金城(見左傳)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致貞(見前漢書)蕭且以飛增遑巧詹何以沈釣致精(見列子)奕秋以奕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声僕進不能參名於立二退又不能群彼叔子(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上云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度冀其二哉言不能參名於二立之流也叔子謂裴楷以下也)愍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見左傳)廢前訓之鑽聊

朝隱乎柱史(前賢書東方朔曰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邪邪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朔隱終無身患是為上也)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仕止曾不慊夫晉楚敵告誠於知己

抵疑(應劭曰以言慢尤方頌言若自拔者而未類李凡四人自論怙取之耳)

夏侯湛(晉書本傳湛字孝若熊同燕人時惠中累年邪中累年不調乃作疑抵以自廣其辭曰)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声長而壹名拔萃始立

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鄉户之畢盡典籍
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煇
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
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春龍蟠六年英耀秃落羽儀
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騁儒林志不輟着述之業
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
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以
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所與二三公
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當於德貴於
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
俗懷識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實
咳唾之音變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
子攀其飛騰之軌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
之際騰驤於四氣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黙
使吾子栖遲旁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
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
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寔吾子之拙
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
所以褒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
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
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槃乎客曰敬祇以聽夏
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脩學之不
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
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
諸人僕也承門户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
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頌關六經之文覽百家
之學弱年而入公朝家藏而當顯乎進不能拔群
出宰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昧文則乍幽乍蔚
知之者則謂之欲欲道遲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
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樸之所貴也僕又聞
世有道則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
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
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不便不達綢迮之情不能
倚靡容挽出入崎嶇逐巧黙妍嘔偶辯佞隨群班
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
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

之載適足以路往簡而增壘坊縱使心有至言言
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
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
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声之收青響黎苗之桀亞
夏若遊招刑之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
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
藪御青鎖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光三臺之寺盈中
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
正所厭聞也若乃群公百辟鄉士常伯被朱佩紫
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
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嬾
祐辱招譏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譬猶捘
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
天鑪增執若燎原之煙拆天之雲霆之不益其然
爚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覽對便欲坐望高
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異子之失評也僕因
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之反於耕捉落歸志乎適
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盡五以

以封群后群后受封以臨其邦懸大賞以縻其成
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
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
一家萬國為百群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礼
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天道學之貴游閭邑之
縉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
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誦訓傳詩書講儒墨說
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間僕於凡庸之肆顯
僕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清淡則為親
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安是以居遠
而思危對食而有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
靜以寡交為慎以若斷為重以法言為信不知士
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後在位者皆稷契咎
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
經緯則越虞夏茂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勳抵拙管
仲嗤霍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大平方
將保重啬神獨善其身玄白冲虛佗爾養真雖力
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宴嗹

成殊王揮袂出風雲豈肯蹴反蕭條切蹢丈結鄙事取
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子獨不聞夫神人乎翁
風飲露不食五谷登太清遊山獻靡芝草弄白玉
不困而不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耆慾不
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方之門享不死之年以
此年之何得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
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振袂
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擲沈身郎
署約志勤卑不亦鄙哉且伊尹之干成湯寗戚之
迮桓公或投己葬俎或膏身飾牛明發興之機歟
曰水之流德入鼓王義感舜侯故伊尹越起庖厨
而登阿衡寗齊出車下而皆大夫外無微介內無
請諸矯身搖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歟以
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
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劒陸
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驥騄騮之
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過畝百練之鑑別
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
區出青雲之外而天鵝不陵桑榆此利鈍之竟援
労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
朝堂答世間不通顯所知僕以竭思進才學意無
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損於鄙劣而莫之
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衒哉子不慊僕
德之不邵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
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
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侍說操築以寤王寗戚擊
角以要君出非僕所能也莊周貽蕩以方言君乎
貴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
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
覃思於文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士官
僕雖不敏竊頻彷彿其清塵

擬客難 處士為情是之辭言其不得志也晳未乎不受趙王倫泚宜之命乃為高耳晉書本傳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

束晳

束子閒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始含毫
散採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
適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　其隆振

天維以贊百揆熙帝載而鼓皇風主則率土樂其
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耻于
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辞
華老負金鉉以陳肅割之說甯客富康衢而咏白
水之詩今先生耽道脩藝巖然山峙潛朗通微洽
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
不墮其志鱗介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
辞價泥蟠深處永藏林壑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
唐平而養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從逆比愚竊

不取若乃士以授登進必待求附執之業橫擢則
林藪之彥不抽冊擧步執羈之童東野遺白駒之
史盍亦因子都而事時陸浼鵾首以涉洪流蹈翠
雲以敏逸能振光耀以驚沈鱷徙孤靈蟠於恒井
翔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深困天何為乎泌丘且
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
知肝豫之織悔遲而忘天明晝之義務疾亦豈海
湄而挪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
長為拮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昔刑戮於蓬室

豈若託身權威憑執假力擇援芳林飛不待翼夕
宦七城之房朝建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
贊五教而王繩直執若茹藿飡瓢終身自匿哉東
手曰居吾將導爾以擧之諭爾以處之事爾其明
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
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蠍蛸赴溼物徒性之所安
士樂志之攸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
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
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畜庸以宣道巢

由洗耳以逃祚同垂不朽之称俱入賢者之流參
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人為群而恥為七
人之嗤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趨吾竊綴處者之
末行未敢聞子之高論將忽蒲輪而不聘夫何權
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志
端亦作朝遊巍救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
晨華莫落忠不足已衛以過不可以預度是士諱
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
政於匡筍之龜譬宦者於郊廟之犧公孫泣涕而

詆相揚雄抗論於赤族令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
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
之怒臣無蹇諤之請上下相安率礼從道朝養稱
邪之歎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
順保且夫進無險惧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
可俱是含役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群天
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国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穷
隈棗者言有不入翟黄不能回西鄰之寇平勃不
能正如意之立于木卜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
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
谷底之莽為臭宇分任性隹天所授鳥不假甲於
龜魚不借足於獸何突孤竹之貧而羡齊景之富
恥布衣以肆志寧丈表而抱犯繩且能約其躬則
儋石之稸以豊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
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偹者則萬乘之主猶
辱將妍六籍以訓世寸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
隅匹岩叟於僻蜀且世以大虚為與玄鏡為肆神
遊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攖其覺殺憂

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弃雖聖藉
之荒蕪聰希言之一至全素稿於丘園背纓緌而
長逝謂予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對儒 愚曰此擬事肆多矣而書也推一時之費探諸己以自娛不謂之實可乎

曹晄 晋書本傳晄字輔佐譙国人

或問曹子曰夫貨以含珍為貴士以藏器為峻麟
以絶迹標奇松以負霜稱儁是以蘭生幽谷玉輝
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息萬乘以群邛
虞公潜崇巖以頓神梁生遁南越以保慎固能全
貞蕃和夷迹凋閭陵冬陽芳披霊獨挺也今子少
睎冥風弱歟秀容奇發幼齡綸抜儒童吐辞則穠
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畢研
則領奪袁韓固以騰轢冥而蔑蒨排素荀而責葸
者矣何必以刑礼為己任由韓為宗適既登東觀
染史筆又據大學理儒功曾無玄韻淡泊遠氣虛
洞養禾幽翳晦明蒙龍不追林棲之迹不希拋林
之龍不穷練貫之術不暴内聽之聰而處汎位以
枝物翕塞教以自蒙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已以求

泰退不居漆園之陽出不躡曾城之衢游不踐綽
約之室趣不希祿馹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豈名
[illegible]之興霞貴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
之間定得失乎一賁之錙子君謂是果是邪則是
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萬
徒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獨重何異執朽礬以
御逸駟承勁風以極秋蓬從恬性充勞府對華物
以耦恣嬰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類賈生之才枝
奇山東王畯漢臺可謂響播六合声駭嬰孩而見

戮峰灌之口身雖狼俱之哭由此言之名為實賓
福萌胎朝數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玄圃
蔭瑤林於蓬萊絕世事而獨貴紆鼓滄川而浪龍
聽者矣懷竊惑為主人埃耳而笑所然而言曰夫
兩儀既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
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閬風安以睹殊目之形不安
景宿何以覩恢廓之表是以迷蓬者循一性之皆
捐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
擢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

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
散其龍藻此蓋員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保也今
三明玄照二氣載宣玄教夕凝朝風晨鮮道以才
暢化隨理全故三典赴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五
絃安朝靜禍於秀林漁父擺釣於長川如斯則化
無融道無不逮風澄於俗波清于川方將將舜黃
蚪於慶雲招儀鳳林靈山流玉醴乎華閭秀朱草
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辨其說
而未測其深明朝菌不可踰梅朔蟪蛄無以觀大

年固非管輪之所述聊敢對以終篇焉

客傲 恩曰郭山東高共鍾西應廣之明於氣類家感卜筮且足自暇乎紋徽山之史也卷之美夾

郭璞 晉書本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為實士以知名為賢明月
不妄映蘭苑豈虛鮮令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薈
蔭若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
響不徹於一皐價不登於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

頳龍魚之間進不為諧隱退不為放言無洗冥之
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
尚何名乎夫攀驥龍之鬚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
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槃然而笑曰
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於量海鰲雖㷄將祛
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終絕乾光墜
采皇運曾回郭祚准海龍德時乘群可雲駿竊若
鄧林之會送翰瀾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
訪不暇蕭曹之招屬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
豈唯豐沛之英南陽之豪見吾挺鋒鏑騁軒冕把
梓競敷蘭夷爭翹嬰戸冠於伐木援頸繁手換弟
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尚人川蘭不暇霞桂不給安
事錯薪乎且夫蚕泉之潛不思雲霄照水之彩不
羨旭晞渴光耀於埃竊者亦何顧滄浪之深秋陽
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戀乎龍津蚓蟻以不
才陸禍蜂蛇以騰驚泰驊連城之宝藏於褐衆三
秀雖鹽廩于麗采香恐乎芬實恐乎在是以不塵
不冥不驍不驊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廢則王神迹
寵而名生体全者為職至獨者不孤微俗者不
得以自得然充者不足以歩無故不恢心而形遺
不外累而智喪無嚴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
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招贖不物物我我不是是
非非忘我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郡蘋手無象域
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消不莊秋豪不小
太山蛟涘與天地齊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
一開兩儀之迹一冲一溢懸象之鄰凌迎朔於寒
暑洞群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頓駿狠
之長腓玄陸之短景故阜壤為悲於之有胡蝶為
物化之器矣夫於黎黃之音者不革螻蛄之吟踏
雲臺之觀者必閑帶索之歌縱踏而詠採齊擁璧
而難抱關戢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
復於造難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
漆園老萊婆娑林窟嚴乎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
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迹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
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倏忽吾不然韻於數賢
故寂然玩此員衆與智骨

文選補遺卷二十五

文選補遺卷二十六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纂類

史敘論 愚曰史有帆論自司馬遷始魯史以來論也子長以縱橫馳騁之奇才作為史記數十萬言文法至此為一變其不能及而究芝子始明慕而不取何也今編數萬言此若虹芝可探者始慕嗚呼飲論作而春秋變敗之筆削變矣

六国年表 愚曰六國之共成帝天運矣啟地無常利權情之昔天也尊自貴重邑子承秦以來繇事邑于先城餅于壘山築子建回關鮮王秦在東十五百年乃轉歸于西土著自文武都豐鎬以秦秦據咸陽漢下長安王氣在西又千有一百年乃轉而河朔者自西漢中業以後新秦而下經于隋唐河朔富盛王氣在河朔又九百年乃轉而南夏若南夏者寰以南建于湖廣江湖以南斥于閩粵安史之亂皆禍所不及由是南東十一路參然安唱至五季以至東民物豐阜皆古所識楚宗之地也自南自北王氣各有攸在而司馬遷說起事專在西南成功專在東北非的論矣

司馬遷

太史讀春秋 索隱曰所以令周之史記也與下云秦記諸書雖諸侯史記尤甚獨有秦記又不在日月 至大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 臚陳也又音旅

又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
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
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
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
內爭於戰功矣三國中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
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
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
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
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
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
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埶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
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正義曰禹生於茂州汶川縣本冉駹國皆西羌湯起于
亳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
帝用雍州興漢之興既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
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
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
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
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
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
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
食無異索隱曰按言俗學淺識舉而笑秦此猶耳食不能知味也悲夫余於是
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索隱曰按此表起周元王元年春秋
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
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漢興以來諸
侯年表眉曰封建之論是非相半然以執論之國大則賦多賦多大則賦多則兵衆其為亂也香國小
則戰國則兵事其為亂也難以李唐藩鎮之禍論之可知是猶古今一代之相與必更前代之戒於其間日有非致政而由不尽夭者此一代之所以為害也且以封建言之則千八百年而十二十二者如也如也并如一宜開後之吏為生民之禍何恨一日之秦自六國之久而言之為諸侯者萬不復存然以事觀乎我存致而卻轄之且卻轄無振原其國之禍而封建者長子長孫不可猝被此其勢之由事國非秦之論也蓋者天亦欲其相因相衛之至使至此也此固天下之一大變也漢之初不如其甚故也而見之是故其封異姓也異世也異世致諸同姓也同姓既宜嘗特所封其人暴昔世患子國大封賦多賦多則兵勝整使然也且以春秋戰國戰爭相尋之禍秦觀於其身而痛之責去秦僅三十年宜不知之而由曰封建封建云者瀉自禍見也夫以韓印之日商帝亦知六國侵之六國也而封之又何見乎呼此封建之未易復乃一定之說
戰僨僨之則亦又爾來諸古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則其國小變遂興李且如韓彭是矣之亂逆在且建

也蓋勞力以取天下傳之萬世之勢而不計其償之不以爵乎或曰當時韓彭之將負不世之功非大封無以滿其望是亦有不得已爲之也然則同世陪王其何功乎是亦不思之甚也矣。又曰漢初家諸王無戰功而有分土君初宗姓諸王有戰功而無分土

司馬遷

大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封所數百而同姓五十王索隱曰按漢書封國八百同姓五十餘顧氏據左傳魏子謂成鱄云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是也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徐廣曰齊楚荊淮南燕趙梁代淮陽。索隱曰據代不數吳蓋以荊也荊封吳故也仍以淮陽為九今按下文所列者十國者以長沙異姓故言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遼東陽縣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大行

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穀水在沛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至雲中至隴西與內史九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沐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知子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景武帝用主父偃謀而下推恩之令故齊分為七索隱曰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東是分為七趙分為六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梁分為五濟陽濟川濟東山陽淮南分三廬江衡山及天子支庶子為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適音宅或作適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長沙無南邊郡徐廣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餘郡以兵為正義曰景帝時漢境北至燕代之北未列為郡吳長沙之國南至嶺嶺南越未齊城三國皆見之也

本平帝 島邊郡 齊趙梁楚支郡山名陂海咸納於漢
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
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
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 謂犬牙相銜 牙故云犬牙相
則言犬牙 來差也 秉其阨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
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
初諸侯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
之以仁義爲本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愚曰建元以來之封 爵與漢初功臣異矣

而太史公之四七十二問據此傳餘 四十五國何遷功之多若邦是中國 一統而說足四夏事不可則已乎不四 加如貴賤有生民能識此指封爵也書哉

司馬遷

太史公曰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
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
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徵 膺當也 荼徵 音澄
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
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
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
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
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愚曰分王子弟 親之恩也頌之遺 事也述之年紀訟 不信積者可以洞悉

司馬遷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
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外
戚世家 愚曰叙述歷代有勸有戒正論也而 遂歸之命焉然則君后之修其後 出於天而非 人乎

司馬遷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
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 韋昭云 塗山國名 禹所娶在今九州當塗應劭云九州有禹墟 之大戴禮云禹娶塗山氏之女謂之女憍生啓也
而桀之放也以末喜 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 韋昭云有施喜姓之國喜
殷之興也以有娀 有娀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生契 詩云天命
紂之殺也嬖妲己 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 妲己有蘇
丁周也己姓也妲字也 也姓云妲會 周之興也以姜

原及太任（原本云帝嚳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原。鄭玄箋詩云姜姓原名後稷母也。太任文王之母。詩云摯仲氏任。又曰摯國任姓之中女）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illegible]）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illegible]）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illegible]）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貨殖傳（[illegible]）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illegible]）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illegible]）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財竹穀纑（穀木名皮可以為紙 纑山中紵可以為布）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illegible]）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龍門山在絳州龍門縣碣石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illegible]）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闢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與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音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玉府內府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幣財幣之官故曰九府則桓公以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民之民乎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巴清其名其先得丹穴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廉富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

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
馳逐鬪鷄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
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
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
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
能索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
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
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
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
食租稅歲率律戶二千百戶之君則二十萬戶
率二百歲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
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一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
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
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匹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
千足羊澤中千足彘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正義曰言
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
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
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

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
鍾之田六斛四斗也若千畝巵茜巵音支鮮支也茜音倩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
千畦薑韭千畦二十五畝畦猶隴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
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
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
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
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
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
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
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
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
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
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釀千甕酤酒云酒酤醯
醬千瓨瓨音江又醬千甔甔音都甘反屠牛羊彘千皮販穀
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章竹竿萬个竹曰个
木曰枚其軺車百乘軺音遙小車也牛車千兩一車一乘爲一兩風俗

（通云揩縱之兩兩偶之稱兩也）輪（內）木器髤者千枚（髤音休漆也）銅器千

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百二十斤為石）馬蹄躈千（躈若巾反）

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

其帛絮細布千鈞文綵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榻者）

（合天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糱麴鹽豉千

荅鮐鮆千斤（正義曰鮐音臺又音貽說文云鮐海魚也鮆音薺又刀魚也）鯫千石

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

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鍾六斛四斗果菜謂雜果菜於山野）

（之豪取）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駔音祖郎反馬儈也）貪賈

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廉賈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得利五）

此亦千乘之家其大率（律）也佗雜業不中什二

則非吾財也諸道富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

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

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

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

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

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

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說文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辱處也行雍

伯千金（雍一作翁漢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

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

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

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

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孟子荀卿傳（愚曰讀知不知尊孟子夫孟子接孔氏之正傳仁義七篇昌衆行世豈可與荀子同科也以孟荀同傳也已不倫矣而史以荀子孝子見李出爽賁之何乎）

（蓋邪義至傳雜始以孔孟並論稱為始以孟氏記為何孟子之見知於是真史邪）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

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

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

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儒林傳（愚曰孔甲先聖後也往以之剩豈然哉傳而乃從陳涉為是始秦之厄焚其編不可必憑直以佛肝不挽待之或可解待之例難再而字死於是復有由矣乃若方類一秦臣別選之法亦古遺意而遷則惟文學之矣是何武帝豈得秦以詩書議之）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索隱曰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正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詞也按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歷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曰苟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索隱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索隱若原憲閔子騫之屬也）路居衛（索隱仲尼弟子列傳子路仕於衛時孔子尚存）子張居陳（今陳州）澹臺子羽居楚（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今汾州）子貢終於齊（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相傳以為秦阬儒處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孔子八世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吾歸與吾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

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
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
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
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
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
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鄕之於是招方
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
公（培申公名一作培）於齊則轅固生（姓轅名固生漢處賢）於燕則
韓大傅（名嬰爲常山王大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名勝字子賤）言
禮自魯高堂生（魯人高堂伯伯是其字此以生者傳先生者自謂之）言易自
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齊人胡母複姓也字子都）
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
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
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鄕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
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自此以下皆公孫弘奏用之辭）制
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
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

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
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弟子崇鄕里士
之化以廣賢才焉謹與太常臧（孔臧也）博士平等
議曰聞三代之道鄕里有敎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
故敎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
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
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敎未
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
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
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
長上肅政敎順鄕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
丞上屬所二千石（上音時掌反屬音燭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
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
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
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
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

天下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學礼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内史（補左右内史使右馮翊右扶風）為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文學爲掌故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

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日者傳（索隱曰此日者傳也若拘稽以日者名之則史貴高矣）

司馬遷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周礼有太卜官也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作大横之從其卜官更其職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漢官五日一賜洗沐也）相從論議誦易先生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

賤簡也世言皆者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位以說人志擅言禍福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所之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孅音纖是恭也）相引以勢相尊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刼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

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向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音釋的調也）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索隱曰式音栻旋轉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象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謂卜以作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伯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

筮者拂徐試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理
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
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
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
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謂德豈直數
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
乎莊子曰君子內而無飢寒之患外而無劫奪
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
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藏之不用府庫徙
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
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
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卜哉天下不足
西北星辰不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南爲池日
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
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庶人乎慮事
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
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

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
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於上非此
志不立今夫卜者道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能
以一言而知之乎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
驢爲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爲群而賢者亦不與
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
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
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
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
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
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
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
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
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音所[illegible]集[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微精而黄之稱精）
（[illegible]州以李[illegible]）爲人主計而不審身所處此相去遠矣猶
天冠地屨也此孝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
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居之知我
與若何足預使我使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

有以異也文之來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
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
此務華絶根者也（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本根也）

酷吏傳

（[illegible]）

司馬遷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illegible]）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illegible]約三章耳）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晁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以辛伏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游俠傳

（[illegible]）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著俱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仲尼弟子傳曰公皙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户（莊子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蓬户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

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 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 古本謂之石濟津故南津也 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饗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可知仁義也 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繩柔韓子云魏襄子呂延陵生令車騎先王當陽襄子將通已並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乎 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愚曰他言之道正言之者吾從而稱言之者吾中但取其合於理而已三代而上多以証言如皇史經傳是也二代而下多以論言如穎考叔之類信公是也為遷作者猶得首言六經之道經之曰獲稗衍仲為呼一書而中抹埋雖非出於六經之正者賣也史言來者頗汲搖以補稱賦可乎哉

司馬遷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其歸一揆主於致言微中亦以得其治亂成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文選補遺卷二十六

茶陵後學陳仁子　輯誦
門人譚紹烈　纂類

序

戰國策序

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揉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大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

弟之義得為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刑錯四十餘矣遠方慕義莫不賓服推頌歌詠思德其上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産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之詩歌說以威相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其所依百姓得其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礼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執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執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損礼讓而貴戰争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

為侯王作譎之國與位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絶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家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左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國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横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張儀為横則横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執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横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横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

四塞之國擅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
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
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
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
以為達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遐三
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
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
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
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
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
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
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
資據時而為勢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
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
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
運亡為存以可觀喜皆可觀覽左都水使者光
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孟子題辭

趙岐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
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
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
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
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鄒近魯後為魯所
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
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
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
子生有淑質夙喪其母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
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
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
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
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
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
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
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

僕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
迂闊於是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
姫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
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
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
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
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以答
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
章三萬四千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
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
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
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
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
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正樂雅頌各得其所乃
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
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
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

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
公問陳於孔子孔子荅以俎豆梁惠王問利
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
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
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眾又有外
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弘深
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
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
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
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
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
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
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
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
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
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
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

衆多餘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
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
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
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
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眷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
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
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藝之學先覺
之士釋而辨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
遠微妙韞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
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
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
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
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宜亦乎

公羊傳序

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
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
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
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
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
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
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
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
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
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
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
隱括使就繩墨焉

穀梁傳序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
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
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
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故父
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
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
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

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戒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門之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

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得以經通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擇善絕靡從庸得不並合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

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
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
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
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
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
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軫頓
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藝次及
三傳左氏則有服杜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
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
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
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
昊天不弔太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
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
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
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曰春
秋穀梁傳集解

論語序

何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
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
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
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
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
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
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
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
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
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
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
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
章考之齊古為之註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
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
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
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
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
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

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

蘭亭詩序 徐師川云蘇端明嘗言會直雅丈書淺蘭亭恐出閱覽云余手丈室中云王右軍蘭亭記其文意悲但天朗氣清者春言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今謂絲竹管[redacted]絃亦重複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謂諸浴秋去上巳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爲之祓稱禊者潔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晉書束晳傳武帝問三日曲水之義晳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逸詩云羽觴隨波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敍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謝瞻詩曰惠風蕩繁囿注[redacted]春風起萬物也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記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得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莊子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敍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陶淵明集序 愚曰昭明此序齊梁習氣已見惡矯特其深知淵明差爲可取至若譏閒情一賦東坡云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也識之不逮耳

昭明太子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

見珍而終硤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
於濠伯成伯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
落毛譬彼鶯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
之牲至於子常寗喜之論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
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
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
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
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
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
士因以悔遊或懷璧而被帝或披褐而負薪鼓楫清
潭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
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
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
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
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
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
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愛嗜其文不
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
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
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何也并粗點定其傳
編之于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
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
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亦有助於
風教也

說

藉田說

曹植

春耕子藉田郎中令侍寡人爲籍而謂之曰昔者神
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與此田將欲以
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
下經以大陌帶以横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珍況
而歸歸農來祈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設雉特
時禾黍異田此寡人之理政也又其息也涌　庶重
陰懷有處檝素舉此亦寡人之所賢也恭息蔚亦之
遠墻此亦寡人之所遠使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
則且僕小大成取驗焉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鑒脩鈎

去樹之蝎者樹以茂叢中含人曰不識天下者亦有蝎者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大鯀驩兜非先之蝎與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與然三國無蹶蹙猾狗之任終於齊纂魯若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爲君子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國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此亦君子之蝎也天子勤耘以牧一國大夫勤耘以牧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於種終於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井而不耘則攻爲荒嗟蓋豐年者期於必牧譬脩道者亦期於沒世

髑髏說

曹植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子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隕傾乎將奇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見恭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俾若有來恍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聞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辨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闕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攪之不濁寂寞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余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然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余將歸于太虛於是言卒繞響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覆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文選補遺卷二十八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請

門人譚紹烈纂類

離騷

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於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illegible]

九章

[illegible]

自洞之寬蓋未有於此最篇者著其深衆之負可聞[illegible]天而風弟也

昭明太子文選九章止載涉江一首篇南欽今列于此

屈原

晦菴朱氏曰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觀儲詩若考槃則不仕者也若貫爲則欲仕而史去者也若嵩衰則既仕而去之者也至於小明則以畏罪而不敢以去免矣則以患患而不能去邪招身則以見弟之患而不可去爲懷周舍當於義也若去原出於二闕爲懷生左使五治見知而終不用則小已矣而貴其行能不忍湮沒嚮邑欲賦發於詞華忠見者之皆蕩愆煩文之鬱怪靈妃之文之頌思泯微而傷叙蘭補籍之變化關戚之去而想之重華右之靈執質之沉湮狀是去以積千載君子哀其忠惜予來長死日相其遺實是退之不可湮光而水出人獨以有之死故之事日共作賦舟就相水之逃身利楚也故命見子事以直子衆寓言以傳於楚人盖原之加情物正以直子衆寓言

凡莊周扶死于而離騷之文則爲闕賦之相工悉曰孔子論二處篇各得其本心者然以原旅此干均也死比于之忠不免自王有嫉臣之名居原之內既不懷王有其子因奴之憫使諫則既不懷王其子因臣之又當不忍致吾於上心受行吟以自使鄙爲千比文不微欲其主爲之下心恩懷澤淋就旨之清風忍忍負與三子命光百世之上仁可也

惜誦

此篇全用賦體無它寄託其言明切最爲易曉而其言作忠造怨遭讒畏罪之意曲盡彼此之情狀爲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

正叶音惜者愛而有忍之意誦言也致極也愍憂也抒挹而出之也

所謂誓也所謂所不與舅氏同心所不與崔慶者之類也蒼天之色也平正也猶言有如白水有知上帝之類言始者愛惜其言忍而不發以致極其憂愍之心至於不得已而後發憤以抒其情則又從而誓之曰所我之言有非出於中心而敢言之於口則願蒼天平我之罪而降之罰也

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北叶蒲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

此皆指天自誓之詞欲使上天命衆神共聽是非也

五帝五方之神也折中謂事理有不同者執其兩端而折其中也六神六宗之神也嚮服謂嚮而服事也山川名山大川之神也咎繇舜士師能明五刑者也聽直聽其曲直也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群而贅肬尤忘儇媚以背佩衆兮待明君其知之

贅肬肉外之餘肉也言竭忠誠以事君反爲衆所棄如肉外之贅肬也儇媚佞也待明君其知之言恃君之明而知我之情也

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迹可迹也言人之言行可迹其情貌不變也相臣猶相人也言知臣莫若君其驗之不遠也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一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也不豫言不決不猶豫也不可保言君有不察則必為衆人所害疾猶力也與上文專惟君之無他相參

親君而無私 有招禍之理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叶音門 [illegible]

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一作吾之所志叶音之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叶音呼來反 [illegible]

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叶音 [illegible] 也

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煩言之類 [illegible]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 [illegible]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一作航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 [illegible]

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叶音 [illegible]

懲熱羹而推虀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叶音 [illegible]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 [illegible]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叶音 [illegible] 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 [illegible]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illegible]

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叶音戶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 [illegible]

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

謂女何之（儃佪不進貌干求也傺住也重增也離遭也集鳥棲而下止也罔無也遠集遠逝也此則人恐君將無謂女欲去我而何往）

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

膺牉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叶音……）（牉半也分也禮傳夫妻牉合也言欲衆行遑遑則志已堅而不得遑上章三者皆不可為則背膺一體吾而中分之審是有不可言者）

擣木蘭以矯蕙兮糳（即各反）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擣舂也糗乾飯也）

恐情質（致）之不信兮故重（直用反）著以自明（叶音芒）

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叶音……）

哀郢（郢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曰郢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十世為秦所拔徙東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衰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純不雜也……二月陰陽之中……）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一作）吾以行

發郢都

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郢郢都在漢南郡江陵閭里門也……言欲棹舟不忍去……知）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楸梓也……）

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叶音……）

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為客（……）

凌陽侯之氾（孚梵反）濫兮忽翱翔之焉薄（……）

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叶……）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叶音工）

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

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音洛）兮悲江介之遺風（叶孚金反……）

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蕪穢也言楚王曾不知郢邑宮殿之夏屋當爲丘墟又不知兩東門亦先正所謹以守國者豈可使之至於蕪
發郢陵王一十一年郢也被郢而夏廢陳不知在後幾年

心無怡之長久兮

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怡樂也憂與憂相接首尾知一唯憂與憂無已也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

復

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懷王與會于漢上之不使懷王遂死于秦頃襄王立復放居原九年不復何不知的在何時

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叶七六反使放在懷王十六年

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

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

也弱也湛湛重厚貌被離分散貌鄣隔也言小人外爲諂說以承君之歡適情譽美好誠使人心喜歡而…

能自指是以懷忠而顧進也此章形容那佞之態最爲著明而萬世所爲燭而瞭然其意者宜深味之則知讒人之所以始入信此語最精切讀者宜深察而實明發

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

堯舜與賢而不與子故有不慈之名云堯舜不慈舜不孝蓋戰國時流俗之言也

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

慍惀心所蘊積也忼慨激昂之貌…

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

亂曰

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

自首丘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夏盡也鳥飛反故鄉狐死首丘禮曰大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也

抽思

以篇內首句二字爲名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

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

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

願遙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

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

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

願承閒而

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怛

傷之憺憺（徒敢反。任思傷也。憺憺，安靜也。閒暇也。）以自明而不敢，修遠靜默而不敢言，不能自已，[illegible]

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詳與佯同）聾而不聞（叶[illegible]）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為患（患叶胡[illegible]反）

（歷指列也。詳詐也。切人，謂切直之人。不媚，言懇切之人不能媚君，衆果以我為患也。[illegible]）

初吾所陳之耿（古迥反）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叶胡官反）

（言陳之明白如此，豈不至今猶可覆視而何用亡哉。然吾非獨樂此謇謇不容而為此也，但願君之德美一復可至全是，以其志不得切已。[illegible]）

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三五謂三皇五帝，或曰三王五伯。像謂古人之形貌，儀謂儀則。[illegible]）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式豉反）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此四語者，明白切至，[illegible]）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此不可但以[illegible]之）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平聲。少歌，[illegible]音節之名。）

（前子，倡詩亦有小歌，即此類也。抽，拔也。思，意也。并日夜，言日夜也。[illegible]）

倡曰有鳥自南來兮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群兮又無良媒在其側（叶莊力反）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叶丁力反）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illegible]）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illegible]）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illegible]）

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叶音[illegible]）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illegible]）軫石崴嵬蹇吾願兮（[illegible]）超回志度行隱進兮（[illegible]）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illegible]）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illegible]）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illegible]）

懷沙 言懷抱沙石以自沉也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 叶莫補反 傷懷求哀兮汩 越筆反 徂南土 [illegible] 眴 [illegible] 兮杳杳 孔靜幽默 [illegible] 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 叶居六反 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 [illegible] 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 易初本迪 一作由 兮君子所鄙 章畫志墨 一作職 兮前圖未改 [illegible]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晠 [illegible] 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 [illegible] 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 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 [illegible] 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 叶戶 鳳凰在笯 [illegible] 兮雞鶩翔舞 [illegible] 同糅 [illegible] 玉石兮一槩 [illegible] 而相量 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illegible]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illegible]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 [illegible] 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illegible] 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 [illegible] 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 [illegible]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 重華不可遌 [illegible] 兮孰知余之從容 [illegible]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 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 [illegible]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 [illegible] 離慜 一作愍 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illegible] 進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 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illegible]

亂曰 浩浩沅湘分流汩兮 脩路幽蔽道遠忽兮 [illegible]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 伯樂既沒驥焉程兮 [illegible] 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 [illegible]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illegible]

見所恨而能變於所遇矣

曾增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兮按此四句若依史記移著上文懷質抱情之上而以下章死不可讓頌勿愛兮永余何釋恨之下文意尤通貫但史於此入再出恐是人因校讀加也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叶於既反兮明吉君子吾將以爲類兮楊日伍子以爲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徒愛此七尺之軀哉願法也以此言爲法也

思美人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丑吏反媒絶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叶音異美人識見上篇寄意於君也覽猶狀也竚文立也眙直視也蹇蹇之煩冤兮陷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叶於外而莫達

永上路陽而言陷事某發以陷寄爲寄也中重也今日已暮明日復且也菀積也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亦承上章陷滯而言欲因雲致辭則雲即不將欲因鳥致辭則鳥飛迅而又高難可當值也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詒音怡叶去二聲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玄鳥致詒事見天問此因上章歸鳥唯當而上感高辛之事下媿不能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叶音偽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叶損寄也隱閔壽考優游卒歲也淵興不能變易其初心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忍改其度雖至於車覆馬仆而猶獨懷

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也勒騏驥而更駕兮造七到反父爲我操之遷逡七旬反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將造父善御周穆王時人之貌也遷逡進也遷次猶遷延也嶓冢山名漢水所出也見禹貢纁黃也日將入時色纁且黃也以爲期既順又見進捷爲使成善御者擇其美者而從之不遑生但期至於竟而已之比以喜之力而自休焉蓋知世路之不可由而然也去以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作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莫古反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叶七古反本又冬生不死者其閒皆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叶蒲昧反

佩繽紛以繚了轉兮遂萎於危反絶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叶音替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叶尺人反萹萹也以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薄叢也交佩在右佩也萹蓄雜菜皆草野言解去二物而以交佩之惟荇菱爲佩也繽紛盛也繚轉纏綿也萎絶而離異矣於是且復儃佪娛憂之志然以佩之已萎絶而離其實矣於是且復娛憂自其所得於中者以行其志而然於外則其芬芳自從中出不憚其憑於外物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聞郁郁盛也蒸芳氣之遠聞也此承上章芳華自中出言其郁郁遠然皆內情質誠實可保故所居雖蔽而其名聞則章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

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起虔反)裳而濡之(內芙既之恥 因介紹以爲 先容而說 以情憚)

登高吾不說(悅)兮入下吾不能(叶音泥)固朕

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道既不行 遺而可形 獨居上處下 不服 [illegible])

(心欲介而 而使然也)廣遂前畫(楚)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

將罷(讀作疲)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

思彭咸之故也(畫與懷沙章畫之畫同)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

明法度之嫌疑(時謂時之政治也 言往日密見信於君而受命以照明時之政治也 先功謂先君之功烈也 嫌疑謂事有異而可疑者也)

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共娭同)

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平聲 屬付也 貞臣正固之臣 原自謂也 日娭 [illegible] 謂君得人也 雖目所秘之事皆載於懷心 所是以或有過失 猶寬而不治其罪也)

心純庬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

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叶音悲 庬謂不雜也 澂清也 [illegible] 濁其事也 讒人謂上官大夫 對向之讒也 清澂審察也 史記 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 屈平屬草藁未定 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屈平不與 因讒之曰 王使屈平爲令 衆莫不知 每一令出 平伐其功 曰非我莫能爲也 王怒而疏屈平 [illegible])

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

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音)

志而過之(盛 虛空也 惑誤疑而迷之也 然猶畏之也 [illegible])

何貞臣之無罪兮被離謗而見尤(叶于其反)

慚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慚亦不敢見光景 不敢見光景 故屏身於幽隱 爲之備也)

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音雍)君之不昭(叶音周 [illegible] 言沈流沒身絕名不足惜 但惜君之不昭察也)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所以忠死而有言 其事何悲哉)

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叶音留)

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illegible])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叶音 [illegible])

呂望屠於朝歌兮寧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

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叶 [illegible])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

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

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

之(叶 [illegible])

君晉文公也文公爲公子時遭驪姬之譖而出奔介子推從行道乏食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得國賞從行者不及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文公索而求之子推不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自燒而死文公遂封綿上之山號曰介山焚民謂緣使事子推祭記以祿其德又受眾哀之復淵言其禮之大也觀身功於己身謂割股也矯素自繩讚也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 移 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 叶使列反 之 一說自篇首至此為一韻 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 叶得君反 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 叶得音也 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 叶蒲 妬佳冶之芬芳兮嫫 模 母姣 效 而自好 叶許反 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 叶徒背反若杜若也冶妖冶之態嫫母貫 帝妻貌甚醜妖媚也西施越之美女句踐得之以獻吳王 反 願陳情以自行 下孟反 兮得罪過之不息情冤 一作寃 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 自明也自明其行之無罪不意出於意外情冤情實與見枉據言而直也列宿錯置言其光可而明白明也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 叶子反 乘氾 泛 泭 敷 以下流兮無舟 檝當作 檝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 闢音 與此其無異 也轡馬勒銜為物也載者也泭編竹木以渡水者也既無騏驥而但乘駑馬又無轡銜既無舟楫而但乘泭又無維楫與此其亦可謂是矣皆法度自為治者與此無以異也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 叶子階反 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 音志自可娛至此十二句為一韻不死則恐邪其諭長而辱為臣僕故曰禍殃有再實子之憂蓋如此也深記之說若不盡其辭而聞然以死則上官斷向之憤懟君之邪雖當死之耶其為後世君臣之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 古來字 服 叶蒲北反 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域兮 后皇指楚王也嘉善也好也言楚王喜好草木之樹而橘生其土也覆多工後千樹橘楚地王產橘也 受命不遷此所謂橘踰淮而北為枳也言來自此志節如橘不可移徙是也萬日意音故此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 叶許志反 兮 以其受命獨生南國既一志而難徙橘葉青華白紛然而可喜也 曾 層 枝剡 以冉反 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 叶盧干反 兮 曾重累剡利也果草木之實可食也摶圓也與團同 青未熟時青已熟橘文章爛然也熟時也光彼雅 精色內白類任道 叶徒苟反 兮紛 貴 縕 亂 宜脩姱而不醜兮 精色外已辨明也內白內懷潔白也 叶情合白以也紛狂糅者道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爾指橘而言幼志言自幼而已有此志蓋其本性然也自此以下申前義以明己志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叶元楠 世曰 興世之使者昔有求也吾之寄舉世莫得而傾之者無求於彼故也死而後生曰蘇 閉 叶必結反 一作非作閒 心自慎終不過失 叶音式 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願歲并謝與長友兮叶羽里反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illegible]

猶求謝也歲并謝而有長友則是終身友之也淑善也離如離立之離言其特立也梗強也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去聲比并伯夷置以為像兮叶[illegible]亦言其本性自然而然非積習勉強也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也事見史記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為像而效法之亦自比也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亦日回風蕙得之風也亦上篇悲秋風動容之意言秋令已行微物隕性風無形而實先為之倡也世之治亂進退其發亦由是矣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

回風之有聲而搖蕙若彭咸之志雖萬變而不可易亦其有其實也若禪飾偽則已不能久矣

鳥獸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illegible]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也[illegible]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平聲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

貞也更並也統世謂先世之貴就傳世也自貺謂已得積其實我相羊浮游貌自言其志之高遠與浮雲高而不有合於已是以其志不能無惑而竟賦詩以明之也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若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有音有下字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一作而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上聲傷太息之愍憐一作兮氣於邑而不可止[illegible]糺思心以為纕襄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

編結也膺胸也言己[illegible]自結而隨俗光日光也仍因也

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叶戶郎反[illegible]歲曶曶其若頹兮旹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illegible]已歇而不比[illegible]憐思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illegible]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也[illegible]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叶[illegible]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illegible]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illegible]

所不能捨而但可者就其想也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音蟹，胡買叉，叶）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文亦叉，而音帝，繚轉自締謂叉回轉而自相結）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儀民也，或曰儀）

（儀像也，言己之愁思浩然廣大而渺不可爲像也。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於君心也。物有純而不可爲，則其心已疾於彼而不可變矣，不可爲知言不可爲之意）

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縹遠也，綿細也，紆索也。翩飛也，冥冥遠去也，流猶隨也，從隨風而從彭咸又自沈之意也）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蜺五叉，標從木，小叉）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雰叶孚叉）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嬋媛謂也，攄舒也，捫撫也，湛厚也，漱蕩口也，雰雰霜貌，風穴已見前，從地出之處也，傾寤猶側而覺悟也，嬋媛牽引貌）馮（叉支叉）崑崙以瞰霧兮隱（於靳叉）岷山以清江（平悲感也，清叉淨意也）憚涌湍之磕磕兮（磕苦蓋叉）聽波聲之洶洶（洶音凶，叶許勇叉）（之易設叉奇去其香亂之衆也，隱依也，如岷山在蜀郡江水所隱出青江，去其渾濁之濁也，岷與隨同在蜀郡江源所隱焉，磕水石聲，洶水聲）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軋容容紛亂之貌，委移之說也，言其愁思）

已心煩亂無復節紀，故進則無所從，故進則無所止也

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右叶羽已叉）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期叶上聲。上三句亦言其憂心不定之意紛散之說，其言憂若不能）（自是而其張弛也進不，自叉其時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擊叶大計叉，炎氣也，相仍相因而不絕也，夜者霜雪之氣，潮水者日夜而爲潮也，已見前，借光景以往來者，以月加子午之時而得一日一夜之所謂潮也）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迹叶，黃棘者，有芒刺也，枉曲也，言不直則爲策爲箠，而行遠者以爲策以神光電景之故也，往來子推伯夷之遺迹是也）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悐他的叉，調度猶言其舒緩也，無適已見，悐悐憂也。往者所冀謂子推伯夷所爲者，以其不怨無他也。來者悐悐謂將赴水也）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子胥事見前，申徒狄事見莊子，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沉於河，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任負也，重石謂百二十斤也，釋叶，其後漢文賦證石印懷沙之）

九歌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

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荊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是以其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按九歌十一章湘夫人以下五山鬼…舊本題今存此

屈原

大司命

按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非獨指於司命所謂實受其正者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叶陳 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吾主祭者自稱也大司命陽神而尊故飄風回風也涷雨暴雨也灑塵清道也

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叶音與 君與女皆指神也空桑山名晉書…

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叶音與 而為其自謂之言見神既降則其威權之盛曰九州人民之衆如此何其壽夭之命皆在於己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乘清氣御陰陽則乘清氣以化而言之齊速與帝同往也導帝謂天帝也九坑九州之山也會稽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閭霍山恆山也此言已傳從明神登天極奉皇帝而周游宇內

靈衣兮被被，被被 玉佩兮陸離。一陰兮一陽，衆莫知兮余所為。被被長貌一陰一陽言其變化無窮已也

折疏麻兮瑤華，華叶芳無反 將以遺兮離居。疏麻神麻也

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疏叶 言老既至而不近神則愈疏也

乘龍兮轔轔，高馳兮沖天。天叶 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有事不留郢都字同書既愁思也

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為叶 無虧保其志守也 人命有所當天主食當貴賤各有所當人之所能為也司命之職或離或合實非人所能為也

東君

按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漢志亦有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明叶音芒 暾溫和而明盛也吾主祭者自稱檻楯也言日出東方照我檻楯 自扶桑而來夜既明即來為以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懷叶 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歸叶 此以娛人言日之將上低佪顧懷故為之聲色觀者忘歸 東君之下方所陳聲色之美以望其來

以娛悅觀者使之憺肆意 久而忘歸如下文所云

絙瑟兮交鼓簫鐘兮瑤虡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節叶音即靈之來兮蔽日

絙急張也交鼓對擊也

簫鐘也周禮有鐘笙之宗鐘笙共鐘磬之相應之笙 然則簫鐘與簫聲相應之鐘磬共鐘聲之相承瑤虡 以竹爲篪笙竽之器名錦以竹爲之長尺四寸閒 三寸一孔上出徑寸吹之坐神以巧也 說見上篇靈保神巫也 舉首也又詩會舞謂合舞 大故展詩布陳也詩中書若之 也作樂者以節和五聲律呂 其律於下鐘聲則與角呂 衆巫之射應律之節 其象 官奏之而見下蔽日言神 書之來 是下既於是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降叶胡工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叶胡郎反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飾 也天狼星名晉志狼一星在東井南爲野將主侵掠 掠也弧九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主備盜賊淪矢也降 下也言日下而入太陰之中也北斗七星在紫宮南 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二月者也 運乎四時者也詩雖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杳冥冥已夜而復上出東方也 杳音窈冥冥言其光不見

河伯

舊說以爲河伯之神今按其言不可知是否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螭叶又如此 女爲河伯也 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 九河 禹治河至兗州八分爲九道以殺其流 此言河之相去二百餘里也

河出於崑崙入渤海也 螭如龍而黃無角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懷叶胡威反

崑崙山名 河之所出也 自崑崙千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百里一川色黃 寤覺也 懷思也

魚鱗屋兮龍堂堂叶音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

以龍鱗爲堂

乘白黿兮逐文魚魚叶上 黿音元大鼈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下叶音戶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滔滔兮來迎魚鄰兮媵予

予音與 河伯相執手者以交手而別也東行順流而東也 美人 見不忍相送之意 音若 水也 旣已送而復還也 魚鄰鄰而媵隨我 此 也 又以 言河伯之 美人 至於 是 而 欲 其 媵 之

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

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先叶音

吳戈 以犀革爲甲 壽百年 甲以犀爲之 車錯轂 記曰 車戰 相錯 兵 刀劍 也 短兵刀劍也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

以相擊 長以衛短 短以救長 士爭先 戰必 相殺 射 而 以短兵

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鼓叶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壄叶上與反

也 枹擊鼓也 言 天時懟 戰 猶 言 已 怒 鼓 之 未 必 也 棄原壄 骨 暴 於 野 也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

兮（叶音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叶音[illegible]）

平言挾弓兮路超遠言戰也身雖死而神靈其魂魄毅然而不變也 [illegible]

也魂魄死者之神靈也神靈不散其鬼亦靈故其魂魄雖死而精神不亡 [illegible] 鬼雄 [illegible]

禮魂（禮一作祀 禮魂謂以禮善終者）

成禮兮會鼓傳芭（叶音巴）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叶音[illegible]）

也芭與葩同香草也代更也言祀禮既成會鼓傳芭更舞以侍也姱好也女倡謂女巫也容與 [illegible]

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春祠以蘭秋祠以鞠言祠祀不絕也）

文選補遺卷二十八

文選補遺卷二十九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纂類

離騷

遠遊（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歎之餘眇觀宇宙因作世俗之卑狹悼 [illegible]）

屈原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叶音[illegible]）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叶音御）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叶音[illegible]）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illegible]）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楚[illegible]）惝（叉音[illegible]）怳（叉音往）而乖懷（叶音[illegible]）意荒

呼反有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要省也神儵忽而不
反兮形枯高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
由知愁歎之無益而有損乃能反自指省而求其本初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
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列仙傳赤松神
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也貴眞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
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身隱而不可見惟有名字可聞耳
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
兮離人群而遁逸傅說武丁之相辰星東方蒼龍之休心尾其之星所謂大辰也莊子傅說
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晉義云今尾上有傳說星是也羨韓眾也韓終亦列見列仙傳形以漸遠即上文與化去之意因氣變而遂曾增舉兮忽神奔
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叶上文化
去形遠之竟髣髴見不說也身雖服食三載輕文遠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者也此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眾患而不
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氛昏濁之氣淑尤言其美善而絕光也此以上言所羨仙去之事也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叶聊仿而西征微霜降而
不淪兮悼芳草之光零令作零聊仿佯音羊而逍遙兮
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

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曼貝日也華閃先統言行之遠也淹流也零落也此
一節自歎其行老而忽其學之不反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
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音叶書處
飡六氣而飲沆胡朗反瀣械兮漱正陽而含朝霞叶音胡
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七反胡穢除軒轅黃帝名王喬周
天王太子晉也列仙傳好吹笙作鳳凰鳴浮丘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黃氣也冬飲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秋食淪陰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也為來粗物不陽也又日月入為非順凱風以從遊兮
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風
日凱風南風也舊說以為鳳鳥之巢非故眾之名巢也宿使角通審究問蜀曰道可受兮
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叶銀又真毋滑音骨而魂
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叶殊又才虛以待之
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許讀也又曰書王子之言也
心受也傳言得也小無內大無垠言無所不在也皆以也口文也一身也孔甚也此言道如此人能無言氏其亂則其心自然而氣之書神善當中夜虛靜之將自存於己而不靜矣如此則於應世之精皆應以將之於無為之先而庶類自成萬化自出蓋廣成子之要帝不適如貴神仙之要訣也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叶郎又戶仍羽人於丹丘
兮留不死之舊鄉至貴謂至道言其貴無也仍因既謂人羽仙也丹丘晝夜常明

之處不死之鄉丹丘之也

朝濯髮於湯暘谷兮夕晞余日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叶於姜反湯谷陽谷九陽書

說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亦寓言耳飛泉已見上琬琰玉名

玉色頩普經二反以脕晚晃反音刀顏兮精醇粹而始壯壯叶音莊

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容與叶音謝方浪反說見澤也時事也目也一日縱

不難也質銷鑠謂形解銷化也汋約好貌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要眇好貌淫放縱恣也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

野寂與寂同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

上征一作行上四句記其將上也下二句言以上征而去載猶加也營魄魂也說見九歌此言行其氣以養其魂魄也

青雲霓之下載陳若有光景見也隕霓衣之畏魂隕雨人見之通遙也是言之光其鬼神不見常若有鬼光明也日光之則神不可見而鬼不載月光也背鬼常登仙

命天閽其開闔兮排閶闔而望余召豐隆使先導兮

問太泰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

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望於其微閭叶排反於

我之見也太微天宮也十二星在翼軫北重陽積陽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帝宮太微宮也旬始星名書云太儀天帝之庭於微閭山名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

之婉叶上兮載雲旗之逶蛇容水也建雄虹之采旄兮

五色雜而炫燿音爛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鷔五到反服謂兩服馬也偃蹇不舉也驕鷔縱恣也

騎居寄反膠葛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撰余轡

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句芒東方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木神有令名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號曰太皞

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

凌天地以徑度徑直也凌乘也以木德王為號

風伯為余先驅兮氛埃辟必益反而清涼風伯飛廉也

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蓐收西方庚辛其神西皇少昊也

攬彗星以為旍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

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叶補禾反斗柄北斗之杓也

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

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並轂

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

右雷公以為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

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

涉青雲以汎濫遊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叶戶郎反）。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

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叶房尤反）。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

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

[illegible]

天問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昔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今按此篇，所問雖或怪妄，然其理之可推，事之可鑒者，尚多有之。而舊注之說，徒以多識異聞為功，不復能知其所以問之本意，與今日所以對之明法。[illegible]

屈原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遂往也道猶言也上下謂天地也問往古之初未有天地圜闢有人誰傳見之而傳道其事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 馮 翼惟像何以識之 冥幽也昭明也謂晝夜也瞢闇言晝夜未分也 極窮也馮翼氣動貌惟像云天地未形馮賁冥又曰未有天地惟象無形無實莫知其門此 承上問時未有人今何以窮極不可知之 吾今問善之日未聞人之初其事雖不可知理則二其事於四 吾必問可天而後傳知非知傳說雜書探索 之說必延者而後傳識柳子所謂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明謂晝闇謂夜之分時是也挾晝日陽陰 不生獨陽不生獨陰不生三合然後生何所化也 明必有明之善闇必闇之生者是何物之所為乎陰也日

陽者天也三者陰陽之合也何者為本何者為化乎今吾之 曰天地之化陰陽而已一動一靜一晦一明一往一來一 來一寒一暑皆陰陽之所為而非有為之者也然 古天而不以地對則所謂天者理而已矣成也所數 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子曰陰陽之 本而其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焉周子曰無極而 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正謂此也 說所謂太極亦曰理而已矣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圜謂天形之圓也則法也九 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 斡管 可著家天斡既文乾坤合是 數之內以金為乾受軸者雜繫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物之所關也蓋凡天物之謂之南北極天之地有經緯紅繫不動有所 之軸也南北者其數必有繫然後軸有所事 加玻胡此天之轉雖掌於何所而天極之軸何所加 手何圖言處會者也之中也地有一八柱立相中則

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往去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溪之 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故又問八柱何所當生東南何獨虧闕乎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注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九天即所謂圜則九重際邊也放至也屬 附也隅角也此三章問天何所依曰依乎地地何所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 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 此言天子所問陰陽未發恍惚天之形元加 轉九翔表還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 動之處其運轉者亦南北兩端後高前下 左旋而向右自前而降後會夜則自不息 面復生時只則自後向起前復有常降不 是為天體而實有體也北則氣之象成形質者 但以其東於有風著旋轉之中故得以元氣浮空 又不壓可貴其於岐伯曰地有之遇乎吐伯曰大氣 舉之亦也謂也其日九重則自地之卯氣之旋時益

地無後有理有實則有窮陽之數而作之於九則極清極剛 而益大益有直則有寓書陽度之而數造而作之於九者九 於一處而使以輸加之以際柱承之隅隈 多天地乃定位 且日其數為極則其遠際枝焉之隅而 限後多以周無得 不言亦不傳以形辨其所知其天也東南 之所知言其物可知而言乃多 天何所沓 沓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二辰 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此日月星言安所繫屬萬象為天列辰 也陳列也所分上謂乎何也所言日月星辰所繫萬為天列 地相接非會之乎地何之所也日天自子至亥外十二辰也 上奠非會之處地何之所二也也十二者曰天自子至亥十二辰也 上傳日月所會是謂星紀在日月會在元月十二之會於此會 所謂長十一月辰會是謂星紀在月一辰日月在之一會 所謂天位之位年差以地十二六一月辰在月 載一月經天位之位年差以地十二六一月辰在月 微在右天之四方十二辰之而言之則在而 復其左天之合於天而其運天之行正則天周正二百六 一不香內在天之而眾運不停惟天加 之一乎故乃洪地合而得天運之之正平蓋周王二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元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

日月五星亦隨天以西轉而唯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又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

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氣之乘精神光耀自然體也而又各自有次第其列子天積氣耳日月星

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飛天萬日星也者體其然也積成於天列者錯峙各有攸屬此言此日得之

出自湯暘谷次于蒙汜似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次舍也汜水涯也

也書宅嵎夷曰暘谷爾雅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即蒙汜○此問一日之間日行幾里乎答曰湯谷蒙汜

固無其所然日月出水乃昇於天又其西又入于入說其出自似有處所而所行里數曆家以為天周赤道

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行之之一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夜光月死其病

也育生也月之生也○此問月有何德何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在其腹乎曆家舊曰

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

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

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于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

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才如鉤日漸遠

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

日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往

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

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菟在腹之問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

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東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

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之破千古之疑

女岐無合夫扶焉取九

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叶音紫力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強大厲疫鬼也所

至傷人惠順也惠氣和氣也此章所問二事合答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氣有常變之不同天下之事亦一

而已而有順逆之氣異夫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經也化之而抑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行於造化之後者

理也常也者變也婦前叔之生理則又不可以究徵言矣此理之變也女岐之事無所經見以考其實然

以理之變而知聖則其或有事但下文又有女岐善之問又未知果何事耳什又書有九子母之號疑為

耶據此然是益所考矣惠著氣之順也著其是也以其德惠傷人說問之名字以著其息耳初行

實有是人也惠之流行元氣宇宙其為順逆者以天時水土之所植有以人事物情之宜所感為變不同亦

本當有是在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與

闔閉也開闢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角亢東方星旦明也曜靈日也○此問闔閉所開闔而為晦明旦東方

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答曰精明之間闔而發之其實亦日之隱息之所為耳陽息而明開月而

明陰息而晦則日入而又何疑角宿周為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不常在東方之名借也日

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本且則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明叶音芒

不任汩鴻師鯀一作何以尚叶音常之僉曰何憂何不課

而行之鯀事見上書汩治也鴻大水也師衆也尚舉也大學也僉衆也課試也○問鯀才不任治鴻水衆何以尚舉之

何以舉之而堯知其不能而衆人以為可任憂何不且少試之而遽行其說也善曰鯀之不可任治水當借

嘗遽之言故衆之理先則固不知其方命在而用之而不可用見四奇又閒始耳試之故堯不得已而用之其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叶音
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illegible]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

叶音。永，長也。遏，猶禁止也。羽山，東海中山也。[illegible]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illegible]

洪水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illegible]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illegible]

鯀何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illegible]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illegible]

東南西北，其修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

[illegible]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illegible]

四方之門，誰從焉。西辟啓，何氣通焉。

[illegible]

當虛旁門有敢西北隅開以納不周之風今不敢

日安不到

燭龍何燭龍何照叶音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叶音

天之西北有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其有日木高特有若木春華照也天日光天其有日盧庫尚註

光地是固見爲職不之對詔之不應是章碁同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焉石

林何獸能言

言日南方陰盛故日多寒而陽盛以故多暖此方之國衆之方日北

見之自可疑則愈疑而有不能言者天石林今鮮扎日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叶音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虺蛇也儵忽急疾貌傳三寸首大如碑

推此九首雜未可信怨言之聞未可信然得不死之山中有人則可見海不死之子

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孫叔敖之中所謂佚之風

古本有子山河經云浮山有草其葉如麻又有大蛇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年而出其骨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叶音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鯪魚何所鬿堆焉處

以聖人百數形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十日並出草木焦枯羿仰射其九日中其九烏皆死墮其羽翼

禹之力獻功叶音降省下土方焉得嵞一作塗山女

而通之于台桑叶音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鼂飽

啓代作后卒然離蠥叶音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叶音

皆歸射鞫一作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叶音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叶音

何勤屠母而死分竟地叶音

化石也居交戲當晉此如此怪妄不足論但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
䠶夫河伯而妻去彼雒嬪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夏合相者也革更也孽入殺
革夏也言更夏道為萬民夏患傳曰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雒水神
宓妃之言也亦馮珧利決封豨是䠶何獻蒸肉
之膏而后帝不若馮挾也珧弓名也決射韝也封豨神獸也言羿不脩道德而馮弓挾矢以射豨
次注以天帝為天帝也以象之骨為射者也以其弓射大豨得其肉以獻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浞寒浞也純狐羿妻也眩惑也言浞娶純狐氏女羿之射術也羿好射獵不恤政事浞與羿妻謀殺羿也吞滅也揆度也
禮記曰射於矍相之圃
其事者言射之有所得也羿好射獵不恤政事而浞與羿妻乃收其氏而交謀殺之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
化為黃熊巫何活焉
鯀死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活也言堯放鯀於羽山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子注引列仙傳王子喬
惟化為伯鯀而變弟時暮與之文子
嵩高之山為神人也
羿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
曹不二身一名號也言天撰十二神鹿身八足兩頭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厥萌在初何所億焉璜

臺十成誰所極焉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体

孰制匠之

舜服

厥弟終然爲害何肆大豕而厥身不危敗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止斯得兩男子

緣鵠飾玉后帝是享何承謀夏桀終以

滅喪

帝乃降觀下

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于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有扈牧豎

云何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

不但還來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眩弟並淫

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

小臣而吉妃是得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無顧居無幾何臼竈中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

湯出重泉，夫何罪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重泉地名也史記所謂夏臺也言桀拘湯於重泉而復出之湯既得出逆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是誰使桀先拘湯以挑之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

說武王伐紂師渡孟津會朝天周武王曰甲子日武王至鼂武王曰以甲子日誅紂故武王以甲子日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

武王親斬紂之首縣於太白之旗周公旦不嘉

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

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於王舟群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咨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言天始授殷家以天下其王位安所施用乎善始而惡終也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並驅擊翼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沈之而遂不還也言昭王南遊何求乎以為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逢迎之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

梅貪也言穆王巧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荒服不至

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言穆王乃周流天下將何求索乎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廷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

言天命反側無常善者佑之惡者罰之

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言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蟲流出戶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無常罰佑之不常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言紂惑妲己不用忠直之言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

何順而賜封之

此言封之懟稱列而用誅指也代下封諸父也謀封懟乃被之而削其

心當同術人也何順封乃焉之全主而封爵之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

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方術也梅伯紂諸侯也中其事數諫紂怒乃醢之放臨其身

箕子見之欲去不恐被髮佯狂而為紂子人同德而紂異也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

投之於冰上鳥燠何之

元大也即帝書之子并也帝師會也竺義本詳或日一學

[illegible]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得馮弓引矢也其能大異不可疑焉知其者今故昭之

以為后稷以為武王

伯昌號衰

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伯昌西伯昌也號衰號令衰殺事也言好服事於殷而為之衰執之以牧也大人州之牧故所以殷之正故自伏衍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師望在

[illegible]

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

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illegible]

何不當命天下之何為使至於老之手王其既受天之

湯尊食宗緒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

中央共牧后何怒

[illegible]

蛾微命力何固(此章之義未詳，當闕。)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此章亦未詳，當闕。)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舊說以此為秦公子鍼之事，其說出左傳，不可知，闕之。)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此下皆不可曉，今闕其疑。)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自此至終皆隔句叶韻。)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吳光，闔閭也。)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子文，楚令尹。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於夢，實為令尹子文。其志事見論語，他則不可曉矣。子，精。)吾告堵敖以不長(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敖。堵敖，楚文王子，成王兄。)何試上子忠名彌彰

九辯(宋玉之所作也。九辯者，屈原弟子宋玉之所作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明其志云。○按文選載五篇，今合補四篇於此。)

宋玉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壄草同死(莽，一作莽莽，莫古反。死，叶去聲。○壄，古野字。死，叶上聲。言霰雪下而加甚，喻讒邪之上下也。)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往，王兩反。通，不能也。)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厭，益涉反。)按而學誦(誦，叶平聲。)性愚陋以褊(卑善反。)淺兮信未

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按：[illegible])何俗時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鑿，叶音昨。)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叶音)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叶五教反。)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叶姑勞反。)食不媮(他侯反。)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餐，孫，叶七旬反。)蹇充倔(巨勿反。)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言衣食困乏也。)

(非其道不受，不素餐也。旣不得以功食，但不可以非義而苟得之，故言不素餐。以此自喻，食其禄也。充倔，空乏也。堅持其節，猶不肯苟得，此所以為觀也。)

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行，叶去聲。)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儷，偶也。不可與偕，言人不得與之俱也。)白日晼晚(晼，晩也。)其將入兮

明月銷鑠歲蹉跎兮忽忽（一作忽）而道盡兮老冉冉而愈弛。老心搖悅而日幸（一作幸）兮，然怊悵而無冀（叶上）。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叶上）。年洋洋而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一作壅蔽）。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陰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一作聊）而願忠兮或黕點（丁感反）而汙之。

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眾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緜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

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一作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遭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愗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寧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

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忳忳之願忠兮妬被離而鄣之（實職見當篤著意憾乎心而存於心而不得也恒公心常在於求賢欲閒賢識之使而）知其非常人也忳（性情一非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東皆又）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習習飛貌）歷群靈之豐豐（乘氣精摶摶飛貌去精氣日月也）（興圖同也習習飛動貌豐豐言多也）左朱雀之茇茇兮（茇一作茷又蒲蓋切）（音飾）右蒼龍之躣躣（躣其俱又又作躣）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衙五呼又又音魚闐鼓聲也茇茇飛揚貌躣躣行貌衙衙行貌）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兮（從從上如字又如字）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輬音良輕輬車名也輜重車也委蛇長貌容容眾多也）（身名是也從從事也）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言我但能專一於君而不可化故願推此而為善明本性然後擇而為之又言君以皇天之厚德使君又得無恙之時而一心歸之）（人心若山高乃可以仰視此類）

文選補遺卷二十九

文選補遺卷三十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諸

門人譚紹烈纂類

離騷

惜誓

（晦菴朱文曰惜誓者漢梁太傅賈誼之所作也誼洛陽人文帝聞其名召為博士超遷太中大夫年少初用其言議以任公卿之位是時大臣多毀之天子後亦疏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後歲餘文帝復召誼拜為梁懷王太傅懷王騎墮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三矣而此賦誼作以其事相類故謂之惜誓云為其為原而作也不知誰所作或云賈誼疑不能明也其詞頗類誼而亦不可遽定惜誓之以類為傳）

（用意高遠作者疑誼作其辭亦類誼之文故今存其辭而並錄傳中以補離騷一家之言）

賈誼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言高舉歷衆山去日遠也）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蚴虯於左驂兮（叶音斯又）白虎騁而為右騑（叶音肥又）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摩乎崑崙之墟

五於○昔志云此極五天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帝其所衆星拱之淮南云左青龍右白虎
前朱雀後玄武註云角亢爲青龍參伐爲白虎星殲爲朱雀斗牛爲玄武沈存中云朱雀莫知何物但爲鳥而
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天之象也或爲鵰鳳也然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南方七宿曰鶉首鶉火
鶉是也蓋鶉鳥毛赤以翼爲毛云象興以象爲錦興也王文青黄朱也置大五也樂窮
極而不猒兮願從容神明（叶卯反）涉丹水而馳（一作騁）騁
兮右大夏之遺風（叶孚亢反）黃（一作鳴）鵠之一舉兮知山之
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
飆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壄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
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
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鄉（叶虚良反）
（客乎神明願與神明供遊戲也丹水猶赤水也大夏外國名在西南黃鵠一舉則見山川之曲折再舉則知天地之圜方容身高飛所得余意之所願也出度之仙人所均亦頗也圖諸六律者所以立均出度也青商欲商五音各有清濁清者本聲清音之聲居出也言傳長生久仙猶思楚國念故鄉忠信之至思其長之高也）
黃鵠後時而寄兮鴟梟群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
兮爲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
逢亂世哉（鴟鴞怪鳥梟不孝鳥螻蟻蚍蜉也鴟梟也蟻蚍蜉也我我也）壽冉冉而日衰
兮固儃（一作邅）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
直（偷揉也枉者自以爲直又群聚而衆合則其實盛而交欲揉直以爲枉也）或偷合而苟
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
衡（叶胡郎反○稱所以知輕重量所以取多寡也槩斗斛平木也衡平也權稱錘所以取平也）
或推逡（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
兮并紉（一作紐）茅絲以爲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
之美惡放山川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
而至醢兮來革順至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又爲
小人之所賊（何直言曉語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諤諤以昌紂諾諾以亡）
（悲來也與革皆紂之佞臣也用國見用於國也）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
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
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叶古光音一作背源而流竭王逸無）
（謂水背其源泉則枯竭似當時今木拔也傷身而無功若比干箕子是也）已矣哉獨不
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壄循四極而周回
兮見盛德而後下（大皇之壄大荒之野盤旋回翔鸞鳳鳥飛於四極回旋而戲見乃下）
（仁聖之主乃下來集於有德以言賢者可宜處也澤之中周覽望見高明之君乃當仕也）
使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
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言麒麟仁獸聖人有道之君遠世避害乃出如使可得羈係而畜之則與犬羊無異不足貴也）
哀時命（嚴忌本莊氏曰哀時命者孝王客梁日之所作也）

莊忌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何予生之不遘時往者不可扳（一作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屬詩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心鬱鬱而無告兮衆孰可與深謀欿（吹）愁悴而委惰兮老冉冉而逮之（逮通也言自哀生時不及古聖賢也出而當貪亂之世也逮狀也舊讀也欿不自滿）（足息委惰解倦也）居處愁以隱約兮志沈抑而不揚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廣而無梁願至崑崙之懸圃兮采鍾山之玉英擥瑤木之橝枝兮望閬風之板桐（叶音同）弱水汩（者）其為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勢不能淩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然隱憫而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徉悵惝罔以永思兮心紆軫而增傷倚躊躇以淹留兮日饑饉而絕糧廓抱景而獨倚兮超永思兮故鄉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此遺芳白日晼晚其將入兮哀余壽之弗將車既弊而馬罷兮蹇邅徊而不能行身既不容於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冠崔嵬而切雲兮劍淋離而從橫衣攝葉以儲與兮左袪挂於榑桑右衽拂於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上同鑿枘於伏戲（一作羲）兮下合矩矱於虞唐願尊節而式高兮志猶卑夫禹湯雖知困其不改操兮終不以邪枉而害方世並舉而好朋兮一斗斛而相量衆比周以肩迫兮賢者遠而隱藏（鍾山在崑崙山西北瀆南言鍾山之玉燒之三）（日其色不變世木在扳桐山在閬風之上持攬長也林雖長長執吉已雖不見容滿登鋪冠鉤與衆與）（隅也於不周以六合為小不足肆行也北鯤也周合也）為鳳皇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靈皇其不寤知兮焉陳詞而效忠俗嫉妒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願舒志而抽馮兮庸詎知其吉凶璋珪雜於甑窐兮隴廉與孟娵同宮舉世以為恒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幽獨轉而不寐兮惟煩懣而盈匈魂眇眇而馳騁兮心煩冤之忳忳（五兮又塞言守道而自待也小鳥之毛蟲也）（理也生也隴廉醜婦也孟娵好女也）志欿憾而不憺兮路幽昧而甚難塊獨守此曲隅兮然欿切而永歎（又大歎也）愁脩夜而宛轉兮氣涫沸其若波（涫沸同）握剞劂（又音）而不周兮操規榘而無施（叶時）（何又剞劂曲刀也剞劂曲鑿）騁騏驥於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猿狖于櫺檻兮夫何以責其捷巧（檻櫺闌）駟跛鼈

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陞釋管晏而任臧獲兮何

權衡之能稱臧為人所賤係也獲為人所係得也言信臧獲以稱也箟一作寬簬

雜於黀郵蒸兮機蓬矢以射革負擔荷下天可以丈尺

兮欲伸要而不可得外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

隿也肩傾側而不容兮固陿腹而不得息陿音俠箟簬竹箭

也臂無也蔽也背曰臂有曰矰文人言行於文人之下也機臂有身也陋隘也務光自

投於深淵兮不獲世之塵垢叶音古孰魁摧之可久兮

願退身而窮處鑿山楹而為室兮下被衣於水渚霧

露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一作悲而承宇虹霓紛其朝霞

兮夕淫淫而淋雨怊茫茫而無歸兮悵遠望此曠野

下垂釣於谿谷兮上要求於仙者與赤松而結友兮

比王僑而為耦使梟楊先導兮白虎為之前後叶明古反

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與騎虎古通自之言不見從自往深淵而

梟楊山神即佯佯也鮮佯雲就鋼靠萬明不能文也鬼揚山神即伸也首祖佯知人使鬼逐

是食人魂眐眐音征以寄獨兮汨于筆反徂往而不歸處

卓卓而日遠兮志浩蕩而傷懷一作蕩又鸞鳳翔於蒼雲兮故

矰繳而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不挂於罔一作網

羅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寧幽隱以遠

禍兮孰侵辱之可為叶音水又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

於汨羅雖體解其不變兮豈忠信之可化叶又明戈志

怦怦音烹又而內直兮履繩墨而不頗叶音乎執權衡而無

私兮稱輕重而不差叶七何反音不可何為。言忠貪義餌而死得則死

摡一作概塵垢之枉攘兮除穢累而反真形體白而質

素兮中皎潔而淑清時猒飫而不用兮且隱伏而遠

身聊竄端而匿跡兮嗼莫寂默而無聲獨便悁而煩

毒兮焉發憤而抒情時曖曖其將罷叶兮遂悶歎而

無名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夭隱而不榮太公不遇文

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叶京又呈懷瑤象而握瓊兮願陳

列而無正叶征又制生天墜之若過兮忽爛漫而無成邪

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憯怛多又而萌生願壹見陽春

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叶奴京反

時之憙寞嫿載之其嬌賁嬌不使人以光之照正言命人能知已

大招

大招不知何人所作或曰屈原或曰景差自王逸時已不能明矣其謂原作者則曰詞義高古非原莫及其不謂然者則曰漢志定著二十五篇今自騷經以至漁父已充其目矣其謂景差則絕無左驗是以讀書者往往疑之然今以宋玉大小言賦考之則凡差語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閒

退不為閒人曼客浮夸躁也之嚴所臨億乃知此篇大為差作無疑也難其所言
有未則先於神怪之惑也故又昔著動小招則已進其之衰遠之說神爵乾知
義其所弱疑惑之斷於其因體仍戰又頼學于後要為進於儲者窮理經典之
而出之以俟後之君子云爾於故是窮有識焉

景差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浹行

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 遽叶其據反 方來叶位共也青音謝

去也言玄冬謝去而青春受之白日昭著春氣奮發萬物則無不釋致春氣和暢而使白日昭明也只語助也

猶說猶乾已寒滿膺浹冰凍言春氣既發萬物觀起畜緒水凍之也春閒決雨漬行試魂魄之已散而未

冬者亦隨時感動而無所逃於是又此特而招之歟其無遠去而即歸來祭義所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

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故稱有以也其求本知此非背鼻思於有無動靜之間者不能知其也

者直溢現之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

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

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 寥叶力求反 膠叶 螭音吒 龍出行 魏反 暗音

膠水凍結凝正白回眠留膠麥也湯谷日雨高其地無人視聽寂然無所見聞也

之魂乎無南

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

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 騫叶 天香

以蟲春蒸天書烝蛇之又

只鰅似鰅短狐蜮也鰅鱅之魚名也大如龜有文一名魚蜮影口人

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之或謂含沙射人弩也云方石射工其蟲無目而利耳能聽聞人聲便

以口中含射人王逸大蛇也騫舉頭也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

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 鬤而羊反 誒許其反

乎無西多害傷只 漭水大貌洋洋無涯貌直豎也 鬤亂貌踞牙言其牙如鋸誒強笑

也言西方有神其狀如此能傷害人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 赩許力反

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 顥音昊

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逴遠貌龍山名赩赤色無草木貌影顥顥白光貌凝凝冰凍貌

盈北極言此水東濟北極也

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

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

歸徠樂不可言只 安叶於連反 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

臑叶 又

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 羹叶音郎 魂乎

歸徠恣所嘗只

五穀稻黍稷麥豆也仞伸臂一尋八尺也言積穀之多也設陳也菰粱蔣米

實一名彫胡臑熟也致致芳也鶬鶬鳥也鵠似鴈而小鴿鳩屬也內肥也豺似狗而小鶬有青黃白鳩

曲同似

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

鮮蠵大龜也醢肉醬也

蒿蔞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只

生也言以苦膾苴蓴名也蓴菜葉如鳧葵似蓴其羹似薑苴蓴以為香也蒿蔞白

蒿蔞香美可食蒿蔞生水中陸生亦可食者多汁也言其酸味調和適可食吳人之

其味不濃不薄適甘美

炙鴰 古活反 烝鳧煔 音 鶉敶只煎鰿 音積 臛

雀遽爽存（叶祖又陳）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先猶在前也麗猶美也爽猶傷也遽彌也）

（鶉鶬也鶬小鳥也遽爽存未詳）四酎孰不澀嗌（益）只清馨凍飲不

歠役只吳醴白糱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三韻）

（重釀酒春月令孟夏天子飲酎又夏始成熟之酒八月乃成此云四酎則是四重釀之酒并孰言不澀之四）

（也嗌咽也清醇也凍冰也言醇酒淸冽其味不苦澀不澀嗌則不傷咽也歠飲也役者爲四酒以飲之人不知其飲之多也）

（不以澀不以歠之賤也楚人爲酒之美者也言吳人雖善爲醴未若楚瀝也）

（人作體和白麴也）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

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空桑瑟名）只

（伏戲作瑟之有琴音伏羲楚之勞商也也技歌曲名也空桑瑟曲名而未有考或謳作琶揚阿即陽阿見前篇）

（篇也以絕之空桑琴瑟名見周禮）二八接

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

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技者也投合也譔具也言作樂之鐘鼓磬也四上競氣謂四方也）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上謂四方樂具也）朱脣皓齒嫭以姱（叶吉胡反）

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

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嫭姱好也習閑習也言其美好而習於禮節都雅也容貌之美）

（不野也）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

歸徠靜以安只（嫮目也曼長也穉幼也）姱脩滂浩麗以

佳（叶音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

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穉長也大也）

（佳善也曾重也倚仰也規圓也言其耳曲眉正圓也綽綽約也姣好也施設也言頰頤頭若重再言也）

（鮮卑之小頸秀首以鮮卑之帶繫以爲鮮卑郭璞注穆天子傳貢金帶之約束之帶也其腰中有金帶）

（大帶也鮮卑以爲帶鈎也東胡鮮卑郭洛陽山東胡所服者也言其腰如此帶也可）

（以大也叶音魂）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

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易中利心言心和美也昔夜也）

（芳澤香澤也青色也）青色直眉美目媔只（媔音綿）靨輔

奇牙宜笑嗎（又叶音也）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

恣所便只（青色謂眉也便娟好也美目貌也靨輔頰也奇牙好貌也便娟安也左傳）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壛

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壇者堂也擾畜謂擾馴也獵狩也言步遊之林中也）

（曲屋周閣也步廊也擾畜謂馴養禽獸也上林賦作步檐言）（作也合中）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

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假大也言以金錯衡英華所求之事以大王之明）

（也）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晨雜鶖鶬（秋）只鴻

鵠代遊曼鷫鷞（霜）只魂乎歸徠鳳凰翔只（鵾鴻也）

（雜鶖鶬晨也鶖長頸赤身似鶴鶬鶬也鷫鷞長頸鳥也曼長也）

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廷

爵祿盛只 魂乎歸徠 居室定只

接徑千里 出若雲只 三圭重侯 聽類神只 察篤夭隱

孤寡存只 魂乎歸徠 正始昆只

田邑千畛 人阜昌只 美冒衆流 德澤章只 先

威後文 善美明只 魂乎歸徠 賞罰當只

名聲若日 照四海只 德譽配天 萬

民理只 北至幽陵 南交阯只 西薄羊腸 東窮海只 魂

乎歸徠 尚賢士只

發政獻行 禁苛暴只

擧傑壓陛 誅譏罷只 直贏在位 近禹麾只 豪傑執

政 流澤施只 魂乎徠歸 國家爲只

雄雄赫赫

天德明只 三公穆穆 登降堂只 諸侯畢極 立九

卿只 昭質既設 大侯張只 執弓挾矢 揖辭讓只

魂乎歸徠 尚三王只

反離騷

揚雄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蟬嫣連也鼻始也雄自言其先出於周而食采於揚 諜譜也周衰而揚氏或稱揚侯叶自明）

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乎皇波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淑善也 [illegible]）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洪（又乃典）兮暗纍以其繽紛（[illegible]）

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illegible]）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illegible]）

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為綦（[illegible]）

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𪭐（[illegible]）資娵娃之珍髢兮（[illegible]）鬻九戎而索賴（[illegible]）

鳳凰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illegible]）

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illegible]）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illegible]）

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不如襞而幽之離房（[illegible]）

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illegible]）知眾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illegible]）

懿神龍之淵潛兮俟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illegible]）

愍吾纍之眾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illegible]）

橫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泛溢兮將折衷乎重華（[illegible]）

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illegible]）

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illegible]）

逍乎而受懷以以求死蓋惟知生固我所欲而不知於所自進於生者故也辭扶桑

之總轡兮緩令之遂奔馳騖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

來與雲師此言其去之遠也蜂既見驗經卷薜芷與若惠乎滯湘淵

而扶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若遺若杜惠即又

惡也此言衆不察其生實見棄之刚身為燕終成之惻與有事亦不相似也者備之學松於為作而兩無之君

主義亦懷所知至乃此乃為言以深貪生情死之心勝是以遇為而不自知耳。丹陽深與粗日播增

所以求居存者如此而於思而識之甚害才猶已頼之推之有其是養君是書惜囊而論之曰或問吉人有

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屬羣死何益於懷哀曰忠臣之用心日盡其變者之誠可死生踐書者不

顧也餞此干以彼見我長衆以飢自也比于斯譚又也辰我楚嗣姓也爲人臣者之死諫不從則去之關

姓可去之義自死而已雖殷曰殆命身而危乎死乎然見舍似其猶未之待則衆之自處當矣或又曰責或子胥苦

范則以患而仲山甫明哲以保其身令家乃用智於楚苦之卿以謝明哲保身之義宣何足為貴乎曰愚如武子道

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見山巖名哲曰保身之道然不曰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去見之數命兄

同姓寡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子胥之去可是音也居於其下可去乎有比干以仕貴故子去之可去

也楚然人焉去生不得去則與从己而逐衆於之逆指細而不思去生不得力爭而強死惜貴其道以殺行便

有世之下因其風者蜂流我發其猶為如變其書者逃而不忘其子之義盡哭作死為復惡死為奇居深雜是指

不死也之蹟其文如其人如貴主否亦解其然為賦以弟之不復遇哀其不遇而已余觀忠臣義士慨然發憤

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其思然之為嫌以至子身僨亡我仍例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日御起辯為以旦

情夫拘而為賦此悲憤之所作而寄曰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

大香岳系之憂。固也其禁。夫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之得獨進退日道可愛兮不可得其小無内兮

其大無外兮而見兮使將自然一氣同祥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此其正一人所以大德

人者而衆不知之其易相如作大人賦其高情者有變而貴之意欲其諧多出於此至其欲於相如其

誼誠也大史作傳以爲其文約而其微其志潔其行盡其播文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辛。其實

壞之外獨此其志也嫌日月之爭光可也不斷可深如已之老實其物芳其行無鼓死而不容自疎濯

淖大污行不中以為聽子雲作反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子之事蓋實之死者使孔子見之其實非二人而見未足以與此豈賢者之類進書子無異盡婦是之

見余歎其論之精也吾故曰嗚呼可謂見其心其之論其所以其於孟子之言之者至矣終居存之心其為忠

者自謂於此謂時變所成自居其行之不飲適則亦學臨遇惡於新變所全也殘者子之游人也取其

大郎之時可全而時其其細行之不能舉聚者雖三人周行措當可即者馬況知潔之子乃甚數而一人

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原之過人之也夫屬原之忠、而過者也屬原之過過於

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可以一切為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者論其大合乎聖賢之法則吾固之也

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何哉或以之為所不欲以書為者三其一以為忠臣之行為其發之所不得已

而不顧不論之書數其所之遺之書則所以之其一有引不神山之者事而不論其所之遺之者則所延之位有不同者則

矣其一原歌於三人則夫卿夫之所謂以見其一見同有非我擴生以起見如原之所為皆聽

之所為細而其忠誠其非正國生之事死之者所為已而之所書維有來里而其正閏之事排之者使所可

命是以又殽之所周

之體之萬

文選補遺卷三十

文選補遺卷三十一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

門人譚紹烈纂類

賦

愚按班固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言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曰賦□家之賦象有人誦讀者之賦人者誦者其修辭不知所當之時而變賦之為已類聚於文今按荀子首以禮知雲蠶箴〇禮賦一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〇知賦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惛惛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修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〇雲賦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宇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歟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偪者歟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歟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歟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歟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歟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〇蠶賦有物於此𠑹𠑹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〇箴賦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為父管以為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〇佹詩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憼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為蝘蜓鴟梟為鳳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琁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〇愚按荀卿避讒之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在楚最久今皆於此

微詠賦

（愚曰文選輯文中於詩賦擬取綺麗最合於詩者一二意者子復以備奇觀）

宋玉

蔓馳年之騷思熟（也敍山人使晨切又展結切）但夜之愔（於淋切音也）憂念悅（寸庚切）悶以淪忽心震蕩（淩）而勞流埜埜悲其何念（情）徒空詠以自悄于詠之為情也張望兮君分江山索屋翔傷兮溫行雲而清離浩君弘以廣度紛收息而淹儀既衍聲以踽（音淚又）制又縈額而發羈音垂麝兮春乎香秋色陰兮商謳為翮（音搖）兮山尤開長霞流布兮林氣寒子府也深家爰緒孤響端音

屬纛排滿吐致施笑嘈肆懷以鳴暢慘轍
意而相迎馮憑幽圖以磨愁咀高華而奇聲休問柏
（比方如事也）而都靡心遊任而妹明濯陵奇而壽志舒容
銜以昭情占風立候覘天發揮精慮方焉中置忘歸
慨矣性欽然焉折擾鐘石埋（[illegible]）吼琴林帷（莊子[illegible]孔子遊[illegible]）
（今[illegible]張弦[illegible]歎[illegible]）重劉（留）捨以徐吟（[illegible]）
（日[illegible]風[illegible]劉[illegible]）
（風吹[illegible]劉本）若變宮而下徵首麻麗以輕容終溫受而
調理脣貞璇以弘觀留雅恨其雄止宜乃承芳遺則
度律闡鉊回白雲以金鑽度秋月而玉麥臨洪派以
君汙覆箏禾而心慄惻君子之散秀鏡洙人之靈牆
日月會兮爭鶩朝夕見兮奎糧華兮閒秉攬兮兮橫
蕉龍義驛兮終不昭松延蔭兮意沈虛歎陽臺兮逆
飛路闊陰梛兮空長君去矣回復參咤祭身四瞻匪
聊亂而躬越空含鳴（口律切）而動神亂曰窩情撰至振
玄和兮神空妙意實山浚兮叟兮積軒非徒歌兮致
命遂志實中阿兮

笛賦

宋玉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間枝之叢生
也其處磅磄（[illegible]）千仞絕谿凌阜隆（一作[illegible]）
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泉醴流其右其陰則
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其東則朱天皓日素朝明焉其
南則盛夏清微春陽榮焉其西則涼風遊旋吸逮（[illegible]）
（如行也）也存焉幹枝洞長（[illegible]）桀出有良工焉名高師曠
將為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此山望其叢
生見其異形曰命陪乘取其雄焉得其雌焉將送荊
卿於易水上又使王爾公輸之徒（[illegible]）
（[illegible]）合妙意角較手遂
以為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午子延
長頸奮玉手摛朱脣曜皓齒頳顏臻玉貌起吟清商
追流徵歌伐檀號孤子（[illegible]）
（[illegible]）發圓
轉舒積鬱其為幽也甚乎懷永抱絕喪夫天亡稚子
纖悲微痛毒離肌理徹骨入膏髓慨切窮士（[illegible]子期）

(悲音賦曰所鳴皆之謂佩兮妙聲絕而復收)列紋節武鼓發沈疊結呵膺

揚吹大一聲溪溪以默默(嬖也 欺)飛秀合而爭出歆壯

士之必往悲猛勇乎飄疾麥秀漸兮(由書微子將朝周過殷故墟見)

(麥秀之辭箕日此文若人因志動心悲也箕子書句子朋志賁賦曰嘆黍離之用若黍麥秀於殷墟書輪日)

(箕子朝周過殷故墟示宮非詩曰麥秀漸漸兮)鳥聲譁兮相泊奇於凍陰進

申子子晉城夫可曲雅樂所以禁淫也鋪纖餚餚所

以禦寒也得則奈過是以撞御制鄭聲周人傷北里

也亂曰 兮林梢幹有奇實兮傳人道明樂斯道兮

鈇衍濶浸終不尤兮雙林間茯貌甚好兮八音和調

成稟受兮善(人不)衆為世保兮絕鄭之遺離南楚兮

美(鳳人斗)洋而暢茂兮嘉樂悠長俟賢志兮鹿鳴萋萋

思我交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

大言賦

宋玉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坐王因唏(併兄嬰 [illegible])曰振走大阿戮剌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庚子兄至九衆王十充乎其世 [illegible])

(日月足也)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鼓夅闓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鋸牙裾雲晞甚大吐舌萬里昔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王曰未可也王曰并吞四夷渴飲枯海跌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曰寒慈不可長據地蹶天迫不得仰若此之大也如何楚王曰善

小言賦

宋玉

楚襄王既登雲陽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剛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定位三光然則小大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上坐者未足明賞賢又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戴氣埃兮乘渺渺(如巨 欺)虛体輕蚊翼形微蚤鱗常遊淨踊凌塵微身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辟翻錦乍見乍泯唐勒曰抵飛塵以為興剖秕糠以為舟泛然投乎杯水淡若巨海之洪瀾

蚋眥以顧聘三蒼曰眥目眥也蚋眥以顧聘都蠡蚋丙目際以為根聘泉尤字小言也傳 日乎蟣判於蚋眥是蚊蠛蚋眥即此賦所謂蚋眥以顧聘是也蚊是細青蠓蠛鶴鳳附謂臣細蟣鵝蟭螟顧蛛鶴蛛臭從蚊蟣大鶴孫牙又陽是也蚋者蚋蠛也渍棠衡帝郭賦速水蜀芳觀蚋蝉糞龍芳而蚊蟭曰詩水石之性蜚蠛蚋蛛孔子針睛半當曰雙蟭蚋詩記變一是蚋蚋目垂小蟲皆者言憲星小之目中又於自之皆以顧聘宗附蠛又已蟠蠓反已孔而遨遊集寧隱

微之原準存亡而不憂又曰館于蠅鬚宴于毫端烹

蝨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在切猶委餘而不殫宋

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

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大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

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

冥冥離朱為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形二子之言磊

磊皆不如此之為精王曰善遂賜雲夢之田

諷賦

宋玉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

玉休還王謂玉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王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辭聞之聖人出愛主人之女臣無有也臣常出行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歡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於蘭房芝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衣披翠雲之裘更白穀單衫垂明珠步搖步搖婦人首飾言有史玄簪金步搖來排臣戶曰上客無乃飢乎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為臣歌曰 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鼓之為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又為臣歌曰 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臣書待陳君之旁君不御兮誰怨死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寡人於此之時亦何能也

釣賦

宋玉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上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

其竿柰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餌若蛆螾鈎如細鍼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㣲鈎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靑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拔頓之頓之委縱收歛與魚沉浮及其解施也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為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王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鍼其餌非螾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鈎祿利為餌四海為池萬民為魚釣道㣲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哉說乎其釣未可見也王曰其釣易見王不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以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多矣羣生寖切孙 鴆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鈎可謂均矣功成而不隳名利而不敗其竿可謂强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鈎決波涌魚失是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挾

魚罾鈔右執楊竿立乎潢汙之涯工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鱅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復動役不當貴斯乃水濵之役夫也已君王又阿稱爲王君建堯舜之洪竿攄禹湯之脩綸投之於瀆視之於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爲大王之釣亦不樂乎

梁王菟園賦 春日濃蘤文也戴宋也所下一十 家三百文十一篇生貴而下一十 一家卅二日七十四萬百而下二十五家 卅一百三十六萬雉鍼十二家卅二百三十 三輩此繫多今聆見文選不 十之一二今書見者皆録於此

脩竹檀欒夾池水旋菟園楚人謂竹為檀欒菟園乃孝王作也並馳道臨廣行漢司馬相如賦云...故行於崑崙之墟 不搆壁壁皆也切 日壑耕用力也坳兮有似乎西山西山隑隑切五來敷揚壓崚嵯峩漢林木篝遵風踊焉虛谷應焉紛紛紜紜騰踊亂雲枝葉葷散柯條紆紛谿谷沙石涸汲沸日車發駿兮連連轔轔音變諧兮菲菲闇闇援鶃鶃鶻西漢司馬相如賦鶃鶻鵁鶄 蟉者了切 蟉也 生倉庚容切別鳥相雄

哀鳴（家語：顏回聞完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

若乃附巢比翼之傳於列樹也，擺擺（方吻切 至篤也 上林賦云 擺鬪）

（撲文叢，歎達司馬彪曰，擺亮重纂也；卷擺充，書列良曰擺翔未之重疊纂擺）

若飛雲之重弗寔也，西望西山ㄑ鵲，野鴉白鷺霜鶴，

鸛鶂鷂鴟守狗（又蒙書人山九十），戴勝翡翠鴛鴦，拔巢穴

栽枝唐，臨谷聲音相聞，啄尾離爲，翻翔奮然，交頸接

翼闔（皮切 合）而來至，徐飛翅翻（此二書不故字於字……之事），往來霞

水散漫沒合，疾疾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穴之乎奐

珒寃之乎，無歸於是，朓春早夏，那爾衆圍，香添之爬

人又燕汾之粹子，相與雜遝而往欵焉，車接軫而馳

逐輪錯轂而接服，騰躍之意未發，嬉遊之數方合，心

相扶奮氣，悠不峭羽，蓋綠起，被以紅抹，濛濛然若雨

委雲，高飛翻爲，左挾彈，右執鞭，日移樂家，遊觀西園，

復其所次，顧錫從者，從容安步，鬪鷄走馬，俛仰釣射，

熹憩爻樞，數到碁樂而不捨，逮及春郊採桑之婦，

袿楊鍇紆（袿古惕切，楊先的切，鍇苦駭切，紆烏玄切，賦曰楊鍇之。又南都賦曰：被服雜錯，與此賦袿楊。錯紆，司馬彪曰：袿徽，婦人服也；王逸曰：袿，婦人之上服也；楊，視也；脫衣見體也）逮神

兮路芳盈，往來使媚，將積已而歌曰：春陽生兮萋

萋，不才子兮心哀，見佳客兮不能歸，桑萎蠶飢，悵望

奈何。

旱雲賦（愚按藝文本賈誼賦亡篇今上有此）

賈誼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蓬勃

兮，滃（於孔切，滃澹，水貌）澹澹而妄止（水貌，動也），運清濁之

澒（胡動切）洞兮，正重沓而並起，嵬隆崇以崔（高大貌）

巍兮，時彷彿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

兮，象虎驚與龍駭，相傳據而俱興兮，妄倚儷而時有，

遂積聚而給沓兮，相紛傳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横兮，

揚波怒而澎（蒲鬭切）濞（普計切，水聲也），正雲布而雷

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窈窕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

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日陽分，相得而……），更惟貪婪而狼戾，終風解而霧散兮，陵遲

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離而並逝，廓蕩ㄑ其

若滌兮，日照ㄑ而無穢，隆盛暑而無聊兮，煎砂石而

爛渭，陽風吹習，熇熇羣生，悶懣而愁憒，寵訩

枯槁而失布，壤石相聚而爲害，農夫畫拱而無事兮

釋其擾鎮而不沸悲疆畔之建禍痛皇天之靡濟禮
稚稼之早夭兮雖天災而不逃懷悲心而不能已兮
竊託谷於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績烈兮與三代之風
系膊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懷政何操行之不得
兮政治先中而遠節陰氣碎而留滯兮獸暴戾而沈
浚嗟乎作孽大劇何辜于天思澤布宣畜夫寡得牽
生不福來何暴也去何躁也擎擘望之其何禪也慄
察兮慄兮以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然不雨
甚不仁兮而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慰柰何人兮

諫格虎賦

孔臧

帝使亡諸大夫（吉本無此大夫數百之以爲辭 楊湯盡公子安處先生之類）問乎
下国下国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吹行罔
勞手格猛虎生縛猛犴（書作猛虎之大者其文如狸）倖奐而出見
星而還国政不恤惟此爲歡乃令于天天曰下国鄙
固不知帝者之事故閉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
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国褊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
封以爲藪圃境内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濁濁（充也）
晝則鳴嗥夜則皋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雷音
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候苑令（虞人之職 林苑之令）是
是享厥樊於是分幕將去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火
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置網羅及肆騷檻車聽
鼓鍾猛虎頗遠奔走東西怖駭内懷迷冒怔忪耳目
喪精值網而衝奇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林謂咸稱
曰工乃縛以絲組斬其牙足輪登軾（文異陰國陋作 賦古夏數多可）
譬情（霸其攸耕咸輔）高載歸家孟賁被髮瞋目踩猾紛拏敗鄙
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
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
百姓同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數又其
宅也被有德之君則不爲害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国
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夭民命国
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国亂民散君誰與處此以爲
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
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徒倚蔚茂炎夏多陰可凉伐之原野
樹之中塘溉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脩遠揚
天統連枝倚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或擢達而接穹
蒼絲華萃疊鬱茂翳沈蒙蘢交錯應風悲吟鳴鶴集
聚百變其音尔巧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太陽北
被宗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乎半頃清室莫
與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凡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
觴毅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
淺事紀綱溉觴酌操兕光　楊見九作實一歡不至肆樂
不及荒衰儀抑抑動合與常退坐分別其樂雖忘推
萬物之目然周神妙之不如意此楊樹依我以生未
寧一紀我賴以寧暑不御妾凄而凉清蔭我宇外及
百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賦以叙斯情

鴞賦

孔臧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鴞集我屋陽異物之來
吉凶之符觀之歎然覽考經書在德為常弃常為妖
季氣而應天道不渝昔在賈生有志之士忌茲鵩鳥
卒用喪已咨我令考信道秉真變怪生家謂之天神
脩德滅邪化及其隣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
慎厥所脩栖遲養志老氏之旨爵祿之來秪增我憂
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
自今勤劇

蓼蟲賦

孔臧

季夏既望暑往凉還逍遙諷誦遂歷東園周旋覽觀
覩子南藩規茲茂蓼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
戾有蠕蟲厥狀似螟羣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
託事推向乎人幼長斯蓼或如辛菁梁之子豈曰
不云推非德非義不以為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逮
必致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哀二世賦 [illegible]叟氏曰秦二世賦者司馬相如之所作也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還過宜春宮宜春者今秦獻宮閣棲斷蓋之地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詞如此蓋相如之之蹤傷而不榮的能論而不能諒其上林子[illegible]之作既以誇麗而不得入於楚討文人之於遠避其康風諫之文然帝然雖執體也特此二篇為有諷諫之旨而此觸所謂作書正當傳之南聖也嘗明言賦言以窺主明觀乃抵御有敢所不敢實其詞為亦足以知其何意取春之可戒也

下然其其詩見前猶以封禪為書哉

司馬相如

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

兮望南山之參差巖、深山之谾、兮通谷𧮰乎谽

谺陂音何反陁徒何反[illegible]曾[illegible]巖也[illegible]呼含反谺呼加反[illegible]汩淢噏以永逝兮注平皋之

廣衍觀衆樹之塕薆兮覽竹林之榛榛[illegible]東馳土山兮北

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国失

勢揭丘蝎反褰衣而涉也石而淺水曰瀨信讒不寤兮

宗廟滅絕嗚呼操行之不得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

亡歸而不食

美人賦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梁王悦之鄒陽譖之於

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方言曰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illegible]麗不忘將欲

媚辭取悦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

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

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

朝歌而回車譬於方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

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

室宇遼廓莫與為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髮豐艷

蛾眉皓齒顔盛色茂景曜光起怡翹翹而西顧欲留

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于茲矣臣棄而不許竊

慕大王之高義命駕來東遠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

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閑館寂寞重虛門閤晝掩曖若

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郁烈黼帳高張有女

獨處婉然在林奇葩逸麗淑質豔光覩臣遷延微笑

而言曰上客何国之公子所旋來無乃遠乎遂設旨

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為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

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

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

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

閑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鑪

熏香黼帳高垂茵褥重陳角枕橫施文弛其服表其

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脉定以內心正于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大人賦

司馬相如 [illegible]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中州中國也大人以喻天子）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illegible]）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illegible]）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illegible]）建格澤之修竿兮（[illegible]）總光燿之采旄（[illegible]）垂旬始以為幓兮（[illegible]）曳彗星而為髾（[illegible]）掉指撟以偃蹇兮（[illegible]）又旖抳以招搖（[illegible]）攬欃槍以為旌兮（[illegible]）靡屈虹而為綢（[illegible]）

紅杳眇以玄湣兮（[illegible]）猋風涌而雲浮（[illegible]）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illegible]）驂赤螭青蛇之蚴蟉宛蜒（[illegible]）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illegible]）詘折隆窮蠼以連卷（[illegible]）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illegible]）放散畔岸驤以孱顏（[illegible]）跮踱輵螛容以骫麗兮（[illegible]）蜩蟉偃蹇怵臭以梁倚（[illegible]）糾蓼叫奡踏以艐路兮（[illegible]）蔑蒙踊躍騰而狂趡（[illegible]）莅颯卉歙焱至電過兮（[illegible]）煥然霧除霍然雲消（[illegible]）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illegible]）與真人乎相求（[illegible]）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illegible]）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

著衆神於搖光（搖光北斗杓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五帝五方之帝大壹天神之最尊者也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左玄冥而右黔雷兮（玄冥水神黔雷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也）前長離而後矞皇（矞以出反）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廝役也伯僑仙人王子僑也羨門高誓也岐伯黃帝太醫主方藥[illegible]）祝融驚而蹕御兮清氛氣而后行（祝融南方之神也蹕止行人也[illegible]）屯余車而萬乘兮綷（子內反）雲蓋而樹華

旗（[illegible]）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許其反）（句芒東方之神也[illegible]）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崇山狄山也[illegible]九疑山[illegible]）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illegible]）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女加反）兮滂（普郎反）濞（普計反）泱（烏朗反）軋（[illegible]）麗以林離（[illegible]）攢羅列聚叢以蘢（來孔反）茸（而孔反）兮衍（弋善反）曼流爛壇（式亦反）陸離（[illegible]）徑入雷室

之砰（普耕反）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口骨反）礨（力罪反）崴（一回反）魁（[illegible]）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河（[illegible]九江[illegible]五河[illegible]）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illegible]）奄息葱極氾濫水娭（[illegible]）

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靈媧女媧也[illegible]馮夷河伯字也[illegible]）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步丁反）誅風伯刑雨師（[illegible]）西望崑崙之軋沕（[illegible]）洸忽兮（[illegible]）直徑馳乎三危（[illegible]）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illegible]）登閬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illegible]）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工老反）然白首

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人物也虎首蓬髮暠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烏三足青鳥也主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illegible]〕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illegible]〕回車朅來〔[illegible]〕兮絕道不周〔不周山在[illegible]三千三百里〕會食幽都呼吸沆〔[illegible]〕瀣兮餐朝霞〔[illegible]〕咀〔[illegible]〕噍〔才笑反〕芝英兮嘰瓊華〔[illegible]〕僸〔[illegible]〕祲〔子[illegible]反〕潯而高縱兮紛鴻〔[illegible]孔反〕而上 而上厲〔[illegible]〕貫列缺之倒景兮〔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影倒在下也[illegible]〕涉豐隆之滂〔[illegible]〕濞〔[illegible]〕騁游道而脩降兮騖遺霧而遠逝〔[illegible]〕迫區中之隘陜兮舒節出乎北垠〔[illegible]〕遺屯騎於玄闕兮〔[illegible]〕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illegible]〕上嵺廓而無天〔[illegible]〕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怳而亡聞〔[illegible]〕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illegible]〕

擣素賦

班婕妤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麃〔白交切 普表切〕色，怨霜鶴之傳音。佇風軒而結睇〔睇達計切視也〕，對愁雲之浮沈。雖松梧之貞脆，豈榮雕其異心。若乃廣儲懸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趙女抽簧而絕聲。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魄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illegible]切〕。調鉛無以玉其貌，凝朱不能異其脣。若雲霞之遂月，似桃李之向春。紅宴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雙眉如張。頹〔頹丁[illegible]也〕肌柔液，音性閑良。於是投香杵，扣玟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柱由貞而響沈。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含笙總筑〔筑張六切樂器也〕，比玉兼金。不損不虧

匪瑟匪琴或旋環而紆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終還或已離而復合翔鸞為之徘徊落英為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飄[illegible]之近遠或違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歛潛寄寓之命羣哀雜鶴之歸晚當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弛琴桑間絕響濮上傳音蕭史輟管而擬吹周王調笙以象吟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閒貞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歆來綠之章發東山之詠望明月而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閨紋繡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想嬌奢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悲陋製之無韻慮咲眉之為愧懷百憂之盈抱空千里兮歛淚修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迹而知心計修路之遐夐怨芬芳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懸行客而無言還空房而掩咽

自悼賦

婕妤[illegible]氏曰自悼賦者班婕妤之所作也班氏世以學顯婕妤選入後宮貴幸[illegible]朝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illegible]

班婕妤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何[illegible]任也[illegible]也陳列也增成後宮之舍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纍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為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illegible]書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言婦人不當預外事褒閻即詩所謂豔妻[illegible]

褒姒也御過也皇娥皇英女英見九歌女尼反 大賓譖姝休書身也任文姒文王母加大姒武王母

也鄭用宮叶時 顧讀合貝也 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

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

天命之不可求 陽祿館二觀名臨甘宮乾在子救 日次之哭求主叶溢謂

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

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

共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

依松柏之餘休 幃與帷同莫賛墓敢四辭也 哭居客反叶又謂使下休居也 重曰

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

菭臺 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 又東 東

虛兮風冷冷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 又子 碎 縩 蔡 兮紈

素聲神眇眇兮密靚 靜 處君不御兮誰爲榮 應門正門也扃

扃關也紈也綷縩支聲 也 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 其 仰視

兮雲屋雙涕兮橫流 吐 基詩丹墀地基履下飾也 也實屋吉其謀寄者聲也 顧

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已過

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

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羽紹 閱享見

受也休美也實與好同綠衣衛莊姜夫任自傷之詩 白華周幽王申后被廢所作

逐貧賦

容齋隨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云逐貧賦韓公進學解

擬東方朔客難柳子厚晉問篇擬枚乘七發王 符擬劇秦美新貴曾直陵貞符文擬王子淵

而聖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賦與五百言 不叔知學教可憲時百餘字命人呈害未之

此見者無缺子 哉

揚雄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

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

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

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

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若何文皆文繡

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

宗室之宴爲樂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

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

厥咎安在職汝之爲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載沉載浮

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

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

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

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瑾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崤是用鴟逃不曉其朝三省吾身謂余無愆屢居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愆堪寒能暑少爲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遊息

文選補遺卷三十一

文選補遺卷三十二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

門人譚紹烈審類

賦

顯志賦

馮衍 本傳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擢座九野經會丘山勢然有懷陵雲之意乃作賦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仞新豐兮裴回鎬京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 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於長安上有銅飛廉因以名焉 悲時俗之險阨兮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雷同而妬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惡沮先聖之成論兮懲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 王說已傷德已危未也言時人之行如此 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 愍已不進先舞己嫌散也 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

緜兮顛橫逝而無由陟雍畤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illegible]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illegible]陟九嵕而臨㠑[illegible]嶭[illegible]兮聽涇渭之波聲[illegible]顧鴻門而歔欷[illegible]哀吾孫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余殃之有再淚汍瀾而雨集兮氣滂浡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

大行之嵯峨兮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皋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illegible]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illegible]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illegible]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蘿林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脩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illegible]陟隴山以踰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河華之泱[illegible]漭[illegible]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慍去疾之遭惑[illegible]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

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遺論兮心
惛惛而紛紜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
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終徐（宅天子）
憚（它天君）而洞疑高陽懸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
茲（楚封玄心憚而懷戚眷玄冥陰憚稽陽本夭也　高陽帝顓頊之號也洞小下定也文紀在陽湖綏）
訏夏啓於甘澤兮揚帝典之瑜頌頌成康之載德兮
詠南風之歌聲（叔周也母弟子也書曰君奭有邑　戴于甘之所在今郭縣陵德薄用）
（杜相對周曾典之埋也）思君奭之晏晏兮揖稷契與爲朋笛齊
紛其滌滌兮至湯武而勃興昔二后之純粹兮毋李

世而窮禍兮夏桀於南巢兮哭殺紂於牧野（三后殷周也）
（湯放桀於南巢天戕紂於牧也）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鄷洲
（月大帥賓周我者也郵　王所都水中可居曰洲也）文揚來兢乎僂路兮墨子
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流（紹是也惠身　東比牡伐辛呂望）
泣乎白絲知染漸之易性兮悲造作之弗思（子淮　墉南）
（子見造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本同布　見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則黃五入之爲五色也故染不可不慎）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援周唐之盛德兮据桓文之譎功悉戰國之遺禍兮
憎權臣之擅疆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澳（古反）

梁（孔子作春秋以書大夫不遇子武曾曰子足　本秋將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杞于溴梁實）
（大夫盟公羊傳晉侍文子也時晉爲盟主文子書　之江侍帝爲不臣之行放歎雅文也是水在河內林）
（歸來罰王還入河　謂將來與於還渠）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
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中叔楚子時賢　兩中叔時晉也在）
（傳陳夏徵舒弒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　爲縣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
（而戮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五以陳乃乘對之稱寡人又敗）
（謂一般大夫書叔鎮之禁至於虞虢外府也乃取虞以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武其魏大夫也　氏）逐
誅犁鉏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愬知嬖（反其卷）

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也季預蔡子曰夫夫令爲留救間於）
（魯道不公遠齊景公是公之晉犁鉏曰去仲尼猶吹毛耳　召何不遂魯公以女樂以遺魯君魯君受之怠於政事三日不聽政孔子遂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之君子爲能使人不遇於君　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天竟天夫也名卿寡嬖臣也字彭城則春秋經書也東觀　鄭人執仲子以幣至晉晉人執以歸事見左傳）
（傳曰楚子囊伐宋取彭城以封宋魚石故書曰復入　則彭城宋之邑也故書日彭城不言宋以言其不與叛也此左傳之說也）
（楚子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乃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楚公子貞帥師伐宋也彭城之戍　救彭城遂反而取彭城之會也如人日則不然或劉子亦言）
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儀邢邑衛人滅而
齊仲歸齊桓公宗夫誰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

備佩刀拔劍不為已動

疾兵車之寖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洸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長平史記吳王闔廬用孫武為將兵白起郿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長平坑卒四十五萬長平在今澤州巧之亂世兮秦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蘇秦洛陽人也事鬼谷先生為六國從長會於洹水之上刺白馬張儀魏人也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鬼谷在今洛州陽城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嗇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公孫鞅人姓孫名鞅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韓非子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作孤憤五蠹書

誚始皇之跌宕兮投李斯內外諸從嚴十餘年尚法刑少仁恩史記於四裔臧先生之法則兮禍寖濁而弘大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諱文章於綺臺兮變徽擧於章華公羊傳曰靈公為九層之臺三年不成[illegible]楚靈王為章華之臺[illegible]眇風褒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公羊傳宋襄公[illegible]攜道德之光耀兮衷世之

公羊傳季札之不受國也[illegible]撥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鄭僑鄭大夫子產也溱洧鄭二水名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營丘齊地[illegible]曰憶憶其將慕兮獨於色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駟素虯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伯夷而析中兮得禍先而含明

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欽貞人之德美兮悼驕踞而希去[illegible]意斟恄而不淫兮使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朝五岳於箕陽兮錄吾馬於潁瀨聞至言而曉悟兮還吾反乎故宇[illegible]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

宛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 月此以下既反故字乃放季見人也
宛械陰陽 躍青龍於滄海兮豢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為
室兮託高陽以養僊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
冥伏朱棲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英華 楚詞採三秀於山閒王逸曰
芝也 草 慕前脩之夸節兮耀往昔之光熙披綺季之麗
服兮揚雨氣之靈芬 綺季四皓之一也有賣書四皓隨人子入侍從諸曰白衣冠
甚佩楚衣春秋曰四人衣冠甚偉服甚鮮故言服也 高吾冠之岌岌兮長
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六醴六蓋
長也美刻寶六氣而飲光鑒乎君相傳曰白內上有神芝五種 揵六枳而為蘺兮蘂

慕君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攢射
干雜蘼蕪兮構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
郁而暢美華兮布其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貴非惜
身之瑤軻兮悼衆美之憔悴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
妙之常操處清淨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山峨峨
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
而求其友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
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
其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夫莊周之

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
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
冥兮配喬松之妙節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
累也莊子持竿不顧列女傳於陵子終貝莊王為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
為人灌園孟子曰容於陵故曰於陵子 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
同既寂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

竹扇賦

班固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華長竿紛實翼香蘇蓋生於水
澤 尚書禹貢篠簜既敷孔氏傳曰篠竹箭簜大竹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利金錫竹箭鄭氏註箭篠也
疾風時紛蕭颯削為扇翣成器良 世本曰大自周之翣 託御
於君王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圓方來風堪避暑靜夜
致清涼安體定神達消息百王傳之類功力壽考康
寧累萬億

髑髏賦

張衡

張平子將遊目於九野觀化乎八方星回日運鳳舉
龍翔南遊赤野北陟幽鄉西經昧谷東極扶桑於是

季秋之辰微風起涼聊回軒駕左翔右昂步馬于疇皐逍遙乎陵岡顧見髑髏委於路旁下居於壤上有玄霜平子悵然而問之曰子將并糧推命以夭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為是上智為是下愚為是女人為是丈夫於是肅然有靈但聞神響不見其形答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脩壽命終極來此玄幽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岳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取耳北坎求目南離使東震獻足西坤授腹五內皆還六神盡復子欲之不乎髑髏曰公子之言殊難也死為休息生為役勞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榮位為身不亦輕於塵毛巢許所恥伯成所逃況我已化與道逍遙離朱不能見子野不能聽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戟劍不能傷與陰陽同其流元其合其朴造化為父母天地為牀褥雷電為鼓扇日月為燈燭雲漢為川池星宿為珠玉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渾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除滅顧盼發軫乃命僕夫假之以縞巾衾之以玄塵為之傷涕酹於路濱

冢賦

張衡

載輿載步地勢是觀降此平土陟彼景山一升一降又以斯安爰乃睠山平險陸刊衆林鑿磐石起峻壟構大樸高岡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壇羅竹藩其域系以脩隧洽以溝瀆曲折相連迤邐相屬乃樹靈木戎戎繁相看周旋顧將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繩正之以日有覺其材以構玄室奕奕將將崇横廣宇在冬不涼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是處亦有飛門上塞其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車之道交通舊館悉淵廣深存不忘亡恢廣壇場子孫蒸嘗宅兆之形規矩之制希而望之方以麗踐而行之巧以幽廣基既美鬼神亦寧降之以福以之平如春之卉如日之升

圍棊賦

馬融

略觀圍棊兮法於用兵三尺之局兮為戰鬬場陳聚

士卒兮兩敵相當怯者無功兮弱者先亡自有中軍兮請訛其方先據四道兮條角依旁肆達迷列兮性性相望雜蹤馬目兮連連隔(伺行)門踵(數車如戰也皆隨陣者行)度間置兮排佪中央矯首奮翼兮左右翱翔道挾敵衆兮情無遠行初多無業兮如疑拳羊給縛自保兮先後求迎攻寬擊虛兮鋒鋒內防利則爲痔兮使則爲蠶厭於周防兮嚷決垣墻徒潰不塞兮泛如鹽鶴撗行亂陣兮敵心破惶迫逐不敗兮蛟(蛟)弁其裝已不虎口兮鑿置罘阬窮其中爪兮如鼠知

蒙收死卒兮無使相迎當斷不斷兮反受其殃勝負之象兮於言如髮乍成乍急兮尚且未分白黑紛亂兮於約如葛雜亂交錯兮更相度越守視不固兮爲所害突深入貪地兮敵無士卒狂攘相救兮先後并沒上下雜遝兮四面間隔圍合聚散兮所封哽咽錯悟將兵兮戲適自絶(西貴則曷棋得其日人以是下中兵之敗國民之敢而御爲百)(性排命天下義故不職信排與道搊道通從不職惟將乃陽狂爲巫)期隘死地兮挾見權譎詭敵先行兮性性一窒撗塞委食兮三將七卒馳逐奧間兮轉相周密商度地道兮期相盤結董迭

連閣兮如火不滅扶疏布散兮左右流溢浸淫不振兮敵人懼慄迫役敗(這的切詩曰敗戡周文又行平子六切也)踖(石子)(時排也敗)兮惆悵自失計功相除兮以時早訖事留變生兮收拾散疾嗇藏窘乏兮無令詐出深念遠慮方勝乃可必

夢賦

王延壽

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臣遂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叙夢後人夢者讀誦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曰

余宵夜寢息忽則有非常之夢其爲夢也乎心覩鬼物之變怪則有蛇頭而四角魚首而鳥身或三足而六眼或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總來到吾前伸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腷(音腷臆不舒也)臆(於力切肯臆也)紛紜吾含天地之淳和何妖孽之敢臻爾乃揮手振春雷發電舒斮(音斮又斬)游光斬猛豬批狒狡斫魅魃捎魍魎拂諸渠撞從目打三顱撲苕蕘(切乳)扶夔魖搏睥(音切)睆(切户)蹴睢盱剖列蹶擘

鴉孳剝尖鼻路赤舌緌佗……揮𩮀𩯔

……於是手足

撲中犍攫捷拉䫀……

撠杭指剝枕宮攫㧙揥捽剝

……像余掐……攕……猴拖

頹隤……扞撥……軋於是手邪聚歷駭擾遑遽蹊衍

數散尸留尸去變形瞪……眄 顛望猶豫

吾今於是更奮奇譎……捭㩚……噴扎覺覺

……搥拉咿嚘……批擭……於

是三三四四相隨俍……傍而歷僻𥗳𥗳

……磕磕……精氣充布𩕄𩕄……㩢㩢

……鬼驚慴怖或盤跚……而欲走或拘攣而不

能步或中瘠而宛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散

寂不知其何故嗟妖之邪怪物故干真人之正度耳

咻嗜……而外卻忽爾信而覺悟於是雞知天

曙……而奮羽忽嚶然而自鳴鬼聞之以迸走

心慴怖而皆驚亂曰齊桓夢物而以霸兮……

……武丁夜感得賢佐兮……

……周夢九齡年克百慶兮……

晉文盬腦國以競兮……

戲老子役鬼以神將兮轉禍為福永無慝兮楚老昔子無書

曰風師雨師之陽聖人也老子為太道德之言見用之乃逆玄王閑聞令尹喜老子乃著書上下篇可為書恩所記知此至道成列以老子名而神明傳載其以神傳役此為神鬼者本以此神

王孫賦

王延壽

原天地之造化實神偉之屈奇道玄微以密妙信無物而不為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頗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睉視貌也切䁲以䁲丈當切曰含視也

而赤遠也鯽視職視貌也日瞍以眣切者突高

匡而曲頰烏貴切子卷頂相直也䫘力生切小兒也吳引自也切

歷而䫜䶏鼻鮭鞠大寘切鼻也以䶉軟耳聿役以

嘀音卒嗾知口嗛嚼音雜合切也以齡齾脣鞦嘈未也

以破齜齒㹀㹀以鼓鼓咢㹀樂文也而嘀口之事切

本於高又而多吉也呢也乙也作切味人者也小兒

頰稍委輸於目脾蹠兔蹲而狗踞聲歷鹿

而噎也咿於人手哇也呢以或

嚼嘀而嗷嗷此字一去字王切作也又嘀的其若啼姿

偕儵以抵軼䂂吁閣以顒

䑕䀹䀹而瞯瞯既然

峭一性傈搯而播疾態肆出而擠拖

緣百仞之高木攀窈窊之枝青牢落之峻壁臨不測

之幽谿尋柯條以宛轉或捉腐而登危或柔跳而電

透了人慈而狐壽上觸手而挈攫下對足而登距手

堅攬以狂接叟像聊而電赴將還

落以蕭索脾睨以客與或躊跌以跳

逃又咨嗽而攢聚扶歡登

以捷椽磚危集而騰舞忽躋逃

而輕逃並黠得而覩纏同甘苦於人類好饍饍

而醋醋乃置酒於其側競爭飲而躋馳醺酒酣

歡而迷醉朦眠傳而無覺擊受以縛遂縲

絡而羈縻歸鎖繫於庭廡觀者吸嗶而忘疲

窮鳥賦

趙壹本傳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

致琳頭書

窮鳥賦一篇

有一窮鳥，戢翼曠野，罼網縈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子彀左，（羿子，有窮之君也，善射。彀，張弓也。）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

疾邪賦

趙壹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駮。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惟利己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僞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舐痔，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嫗媀名埶，撫拍豪強。（嫗媀，猶傴僂也。）偃蹇反俗，立致咎殃。（偃蹇，驕傲也。）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捷，疾也。懾，懼也。言疾懼逐物則致富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寔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欲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積薪而待然。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閃榆，佞諂之貌。……）故法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左傳：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河清遲也。）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髒，高亢婞直之貌。……）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皆假設之辭也。）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蟬賦

曹植

惟夫蟬之清素兮潛厥類乎太陰在炎陽之仲夏兮始遊豫乎芳林實淡泊而寡慾兮獨怡樂而長吟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內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栖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兮快閑居而遁暑苦黃雀之作害兮患螗蜋之勁斧翳翳翔而遠託兮毒蜘蛛之網罟欲降身而卑竄兮懼草蟲之襲予免衆難而弗獲兮遂遷集乎宮宇依名果之茂陰兮託脩幹以靜處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於園圃體離朱之聰視兮姿才捷於猱猴條罔葉而不挽兮樹葉幹而不緣翳輕軀而奮進兮跪側足以自閑恐余身之驚駭兮精曾睨而目連持柔竿之冉冉兮運微黏而我纏欲翻飛而逾滯兮知性命之長捐委厥體於膳夫歸炎炭而就燔秋霜紛以宵下晨風烈其過庭氣憯怛而薄軀足攀木而失墜吟嘶啞以沮敗狀枯槁以喪形亂曰詩歎鳴蜩聲嘒嘒兮盛陽則來太陽逝兮皎皎貞素侔夷節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

蝙蝠賦

曹植

曰吁何姦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為毛飛而含齒巢不哺鷇空不乳子不容毛群斥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憑木

酒賦

曹植

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賦曰

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天辰穆生以醴而辭楚侯嬴感爵而增深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潮涌或素蟻浮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翱翔將承芬以接意會陵於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縱橫讙譁或揚袂屢舞或叩劍清歌或嚬蹴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於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

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禍亂之源非作者之事若恍于驕盼流情縱逸先生所棄君子所斥

玄暢賦

曹植

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而以徇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旨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

玄暢

夫何希世之大人壁天壤而作異該仁聖之上義揆神位以統方補五帝之遺闕纖三代以維綱使余生之侍祿遭九二之嘉祥上同契於稷禹降合頌於伊望思篤實以雖佩思和璞之始鍔思黄鍾以協律思伶夔之不存嗟所圖之莫合張蘊結而延怠希鵬舉以傳天飆青雲而奮羽企騏驥而改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先軌而致業顧後車而安驅匪逞邁之短修取全貞而保素弘道德而安驅暴紫忽以作蕃曾慕焉以為圃耕柔質以為田不愧景而慙魄吉縣天之何

欲遺千載而流聲超遠舉而度俗

車渠椀賦

曹植

惟斯椀之所生于涼風之峻濱承金光之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玄素之暐曄帶朱榮之葳蕤縕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迫翩飄飄而浮景若驚鶴之雙飛隱神璞於西野彌百葉之莫希于時乃有篤神后廣被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茲寶於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妍麗之殊形華色燦爛文若點成鬱蓊雲蒸蜂龍挺光如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歎雖離朱之聰目由炫燿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超群寶而特章俟君子之閑宴酌甘醴於斯椀扶情而可貴故求御而不忘

逸民賦

陸雲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或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聖於宇宙而心恬於榮華者哉故天地不易其樂萬

物不干其心然後可以狀有生之極享無疆之休
也乃爲賦云
世有逸民兮栖遅乎一丘委天形之外心兮淡泊然
其何求顧此世之險隘兮又安足以盤遊杖短策而
遂往兮枕石而漱漱流載營抱魄懷元服一徹物而
忘孝妙世自適靜兮於永言滅絶景於無貫相蔵生
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曾丘翕習穹谷重深叢木森
類蔦蘿靑陰潛魚泳沚嚶鳥求吟仍飯圖於芝蓮兮
即蘭堂於芳林靡芰飆以赴節兮揮天籟以與音儷
樂器於神造兮詠幽人於鳴琴把四源於別沼兮食
秋菊於高峯掌玉泉以濯髮兮臨深谷以拔摩凝然
尸居像儃焉山立遂諸龍見在林鳳戢遠綿野以安
宅望空巖而凱入明發悟歌有懷在昔賓懷水之清
原儀皞漢之一壑泰爲物之謹譁兮聊漁釣於此畢
爾乃篤言容與式宴盤桓翱把芳露夕玩幽蘭移盃
然而放志兮春天路而怡顏望靈每之貴景兮想佳
人於雲端悲倉浪之局促兮詠芳池之淸蘭卽終南
之峯卽兮建伯陽之考槃躬淸霄以寄響兮除凌風

而頻歎玄微載晏何思何欲濼若行雲之孚泊若窮
林之木苦有得之必失兮盖古重之名棄彼貪夫
之死權兮圖遠生之晏祿祿戰貌而復水兮祇爾撓
以臨谷兌攘鼎之無懷兮在顚而之必遷是故形飛
者微兮體壯者爲樸雖明文而寵榮兮終俛首而受
羈立修名於禍始兮登金生於庆階賓鋼筆之從節
兮抱千載之長懷擠兮終於遠翔兮順靈根而自推
狗有長之假乘兮彼無身其孰哀羨達人之玄覽兮
遺衆器於無爲有達自遣遺無不可萬殊有同畜物
無寡並家於國等朝於野衆在世而貴身兮神居形
而忘我欽妙吉之建吉兮信懷莊而悅貫增既明於
天爵兮何攄悲於人禍陋國風之皇恤同明哲於大
雅亂曰　余白駒兮皎皎遊窮谷兮蒻蒻尋岐路兮
嗟嗟臨芳水兮悠悠齊蔡丘園兮眼掾解羣永兮重益
騖矣屈兮淸輝紛容與兮雲際欲凌曾兮從之恨夫
地兮未本詠欽友兮淸唱和徧音兮此世

寒蟬賦

陸雲

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賦焉至於寒蟬才齊其美獨未之思夫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食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頭有冠冕則其容也君子參之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且攀木寒鳴貧士所歎余昔僑處却有感焉乃作賦云

伊寒蟬之感運遲暑特而逝征含二儀之和氣稟乾元之清靈體貞精之淑質吐爭噌之哀聲希慶雲以優游遁太陰以自寧於是靈岳幽峻長林參差有蟬集上輕羽涉池承南風而軒景附高松之上華李稷性馨而匪享味身暢陽乎靈和咏乎其音翩乎其翔容麗媚嬉華美宮商飄如飛鳴之逸驚風眇如輕雲之麗太陽華靈鳳之羽儀借皇都乎上京跨天路於萬里豈蒼蠅之尋常爾乃振情婉以表首舒輕翅而退蹄吸儀華之墜露含煙煴以夕食望北林以寓飛集樛木以龍蟠彰淵信於嚴時稟清誠於自然翩眇微妙綿蠻其形翔林附木一枝不留豈黃鳥之敢希嗚嗚毛其猶輕蕩綠葉之餘光景秋華之方零悲風吾以翹翹蛛仰佇立而哀鳴若夫歲律云暮天上其哀感運悲聲貧士含傷或歌我行永久或云之子無裳衆思歎於蓬室孤竹吟於首陽不銜子以織身不勤身以營巢志高於鳴鳩節妙乎鷦鷯既乃雕以金采圖我嘉容珍景耀爛煒煒華豈奇俾黼黻艷比究龍清和明粲舉動希迹綴以玄冕增成首飾纓蕤翩紛九旒容異狀華在於朱冕表馨香於明德於是公侯常伯乃紆紫献儐鳴玉佩仰攝貂蟬飾黃屋之多士光帝皇之侍人瞻儀像於雲閣望景耀乎通天邁休聲之五德豈鳴雞之獨珍聊振思於翰藻闡令聞以長存於是貧居之士相與而俱歎曰寒蟬哀鳴其聲也悲四時云暮臨河徘徊北門之憂勤念卒歲之無衣望昔人之耗哉思希光而無階簡嘉蹤於皇心想神景於紫微詠清風以慷慨發哀歌以慰懷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補
門人譚紹烈纂類

賦

感士不遇賦

陶潛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　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邯鄲淳藝經曰擊壤者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蓋古戲也）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汩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夫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其脩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爰盎）念張季之終蔽（釋之）愍馮叟於郎署（唐）賴魏守以納計（尚）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悼賈傅之秀朗紆遠轡於促界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恆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

飢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廣結髮以從政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戚豎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慟衆人之悲泣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旻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昧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與豈縕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閑情賦 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譏本攘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陶潛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詞義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瓌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群表傾城之豔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九章既卒委本乳之美所冥觀者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為諐去言切過失也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為澤刷玄鬢於頹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妝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牀前願在晝而為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

慨有特而不同顧在夜而為燭懸玉容於兩楹悲扶
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顧在竹而為扇含凄飆於
素握悲白雲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顧在木而為桐
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
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illegible]反注）擁勞情而罔訴步容
與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
有覿交欣懼於中襟竟寂寞而無見獨悁想以空尋
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忘趣色慘
悽而矜顏葉燮燮以去條氣凄凄而就寒日負影以
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
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
颻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昴
盈軒北風淒淒惘惘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
繁霜粲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
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
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illegible]）
（[illegible]）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
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為會誦邵南之餘歌坦
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

又續賦

鮑照

智哉人之睹觀機而作中非向季屆非向壽當靜泉停
遇躁風驚起軒軀以積跨伏累暴而併形冰炭弗綢
鋒刃歷迍遭喻蹠路值夷舒步忘好退之見猜衰必
進而為窮每驟首以贈途常佇景而翻路故身不據
託地無前翔於靜必觀於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而
應何慮何思是以畢昇暴其摧固容擬其覺高其圖
之以德淪智士以之而殲凡夫壹㢮之久鑿益龍德
之方戚理害道而為尤事傷生而感賤苟見義而守
勇豈專取於強前

觀漏賦

鮑照

客有觀於漏者退而歎曰夫及遠者前也而定遠
非前之功為生者我也而制生非我之情故自前
而為心不可憑者在因生以觀我不可恃者年憑
其不可恃故以悲哉况夫沈華窮遠經波潛耗而

感神嬰慼者人自外而傷寄以是悲生生亦勤矣
乃爲賦云
佩流歡於馳年嬰華悲於命月結闇蕃以望楚兮余
左以歡越攝疑肌於逶滯鑑雕客於勞縈景有塋而
易余憂無方而難歇歷玫瑢而弁隩訪金臺之瓊闕
覩騰波之吞渴視驚箭之登凌苟既受而復登吹長
渴而希歸註光穴而海涌射懸塗而電飛壇戶曠而
知天掩雲霧而閑暉刻百齡於纖隱積千里於空微
彼峥峥而行盜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

光而永遠昔傷矣之奔禽聞虛弦之顧仆徒嬰牙而
知濯豈潛機之能覺惟生經之靈靡亦靡長而惟促
積證古而來心抱空意其如玉受沈光而東注日滔
滔而西為落緊聲於纖草殞豐華於喬木對吳蠶而
後歇攬窮蹊而方哭悱悽稀之更傳爭絕明之還續
貫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躁時不留乎澈矣生乃
急於走兄既河源之莫塞又吹波而助瀾神怵迫而
多慮心羈轅而紗歎望天歷而佇念握權馭銜而長
歎嗟生民之永逝射與使而皆恤死零落而無二生

差池之非一理幽分於化莉算實定於天秩與丈骨
而招痛猶劃腸腸而興疾情殊用而俱盡事雖方而
同失聊拜志以高歌傾煙雨而洗遠於是隨秋鴻而
洗階迷春燕而登梁進賦詩而展會退陳酒以排傷
物不可以兩大得無得而雙昌薰既華而後落槿早
秀而前亡姑屏憂以愉悲樂旋情於寸武從江河之
紆直委天地之圓方滿盈兮滿虛長無絕兮芬芬

野鶩賦

鮑照

有獻野鶩於臨川王世子慇其樊縶念爲之賦其
辭曰
集陳之草以自逺而緣神栖漢之崔乃出幽而見珍
此環禽其何取亦顧景而承仁捨水澤之驕逺對鍾
鼓之悲辛其徇利而輕命將感變而技身入長羅之
逺會恨高繳之樊縈趣詗明而刑偶超烟蕎而風行
騁日月而逍遊恩禮國而望賊賤菲迹於瑤臺爲弱
羽於丹庭瞰東西之繡戶眺左右之金扃覩纖旋而
含一作悼心翻越而懸驚若墜而還谷恍不知其所

寧惟君園之珍麗實妙物之所欽翔海澤之輕鷗巢天宿之鳴鶴鶴程材於泉猛電爲體之雕文既敎客以眾景亦還翻以排雲雖吞物以戒偶於在我以非群望征雲而廷悼頹受翼而自傷無青雀之銜命乏赤鳥之嘉祥空擬君之園池徒慙君之稻粱願引身而翦迹抱末而志幽藏於是流戚遥遠修節方崇雲躔海帶風拂嶺凌飛雲駭霞飄沙舞蓬枧滑池之初涸望綠林之舶空立荻蒲之寒渚託美影而為雙定扶咪而搖首愁結喉而蒲曾變翮書而雖念假外見而遠排涉循夜之長寂信身恐而知來風指植而通樹月蒼蒼而照臺水依岸而早結霜託草而尤催歛雙翮於水裔翹孤趾於林隈情無方而兩集事有限而星乖在我頃而猶悼翔窮生之所懷閱宿世之高賢澤無微而不均育草木而明義受禽鳥而照仁全殞卵而來鳳放乳麑而藏麟雖陋生於萬物君沙漠之一塵苟全軀而畢命庶魂報以自申

園葵賦

鮑照

風伐蒙閭土膏泉動時塵條日鳴鳩依瓏主人拂黃冠拭藜杖布瓜種平圻壤通畔脩直青畝英敷白莖紫蒂豚耳鴨掌濮東陌西行三畦兩既區畝乃露才玦句萌欲伸藂牙將　爾乃晨露夕陽陰霏雲四受兆雷建寰飛雨輕灑徐來又歸疾而不虧柔莖受芳剛甲以解維叢萍布翁陰竟畦冪翼沃油油下威藥而枝遥上參差而寶嗜承朝陽之麗景得傾柯之所投仕非曾相有不伐之利質雅二仲無遠為之愛類董荼而莫偶豈蘋藻之濡羞若乃鄭老誹緣女媼歸余拂此蓄蓆炊度採梁蔡壹搜醯兩瓠卷綴乃受乃淪壯鼎盈庭甘旨蓄腴柔滑芬芬消淋遂水潤胃調陽於是既飫徹盤枝筋回小人之便爲君子之虞迹觀物運迹訪師聖賢數後影律理前定爲非黔黑鵠豈浴淨彼圓行而方止固得之於天性伊冬箕而夏發無雙功而並盛遺然任心樂道安命春風夕來秋日（一作月）夜映獨酌南軒擁琴孤聽篇章間作以歌以詠魚深沈而鳥高飛執之美色之爲正

舞鶴賦

謝朓

右衛沈侯以冠世儁才眷余以國士以建武二年
余將南牧見贈五言余時病既以不堪涖戎又不
獲復詩四年余忝役朱方人致一首追衷備悉亂
良無暇日其夏還京師且事燕言未遑篇章之思
沈侯之麗藻天逸固難以報章且欲申之賦頌待
其靈體物之旨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書
既未致爲酬然所報者寡於德耳故探之酬德賦
其辭曰

悲夫四游之代序六龍驚而不息輕蓋靡於駿奔玉
衡勞揹異嗟歲晏之易歡冒陰然以憤惻玄武伏於
重今究虹潛以自匿覽其物之用捨相奉方之動植
吊沛軀於華省理以晉而自致思彼文而信道散書
悳於胷臆嗟民生之知用知美深於知己收知己之
爲深信懷之其何已奉弱萵之蔓延寄淺風於松杷
指幽蓬之直達國有慁於乘桑彼排虛與躡實人相
嗚於林沚與伐木於天生詠承霍於君子翔景行之
在斯方寄言於同恥或相仁於積習滿神心於名理

惟敦牂之旅歲實興齊之二六奉武運之方昌覩休
風之未淑龍樓儼而洞闢梁邸煥其重複舉奉筆於
帝儲我黃枯於皇枋扇風雲之化景中遊好於蘭菊
結德言而爲佩蒂芳猷而爲服揚雅範以自綴懿前
修之所 昔仲宣之發賴實中郎之倒屣及士衡之
籍甚託壯武之高義有杞梓之貞心協舟氷之輝被
伊吾人之溫薄雖鏞藻之何寘惟風雅之未覺知雲
網之不羅譬曾棟之將傾豈華棟之見落翳明離以
上賓屬傳休於纖萼周二輝而分崩擠九罪於重堅
雖鳥之欲安駭風川而回薄徼天道之布新嘆貝
首其焉託余宦迹以多愧雖尤而獨處君紓組於
名鄉貽詩言於川渚悵分手於東津望徂舟而延佇
慮古今之爲隔望山川之云阻類先德之龍興奉英
靈之電秉事崇化之寄勿要青綱而客與沾後惠以
媚來見奉愛其爽語我纖身以命徒將汨徂於南夏
既易余以烟戒又引之以風雅若瑩竇之在聽雖紓
夏而可假昔痞病於津濆思繼歌而莫罵思降之未
已奉京輦而作傳睠邦畿之永陌懷余焉騁 焉望

平津而出宿登崇閣而與賦顧歸塘之南回引行鑣
而東驅何璞才之將侈申贈辭於瑩樹指代匠而切
偲兮冶素而引葕方含意而報章迫紛埃之東驚釋
末位以言歸忽乘驛以南赴逮篇章之莫訓欽寄言
於往司頓鐵翮之難矯似洞源之不注意搔搔以杼
軸魂營營馳鶩胃膝戟於戎案戴佛劍於郎閤頓同
華以日夜哉望香而掩扉特避鶯以未極慘落景之
徂輝若清頳之徒忽吝懽賓之多遺排重閣而休告
知南館之有依騁織門以右轉僕望路其如歸忘清
扇之不設惜曉露之方晞閱夫君之東守地隱蓄而
懷仙登金華之閒道得石室之名篇悟衆之中迫曾
欽輕舉而捨撝離寵辱於毀譽去夭伐於腥膻忽播
手以上征躋中皇之脩迫中帝畢之賁獻梓河舟之
輕舵歷星街之嬋媛浮天潢之瀴溟戲九轉於玉案
練九明於神鼎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並齊天
地於晷晷安事人間之紆蟀哉

杜若賦

謝朓

憑瑤圃而宣游臨水木而延佇挹含色於遠岸泉鏡
流於枉渚蔭綠竹以掩蕃藉幽蘭而寄興寬滋榮
之悅茂紛爲芳於清藁覩夫結根濯色發曜書夫緣
春苗以織布蔭凉津而彰清景奕奕以西照枝靡靡
而葉傾肩霜蹊以捐膺當春郊而還平寒汀洲以企
予懷石泉於幽清嗟中嚴之織草蔚金芝於芳叢夕
針叢於淨露且發彩於春風承義陽之光景庶無悲
於轉蓬

拾遺 余既賦竟偶得數篇有思弗有若于此

文木賦

中山王 西京雜記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為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為賦曰

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擢枝
幼雛羸鷇單雄寡雌紛紜翔集嘈嗷鳴啼載重雪而
梢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
爾載斧伐斯隱若天崩豁如地裂花葉紛披條枝摧
折既剝既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以鸞集鳳
翔青緺紫綬環璧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
雲薄霧濃雰麚宗驥旅雞族雉羣蠋繡鴦錦蓮藻芰

文色比金而有裕質參玉而無分裁為用器曲直舒
卷脩竹映池高松植巘制為樂器婉轉蟠紆鳳將九
子龍導五駒制為屏風蝉聯帶穹隆制為杖几極麗
窮美制為枕案文章璀璨庖炳渙製為盤盂采玩踟
蹰檮欵君子其樂只且 叔五大悅頻仍無實為馬二五

几賦 西京雜記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

鄒陽

高樹凌雲蟠紆煩冤傍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
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
直聾者磨礱齊貢金斧楚入名工迺成斯几離奇髣
髴似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 鄒陽幸固
萬酒三舁

屏風賦 闕上

羊勝

屏風鞈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璧連璋飾以文錦
映以流黃畫以古列顒顒昂昂藩后宜之壽考無疆

白髮賦

左思

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
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惄然自訴
稟命不幸值君年暮偪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
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子觀橘柚一晞一曄
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鑷咨爾白
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閶闔藹藹紫
廬弱冠求仕童髫獻謨甘羅乘軫子奇剖符英英終
高檢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拔瞋目號呼
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自以辯惠見稱不以髮
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烏鬢而見舉聞之
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
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
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耆老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
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
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
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九華扇賦

曹植

昔吾先君帝侍侍孝濮桓帝帝賜方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

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綠水之素波背玄間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林形五離而九折蔑䇲鮮而後分效㫄龍之蜿蟬法虹蜺之氤氳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寒微時氣清以方屬紛飄動兮綺紈

迷迭香賦

曹植

播西都之麗草兮應青春而凝暉流翠葉於纖柯兮結微根於丹墀信繁華之速實兮弗見雕於嚴霜芳暮秋之幽蘭兮麗昆崙之英芝既經時而收采兮遂幽殺以增芳去枝葉而持御兮入綃縠之霧裳附玉體以行止兮順微風而舒光

文選補遺卷三十四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誦

門人譚紹烈纂類

樂歌上

樂歌上並書祀神之歌古才爲樂九歌載牛器祭南春潮郊宗元扇東城暮文公鼎音光歌也曰書曰此樂歌也自漢武主樂府律侍推樂有之名立本非直指樂歌爲樂府也今加以樂搢歌搢

安世房中歌

舊名房中樂後更名安世元城云西漢房中樂十七章可齊三代殷殿自周之又一輔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等皆不能爲乃高帝姬唐山夫人作竹竽黃鍾方之西夫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曰縣樂四無吉樂字樂也天子宮縣芬樹羽林雲景杳冥其象多也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如雲高遠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香冥也重日之華上象飾有花翅羽葆以黃金爲支其首數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庶旄翠旌羽析五采羽注旄首爲旌耳

右一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也以爲樂名神來宴娭庶幾是聽六奏也皆數也娭許其天風也粥粥音送細齊人情悠弋六成微謂說細微也以樂送神微感人情使之齊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微共恭同吉是神禮畢登青天而去福眾之事皆備成清思眑眑經緯冥冥眑音窈幽靜也經緯天地

右二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海戔綠（熙福也綠與祿同爾雅曰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謂之四極）

右三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顏曰鄰言諸侯不替有鄰也翼翼恭敬也劉曰鄰謂近臣也）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鬯古暢字通也）

右四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謂匈奴）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簫勺羣慝（言萬舞樂引用樂言制定新樂教化流行用逆亂之徒盡交歡也劉曰逆造也樂言各師行而加樂遠近皆進也）肅爲齊哉盍定厥國（刺匈奴綏國要安）

右五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言海以大之故眾水歸之王者有知樂之德人皆思附）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宣才四方）

右六

安其所樂終產（言萬物也）樂終產世繼緒（言作樂）飛龍秋游上天（蘇林曰秋飛貌師古曰楊雄曰秋秋蹌蹌入西國其義亦同讀者改秋爲秋失之遠矣）高

賢愉樂民人（言王者有愉愉之德）

右七

豐草葽女羅施（葽草盛貌女羅兔絲也施延也愉相具類而施之況同姓也）善何如誰能回（回亂也）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右八

雷震震電燿燿明德鄉治本約（請仁者言王者之威取象雷電明示德義之方而治政本之要）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咸相保（言被寵之人室家老幼咸相保也）德施大世曼壽（曼延也）

右九

都荔遂芳窅窊桂華（言都良蕃一叉窅窊一本云芳桂華之形窅窊然也劉曰神宮內有）孝奏天儀若日月光（言以孝道承奉天神下降故有光也）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芬亦謂眾多去芒廣也）孝道隨世我署文章（署表也亦曰署表也）

右十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馮馮翼翼眾貌）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易言久也言道既久遠燭明四方也）慈惠所愛美若休德（若順也）杳杳冥冥克綽永福（言綽永遠也亦長也）

右十一

礩礭即即師象山則 礩五回反礭崇積也即即充實也師衆也則法也積實之貌
衆類於山 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 也象謂蠻
兼遠譯致福貢 象臨是愛終無兵革

右十二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旣饗德音孔臧 靈叶音莊 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右十三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 侯惟也天下蕩平惟常休德 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

右十四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浚深也師衆也則法也言有深法衆德故能生育羣黎又有善名其容甚敬

右十五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 帝謂天也下當視之 下民之樂子孫保光 言承保其光寵 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右十六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 象象山而爲法言不騫不崩 雲施稱民永受厥福 稱去聲言福物平施其澤如雲 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民

安樂受福無疆

右十七

郊祀歌 十九章 李延年司馬相如等作

練時日

練時日侯有望 練選也 焫膋蕭延四方 焫與爇同膋腸間脂也 蕭香蒿也右以蕭焫脂合馨香延四方之神 九重開靈之斿 言天有九重斿開門而來 斿音旒 垂惠恩鴻祜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

靈之下若風馬 言迅疾也 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 沛補蓋反疾貌 先以雨般裔裔 般與班同言神欲行令雨先驅也班布也裔裔飛流貌

靈之至慶陰陰 言靈陰陰覆於下 相放怖震澹心 放怖猶畏懼也澹動也

靈已坐五音飭 飭與敕同整也 虞至旦承靈億 虞樂也億安也 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 繭栗角之小也以水清爲香大尊酒也 靈安留

吟青黃 吟謂歌詠青黃四時之樂 徧觀此眺瑤堂 眺望也瑤石似玉以瑤飾堂

衆嫭並綷奇麗 嫭音互好也綷精之美好麗也 顏如荼兆逐靡 靡叶

被華文廁霧縠 青衣武士野著白華也言美女被服白如荼兆逃遷者兆民逐觀而移靡也

曳阿錫佩珠玉 阿細繒錫細布糅雜也言其輕細若雲霧 俠嘉夜茝蘭芳 茝與芷同嘉夜芳草也茝卽今白芷昌改反 澹容與獻嘉觴 容與閒暇也澹安也

帝臨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 原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四方之神各承四宇也 劉曰帝若天子後言乾數以五即招戒帝改服色尚黃數用五也言后土富媼者由漢以土德也服緣中壇故數是祠祭但以室壇論中決耳 繩繩意變備得其所 純雅純戒也 清和六合制數以五 我曰此后土之數也土數五 海內安寧興文匽武 治畫 后土富媼昭明二光 寶字媼老母稱也坤為母故稱媼海內安定富媼之功耳 穆穆優游嘉服上黃

青陽三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 春為青陽草根曰荄 膏潤并愛跂行畢逮 跂音并兼也凡有足而行者播被之也 霆聲發榮壧處頃聽 言雷電始發草木發榮則聲處崖者莫不傾聽而起 嚴處業明頃讀曰傾 枯槁復產乃成厥命 眾庶熙熙施及夭胎 施去聲是也夭胎 群生啿啿 啿音甚豐厚之貌 惟春之祺 祺福也

朱明四

朱明盛長旉與萬物 旉古敷字朱明夏也言夏長育萬物 相生茂豫靡有所詘 豫悅也言相生茂盛悅豫也詘屈也 敷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 甫大也迪進也 廣大建祀肅雍不忘 神若宥之傳世無疆 若善宥祐也

西顥五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 西方少昊沆碭白氣之貌 含秀垂穎續舊不廢 秀音實不秀而實穎也 姦偽不萌祅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 四貉四夷也 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 翊翊敬也

玄冥六

玄冥陵陰蟄蟲蓋臧 玄冥北方神 草木零落抵冬降霜 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 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斂之時掩收嘉穀

惟泰元七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 泰元天也媼地也 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肸飾 肸音許乙反 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竽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賓饗祈勞洪也

天地

天地並況惟余有慕（況賜也）爰熙紫壇思求厥路（熙與禧同紫壇紫色壇也求降神之路也）恭承禋祀縕豫爲紛（縕於紛又積聚爲紛紛也）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尊叶子…）千童羅舞成八溢（溢與佾同列也）合好效歡虞泰一（虞與娛同）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軒朱即朱軒也言樂會於軒前之下）璆磬金鼓靈其有喜（叶音許）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言以牲實俎以蘭膏燔之其芬芳達於神也）神奄留臨須搖（須搖須臾也）長麗前掞光耀明（長麗靈鳥也…）寒暑不忒況皇章（…）展詩應律鋗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奄虞蓋孔享（叶音鄉享蓋語辭）

日出入九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人壽不能安固如四海徧觀是乃知而甚便謂何當加之何也）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六龍仙人所乘…）訾黃其何不徠下（…）

天馬十（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太一況天馬下（言此天馬乃太一所賜故來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爲友（言此馬惟龍可以爲友）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言九夷服故此馬來）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言天馬乃神龍之類…）游閶闔觀玉臺（閶闔天門玉臺上帝之所居）

天門十一（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門開詄蕩蕩（…）穆並騁以臨饗（…）光夜燭德信著（…）靈寖平而鴻長生豫（…）

所覺存彿其神甚大故我得長生之道而安祿 大朱涂廣夷石為堂 言道神之

飾以象其文 以石象以為其廣當 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

望 精所交友相言鋪望十言七精平也 以王飾之身者衍執精精中節觀 星留俞塞隕

光 言容也言象□留神喜觀 將為降其光精四而來光 照紫幄珠熉黃 言唱照

神之體也惟上四下而來四 言光照常精故其味也喜帶貴 幡比致四桑貳雙飛

常羊 言常羊而飛如鳥之西 而更喜也常羊遊遠也 月穆穆以金波日

華燿以宣明 言月光穆穆之波光宣揚也 假清風軋忽激長至

重觴 氣想長遠之就 重觴謂象數 神裝四若留放瑾異況以葬章

言觀神靈之留在其 神光喜以親精而來故言之時 函蒙祉福常若期

寂漻上天知厥時 言神靈也亦象思而至有常期也 言神之降其陵高無形而如在其上時

泛泛滇滇從高斿 泛泛漢漢之上斿之

殷勤此路臚所求 言殷勤於乃致其象也 能正

嘉吉孕以昌 其昌也 休嘉砰隱溢四方 言休嘉隱隱溢四方

精爲意遊九闔 言精九闔之上 紛云六幕浮大

海 言紛云六合也

景星十二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 言景星顯見信星彪列也

象載昭庭日親以察 象載昭庭日親以察也

羣明 象也 劉曰 象參倖開闔爰推本紀 言參倖開闔也

燊則燦燦也 言開闔參日月而一分離出鼎皇祐元始五

今鼎瑞參於上 言此三景

音六律依韋裳 信靈和不相奪也 變雜變並

今猜聲遠姚 言遠姚揚也 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

八音生 八音生四代 殷殷鐘石羽籥鳴 言殷殷鐘石之聲也

河龍供鯉醇犧牲 言河龍所供美鯉 醇犧牲也

百末旨酒布蘭生 百末百草之末也 泰尊柘漿析朝酲

芬香布列 言芬香之生列 微感心攸通修

名 言其心依遠 沼汋遵周流常羊思所并 言常羊周流也

穰穰復正直往甯 言穰穰復正也

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齊房十三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效異披圖案諜 言宮童效異也

玄氣之精回復此都 言玄氣之精回復此都也

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言蔓蔓日茂也

皇后十四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 言皇后嘉壇也 物發冀州兆蒙祉福

紛隱焉實州得宝窟於此

沉沉四塞假狄合處之（沉音充 沉沉流行貌 假狄遠也）（假即遐字 合處內附也）經營萬億咸遂厥宇（宇居也）

華燁燁十五

華燁燁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敦聚也 曰聚燁燁）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闌堂（拔音髮 闌堂舍止也）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縱縱（容音勇 沓音踏 般音盤 容容飛揚貌 沓沓疾行也 般縱縱相連也）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徐廣曰 又才 縱音公又衆也）神之揄臨壇宇（揄音遙 壇宇以宮室言 神引來降臨也）九疑賓夔龍舞（九疑山 舜所葬也 言以舜為賓客也 夔龍一舜臣 皆隨舜而來舞以集神）神安坐翔吉時（翔吉時）共翊翊合所思（共讀曰恭 翊翊敬也）神嘉虞申貳觴（嘉樂也 申重也 貳觴 重觴也）福滂洋邁延長（滂洋 普也 邁延 長也）沛施祐汾之阿（汾 河名 阿水之隅也）揚金光橫泰河（橫 充也 泰河 大河也）莽若雲增陽波（莽 言光明之盛 莽然如雲）徧臚驩騰天歌（臚 陳也 陳其歡慶合歌）

（上帝 泰天）

五神十六

五神相包四鄰（五帝為大一相包也 四鄰 四方也）土地廣揚浮雲抗嘉壇（抗 舉也 謂以禮神）椒蘭芳（其壇加以椒蘭之芳）璧玉精垂華光（言禮神之王也）益億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

華爗靈輿位偃蹇驩（言神既饗 從之位 偃蹇 高驩之也）其汾洎（…）臚析奚遺（臚 陳也 析 分散也 言陳列分散而歸 無所留也）淫渌澹歸（淫音… 淫渌 澹 然 安也 言神在其澤 乃澹然而歸也）

朝隴首十七

朝隴首覽西垠（隴坻之首 垠 崖也）雷電尞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匈虐熏鬻殛（…）闢流離抑不詳（…）賓百僚山河饗（…）掩回轅鬗長馳（…）騰雨師洒路陂（…）流星隕感惟風籋歸雲撫懷心（…）

象載瑜十八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鴈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赤蛟十九（以下大始二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綏黄華蓋綏綏赤蛟貌黄華蓋言其上有黄氣狀若蓋也露夜零晝晻
濭晻烏感反濭音藹晻濭雲氣之貌百君禮六龍位百君亦謂百神勺椒漿
靈已醉勺讀曰酌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芒芒大貌有
靈殷殷爛揚光殷殷音隱盛也爛光貌
未央杳冥冥六合澤汪濊輯萬國濊於廢反又烏外反汪濊言饒多也
靈禗禗象輿轙禗音述來不安欲去也轙音儀人駕待發之意票然逝旗
逶蛇票匹遙反票然輕舉逶蛇音移委蛇旗貌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
無衰言說持天饒業貢長生無衰竭也

宰發敬定武二十明堂辭

謝朓

清明暢禮樂新候龍景選貞辰
陽律亢陰晷伏耕下土薦穜稑
宸儀警王度宣膺雲漢望昊天
張盛樂奏雲儛集五精延帝祖
雩有諷禜有秩秬鬯芬玄醴盎
靈之來帝閽開車煜燿吹排徊
停龍轙徧觀此凍雨飛祥雲靡
壇可臨奠可歆對泌祉鑒皇心

右迎神歌八章章四句

清哲維祖長發其武帝出自震重光御宇七德攸宣
九功咸叙靜難荊衡凝威蠡浦
昧旦丕承夕惕刑政化一車書德馨粢盛昭星夜景
非雲稅慶衢室成陰璧水如鏡
禮充玉帛樂被匏絃於鑠在詠陟配于天自宮徂兆
靡愛牲牷我將我享永祚豐年

右世祖武皇帝歌三章章八句

營翼日鳥殷宵凝冰泮玄蟄昭
景陽陽風習習女夷歌東皇集
奠春酒秉青珪命田祖渥羣黎

右青帝歌三章章四句

惟此夏德德恢台兩龍在御炎精來
火景方中南訛秩靡草云黄含桃實
族雲蓊鬱溫風扇興雨祁祁黍苗徧

右赤帝歌三章章二句

稟火自高明毓金挺剛克涼燠資成化羣方載享德
陽季勾萌達炎徂溽暑融商暮百工止歲極凌陰冲

泉流疏已清景福遠而一作曰已平咸吉祚惟億兆民保
高京
右黃帝歌三章章四句
帝説于兑執矩固司藏百川収潦精景應金方嘉樹
離披榆關命賓鳥夜月如霜金風方嫋嫋商陰肅殺
萬寶咸亦遒勞哉望嚴場功萁可収
右白帝歌三章章二句
白日短玄夜深招搖轉移太陰霜鐘鳴冥陵起星回
天月窮紀
聽嚴風來不息望玄雲黝無色曽冰列積羽幽飛雪
至天山側
關梁閉方不巡合闔吹嚮蜡賓饒微陽究終始百禮
洽萬祚臻
右黑帝歌三章章四句
敬如在禮將周神之駕不少留
躍龍鏣轉金蓋紛上馳雲之外
警七曜詔八神排閶闔度天津
有齊輿膚寸積兩冥冥又終夕
俾栖糧惟萬箱皇情暢景命昌
右送神歌五章章四句
化蕩蕩 正旦樂歌
傳玄
化蕩蕩清風起總英雄御俊傑闢宇宙掃四裔光輝照
美聖哲超百代揚休烈流景祚顯萬世
夕牲曲
傳玄
天命有晉穆穆明明我其夙夜祇事上靈常宇特假
迄用有成於薦玄牡進夕其牲崇德作樂神祇是聽
明堂祠黃帝樂歌
謝莊
履良宅中寓司繩御四方裁化徧寒燠布政周炎涼
景麗條可結霜明冰可折凱風扇朱辰白雲流素節
分至乘經啓閉乘恒度帝運緝萬有皇靈澄百歩
明堂祠白帝樂歌 九言
謝莊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雲沖氣擧德盛在素精木兼初下

洞庭始揚波夜光微地翻霜照玄河庶類收功歲功
行欲寧波地奉渥整宇承秋靈

禋雅

沈約

崇宮昭煥大一微玄降臨下土尊高上天載陳珪璧式
備牲牷雲孫清引桐虛高懸俯昭象物仰致高禋肅彼
靈祉咸達皇受祓樂斯舉協徽調宮靈饗慶洽祉積化
融八變有序三獻已終坎牲瘞玉酬德報功振垂成
呂投壤生風道無虛致事由感通於皇聖列比祚華

嵩

樂歌下 息曰樂歌有上下鋪者上則用之幽而為神所以動天地感鬼神後世失之義便下則用之明而為人所以厚人倫美教化後世失之抑邪息已樂宮之上矣今此人下樂陽即使來者平順之舊後記樂樂府採歌府云者取則孔大所至府外府之府起自慶武所致以為筆聞樂歌之也非直指府為歌曲也貴動文其都茂情所編可取其害但去古既遠語音不則其中有采錫辭者非並存之辭以見備

上之回 此下至聖而行史其枝氏或云祖而漢人不能通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暑
德關重者 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
馳千秋萬歲無極

江南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淮南王篇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
瓶素綆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
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作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
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
桑梓遊天外

越謠歌

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
日相逢為君下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

箜篌引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

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不食我謂烏且為客豪
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承深激〻蒲葦冥〻
梟騎戰闘死駑馬裴徊鳴梁築室何以南梁何以北
禾黍而穫君何食願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
誠可思朝行出攻暮夜不歸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醜蔡有赭
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
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西門行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逮為樂為樂
當及時何能愁 鬱當復待來茲釀美酒炙肥牛請
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
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行去去如雲除弊車羸馬為自
儲

東門行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無斗儲還視桁上
無懸衣 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他家願富貴賤

妾與君共餔糜 共餔糜上用滄浪天故下為黃口
小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為非
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得自愛莫為非行吾去為遲
平慎行望君歸

雞鳴

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
刑法非所貸柔叶正亂名黃金為君門璧玉為軒闌
堂上有雙尊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青甓後出郭門
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
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
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熲熲何煌
煌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
僵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

烏生 言烏本生山巖間而來為秦氏彈丸所殺蓋烏陽者戒爾

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唶我秦氏家有遊遨
蕩子工用睢陽彊蘇合彈左手持彊彈兩丸出入烏
東西唶我一丸即發中烏身烏死魂魄飛揚上天阿
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巖石間唶我人民安知烏子

處蹊徑窮宛安從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
鹿膊喈我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復得烹煮之鯉魚乃在
洛水深淵中釣鉤尚得鯉魚口喈我人民生各各有壽命
死生何須復道前後

飛鵠行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將五五羅列行不齊忽
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
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羽毛日摧頹樂哉
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躇躕顧羣侶淚落縱橫垂今日
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隴西行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
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為樂甚獨殊
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
請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
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卻略再拜然後持一盃談
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粗飯慎莫使稽留廢
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

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

絕命辭

息夫躬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泱鬱雲貌鸞屬）
矰若浮猋動則機兮叢棘棧棧曷（疾也言神鳥也非細不得其所也）
可棲兮（猋音焱疾風也）發忠亡
身自繞周兮寃頸折翼庸得往兮（庸豈也）
涕泣流兮萑蘭心結愲兮傷肝（萑音桓）
虹蜺曜兮日微孽杳冥冥兮未開
痛人天兮鳴呼冤際絕兮誰語仰天光
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秋風為我唫浮雲為我陰嗟
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攬其須
游曠迴兮反亡期雄失據兮世我思

胡笳十八拍

眉山蘇公已辨其妄矣蔚宗文不曰有不蔡婦夫子祖西宗蘇李未聞此何邪疾矣身閒痛不能死義固無可言然猶能如其可與聞其捐身天歸之書又有聞矣今錄此詞於茶提也本以著雅之悲云爾

蔡琰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
離地不仁兮仁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
流亡兮共哀悲煙塵蔽也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義節
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笳一會兮琴
一拍心憤怨兮無人如戎羯逼我兮為室家將我行
兮向天涯雲山萬重兮歸路遐疾風千里兮揚洪
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為驕奢兩拍張弦
兮弦欲絕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氈裘為裳
兮骨肉震驚羯羶為味兮枉遏我情鼙鼓喧兮從
夜達明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今感昔兮三拍成銜
悲畜恨兮何時平
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
天災國亂兮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心異
兮身難處嗜慾不同兮誰可與語尋思涉歷兮多艱
阻四拍成兮益悽楚
雁南征兮欲寄邊聲雁北歸兮為得漢音雁飛高兮
邈難尋空斷腸兮思愔愔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泠
泠兮意彌深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飢對肉酪兮不能餐夜聞隴水
兮聲嗚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難
六拍悲來兮欲罷彈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　原野
蕭條兮烽戍萬里俗賤老弱兮　少壯為美逐有水草
兮安家葺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
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為天有眼兮何不見
我獨漂流為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
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
製兹八拍兮擬排憂何知曲成兮心轉愁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如
白駒之過隙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欲問
天天蒼蒼兮上無緣舉頭仰望兮空雲煙九拍懷情

兮誰與傳
城南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音一生辛苦兮緣別離十拍悲深兮淚成血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一生仍冀得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日居月諸兮在戎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恥閔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起哀響纏綿兮徹心髓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胡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歡兮罷兵戈忽遇漢使兮稱近詔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兮難具陳
不謂殘生兮卻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騑騑號失聲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愛遺十有三拍兮絃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
身歸國兮兒莫知隨心懸懸兮長如飢四時萬物兮有盛衰唯我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淚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填胸兮誰識曲處穹廬兮偶殊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足心有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處尋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悲長泣血仰頭兮訴蒼蒼胡爲生我兮獨罹此殃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修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風霜凜凜兮春夏寒人馬飢豗兮筋力單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欲絕兮淚闌干
胡笳本自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雖

終響有餘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東苦我怨氣兮浩於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

上留田行

魏文帝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嗟怨將欲誰怨上留田

怨歌行

曹子建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泣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遠遊篇 集曰此詩雖言神仙實欲爲望

曹子建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靈鼇戴方丈神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蘂可療飢仰首吸朝霞昆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吁嗟篇 集曰此詩以轉蓬自況傷於文帝時之爲詩耶是其真情且異文志增益末無流首入雪

曹子建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宿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沈泉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株荄連

鞞舞篇

曹子建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髮恩義深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竊慕棠棣篇好樂和瑟琴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恩紀曠不接我情遂抑沈出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獸仰見雙棲禽攀枝長歎息淚下霑羅衿良馬知我悲延頸代我吟昔為同池魚今為商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於今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

白石之出矣

徐幹

白石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無有窮已時

梁甫吟

諸葛亮 本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塚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春景公有勇士三人陳一用權顯日子公孫接晏要曰人且請三桃自食其一不食其功而者與一顆陳禮顯治子食之公孫接自刎二人愚各自刎

白鵠篇

翩翩白鵠再飛再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乾皎皎鳴鵠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堂餘光燕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軀策我良駟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忘飢我心虛靜我志霑濡彈琴鼓瑟聊以自娛陵雲登臺浮游太清攀龍附鳳自望身輕

獨祿篇

獨獨祿祿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雍雍雙鴈遊戲田畔我欲射鴈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遙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林低帷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偽真刀鳴削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猛獸班班遊戲山間獸欲齧人不避豪賢

秋胡行

徐秉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君貴戚難為工貧賤易君貴戚難為工短衆
結我幽山駕去此滿堂親戚客遺劍佩實挽我永
中斗酒安可酌尺書誰復陳年代稍推遠懷抱日幽
淪人生良自劑天道與何人齊我長恨意歸為你先
塵

代白紵曲 二首

鮑照

朱唇動素袖舉洛陽少童 一作年 邯鄲女古稱綠水今
白紵催絃急管為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
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

春風澹蕩俠思多天色淨綠氣研和含桃紅萼蘭紫
芽朝日灼爍發園蘗卷幌結帷羅玉筵齊謳秦吹盧
女絃千金顧笑買芳年

擬行路難 鍾子虎云子夏憶諸仙看清新度閣甫使也錄事華之自又瞻齊曹云是來為用為貴日游嬰山泉本白好何削也謝力來工才象鮑照鶴鍵網而鳥疏辨恭屬板香書采夜行踪懷之作識異曲建逸言豪放李杜往往逸英處而為詞刻明遠之才蓋有過人者當時推曰鮑謝而退之以為北走鑽鑽不極矣

鮑照

奉君金卮之美酒瑇瑁玉匣之雕琴七綵芙蓉之羽
帳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
欲沈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桂直言與禍
相逢更就萬端俾古作山思牽黃犬共美之從欲以
書之貴戚難為工
勞謙有悔忠信可久安勞謙有悔忠信可久安天道
害盈好勝者殘猛暴致災多招禍患欲得安樂獨有
無思敬以書之忠信可久安
伏神者舉世欲夜枯發神者舉極於夜枯顛回短折
不及壹為嚴體泯慾美不早擯酒色物何令自不摹
敬以書之酒色令人枯

何當行

傅玄

同聲自相應同心自相知外合不由中雖固終必離
管鮑不出世結交安何為

車遙遙篇

傅玄

車遙遙兮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君安遊兮西入

奉顧爲影兮隨君身君在陰兮影不見君依光兮妾
所願
代蒿里行
鮑照
同盡無貴賤殊願有窮身中馳波催永夜零露逼路
吟不見栢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
洛陽名工鑄爲金博山千斲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
仙承君清夜之歡娛列置幃裏明燭前外發龍鱗之
丹綵內含麝芬之紫煙如今君心一朝異對此長嘆
終百年
璇閨玉墀上椒閣文窗繡戶垂羅幕中有一人字
金蘭被服纖羅采藿春燕差池風散梅開幃對景弄
春爵含歎渟恒抱愁人生幾時得爲樂寧作野中之
雙鳬不願雲間之鶴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
歎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歎心非木石
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君不見河邊草冬時枯死春滿道君不見城上日今
暝沒盡去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當得然一去永滅
入黃泉人生苦多歡樂少意氣敷腴在盛年且願得
志數相就牀頭恒有沽酒錢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
貴賤付皇天
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
能蹀躞翼弃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
暮還在親側弄兒牀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
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栢荊棘
鬱樽樽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
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髠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
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
言
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陽春沃若二三月從風簸
蕩落西家西家思婦見悲惋零淚霑衣撫心歎初送
我君出戶時何言淹留節回換牀席生塵明鏡垢纖
腰瘦削髮蓬亂人生不得恒稱意惆悵徙倚至夜半
剉蘗染黃絲黃絲歷亂不可治我昔與君始相值爾

特自謂可君意結帶與我言生死好惡不相置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寞寞與先意還君金釵瑇瑁簪不忍見此益愁思

君不見柏梁臺今日丘墟生草萊君不見阿房宮寒雲澤雉栖其中歌妓舞女今誰在高墳壘壘滿山隅長袖紛紛徒競世非我昔時千金軀隨酒逐樂任意去莫令含歎下黄壚

校獵曲 謝朓

凝霜冬十月殺盛涼颸開原隰積千里騰騎紛往來平罝望煙合烈火從風回殪獸華容浦張樂荊山臺虞人昔有諭明哲時戒哉

銅爵悲 謝朓

落日高城上餘光入繐帷寂寂深松晚寧知琴瑟悲

有所思 謝朓

佳期期未歸望望下鳴機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

有所思 劉繪

別離安可再而我更重之佳人不相見明月空在帷共銜滿堂酌獨斂向隅眉中心亂如雲寧知有所思

有所思 王融

如何有所思而無相見時宿昔夢顏色階庭尋履綦高歌更何已引滿終自期（一作持）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自君之出矣 王融

自君之出矣金爐香不然思君當明燭終宵空自煎

巫山高 王融

彷像巫山高薄暮陽臺曲煙華下舒卷蘅芳時斷續彼美如何期寐吝紛在屬憫然生相望秋風下庭綠

臨高臺 沈約

高臺不可望遠望使人愁連山無斷絕河水復悠悠
所思竟何在洛陽南陌頭可望不可至何用解人憂

文選補遺卷三十四

文選補遺卷三十五

泰陵後學陳仁子輯諦
門人譚昭列纂類

謠

也今俚俗曰謠。愚曰未有教先有謠拾康衢擊壤始於擊壤其實皆詩之所由使也而後言之謠遂盛唐爲樂謠矣證

康衢謠

列子堯微服進於康衢聞兒童謠云戶列子聞之曰孰教爾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口謠曰與列之名曾始之於此後代相傳曰十曰極至秋刊子云動將民義成從之則民聖玄從心不踰矩理義明白異端損息此義遂歸聖門而治陽後之出後學明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齊嬰兒謠 田單攻狄不下

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 一作梧丘 一作梧秋

西漢童謠

時成帝趙飛燕有寵後宮無子殺皇子故曰燕飛來啄皇孫也宮人進河陽主家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

燕燕尾涎涎 燕尾涎涎美好貌 張公子 也謂張放 時相見木門倉琅根 倉琅宮門銅鍰也根謂鍰銅鋪首 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 燕飛來啄皇子皇子卒燕啄矢也喻伏誅也

西漢童謠 成帝時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巔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巔也）

鴻隙陂童謠

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

天水童謠（新莽末隗囂起上天水）

出吳門望緹羣（吳門冀郡門名緹羣山名）見一蹇人（囂病蹇也）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下安得民（後囂破滅）

長安謠（更始時）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南陽童謠（更始時）

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蜀童謠（光武時）

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長安謠（章帝時）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京都童謠（質帝崩李固以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當嗣帝祀梁冀以清河王嚴明不如立蠡吾侯冀然其言立之是爲桓帝見逮捕李固幽斃于獄封侯胡廣）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廣封樂鄉侯趙戒廚亭侯袁湯安國亭侯皆阿附梁冀樹立之私也）

小麥謠（桓帝元嘉中羌大爲民害發兵擊羌）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言中國皆發兵往征有胡人獲小麥）吏買馬君具車（言調發重役有執者）請爲諸君鼓嚨胡（敢怨而不敢公言私咽語之）

城上烏謠（桓帝初）

城上烏尾畢逋（言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其人主多斂聚也）公爲吏子爲徒（羌會夫將兵逆戎父爲吏子又爲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言人前往既死又追）車班班入河間（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太子也）河間姹女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言靈帝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慊慊舂黃粱（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黃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賣印童謠（桓帝末年）

游平賣印自有平（游平竇武字也）不辟豪賢及大姓

武為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而收所加成得其人豪賓大姓皆延望奚

茅田童歌

時桓帝末年中常侍曹節霸蘇康曾集美昔興劉嘉詩誅帝戒作青萱

河內牢脩詣闕上書波詣南陽上求載學李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由是得黃門北寺物九舜閣

茅田一頃有井茅田一頃者言寬廣也中有井者言雖汎濫不失其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不言可言患大也整理也嚼復嚼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肉食者不厭王政使號宴飲呼而已今年尚可後年鐃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鐃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

京都童謠 靖獻帝初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言下董卓專暴天下不得生者言董卓雖暴盛終當破敗也（其餘小注模糊）

揚州謠

時孫皓為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所共傷苦之

寧飲建業水不飲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

歌

敘情曰歌以被於樂敘曰歌又可見於擊壤古人謂歌詩於此乃著其源一也今姑因其本詩之歌書別載之詩書焉

擊壤謠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藝經曰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形如履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蓋古戲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卿雲謠 尚書大傳

帝舜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南風歌 亦入琴操

帝舜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羑里歌

文王

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由其言兮遘我四國憂勤勤兮

麥秀歌

箕子（箕子朝周過殷故墟感生禾黍欲哭則不可欲泣為近婦人乃作歌以詠之）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仇

采薇歌（古人畢操）

伯夷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國矣吁嗟徂矣命之衰矣

飯牛歌（淮南子）

甯戚（甯戚飯牛於齊桓公車以自達飯牛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龍蛇歌（懸書宮門晉文公時）

介之推

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飢無食以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

扊扅歌（秦穆公時宋衛舉歌）

百里奚妻（百里奚為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浣婦自言知音援琴撫弦而歌聞之乃其妻也）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扊扅戶牡所以止扉）

楚相歌（莊王時此楚孫叔敖古碑所載與史記小異）

優孟

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當時有污名而可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不可為當時有清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賣薪貪吏當若富廉吏常若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

延陵季子歌（吳季子許徐君劍還擊其墓徐人）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齊臺歌（景公起臺歲寒役者凍餒公與晏子飲晏子歌之）

晏嬰

庶民之餒我若之何奉上靡弊我若之何

去魯歌（史記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

雖以卒歲

丘陵歌 孔叢子

孔子 哀公使以幣迎夫子而卒不能賞夫子作丘陵之歌言當主之道衆且險若丘陵然

登彼丘陵峛崺其阪 蔦力不切施也不知猶奇鳴也陵既高且險其阪人所憚相屬也 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 蹇謂王室也陵指諸侯 喟然回慮題彼泰山 題顧也泰山謂魯也言望顧魯國既無所用後還顧魯 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 言宮室將毀而陰大文人亂相根據政代去

獲麟歌

孔子 又無有柯斧有泰山之下指三桓也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黃鵠歌 列女傳

寡陶嬰 寡陶嬰者魯門之女養母孫長淵見弟紡績而養魯人聞其義將求焉娶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魯人聞之斯女不可得已遂不復求

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寡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

渡五員歌

楚漁父

日月昭昭兮寖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 又歌曰日已夕兮余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將奈何

越人歌 說苑善說曰越人歌者楚王之弟鄂君泛舟於新波之中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此歌其辭蓋不足言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學而得其音韻且於詞人六詩之所謂與者有與焉知其詞之不古今共實嗚與一家有非人之所能為者是以不得以其意且存而遂也

榜枻越人

今夕何夕兮搴州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

魏何內歌 史公代西門豹為鄴令引漳水溉

鄴有賢令兮爲史波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稻粱

長鋏歌

齊馮煖（一作諼又作驩）

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 [illegible]

易水歌 □卷本氏曰易水者燕刺客荊軻之[illegible]

燕荊軻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采芝歌

四皓

漠漠商洛深谷威夷曄曄紫芝可以療飢皇農邈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畏人不如貧賤而輕世

垓下帳中歌 □卷本氏曰垓下帳中歌者西楚霸王項羽之所作也漢王大會諸侯以從楚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以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illegible]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illegible]人和之羽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illegible]騎從者八百餘人[illegible]

項羽 [illegible]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鴻鵠歌 [illegible]帝定天下既老而疏太子盈[illegible]夫人有寵於上上以其子趙王如意爲類己欲立之呂后恐不知所爲[illegible]計於留侯[illegible]相隨士四人以爲客從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illegible]

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乃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illegible]而其為此則不惟不能為高祖[illegible]之歌詞如此而其言曰呂氏真乃主矣此[illegible]念之差甚[illegible]以至於此[illegible]理[illegible]高是甚不[illegible]已之計[illegible]之以戚氏已[illegible]於此[illegible]以天下國家之大[illegible]已愛[illegible]定其論可則以[illegible]乃其[illegible]以不至於[illegible][illegible]矣

漢高帝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漢書作羽翮已就）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illegible]）

（[illegible]繳弋射也其矢曰矰）

耕田歌（史記不入樂府[illegible]）

劉章（漢書諸呂權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呂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酒酣前為耕田歌云云太后默然頃之有一人醉亡章追拔劍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後諸呂憚朱虛劉氏益強）

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illegible]）

百姓歌（曹參代蕭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百姓歌曰）

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無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較漢書作講）

淮南民歌（舊不入樂府）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奈何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瓠子歌（本入樂府○[illegible]曰瓠子歌者漢孝武帝之所作也帝既封禪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負薪寘決河時東郡燒草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其功之不就乃作歌詩二章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illegible]）

漢武帝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為河（史記浩浩作皓皓[illegible]慮作閭[illegible]）

閼也 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 注吾山東阿山也平者鑿山以

瓠河決平也鉅野縣為貫之文野澤文既沸不平鬱憂不樂也柏無冬日水長溢滋澤濁不清故魚不樂人迷冬日將因甚也正作延正延道也河之正道也弛壞也

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 史記 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 沛音普大反神哉神言神美湍指也人言不因封禪不知外有此水 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史書為我二字作皇伯作公 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 水維水之綱維也

其二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 史記回作迴迅作浚 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 事見書塞史寸舊須以引置土石者也 搴取也茭竿也沈美玉以祭河伯也見許回以新不屬道故無功也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 地為衛東郡也言以草燒而薪不屬 為乃衛人之罪時何以止水也 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竹林竹即所謂下淇園之竹菑石也楗者以為楗也

烏孫公主歌 亦入樂府○漢書西域傳公主歌者漢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妻烏孫王昆莫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如此昆莫乃上書請使其孫尚

公主胡拜之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乃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公主遂妻岑陬表自可牒 作者其本末者亦以為中國者合為校自取其事之義云

烏孫公主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 食音嗣 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佳人歌 亦入樂府

李延年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白渠民歌 亦入樂府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一萬之口

馮君歌 亦入樂府○元帝時馮野王兄弟相代為大守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牢石歌 亦入樂府○元帝時石顯中書五鹿充宗結為黨友

穿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

五噫歌 亦入樂府

梁鴻

陟彼北邙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漁陽民歌 亦入樂府○光武時張堪為漁陽守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涼州歌 亦入樂府○光武時樊曄守天水

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蜀民歌 亦入樂府○章帝時廉范守蜀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臨淮民歌 亦入樂府○章帝時朱暉守臨淮

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魏郡輿人歌 亦入樂府○岑熙本傳為魏郡太守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以岑君於戲休茲

順陽民歌 亦入樂府○劉陶為順陽長吏民思歌

邑然不獨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交阯民歌 亦入樂府

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百姓歌 亦入樂府○中平初賈琮為冀州刺史

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獨安居

古悲歌 亦入樂府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纍纍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視刀鐶歌 亦入樂府

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脈脈萬人心

酒德歌 秦王與群臣飲以極時為帳下飲堂大悅

趙整

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亡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

操 案風俗通云琴曲曰操者言窮阨猶不失其操也為樂風之歌亦後之舉室窮阨之歌

之別名不

襄陵歌

大禹

嗚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咨吾門不入夫子
道家堙堙不欲煩下民

越裳操

周公

於戲嗟嗟非旦之力文王之德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

孔子

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即圖遊天下靡
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
車命駕將適唐都黄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
轅息鄹傷予道衰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
所好其樂只且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孔子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
其所逍遥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
邁一身將老

龜山操

孔子 子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余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讒而見逐自傷作

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恩離
別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此愆痛殁不同兮恩有
偏誰說顧兮知此冤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兩飛有感

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群遊兮山阿我獨何命兮未
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別鶴操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牧子感之而後遂為夫妻

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衾不寐食忘
餐

文選補遺卷三十六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

門人譚紹烈纂類

詩 愚曰詩固有不入樂府者但魏晉明所選二十七一十八卷中明樓之日樂府其餘則分之為詩甲詩乙則可知矣凡隔句其本謂之詩故各之曰詩為欲辨其孰為樂府則宜以別次於郭茂倩為證

停雲 後村劉克莊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為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又曰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愚謂淵明四言所以不可及者全不犯古詩句律間有一二不多見也人所未見亦化古句又殊不類

陶淵明

停雲思親友也尊壺　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 二句上寫四表塞陵退故更之意 有酒有酒閑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 愚曰歲月相招以事新也詩意好當作上聲觀樹之枝條鱗幾日新猶以招我但恨無良友耳 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寔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時運 湯漢曰閒永以歸我定其靜寂之為補其列山暮也亦無李承所右之心見

陶淵明

時運遊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獨遊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暧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 人亦觀也 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延目中流悠悠清沂 魯有沂水 童冠齊業閑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黃帝唐堯

榮木

陶淵明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於此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顦顇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采采榮木于茲託

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何依匪善奚敦○嗟余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一作忘當作志荀子明不知合[illegible]詩一醉日富自矜其[illegible]學而[illegible]）我之懷矣怛焉內疚○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贈長沙公

（[illegible]）

陶淵明

長沙公於余為族（一作伊公為族一作於余為長）祖同出大司馬（漢時陶舍[illegible]）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花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伊余云遘在長忘同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遙三湘（[illegible]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何以寫心貽此話言進簣雖微終焉為山敬哉離人臨路悽然款襟或遼音問其先

酬丁柴桑（柴桑尋陽故里）

陶淵明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飡勝如歸聆善若始○匪惟諧也屢有良由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既醉還休實欣心期方從我遊

答龐參軍

陶淵明

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愛云胡以親我求良友實覯懷人懽心孔洽棟宇惟鄰（時龐新居南里之南村[illegible]）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

有晉聞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嘉遊未斁誓將分離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忘宴安王事靡寧○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裔江中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勸農

陶淵明

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哲人伊何時為后稷贍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熙熙令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征農夫野宿○氣節易過和澤難久冀缺攜儷（[illegible]）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壟畝矧伊眾庶曳裾拱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儋石不儲（[illegible]）飢寒交至顧爾儔列能不懷愧○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跡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命子

陶淵明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賓歷世重光（[illegible]）御龍勤夏豕韋翼商（[illegible]）穆穆司徒（[illegible]）厥族以昌（[illegible]）○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逸虯遶雲（[illegible]）奔鯨駭流（[illegible]）天集有漢眷予愍侯（[illegible]）○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啓土開封（[illegible]）亹亹丞相（[illegible]）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群川載導眾條載羅（[illegible]）時有語默運因隆窊（[illegible]）在我中晉業融長沙（[illegible]）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

江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illegible]

[illegible]○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illegible]

[illegible]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寘茲慍喜[illegible]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illegible]○厲夜生子遽而求火[illegible]○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歸鳥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和風不洽翻翮求心[illegible]顧儔相鳴景庇清陰○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眾聲每諧日夕氣清悠然其懷○翼翼歸鳥戢羽寒條遊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清興好音時交矰繳奚施[illegible]已卷安勞[illegible]

形影神

陶淵明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洏[illegible]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乃神自謂也人

廢日生如有無惟立善可以有遺愛人胡爲不自竭於爲善乎謂形影之惑也此委運曰爲方肯觀淵明此詩便見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脩身以俟命之意與無見於道者異矣

神釋

謂神辨自然以釋之人爲三才中之靈以此同心之神也君雖然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以其有神也若無此神則與物無異心無以異矣又惜生不以死生禍福其心者矣安得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大鈞無私力　萬理自森著

人爲三才中　豈不以我故

與君雖異物　生而相依附

結託善惡同　安得不相與

三皇大聖人　今復在何處

彭祖愛永年　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　賢愚無復數

日醉或能忘　將非促齡具

立善常所欣　誰當爲汝譽

甚念傷吾生　正宜委運去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復獨多慮

九日閑居

陶淵明

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常多　斯人樂久生

日月依辰至　舉俗愛其名

露淒暄風息　氣澈天象明

往燕無遺影　來雁有餘聲

酒能祛百慮　菊爲制頽齡

如何蓬廬士　空視時運傾

塵爵恥虛罍　寒華徒自榮

斂襟獨閑謠　緬焉起深情

棲遲固多娛　淹留豈無成

歸園田居

陶淵明

少無適俗韻　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　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　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　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　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　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　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　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　虛室有餘閒

久在樊籠裡　復得返自然

其二

野外罕人事　窮巷寡輪鞅

白日掩荊扉　虛室絕塵想

時復墟曲中　披草共來往

相見無雜言　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　我土日已廣

常恐霜霰至　零落同草莽

其三

種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　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　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　但使願無違

析彥修曰種豆南山下喻不滿任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其四

久在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
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
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其五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
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遊斜川

陶淵明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
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illegible]）魴
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
實舊矣不復乃為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
秀中皋遙想靈山有愛嘉名（[illegible]）
（[illegible]）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
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游

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
迥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
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
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illegible]）

陶淵明

負痾頹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
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
（[illegible]）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
亦已勤（江州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老夫有
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許由隱箕山之下潁）
（[illegible]）

乞食（[illegible]）

陶淵明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
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
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

御製知何謝賓報以相貽

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陶淵明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丈人鳴彈作歌也）感彼柏下人安得不
為歡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
已殫

答龐參軍

陶淵明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款然
良對忽成舊遊俗諺云數面成親舊況情過此
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歎豈惟常悲
吾抱疾多年不復為文本既不豐（謂有年也）復老病繼
之輒依周孔往復之義且為別後相思之資（以為楊木也）
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
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閑飲自歡然
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宜
情通萬里外形迹滯江山君其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陶淵明

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發歲始俛仰星紀奄將中
南窗罕悴物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史記律書景風者居南方景者言陽道竟故曰景風）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
其盡曲肱豈傷沖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窊隆即事
如已高何必升華嵩

連雨獨飲

陶淵明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
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
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
自我抱茲獨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移居二首

陶淵明

昔欲居南村（即栗里也）非猬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
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
牀席鄰曲時時來（指顏延年殷景仁龐通之輩）抗

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音升[illegible]無為忽去茲言此樂不可勝無為會而去之[illegible]何暇外慕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和劉柴桑遺民嘗作柴桑令[illegible]

陶淵明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時遺民約靖節隱山結白蓮社[illegible]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爾雅田一歲曰菑[illegible]谷風轉淒薄爾雅東風謂之谷風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疏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酬劉柴桑

陶淵明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櫚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

新葵鬱北牖嘉穟養南疇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遊

和郭主簿二首

陶淵明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飆開我襟息交遊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音語未成音此事真復聊樂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其二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懷展厭厭竟良月

贈羊長史[illegible]

陶淵明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

[illegible]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洛陽西晉之故都也

[illegible]豈忘遊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illegible]

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illegible]

[illegible]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

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駟

馬無貰患[illegible]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

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歲暮和張常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陶淵明

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illegible]明旦非今日

歲暮余何言素顏斂光潤白髮一已繁闊哉秦穆談旅

力豈未愆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洌洌氣遂嚴紛

紛飛鳥還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酤至無

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憔悴由化遷撫己有深懷

履運增慨然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陶淵明

蕤賓五月中[illegible]清朝起南颸

不駛亦不遲[illegible]飄飄吹我衣重雲蔽白日閑雨紛

微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於今甚可愛奈何當復

衰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

遲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悲從弟仲德

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為誰悲懷人在九冥

禮服名群從恩愛若同生門前執手時何意爾先傾

在數竟不免為山不及成慈母沈哀疚二胤纔數齡

雙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草旅前庭

階除曠遊跡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

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盈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illegible]

[illegible]

陶淵明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

東來欵時務解顏歡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
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illegible]

陶淵明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
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
已潔 [illegible] 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
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
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 [illegible] 栖遲詎為拙
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陶淵明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歎

飲酒 [illegible]

陶淵明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
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
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
爾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
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
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
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其三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
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
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其四 [illegible]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
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
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其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
三季多此事 [illegible] 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
惡 [illegible] 且當從黃綺

其七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
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為
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其九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縷茅簷下未足為高
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汨 [illegible] 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氣寡
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
可回

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塗
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其十一 [illegible]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
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
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 [illegible]
[illegible] 人當解意表

其十二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 [illegible]
[illegible] 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
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
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其十三 [illegible]

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
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
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炳

其十四 [illegible]

[illegible]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其十五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illegible] 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迹。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其十六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illegible]

其十七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

其十八

[illegible]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illegible] 觴來為之盡，是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其十九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illegible] 雖無揮金事，[illegible] 濁酒聊可恃。

其二十 [illegible]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純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我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述酒 [illegible]

[illegible]

陶淵明

重離照南陸鳴鳳爲鳥翔閔兹羣(?)季末貴融風火乙

分崇際晶備諸南薇蕨餘雲躡章抗高門重華同靈

墳 [illegible] 澆漓抱中款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

粟西靈爲我馴諸梁董師旅羋勝喪其身 [illegible]

[illegible] 山陽歸下國 [illegible] 成名猶不勤

下生善斯故失舉不爲君羊王 一作去 去舊京峽中納遺

薰變陵霄云育三趾顧奇文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

汾來公棟孔嚴關居雖世紛羲萩西頌內甦息常所

親又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責子 [illegible]

陶淵明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

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

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其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

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

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

頹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 [illegible] 十年

著一冠辛勤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

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

爲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

至歲寒

其六 [illegible]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

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

裝束有既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白髮被兩鬢飢

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懶已二八

懶惰故無匹阿宣良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 [illegible]

平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illegible]盡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擬古九首 [illegible]七首已入前選

陶淵明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其二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泰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illegible]

其三

門還生更想忍不忍道理長但長人我歎爲一不合意永爲世笑之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

其八 湯東澗曰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淵明所以擬遠遊也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 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客白衣送之易水之上 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旣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雜詩

陶淵明

人生無根蔕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爲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其二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

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其三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蕖今作秋蓮房
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再陽（日息）
（此只說我生）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
觴絃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
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

其五（此篇日夜日夕而百歲落乎其前朝諸漫中有不戒蘇天明豈長嘆人生幸無偷靡者則有此然此則遑四復見此業明所以惜寸陰歟）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
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
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其六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
求我盛年歡（一月子自二十一至二十九則爲盛年）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
遠此生豈再值傾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
金何用身後置

其七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
弱質與運頹玄鬢早已白素標插人頭前塗漸就窄
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
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粗絺以應陽
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
理也可奈何且爲陶一觴

詠貧士（凡本七首前選已載其首篇）

陶淵明

凄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
傾壺絕余瀝闚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其三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敝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心。

其四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劉向列女傳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曾子曰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敝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其五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晉書洛陽大雪丈餘令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至袁安門無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見安僵臥問其故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賢舉為孝廉）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藁有常溫，採莒足朝餐。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其六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張仲蔚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人莫知惟劉龔知之）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

其七

昔在黃子廉，（黃蓋傳曰南陽太守黃子廉也）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飢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

詠荊軻（[illegible]）

陶淵明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燕丹子曰荊軻入秦太子送之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蕭蕭哀

風逆淺淚寒波生商音更流浄羽奏壯士驚心知去
不歸且爲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
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
術疎（晉句踐聞荊軻之刺秦王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
沒千載有餘情

建除

鮑照

建旗出燉煌西討屬國羌除去徒與騎戰車羅萬箱
滿山又填谷投鞍合營牆平原亘千里旗鼓轉相望
定舍後未休候騎勅前裝執戰無暫頓弧不辭破張
滅西零國生虜郅支王危亂悉平蕩萬里置関梁成
軍入玉門士女獻壺漿收功在一時歷世荷餘光開
壤襲朱紱左右佩金章閉帷草太玄茲事殆愚狂

贈故人馬子喬

鮑照

雙劍將離別先在匣中鳴煙雨交將夕從此忽分形
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
一爲天地別豈知直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

侍宴華光殿奉勅爲皇太子作 四言

謝朓

帝求逖古逖聽鴻名大室徂侍一爲貞來緜叶社祿
宇鎬奠外配同實進藻琳馨
大旗將屬會昌已命國步中阻宸居屢重明光傳
龜玉增映宗統有緒復爲無競
禮行郊社人神交職生殺山川鱗鳳更色玄塞北靡
丹徼南極浮毳駕風飛冰登陟
能官民方利建人材鶚列野盡降分臣論思帝則
猷納宸極婦址方（一作之）定鳴其非儔
西京藹藹東都濟濟秋祓濯流春禊浮醴初吉云獻
上除方啓音駕陽頻（一作順）令候雲陛
舍樂舊矣芳宴在斯載留神矚有睟天儀龍精已映
威仰木德業依貫爲花落春遲（池）
高殿弘敞紫琳網窓青璵嵯起丹楹間出翠葆隨風
金支翻日惆悵清管排細雕俗
激渥入選河淇流作海若（一作衝谷）來往鵷觴泝沂歡飫終
日（一作晷外）清光欲暮輕貂（一作物）日道華組徐步

登賢博望獻（一作戲）賦清漳濮貳祢敏魏西盡芳監撫有
則乞也集方捲言守器永愧元良

臨漢送別

謝朓

悵望南浦時徙倚北梁步葉下涼風初日隱輕霞春
荒城迥易陰秋溪廣難度沫泣豈徒然君子行多露

和王中丞聞琴

謝朓

涼風吹月露圓景動清陰蕙風入懷抱聞君此夜琴
蕭索滿林聽輕鳴響澗音無為澹容與蹉跎江海心

詠竹

謝朓

前聰一叢竹青翠獨言奇南條交北葉新筍雜故枝
月光疎已密風來起復垂青扈飛不礙黃口得相窺
但恨從風籜根株長別離

懷故人

謝朓

芳州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
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
清風動簾夜孤月照臨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餞謝文学

沈約

漢池水如帶巫山雲似蓋瀄汨背吳潮潺湲橫楚瀨
一望沮漳水寧心江海會以我徑寸心從君千里外

同前

劉繪

河洲千里芳朝雲萬里色悠然在天隅之子去安極
春潭無與窺秋臺共誰陟不見一佳人徒望西飛翼

北戍琅邪城

江孝嗣

驅馬一連翩日下情不息芳樹似佳人惆悵余何極
薄暮苦羈愁終朝傷旅食丈夫許人世安得顧心臆
按劍勿復言誰能耕與織

和江丞北戍琅邪城

謝朓

春城麗白日阿閣跨層樓蒼江忽渺渺驅馬復悠悠

京洛多塵容非濟水女流豈不思撫翎惜哉無輕舟
丈君良自勉歲暮勿淹留

詠火竹籠

沈約

結根終南下防露復披雲雖爲九華扇卿可禦炎氛
安能過孤白鶴帷織成文覆持鴛鴦被百和吐氛氳
忽爲纖手用歲暮待羅裙

文選補遺卷三十六

文選補遺卷三十七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

門人譚紹烈纂類

銘

銘者名也所以名其所爲名也被田文又曰銘德也〇愚曰文用四言皆始於詩商頌盤銘之體也後之舉國以風之盛之銘也如諸朝盤銘以戒自警盤銘之類皇矣美哉少貴之類其本於詩而叶以韻諸然後大如聖王得賢臣頌太史公論賢及家於張横集東西銘玉山後孔篇事皆啟諾凡文体也是也

十六銘

武文武凡古所存者十四銘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端見今東書之宮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武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云〇朱文公曰武凡戒武王踐阼銘有王微仿巧子勿頭者如盤銘是也亦有說不可曉者闕之古人只是述此休之意而隨所當寫記以自警其前耳不以今人爲此銘破其說此物上旋得視物然具闕則又都以爲銘只是因此起意甚忽一有猶豫〇愚曰敬之一字聖學同功之處存危亡者曰欽在此湯以下宜可敬敬之一字成湯如此而大以且以言山欄忽之易其要何不敬〇其容甞學貴昭帝此文頊註以爲貫諸作此不而辨

席銘

周武王以下十四銘同

安樂必敬書于前左端無行不悔書于前右端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書于後左端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書于後右端

機銘

皇皇惟敬口口生敬生垢口戕口垢下垢字適之切言垢也

鑑銘

見爾前慮爾後

盥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銘

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

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帶銘

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

屨銘

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銘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憍居高也逃也

戶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

牖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銘

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弓銘

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矛銘

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衣銘并見陽銘武王公陰謀○愚曰據此者以周公戒篇無衣改不弃也既完而指之可也

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銘愚曰太宗以人為鑑之說本此

以鑑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

箴銘

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

金人銘 孔子之觀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云云 ○ 愚曰此以慎言爲主而有推微之意焉有自下之意焉待身之旨也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所悔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湖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五熟金銘 慮曰鍾銘鍾鼎之功臣也多非祀之亂處之 傳其道者其中有銀鏤細紋姦不又宜也攻

魏文帝 魏略曰繇爲相國以五熟金賜之因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

也綱一味皇帝新金旦時芳直稱之良耽事無大人賢之上常以養重實以德祈福貴斯之見此非太人賢之能也此非新器實宜表德令之加吾而逆益美久周之夕臣東之志又銜之孔懼昔之鳧顏設回臣者並以功德翩名垂第金鍊中是先人鬼以後聖化堂室之德於斯爲戒該人事之所所以宜銘垂盟之宜動諸作斯銘勒之金口無貴福末天夕在王事之直也

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維鍾實餘心膂靖共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皆從矩度

座右銘 志曰蘭明魏武皇帝之若翼其司也據廿四年曹丕立太后弟子也 金子植之後和處遠居此其成意之貴者歟

卞蘭

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群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凌煙樓銘 并序 宋臨川王起

鮑照

臣聞憑飆篤響唱微故長（一作波）鑒景切火致深是以水萊臺于魏巴風閣起於漢京皆所以貫生通志

感悦幽情者也伏見所製峻煙接棲置崇迴延瞰乎
漱即方神皋回基地執東臨吳句西眺楚関奔江永
寫鱗嶺捫葺重樹窮天通原盡目悲積陳古實飽嵩
羊識可以釋曠高明藻撒遠心見大識緣感傾亭侍
言彰匪言匪述緋世間得敢作銘曰
嶽嶽崇接苑苑層隅階基天削户牖雲匝瞰江剖擅
望景迳除積清風露合今〔一作〕脉理塗術寬淮海悦眺刹
吳戎王結駕藤悉神居宜此萬春緣靈所扶

蔡食銘

鮑照

歲窮夫九生耿價墻時無聚得年有迎方水上土燁
靈飛〔一作靈〕生元龍文電衣龍脉雲震九芝八石迎正並
斗二階六體振衰返華毛姬餌藥鳳子威花晝施翠
斛氣隱報霞深神罕別妙奇不揚成藥虎杖威亂蛇
林故不世不可以服來遠不可以管蹤精跡日是乃
爲良

飛白書勢銘

鮑照

攸毫精勁霜素凝鮮雷此瑞波染彼松煙超工八法
畫奇六文烏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以崩雲
絶鋒劍摧驚飆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
中險騰機瑰姿角出明聚爛逸際髮紫垂平理端密
盈尺歸兩千年金溢汶仙芝焜弱既匪尺璧盈虎瑣
瑋之大觀匠君子之是表神筆

石帆銘

鮑照

急風制流息石横波下濺地軸上獨星羅吐湘引漢
歕蠡吞沱西壓岷冢北瀉淮河眇森弘蕩積廣連深
崙天瀾際亘海窮陰雲抜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
鬱浪雷飛在昔鳴荒荆吳源隆表裡氏邦旌竦島猴
嶠異視嗨坎水巽木乃制乃理既制既斷深深浮連
巢摩跨谷涉川之利謂曷則豈臨潤之戒曰危乃安
洵浩輕濟寘表勤言杼我戒逸留御不遑扶悲緣鵠
空駕滄煙君子彼想祇心載惕林簡松枯水秣龍鷁
既氣涉瀾枝谷注壑撥檢含圖令辰定歷二靖虎口
周王夙趣九折羊腸浿惡黿鼉濟解浮翼爭景象虛

衛石穎鶴帝于寒阻青山斷河右文洗緩川 史掌中

欺告彷徨

箴（箴儆也通作鍼人作針詩曰用以箴之 傳曰工誦箴諫[illegible]）

酒箴（[illegible]）

揚雄（[illegible]）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illegible]）處高臨深

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

徽（[illegible]）一旦叀礙為瓽所轠（[illegible]）身提黃泉骨肉為泥

（[illegible]）

自用如此不如鴟夷（[illegible]）鴟夷滑稽腹大

如壺（[illegible]）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

託於屬車（[illegible]）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

之酒何過乎

外戚箴（[illegible]）

崔琦（[illegible]）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illegible]）

周興三母（[illegible]）有莘崇湯（[illegible]）宣

王晏起姜后脫簪（[illegible]）齊桓好樂

衛姬不音（[illegible]）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

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頹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

（[illegible]）晉國之難禍起於麗（[illegible]）惟家之索

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圮剝至親

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褒為司徒（[illegible]）

荷爵負乘采食名都（[illegible]）詩人是刺德

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illegible]）蝠蛇其心縱

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illegible]）天怒地忿人謀

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

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

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illegible]）

褒姒斃周（[illegible]）妲己亡殷趙靈沙丘（[illegible]）

戚姬人豕呂宗以敗（[illegible]）陳后作巫

卒死於外（[illegible]）霍欲鴆子身乃罹廢（[illegible]）

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富好色有欺徵無怙常
幸變有陵逆無曰我強天人遏違患生不悖福有慎
機曰不常中月盈有虧復道者囿伏執者危徵臣明
戒敢告在斯

贈弟五永箴 惠曰此箴行之謂己或驕如大害時之賦持者非不獨然矣

高麗 特永為會事御史使督山州五宮大會程紙於長樂既舉色幸少賊詩廢備行厲色幸善見其文

文武將陸乃俾後臣鑒我皇綱董此不庭古之君子
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向其極極既武呂尚七十衰冠三
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
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陳平六奇孫子五間總兹三事
謀則吉詢無曰己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武是尊廣武李左車也
周公大聖石碏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周公誅管石碏殺其身本
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己真
忘富遺福祿乃存枉道休合復無所覩先公高節越
可永遺佩戚斯成以厲終身

象興箴 惠曰箴望其人使其紀律書復有題上倫之義哉

論尼 時入補回書時者作即事季惠中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
夫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後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
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敬主恭人而樹之君使司
牧之將以遵奉任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
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為君者無欲
而呈公啟有節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為君者有欲而自
利故有瑤臺瓊室之奢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
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既長爭之之極雖
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
下安可求而得哉而已乎夫除諸己而化諸人出乎
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
知其過而所失莫甚於好聞其過君有君於此而曰
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
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
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先哲湯武之盛必有誹
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聞其邪
辟而納諸正道其自雖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具持
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諭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以自誡先儒既援古義參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

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
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誡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
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
王者膺天命之期當神氣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
群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進枏而
循行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易爲獨闕之
訛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固有指之於審試擬而述
之不敢作至尊之統故以秦與目篇蓋帝王之事至
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高而辭野將欲
希企前賢肇纂紫軌譬猶丘垤之望華嵩恒星之麗
日月也其不逮明矣

元元逮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混玄黄錯跱上下未形
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雄啓建兩儀既分
彝倫未序爲邦已紛國事明王家本嚴君各有攸事
德用不勤羲農已降堅于冕旒或禪或傳乃質乃文
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慕孝慈無爲無
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判實滋既營既畏以悔以
歎作誥作誓而人始疑叛煌煌四海翦翦焉衆匪堅
焉恐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出大
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矣介遂亦喪邦有危微樞機
之動式以廢興殷鑒不遠若之何勿儆且厚味腊毒
豐屋生災辛作琁室而夏以琁臺糟丘酒池象箸玉
杯厥有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
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先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
旦丕顯夫德翳如也而或弗之者鮮故复有慙德武
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凡淺耽樂遊逝荒淫沈湎不
式古訓而好是使佚不遵王路而覆車是戒成敗之
跡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知也何
將人是司收視之猶傷而知其突稹故能撫之斯熹
而敦司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厥躬一人
而既其耳目内逮肇已外荒馳逐不脩政事而終於
類覆昔唐氏倦齊舜亦命禹受納終祖在丕天序放
琮惟湯勳放伊武放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
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險非由
人上而恃之百勉辛於絶緒故王者無觀唯在擇人
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犳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

而諒合聖神夫雖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固從莫謂我有聰受木易甘言美疾妙不為累由是進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秦四狡作卯周室既陰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彌斯患若九德咸受僞又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星斯國敢告納言

學箴

易曰他人立論於老莊又卯我揚其辭使論此云聖狀技其真意世明真依都有誅序但老莊明本云敷於木信不聖人之教末莫附大同旨本歸在萬終遠與九四句教旨

李充 晉書文苑傳充字弘度江夏人明練刑王導辟為丞相掾北州參軍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

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眾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為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為訓辭莅事則為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為之論以標其旨言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遣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為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眾及道者尠不覩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之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見義教之殘而不覩其隆彼暴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弊悟已往之惑乎

芒芒大初悠悠鴻荒蚩蚩萬類與道蒸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猶任資生既廣群塗思通闇實師明匪余求蒙遺己濟物而天下為公大庭唱基羲農宏其六位時成離暉大觀渾洽兩儀化流風散此室閭廬而人間陪亂爰暨中古哲王繼承質文代作禮繞遺其事繕用以繁化因阻而疑動非性擾静由神塞明之攸彰道之攸喪乃損所隆乃崇所替

刑作由於德衰三代異乎叔世既敎既訪乃矯乃厲
敦亦既偕矯亦既深雕琢生文抑揚成音群飭聘技
衆巧竭心野無穴烏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
人之失德反正失奇作乃放縱以蕩禮不知希就之
為病追波失金而遷此儉涅從先陵同時魚逝川步
贖深妙大象出玄棄餌取罝而責功歸塞夫沆未歸
而寄昔忘言政異澂亂抗本塞源追迹永日尋譽窮
年剗意離性而失其常厥世有儉奚運有通圮損益
適時升降推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
禮不可為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
非義無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違去其害仁義者而已
力行循俱不違希企遐以速矣室有苦言懲在千千
况乎行止復禮克己風入同歲敎貽君子

頌 頌即六義之頌頌者補也敍頌載德也頌之言容所以云美盛德之形容

獎人頌 息曰先聖所謂三年有成信其同此敎王三十世而仁孔子由曹有魏攝事其功人諺之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鞸而[illegible]頌之人曰[illegible]頌之而宜也使二孔子戍[illegible]六世徒子頌相繼引之以鞸為第亦

袞衣章服闕復我所章甫袞衣美無我私

車騎竇將軍北征頌 息曰此竇將軍北征頌以史冊[illegible]之可作頌時事

班固

車騎將軍竇晧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揮[illegible]

翼肸聖上作主允揮資天心讓神明既阜遠
圖出覲寒車戎士巡撫疆域勤邊御之未設裔軄
之遠經[illegible]閱退察之發揮念
荒服之不庭乃總三選簡虎校勤部隊明誓既授謀
文林木害容武於組興旦且可杖於品象技所用
於及陋料資爲使來同虎氏響慕群英雲附差戍相率
衆閒多驚不昭而其未令而諭於是雷震九原電曜
高關金光鏡野武旗胃日雲黯長曉鹿超黃磧輕選
四維所向莫敢馳飆疾建燎亦標種萃捒蹴泥斷溫

馬分尸逐（[illegible]）

激秘渠星流霰落名王定于稽顙請服乃效其鋒鏃

千角甲冑積象如丘阜陳閱滿廣野戰鬣連百兩數

數累萬億效獲驅畜擒擄拔邑擒城之俦九谷誼誅

響晞累表埃塵戎鋮然而唱呼鬱憤未遂厥願寸平

原之酣戰於訊捷之累策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

弘深恩降温澤同危厨之珍鐃分列宣之盛帛帝不

御與寒不施襗（衣）行無偏勤止無惠役陛豪識而慎

定頓武者異而懦夫奮遂喩泳邪（[illegible]）降便遣簡

龍庭蹈就壇 猾峭嶺（[illegible]）謀崖山

（[illegible]）趙甸河（[illegible]）臨安侯執馬名（[illegible]）

（[illegible]）與朐衍（[illegible]）頓衛霍之遺亦戎伊秩之所

趣（[illegible]）師積鷙而鳳梁士弗

憎以争先（[illegible]）回萬里而風騰剽（[illegible]）殘寇

於祈很種不賦而師晤役不重而備單行戎醜以禮

教祈鴻殘而昭仁文武協而並隆威德兼而兩信清

乾鈞之低昂拓戴略之所順素弓散而戢戈回變毫

以來遷於是封燕然於隆高被原衍以弘曠鉊靈陶

以勒崇（[illegible]）致皇祇之

祐覗宣恩氣邁殘風陶嚴律嘉猷陰鬯寓潔甘雨混

其嘉升雲表上崇青含泰四時分位於是主畢祢回

臺臺將軍光廣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眇天

潛眇兮與神參

廣成頌

馬融

（[illegible]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illegible]十年不得調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戛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以來遭值厄運（[illegible]）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

苑囿緜莫曠絶時時孝息又無以自娛樂殆所以逆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爲雖尚頌有煌無今乎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時至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臣不足觀者

臣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以（[illegible]）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爲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酆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illegible]）詩詠圃草樂奏騶虞（[illegible]）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徒觀其坰場區宇恢胎曠蕩藐夐勿罔寥豁鬱泱（[illegible]）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阹環右矕三塗左概嵩嶽（[illegible]）

（衡山名在陸渾西南）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溠夤以滎（洛[illegible]）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磑磑鏘鏘崔崔隆穹槃回嵎嵲錯崔（金山[illegible]）神泉側出丹水涅池（[illegible]）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陰（[illegible]）其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甘荼（[illegible]）茈萁芸蒩昌本深蒲（[illegible]）芝荋堇荁蘘荷芋渠（[illegible]）桂荏鳧葵格韭菹于（[illegible]）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illegible]）椿梧栝柏柜柳楓楊（[illegible]）豐彤對蔚崟頷槮爽（[illegible]）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䓗蘢蕤熒惡可殫形（[illegible]）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illegible]）

然後乘天綱頓

八紘覺歇九藪之動物，素田野之飛征，鳴

之于域國之中山，致雲移群，鳴膠膠，鄙驟躁誰子野

聽聲雖未目眩，耳聲東亂，陳子菁

建

於時營圍颯廓，究竟川谷，罩置羅羅，彌綸沉澤，平牢

陵山，校像泰

鄰，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為壁，衆

爾乃以吉月之陽朔，登于既城之金路，六轡駃之玄

龍，建雄虹之旌，夏棡鳴鳶之脩旂

史長庚之飛旌，載日月之

大常，摽括旗與玄戈，注枉矢於天狼

羽毛紛其彩虺，楊金瑩而拖玉瓖

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

岡，旃檜摻其如林，錯五色以摛光，清氣煥燁

野場，誓六師，授偶良，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

教達成通，伐鼓撞華鍾，儀徒縱赴，榛藪撒壇，霍卒

別鶩分奔，驤擾章皇，往來交錯，紛紛回回，南北東西

風行雲轉，匈磕隱訇，黃塵勃溷，闇若霧昏

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翳昧，僄從課才勁

身輕氣，狗馬角逐，鷹鸇競鶩，駿騎旁佐，輕車橫厲，相

與陵巘聿皇，于中原絹搖，騰蹤特肴，臆完然擒介鮮

散也，狄榰羽群

然後飛鋋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

不期俱殪，窟伏扔輪，發作梧輶

䂓狂擊頸，揩顔碎獸，不得掾翕，不得瞀

戎夷由來，殊類俱頃，蹎蹟蜒蟫

蟫宄涯塞，逆蔑華沸，布不可勝計

驚獸鼓鼻，揺牙路口，犬匈唷從，經迷歐，射負隅依阻

莫敢嬰當

乃使鄭叔賈婞之徒，睽孤刲剝，裸裎袒裼

冒獵栝桂，棘枳，窮波谷底，幽嶄暴斥，虎搏狂

兕，獄盤熊，扶封狶

武輕訡赴，悍瘦翫莫，頓犯歷萬巒陵

番崧，復脩橫踔，婕技杪樸，端尾萃，雌猗玄猿，木產盡

窮岡單[illegible]罕罔合
部署弋同曲顛竹並驅羅布麗屬曾伍相保各有分
局增落飛流織羅絡縝迸雞拳驚衰鬼革作擘然雲
起雲宿窅落[illegible]
雨乃積觀高蹈改秉回轅擠娥方攜馮夷句
起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illegible]導鬼區徑
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illegible]捎罔
兩拂游光枷天狗緤墳羊[illegible]
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衆川御澤虞天魚
陳呂茲飛宿沙田開石壺[illegible]肇終葵揚關斧刊重水
掀鰲戶測潛鱗[illegible]介旅[illegible]
[illegible]逆獵滿頗淨導洿撓淪
滅澤淵左挈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黿[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
蕭條[illegible]野寥闃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旌獵者

效具車緊田獵旋入紫圍[illegible]
[illegible]棲遲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樹以臨乎
宛池鎮以瑤臺純以金隄樹以蒲柳被以綠莎瀇瀁
沆漭鎮錯紛紫安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
翔西陂[illegible]
[illegible]乃命壺涿驅水蠱逐罔蟻戒短狐[illegible]
[illegible]然後方餘皇連舼舟
張雲帆施蜺幬靡颸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淫魚
出蕃葵浮湘靈不濆女游[illegible]
[illegible]水禽鴻鵠鶖
鶬鷁鶡鴰鶴鶂鷺鴈[illegible]乃安斯寢戢翮其涯[illegible]
[illegible]鮪[illegible]鯉鰋[illegible]鰭[illegible]樂我純
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
然猶詠歎於伶蒯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於是宗廟
既享庖廚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後擢桂班禽
[illegible]陽[illegible]功群卿疊伍伯校千里山罍常滿房俎無空
[illegible]酒正秦縢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
衆將鍾既觴[illegible]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

聞龜筆羽之南音（非南子歌某夏發陽阿觴歌子向方爲物筆羽爲故以調羽也）所以動
湯司聽發明耳目蹠越蘊惜駿惆底伏鍠鍠鈴鈴奏
于袁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耀乎中夏
咸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蔥嶺而
來王南徼因九譯譯而致貢朔狄背象齊而來同蓋
君不忘危治而忘亂道在乎孟新周帝王之所以曜
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
平於仁義之淵忽莀衍之禮闕樂廣之細闊昧不覩
日月之光襲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長
久矣亦將刊禁臺之秘咸發天府之官常因贄要之
故業舉典刑之舊章（左傳晉趙命爲國政）采清原嘉歧陽蒐隙俊
命賢良舉淹滯擾幽荒（左傳事充）察淫侈之華舍碩介特
之實功時吹訟之群雅宗重淵之潛龍乃幽精山藪
歷思河澤因燭龜姐耳聽原衢營傳說於胥靡求伊
尹於庖廚靈膠鬲於監魚聽寗戚於大車俾之昌言
而宪識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群瑞遂
頪鳳凰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僬僥之珍羽受王
母之白環永逍遥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二造化於

台上參神於昆吳軌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
豈十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闕（昔戎亂上已）北辟
又諦王自新職督伊闕及洛京

釋奠頌（晉曰武帝有人功成名敘者知觀太子乃貴傳早淳敘之意泰富傳此文是）

潘尼（時爲太子舍人）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
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于崇正殿實應天縱生
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聞業終而體達至三年春
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於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
壬中詹祠者既秦興駕次於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
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
肅莫實之敬乃峰煙爲懸穀恭爲宮大子位于西序
顔回侍於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搢紳
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
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
階之左几筵既布鍾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
在三之義謀先之炙稱舫闕里之危有爲方光宅
宇宙高生上嗣雖朗挺秀聖敎日躋睿哲開發留精

儒術敦閲古訓遵道謀猷俾心下開躋以全譽光以
玉潤如日之升如乳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
穆穆侍講闡閲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捭由前順温故
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吉其陳其
三牢引其四踝既戒既式乃盟乃爲恂恂孔聖百王
攸希寶璽頴生好學無違曰皇惟后禮神合爽兆吉
先先知來洞徹濟濟二宮萬萬庶寮从入群華芭玉
盈朝如後和四真臣更理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璜
雖刷四門同閽害部莫崇神人允諧蜂見離更細珮
振踖浩以導允仁以恩條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
太代歌以九成筆華冑子初初學生洗心自百觀國
之榮學術蔚茁化君道草傳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
煇晛翔乃復造瑞畔螢珠封石揭篠峰巖玄黃水用
方圓引之斯流滌之斯鮮君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
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共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
世子今我皇儲齊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
伊何思文昔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教先崇儒伽禹
莧莧爲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長業允不可替已於

桂鑽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
禁反故式矣子乃命内外群司百辟卿士番王三事
旦於學沈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共之燕金石
莿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雖鄉闈閣般御悅仰可以
微神淋欽於風易俗者罔不肴於抑詠哇屏鄭衛遠
佞抑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惡智路無邃邇雖鄉慰闊
扶老携幼不期而供華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
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飲來蘇之惠然後知居
室之善者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於九有之
内於熙乎君其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臣音
忝礼宮嘗列俎豆今廟末列觀觀威美漬假歎詠
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切作頌一篇義遂辭細不足
形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退度其辭曰
三元迭遷五德代徵黃精既允素靈乃輝有皇承天
造我晉載作以大寳登以龍飛宣基迺命景熙退緒
三分自文實終惟武席卷要寰蕩定荒埏道濟群生
化流率土俊帝承我丕除曾構奉洛家邦光照九有
祀緝百世永世昌革徽徽下臣過九遊侍徙瑤風雲

萬鳳夫廁身添芳流目玩咸爭竭誠作頌祇詠聖志

文選補遺卷三十七

文選補遺卷三十八

茶陵後學陳仁子　輯補
門人　譚紹烈　纂類

贊上　贊者讚也頌之類也

燕世家贊　吳曰燕姓後上雅燕召公其創業所謂纖嗇考兵足可觀所畫反能因不足服也

司馬遷　下並相如贊並同

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　索隱曰措音錯史記作錯代謂中間也　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韓世家贊　呂曰美可為存孤者勸

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孔子世家贊　呂曰今日而贊孔氏人所言代以大家論之史遷以世家孔子不得世家置之孔子列傳其見不幸乎先贊之六經為者固之論何以時好觀遷史耳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

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張良世家贊 惠曰指以天[illegible]鬼神[illegible]也不[illegible]論鬼為事之用人也不[illegible]

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 物謂精怪[illegible] 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 [illegible] 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 梧音悟魁梧丘虛壯大之意 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唐臺滅明也狀貌甚惡 留侯亦云

五宗世家贊 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余十三人為王[illegible]此名五宗[illegible]五人同母者為宗也[illegible]

無別矣

高祖時諸侯皆賦 國所出有皆入於王者 自除內史以下漢猿伏昭王耙勇也而恭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害非常於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猿伏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大開

跳身折銳奮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孟嘗君傳贊 惠曰客之[illegible]四海一君之世無[illegible] 春秋時百里奚虞人也而客於秦皆貴顯[illegible]

[illegible]

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季布欒布傳贊 惠曰一時不經死一時不畏死[illegible]

[illegible]

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 [illegible] 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

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賤妾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竇嬰田蚡灌夫傳贊（馬曰竇嬰灌夫英也如我意見士也田蚡則勢不時也尚夫錯陷嬰之賊）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决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匈奴傳贊（馬曰遷之贊此也以見其之時自此不得貴將事為卿大夫重備責將帥代）

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仲尼仕於定哀）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田者無己揚其微也實而褒之美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徼音）而務讇納其說（說音稅）以便偏指不參（謂說者但射其時之己長其直微家）

（一時權幸但務諂也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參詳彼始利害也）彼己將率（己ㅡ）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晉灼曰言堯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乃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其功也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

大將軍青傳（馬曰賢客之言吾將是遷賢且嘗見於……）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西南夷傳贊

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

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卬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揃音翦謂被分剽也剽吉西夷後被揃剽遂剽爲西南二方各自別縣分矣卒爲七郡犍爲牂牁越嶲益州武都沈黎文山也

滑稽傳贊悉曰直戲真事故言微中之諭也

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項羽傳贊悉曰觀此贊成敗之分智力之不加名義大矣

吾聞之周生曰周生漢人也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桀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大國而齊趙齊燕韓魏五國並起後從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屈原賈生贊傳悉曰爽然自失之語遠其於屈傳矣書至此乃有悟處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荆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屈原自沈處北岸有廟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一作爽然自失矣

韓信傳贊悉曰不伐功不矜能真可爲漢家韓信之減乾也

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而稱孤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李廣傳贊悉曰廣之數奇而忠信見於身後大傷哉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觀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

以諭大也

司馬相如傳贊 愚曰相如作賦以鄭衛之說自是細語其雅洞達誤乃退入也

春秋推見至隱 見至隱也易以人道推人事來隱以之明顯也 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隱公見弒而經不書 易本隱之以顯 推見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 大王公則有德之人之德下及黎民 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 小雅記一己之得失其流及上 乃見上政之得失 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以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以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贊下

大鵬贊 愚曰阮嗣宗不羈當是此贊也分乃見知於上 敗欣可上則上致

阮籍

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增舉背負大清志存天池不屑唐庭鷽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

夷齊 東坡曰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皆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知其意也 ○ 愚曰意希章令

前居二句

陶淵明 以下述史九章並同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絶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箕子 愚曰觸物皆非四字寫得慘然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管鮑 愚曰淵明方外之交故貴於管鮑者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程杵 愚曰兩明且不逃此耳疑之是刊

遺生良難士爲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懼玆餘恥令德永聞百歲見紀

七十二弟子 愚曰四賜之行等此所無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飡至言慟由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屈原 愚曰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兩明蓋忠也者

進德脩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鵩獻辭

韓非 愚曰此亦惜韓非也以見自當抱關之爲高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忮辯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

魯二儒 愚曰得爲貞夫一語其不滿於時人也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貞夫德不百歲年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愚曰長以長公自況歟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爲我異斂轡朅來獨養其志寢迹窮年誰知斯意

文選補遺卷三十九

後學陳仁子輯講

門人譚紹烈纂類

誄 愚曰古人辭簡而情真後人辭繁而情少若與哀公誄孔子上十六字忠情可掬今數百年而下何如焉

曹蒼舒誄

魏文帝 魏志鄧哀王沖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言則[illegible]爲聘甄氏亡女與合葬文帝誄云

維建安十有三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於維允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明殆德之容蓋義畢行猗歟那與終然允臧宜逐介祉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彫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亹亹行暮矧爾夙夭十三而卒何辜於天景命不遂兼悲增傷侘王粲都城且良二物俱祭傺王粲敦盛子列二物見則日魄晉已條侘傺不忘況失氣永思長懷哀爾罔極貽爾良妃襚爾嘉服越以丁酉宅彼城隅曾丘峨峨寢廟渠渠姻媾雲會充路盈衢悠悠群司岌岌其車傾都蕩邑爰迄爾居魂而有靈庶可以娛嗚呼哀哉

任城王誄

曹植

昔二虢佐文旦奭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迹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復殊頻用我同生能不憤但日怨言悲心在平素努勞魂神魄情陵基凡大寵命遣者向君王君雖纔但功著丹青人誰不沒德遺承力乃作誄曰

幼有令質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其恭爰柔克明心存建業王室是臣播播元戎雷動雨征橫行燕氏威振北胡奔虜無窮還戰高柳王卒壯壯常爲君首寵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泣百寮咨嗟

卞太后誄

曹植

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頹谷縮五行錯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歔欷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間道空名義之微在亦并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旒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誄曰

我王之生神靈是輔作合于魏亦光聖文篤生帝大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群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覽萬機兼方俗藝況納容衆含弘藏疾仰奉諸姑倖接儕列陰陽靚潛外明內察及踐大位母養萬國溫溫其人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遑宴息恒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蚕館爲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融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闈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綈練日旰忘飢臨樂勿觀去奢即儉曠世作捨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佚神祇昭奉百靈叫天躊地祇是神明歆微俱獨根祈禱明廟宗廟錫爲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神宜享斯祐蒙祉自天河圖凶兆不見斯年嘗禱盡禮有篤無疾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東藩擗踊郊吟涕泣中原進號皇妣弃我何遑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棟宇無邇她有帷墻擎帶猶軒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其酷斯彼蒼者天遂殊魏都遊魂舊邑大隧開塗靈輀斯截雖息霧興揮涕雨集

排徊翱翔猊兆帝及神光臨幽佇立以泣

吳故丞相陸公誄

陸雲

惟赤烏八年二月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嗚呼哀哉皇朝遠絕哀命是天聖主作矣世有哲臣觀監在吾乃降其人思皇我后應運封揚頌秀崇華景逸技參龍輝龍極鳳鳴玉堂參旗清征奮跋夷荒懲結沈雌峻極公網將撫遠績括地地九圍皇淳莫恭　遺音擒徽取揚元熙未之未旂乃作誄曰

峯哲我祖時文俊德玄綽納貞清休載式本承慶燀駿惠用極中陽多祉本枝千億芳條遠蔭靈根茂植根條伊何苗貴喬舜長發有祥貽我作佩神明之緒實蕃琛俊和音嗣世不替碩秀明監在下降命上玄我公初載天假之純重光納照旋機把鈐仰儀齊晷衡淮洪川清耀秀頌雲颿映辰肇後岐旋光迪天貴允心則智畢惠斯仁東奔清昧体靈協神神体載琛允德基和景峻凌高立源揚波光偕既淳逸軌是趣閎綱包荒景靈淮煇山岳林秀天光以照洞博量臨淮陵郡厥初載器細嶠海岳挺藻蒐英播秀陽谷含章在淵發輝龍躍時賑陽九承乳之業有皇于外王軒排徊是維鑄奔霄闢雲飛天步皇興載見紫微帝宣延基安蛇自悟龍輝既濟嘉命乃集和羹未飪宰物下巳康年屢登惠風持協在斷是賴于救斯鮮金虎觀精戎車孔固神宜播越天人釋位有命在茲帝思元帥委弁總干陰陽爲揚振其虎臣桓桓威靈既揆六軍有序乃誓我眾乃整我旅神干山立雄旗電奔繇狂肥陽郎我江滸我后日敖上帝臨余靖共夙夜匪寧匪康乃斡中單入作內輔公侯勝降在帝左右閶闔雨淪天作雲西土帝曰將軍敘爾虓虎赫赫明明皇興出祖龍舟照淵旗旆映野鏑歌江濆仍軌醜虜刻向既集方險未夷天子命我撫之西荒公侯辰正威神緝熙虔剝作雲思楫子來妖落北扉拳滴雄旗須後群靈祁祁遠綮柔遠能和溥言跂之方隅罔清烈文虎武會宵明堂冊熙天府天子曰咨我圖乃功錫爾寺土遠侯于東開國名壇光宅海邦分圭

作室軒路以庸既受命佐公用加大馴鐵孔阜允我
沓鴿淑旂飛蔡綏章承蓋劉王負險寇我西鄙公佼
赫怒干戈啓陳金戟鏡日雲旗絳天淩綱衆岳沇雌
栝淵戎須時殪方城清虔元元王價雖穌觀墜歸曹
休東踰我彊西越崇蘭厥佐將命其倸乃俾我公啓
行警伐江濱之旂天子使戟桓桓神林震驚魏方我
公矯矯虎視元戎戚伐醜孫致此武功武功既彰天
威薄曜武震華邊陲清泰張旋凱入王假有廟假廟
伊何本庸龍作土田啓我四牡載路出餞于郊此惟
予顧礼嘉高樂和湛露既容周至頌美寵步擊帶
絪紛珍長河那匼宇惟事繁過帝社繡裳綽藻袞帶
重紫遂虔工司命公釐宰帝曰祭桐微嘉君德以鼓
軒冕往戟乃職宜爾睿心非皇協極邦國若否四方
爾式公拜稽首敬翼明聖乃御璣衡仰徹七政重輝
職景協風炯焰百神秩祀兆庶思淳允諧庶尹遂成
帝熱時雍既濟王迹克廣茂德栖音廣聞流響盈庠
崇蔚天陰安陰思豈丘泉潤情雲林遣世大通喪喻
靡肅臺豈公俠思離維俗婺慎我衣永吉禮樂被介
敎化荷戈思學五品時訓民神攸躋我有填文如曜
如辰何以崇之匪閑伊人載有烈武如雷如霆何以
將之保大豈年杜祚勿引早世幽明神仰慕遺輝宿
寂蔓髮嗚呼哀哉永惟我公克明德心勿藹芳和被
之思林公俠跋貝雖躬徽音名存体逝德茂形潛民
懷之思好是继今嗚呼哀哉惟帝念功寵命光大孝
盛典謨崇崇倫秩安宮載考歲公子遺郵軒啓塗先
驅警蹕哀風結遺　思您益含此休明卽此重昧拳
慕膺及永慰光大

武元楊皇后誄

左貴嬪 晉書左芬左思之妹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

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寅晉元　皇后楊氏崩嗚呼
哀代音有華適茲安媛歸周宣德中閨徽音永流共
衡二妃匪來冀英禹鄧兩妃亦眺漢主峨峨元后光
嬪晉宇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遺命不永背陽即陰大
宮既既四海惻心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蒙三良甘
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
作誄曰

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秉輸燿後華陽惟嶽降神
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
和暢春日操厲秋霜夜候微逆歎此義方年由四教
匪怠匪荒行周六親徽顯音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藏
乃娉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闈唯德是將鴆佩有節
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覧篇籍閑安史咨詢竹帛
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禮斯勞
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
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經宮闈不獨綸群英惟
仰瞻彼北辰亦既青揚鳴鳩吉時歸執柔由率遵臨
雖勞成委狄公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祗率宗
廟永言孝思于彼大行肅不瑕之皇英佐舜塗山翼
禹惟衛惟樊二嬀是精明明我后異世同規亦既有
亂謀及天府內教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
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
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妊姒訓邁姜
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為屏為藩本枝菴
藹四海蔭馮微斯皇妣孰能克臻叩乳益恩回聖允

兆積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陂匪傾如影之
血如樹之齡云胡不造于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
康巫咸騁術和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將
離載寢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
昌攀援不寐擗踴號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
驚奔者填衢赴者盈庭哀慟雷駭涕泣雨零歔欷不
已若喪所生惟常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
閣悼后傷后早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惟我
后寔聰寔哲適于性命遠于儉節送死之禮比素上
世德無珍寶唅無明月潛耀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
號同此斷絕庭宇遂寥幽室增陰空設帷幄虛置衣
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沈豈其回
像集魂之臨執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
溢乃考龜筮爰宅兆克成玄宮魂之往矣于
以今日仲秋之夜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轜
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驂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
朱服丹章隱隱轜軒弁經纏衰華綴雅野素蓋啟原
方相仡仡旌旐翩翩輓翩童引秋白驥鳴林觀者夾塗

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迭彼峨山峨山峨峨曾阜重阿
弘高顯敞擴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撥亡
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姒娣御進進虛輓號兆衢路王
侯鄉士雲會星布群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遠夜來
方云瞻百祇奉迎我后安唐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
如連雲泣如湛露肅閨既閟窈冥冥實有夜無晝易
周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丈夫西流冬
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衛卿徒思一周衣服將變痛
心若抽進彼種別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
始有終天地之經自作三元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流
圖丹青光哲之志以此為崇溫溫元后寔宜嬪為樵
育群生恩惠出為遺愛不已永見思為懋明日月告
邁春為嗚呼庶妾感四時為言思言恭湯漣洏為

哀策文

晉文明王皇后哀策文

晉武帝 咸寧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於是武帝乃使後代命史官為哀策曰

明明我后與我晉道暉章叔問以翼皇考遇德宣獻
大業有造貽慶孫謀靈播夫保庶資僾頼永享難老
奄然登遐并我何早沈哀同訴如何穹旻嗚呼哀哉
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遂明德顛于先皇天立厥配
啟皇是允作升作封偕音無擾怨于不弔天篤降殃
日淺明苑中年隕喪執氣在疾永傷悽推傷身惟景
行於穆不已海岳公降靈世祚業社永錫祚胤篤生
文母誕此幽淑慎容止質直不倚休徽孝友詩書是
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進唯光后勞謙夫
尚受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謐靜除
紀帝業以刱內敘嬪御外協時望慶信居順德行洽
暢容乃無尤劬勞克鼓崇儉抑華沖素是放雖享萬
高敞加木櫬朝夕弄之我將爲仰皆命不遠大罰春
暨皇考皆世始踐三千仰奉慈親萬無復難出奕仍
集何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輀夙駕鼓祖中閭輕轅動
軫既往不速哀哀皇妣永潛靈幃進摹梓宮穎拔素
旂屏營窮扉誰告誰依訴情贈策以舒傷悲尚或有
聞顧子孤遺嗚呼哀哉

晉武元楊皇后哀策文

晉武帝 晉后妃傳曰泰始十年后崩于明光殿帝乃命史臣作哀策敘懷其詞曰

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嚳
一妃爲媯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朗不然景命厥終
嗚呼哀哉我應圖籙臨統萬方正位于内寔在嬪嬙
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洲降靈啓祚華陽并世豊衍
朱紱斯煌犢雖文行安命淳將未業泉邦容度是宵
姆然股敘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体元后前承訓
奉遵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傾委
望時無主長去蒸嘗追懷未伸擧止摧傷嗚呼哀哉
陵兆既定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宫闈遏寥
階庭空虛設祖帷綿吉駕啓塗服翠褕紋容象車
金路晻鸞案侯不行千乘動轉六驥踟躕踣柱樹未
美娜雲斂翔翔同軌戔戔袁袂孰不云慷哀感萬夫
寧神度卜安體玄壤上房闇窒奔劌追初依行紀謚
纂祓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淩而不朽世德作謀
嗚呼哀哉

昭明太子哀冊文

梁　王筠

蜃輅莪莪龍驂跼步羽翣前驅雲旗北御皇帝哀繼
明之寢耀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
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旒旌永傳徽於
舞綴其辭曰
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儷景騰光容昔膺期
旦碁斯在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
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緒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
惠和齊聖括囊蹤碁包括藝文遍該緗素探極立墳
騰褒充績儒墨區分瞻河闕訓望書揚芬雲物告徵
被沙寮象星霞恒理山頹朽壞歲儀上賓德音長往
其徐無陰塔承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閭麥秋紀節
容衛徒警青華委紀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積懷孤
燈靜騎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
宮獻成武袂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賓從無聲今
於鄴都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轉青門
而徐轉顧馳道而驅前望國都而不踐渡洛坂之威
夷遊平原之仮嬌驃蹤足以殲斷撫樓野而流泣嗚
呼哀哉況哀音於瀹籟変悲容於天日雖草木之森
陰乃未秋之蕭然既將反而復馳如有求而遂失謂

天地其無心邈永潜於冥冥嗚呼哀哉

金瓠哀辭

曹植

金瓠余之首女雖未能言固以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辭曰

在襁褓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負罰於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愆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糞土天長地久人生曠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仲雍哀辭

曹植

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中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亡

昔后稷之在寒冰鬬穀之在楚澤咸依鳥憑虎而無風塵之災今之玄笫文茵無寒冰之慘羅帷綺帳暖於翔鳥之翼幽房閒宇密於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鳥虎之情卒不能延期於春哉雖六旬而夭殃彼孤蘭之眇眇亮成幹其華榮哀綿綿之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五之未周將頓乎一齡陰雲回於素

且忽風飄其秋輪臨絕閭以歔欷淚流射而霑巾

祭文

愚曰哀辭祭文皆脩之流孔門諸子哀而已於孫子主馬雅春而已併其意為文可也不必可也

弔賈誼文

庾闡 晉書本傳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

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棧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

曰

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潔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鍔天驥汗血苟云其儁誰與比潔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奇秀道率天真不踐世疾煥乎若望舒燿景而焯群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擢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岩岩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為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一壑嗚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翼而闡患矣

先生何命之褒偉空如玉而生運之淺昔從餘禩虞呂尚歸昌德協允符乃應帝王惠吾相種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良若蘭芳是以道隱則峨屏斂處則鳳觀若攫不擇本翔飛九五雖曰王拚儔才何補矣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川故能全生棄何鄭蘭膏揚湯漢庭推景飈風獨表厥明懿懿太素存亡一指遺來斯通世往斯廻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而寄之淥水

祭橋文（姓喬名玄時為太守祀之）

魏武帝

故太尉喬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模靈幽体翳邈哉緬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嘆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貽己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祭程氏妹文

陶潛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酹之嗚呼哀哉寒往暑往日月浸疏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特（淵本傳有百常情作過斗）慈妣（展母）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一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髫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效我聞為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假還江陵是又母孟氏中）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煢煢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陶潛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己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士宗切水聲也）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適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爾雅曰母之姊妹為從母）相及齠齔（說文曰毀齒也韶曰男子八歲而齔齠音條齔音櫬）並罹偏咎（潛年三十七母孟氏卒又偏咎為失怙也）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時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縕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飢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眾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欽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寡婦也）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蓍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旐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是歲自輓明且於人出妙聞秋鴻息也余豈淨死生之流哉）

陶潛（此文乃情野之絕事也）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沒亦

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捽兀
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
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
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
其魂窅窅烏了切我行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儉笑王孫
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
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茶陵後學陳仁子輯補
門人譚紹烈纂類

碑

忠曰古廟有碑本以繫牲令碑有文乃以紀事善者時從瑞明易至勒頌美去古遠矣

漢樊毅脩西岳廟碑

衛覬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
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岳祭祀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
産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曆數
親自巡省狩五岳之禁燎煙致敬神祇又明卿百
谷紫壇祭祀時雍鳥獸率舞鳳凰來儀暨周末之有
以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隳穢篤災必降秦遭
其典璧遺滈池史記秦本紀曰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二
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亡
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慧悼頹山更造齋載
用玄牡牲拴又克天惟純佑萬國以康光和二年有
漢九月五伏之胄趙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
承考懷國家于河南寬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

都令詠強豪撫齊民民群以清命守斯邦咸俾欽賓
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猶復夕惕惟主祿之報順民之
則五冬十月齋祀西岳以傳舍窄狹不足處尊卑肅
舍舊火墻屋傾圮世室不修春秋作識時令行事前
班共縣令先讜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回廊琦畫怪獸
岳瀆之宗精所出禎秀役不干時而功已畢既勞天
遠神永有憑自古泰山郊邑猶存五嶽周等京兆廣
民獨不顧福乃上復十里内工商農賈則充厭帝心
加瑞仍命風雨應起歲潤品物君舉必書況乃盛德
恩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欽主簿趙龔戶曹
史診禮等述刊玄石銘勒鴻勳垂暉舍室珍存有識
其詞曰
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炎成山陰積爲川扶泰推香
洪流氾瀰克命伯禹決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
乃列祀典辨于群臣因瀆祭地岳以配天世主遵循
永享曆年赤統埋埋受祉介福京夏密清殊俗賓服
令聞不遠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
大漢之胄本枝惟百延及長久俾守西嶽遵奉神祀
攸傳飾靈則有攸禱降瑞翕祚景風凱悌惟風及雨
成我黍稷役民用章康乂宣字勒銘紀頌克配染甫

漢故金城守殷君碑

衛覲

君諱華字叔時上郡定陽人大匠君之子也其先出
自有殷周固定氏不改其號聖哲玄流至君而懋勿
育覆闈之美表肩冲翹之志敦詩說禮韜音未切王高華協也編
良未切王高日叉也諸也竹實既洒前業守以恬泰仕歷州郡忠謇
有聞其大操也亂猶虎規龍變不羈故雖傺於并城
參班於上京察州孝廉貢除郎中左馮翊烝協室丈
物公事州舉茂才究丘令崇行寬猛示之禮樂哀延
庠教政以惠和三載陟勳臨金城郡障羌虜避難遐
務役無民匱宜知懸磐乃數推略覺厲威信懾乳
服不敢寇踰兵戢而時動因有獵以習儀與利除患
順其所樂開通狹道造作傳館吏士咸悅不勞而勸
是以搢紳之塗埠薦雅誦釋軍旅之年華陳俎豆於
泮宮推顯才良咨量三壽賞罰不惜邦場寧靜歲時
豐登者吏繁壞壹亂攝操功庸顯列當升寵祚天不

慇遺王篇曰慇且也傷也愿也痛也切也肘又不慭遺一老見傷也景命天靈以光和元年
九月乙酉卒官生有嘉休終則蘂銘於是故吏邊宗
江英韓緒等追送退丘列石勒勒其辭曰
於惟明后懷德握分昆台之耀秀出不群文昭有鼓
武烈能仁含仟憲墨以育生民玄紀東嚮西國肴劝
身沒名流載世常存古之遺老非此孰云　于爾臣思
職其具芬

西嶽華山亭碑

衛覬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子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
守河南府君諱㪍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祠西嶽
至尊詔書祠則觀留注　省徙旁縣即事有漸散郡
華亭齋室遜窄郡縣官屬清齋無處尊卑錯除精成
不固長天之成遂斷犀思時雨不與甘澍弗布念在
然首愼闕憤素於是與令巴郡朐䏰先讜公謀圖議
繕故斷度特廊立室具處左右趣之異不娩暮二年
正月己卯興就既成休嘉啓藩各得竭情福祿是禎
刻碑號更年伏路其辭曰

巖巖西嶽五鎮之宗庫德之尊大華優隆皇帝永思
祀典孔明高神肴宴盈焚通赫赫在上以畜萬邦
惟嶽降神寔生群公卿士百辟績紀似蒙帝命不違
嶽事報功奉后命御散齋外亭敬恭明禮以奉皇夫
處所逼窄眉窄有替神樂其靜脩常無形尊卑有序
潔心致誠因繕舊室堅頑端平在其拔屋孰不加精
天人同道萬祚來迎既受帝祉延于後生為龍為光
駿文王庭為公為侯福祿來成刻石紀號永享利貞
有勑刊圖校長劾晉史將衛史先生屏楊旦伯書馬劝書梁
橋基湖載之吏字孔文孔縣令臘西彭細伯拈左對龍西範學孜史

魯相顏午乞復顏氏并官氏繇發碑

後漢桓帝時　鍾繇書

監典者門下掾驅伐佐先主記史伯寬文廷户曹掾衛睿長史
督文祖待作掾曾墨孔明伯既妙成史吳氏西書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
河南京韓君惟大古華胥生皇雄顏母育孔寶俱制
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
于初學莫不顯思嘆仰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并
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并官
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

亂石寺圖書倍道畤位雖致聖與食禮　出于沙
丘名於是建立廟禮樂之音符理答惡鼓雷洗觴觚
爵鹿組豆籩　樂脩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
室抒玄汙以注水流法皆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
播之中和下合聖制事符禮儀於是四方士仁閔君
風燿敬詠其德尊其大人之意卓爾之思乃共立表
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爵皖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　元孝俱祖紫宮
大一所授前闓九頭以升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
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乳孔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
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
制作之義以俟知奧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之族
連越紀思脩造禮樂瑚璉器用存古舊宇慇懃宅廟
朝車威熹出誠造　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玄汙
水通　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
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
旁及皇代刊石表銘與乾運耀長期蕩蕩於盛復授
赫圖爵舉當億載　後作生于空桑之地今名孔竇見自己

西嶽華山堂闕碑

張昶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
瀆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
也至矣聖人履其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
西漢書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又有白烏數千集其旁
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
大華授璧秦胡絕緒　史記秦本紀始皇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今年祖龍死
白魚入舟姬武建業　史記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
[illegible]宗廟之典其舟之衣色[illegible]中符[illegible]
寶瑞出水于朝表位　龍馬負圖[illegible]
布五方則處其四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袤奇怪山經有
紀矣是以帝王巡狩觀五嶽而告至觀方后而考禮
藏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宗山川而
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東巡其禮諸侯力政强國攝其
祭其本已曰華陰也久矣乃紀於禹貢而分參晉之
境部晉之西則曰陰晉遠秦之東則曰寧秦已既遂
使禮亦如之三國力爭以奉此祭其城除之因基址

猶存故老之言未殞於民也逮至大漢受命克亂不
總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祀是尊歷京增備庶
恭又陪一時三祀終歲而四以迄于今而世宗又經
集靈之宮於其下相松喬之壽是從是懋郡國方士
自遠而至者充岩塞序鄉邑望觀宗祀于其中者咸
谷盈路咸有浮飄之志悅愉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
而越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地不愛寶貴玉自出令
德所興必先廢之故殷宗周宣以衰致盛卿相是賴
匪惟嶽高降生申甫斯亦有焉是時也王業中缺大
化陵遲郡縣既毀財匱禮乏宗廟頹壞壇場蕪穢祭
祀之禮頗有闕焉於是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關鄉
亭侯彭君諱袤字忠明自武威占北士過託河華二
靈是興故能以昭烈之德事上將之尊御命將國重
之斯寄討判黍服威懷是示群山是除郡縣集寧家
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朝釋西顧之慮而漢關中之
恃雖昔南相輔佐之功功冠群后帝以加其遠辟甲
休士偉而不戰以其遠力修飾事廟壇場之位地荒
而復闕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表以三闕建神路之

端首觀壯麗乎孔徹然後神旅所請既有常處雖雨
普衣而不墮廢於是邑之士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刊
石去示後裔其辭曰
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
惟德是程匪豐匪約惟禮是榮庶恭禋祀黍稷芳馨
神其辭止降福穰穰

曹娥碑

傳平郎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胄
荒沈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
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時
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
以死經五日抱父屍出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
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辭曰（東貝孝女曹娥者會作上虞人也父時陸）
（此敘爲主觀漢妻二十五年五月日歎雖以漸漢偽獨密神湖氏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公以奉出書夜不化尸自有之日逆投江西死互見焉）（元年歎天度而成娥投江而建傳爲文碑焉）伊惟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
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待
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

江永號俔晁如歸矣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
女載沉載浮或泊洲嶼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逆波
濤〔[illegible]〕千夫失聲
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動國都
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剋面〔[illegible]〕耳引
鏡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
者大國防禮自脩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
斷自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
呼哀哉辭曰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曆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
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飄零早分
葩艷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髣髴
以昭後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祝文

告天地奉神文

[illegible]

漢光武

[illegible]

一戰朕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此言甚誠功光武答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合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羣神祝曰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簒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所歸

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卯金劉字孔圖曰鉼金刀爲劉赤次在周○到讖曰注諸國傳注爲下合有一句劉字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愚按南史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設壇於南郊即皇帝位柴燎告天曰皇帝臣裕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晉以下世告終曆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裕夫樹君宰世天下爲公德充帝王樂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勳陟帝位故

文選補遺卷四十終

紹烈夙侍男　古迂翁指示古今文所編文選續補四十卷刋成并前昭明所纂文選六十卷共計一百卷行世外有所輯韻史三百卷迂褚庶說三十卷肩吏危言三十卷續用工刻梓以求知好古君子云大德壬寅仲朔零陵郡學錄陳紹烈謹識

廬陵貴刪中書跋

增註唐策十卷

明正德十四年汪燦刻本

增註唐策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明正德丁丑新安汪燦序，惟言舊刊唐策不知誰集。者書中魏徵作魏證，與古文集成同，則亦宋人作也。其集中所錄兼有唐人策論書狀表奏之文，而獨以唐策為名者，蓋當以備答策之用，從所重耳。每篇略標其要語於上方，而卷前目錄又摘其所標之語於題下。中間註語有崇曰、張曰、李曰、賈曰、董曰諸目。崇曰一處作王崇，則是其名。而餘又皆題其姓，均莫詳其所自，亦不知諸人為誰。殆當時盛行，其本互相翻釋，而書賈合刊之耳。所註雖簡略，而所錄皆唐人名作，持擇頗審，非明代坊選冗濫無序者可比。存之亦足備採擇也。

重刊唐策序

舊刊有唐策行於世不知為何人所集予得而讀之字漫滅兼病魯魚亥豕然此集實有資於

學識恐嗜觀如予者寧不同是病乎竊嘗考證補其遺漏正其謬誤命工重鋟梓以傳夫集中所載策疏表議狀論書

畧其體各殊而揔名曰策者盖策者謀也諸子所製雖純駁不同誠偽異致要之皆為國家畫奇吐良之遠謀也學者

熟讀而善擇焉則處大事决大疑立大議藉助於是也大矣刻成因序首簡以識歲月云

正德十有四年歲在己

卯春二月新安汪燦書
于晴雲精舍

重刊唐策序

舊刊有唐策行於世不知集於
誰氏一日黄司空蕨山先生出
以眎燦曰子讀之乎燦曰未也
先生曰是集所載策疏表議狀
論書畧其體雖殊要之皆爲國
家畫奇吐良之遠謨可讀也然
其製之純駁則在善擇耳燦唯
唯即歸而讀之歎曰集者其有
心哉有味哉先生惠我多矣先
生聞之喜復命以授其子華華
亦有得新其梓以授天下燦遂

以是為之序云

正德十有二年歲在丁丑二月

新安晴雲生汪燦書

增注唐策目錄

卷之一

策

裴垍賢良策

休兵息民　法令輕重　求賢審官

柔遠安邊　威王訓事而下　聖人酌天道而行

周漢唐刑錯之風　法令教化

選舉在乎至公　賈誼嚴尤晁錯克国之策

平西戎有二患

牛僧孺賢良策

求賢咨諫　中代已还欲治未能　務崇儒序賢

井田限田之制　取人命官　由功而異治亂

窮神乎天人之際　天下之治在君　上奢靡則移物貴

上疎賢則巧諛進　上不以義則義者何由而進

萬乘之心形天下　數者之弊原于法令不行詔令不信

受田方今之急務　懸版籍以禁游墮

守業者固則均田寓其間　仲尼取士之科

取士命官察其才行　德行吏治別為二科

脩人事以序天道

婚礼修廉　壽群生仁禾性

持盈定傾之難

元稹賢良策

思賢求以濟治　常世救者之弊　主父偃分王子弟

管仲内政　元帝優游　光武責課

古者以言試納　漢唐策士不得用言之實

天子以策濟人　高祖太宗撥乱致治

明皇始治終乱　将與礼樂以先息兵

不豊宸而食　漢元尚儒光武課吏

唐尭植舜禹而種皐陶　通經文字之科

迁次進拔之用　礼部以兩科求士　吏部設三式任人

戴白話開元之攻

唐日　二

卷之二

策

白居易賢良策

文帝明聖賈誼忠讜　聖主思至治求至言

太宗神武之姿　正觀開元之礼楽　療病因緣

安黎元先省征繇　資仁富令漢用推恩　君道秉樞執要

舜先有為而後无為　唐虞無為治天下　君得君道臣得臣道

思賢能以濟治　聖王制欲於未萌　保邦於未危

劉蕡賢良策

哲王居下以立本　京師諸夏之本　大本守明教之原

夷吾輕重之權　元凱考課何先　救子克平何務

詔李直言極諫　非太德之中庸　請言存亡之変

元者氣之始　王者始終法天　宜先憂者四

人君躰元居正　宮闈之將変　社稷之將危

天下之將傾　海内之將乱　御便殿詔賢相

尭舜任九官天下治　百姓性不可不知

主萌之憂在旦夕　近忠賢用正直　欲人之化先修已

君以知人為明　欽氣之和在適寸性　貴有恤人之心

稲廣三時之務　稲嚴考課定遷序　因井田而制軍賦

古者兵衆一致　太宗修飾大制　復成周之制

唐日　三

国家貴禄賤能　刺史理乱之本　郡鎮不畜私室

号令理国之具　禍鈎之道在擇相　保定之功在擇將

卷之三

論

李百藥封建論

周過其數　周鑒夏殷之長久　秦弃先王之道

遷万国親諸侯　虚心受納直言　擢明經於青紫

四道過往初

徐彦伯樞密論

言語君子之樞機　言者德之柄　唐哲言吉猶天地

德音滿天下

盧毓用析滯論

聖人法象天地　國之將興聽於人　高宗修德亦天棄穀

禮者士之所歸　修人事

劉禹錫學校論

貞觀李舍千言區　元帝議罷郡國廟　議罷州縣春秋祭

可復正觀之風

議

元結時議

議往年逆賊猖尾　議奉天子拒凶逆　議圖太平

杜佑省官議

省官減冗弊之切　欲致治者先正名　任參閣中議

書

于志寧諫承乾太子書

不修土木　鄭衛淫聲

張玄素諫治洛陽宮

秦皇逆天害人　天下不可以力勝　五不可

張玄素諫承乾太子書

周太子有機德　隋太子齋肆　龍樓望苑之修

卷之四

常承慶諫太子書

太子國之本　人非食無以全生　明君為天下憂

臣竭忠子盡孝　有少陽之位

陳子昂諫襲吐蕃書

東漢亂始諸羌　吐蕃不可幸襲　蜀為從秦之領

除道待賊之驗　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

姦臣以羌為資　蜀士不知兵　務德不務刑

袁楚客規魏元忠書

安天下先正本　安天下道曠一失　公主處男職二失

緇衣游食三失　倡優授官四失　為人擇官五失

寵臣耗府藏六失　外戚不助養七失　州縣不選進八失

政出多門九失　非才食祿十失

李嶠答時書

建官不可濫　守位曰仁聚人曰財

崇作寺觀　十道訪察　太子正天下定

主信臣忠魏之寶　省玩好以訓天下　賢智息有所師

宋務光大水上書

閹適丑拒諫亂　天人相與之際　王者郊禮天地

備禦存乎人　霖雨閉坊門　更化以身先

擇賢能建儲副　遠佞人親有德
韓琬論政書
国安危在於政　正觀不徵雜皇道　仁義百行之本
聖人防未然　量器能授官
柳澤言事書
睿宗神聖勇智　請東宮置拾遺補闕
去寵愛之大甚
孔璋救李邕書
明主舉能拾過　願代邕死　劉孟敵十国之衆
高郢諫營章敬寺書
大孝與天罔極　元帝議罷郡国廟
大農有權酤之弊　孝在承天地　夏禹卑宮室
武帝窮末士
元稹論輔道太子書
三代之君仁且久　成王所近聖賢　秦縣師保之任
選道德者十六人　正觀師傅皆宰輔
卷之五
疏
馬周上疏
言大安宮卑小　諫幸九成宮　諫世國世封嗣職

唐目　六

聖化以孝為本　皇帝躬親祠事　名器不可假人
馬周又疏
世教長短由德厚薄　儉於身恩於人　今徭役稍甚
光為文景節儉　武帝奢侈　今服飾靡麗
前代之所由長　正觀米貴而人謗讟
毋違欲以資寵　儉以息人　動人以行不以言
寵遇諸王之恩過厚　帝子俸賜无極
在刺史得人　守令選賢德
魏徵陳時政得失
刑賞之本在懲勸　今刑賞由喜怒　州犁上下其手
張湯輕重其心　以供帳罰人　靜則安動則亂
守之易得之難
諫作飛山宮
隋恃富強不虞後患　安卑宮德之上
仍其舊為次　甘心侈靡為下
陳事疏
德礼誠信　待下未尽誠信　同心為朋告訐為公
毀譽在小人責於君子　君子不无小惡
小人時有小善　管仲對威公害伯
穆伯不用間倫下鼓　待臣下以德信礼義

唐目　七

十漸疏

十漸不終　市駿馬訪怪珍　畏民而興役

縱欲勞人　泥小人疏君子　上奢靡廣力役

讒佞得幸守道疏間　田獵畢弋

奏事頻色不接　長傲縱欲無事興兵

民疲於役　災異之戒

魏證十思九德疏

本固木長源浚流遠　殷憂道著功成德衰

十思　九德　不言而化

魏玄同選舉疏

取捨淆紊　周官不專六職　漢任六牧守

魏晉始歸吏部　在官不可无斈　用人如用財

不擇舉者責所舉

劉祥道選舉六事疏

一取士多且濫　二取而人多而官少　三勸奬之道未周

四舉秀才　五用人久其職　六无專責曹吏

陳子昂勸興明堂大學疏

元氣王政之大端　先王以人通天　唐虞桀紂和之得失

文武誠信幽厲乱常煬帝宗廟為墟

明堂和元氣叙人倫　建明堂與天下更始　不数朞見太平

大斈政教之地

薛登選舉疏

取士先敦朴後雕　漢室求士觀其行　魏晉梁陳隋取士

率士皆務覓斈　賞罰行則賢不隱

蘇安恒救魏元忠疏

子産為政累年成　吏不久不究力　明主有勤天下之志

為吏長子孫　刺史未四考不得迁　官不必備惟其人

官多不釐務　才堪牧宰上佐並以迁授

内外有徇貨鬻爵之心以賄為[illegible]不賜[illegible]

常嗣之諫營寺建官疏

營寺累年不絕　頹息重困　官得其人天下治

取人未試而迁　刺史縣吏治人之首

願有司精加汰擇

辛替否論濫官營寺疏

古之建官不必備　愛一吏取三死　君以人為本

損人穿教非佛心　夏商周有道之長　緩所急急所緩

致人毀道　一寺當一宮之虛

辛替否論科封營觀疏

太宗得至治之躰　中宗忽先帝之化　法太宗則安

法中宗則危　營求權寵百餘方　待罪數須五年

卷之七

吳兢勸聽諫疏
封事諫木比　人主常聽諫諍　古以諫言為戒
帝王莫盛於納諫　忠諫有益　煬帝諱言增諫
太宗好說至言

張庭珪大旱疏
陰陽愆候九穀失登　預塞禍福之門

于休烈論金城公主請文籍疏
漢不示東平征戰書　西戎不可貽經典

公主當用夷禮　請去春秋

張九齡重守令疏
殺教婦天旱　刺史積資而得　毗庶國家之本
國家賴智能治　欲治之本重守令

又言選士疏
不正其本設巧於末　法弊於不變　一詩一判重言是非
用人不可不第高下

柳澤言後斜封官疏
神龍綱紀大壞　斜封官皆僕妾私謁
姚宋為相事不如正　難用名器

獨孤及陳政疏
召問集賢殿　宜設諍木於五達之衢
獻替建太平之階　師興十年不息　宜反躬罪己
藏兵以贍國用

陸贄請釐革賦稅弊疏
一曰賦役之法　二曰播殖以不成　三曰廉使奉正之能
四曰明君不厚所資害所養　五曰所儲唯衣相養
六曰古者一夫百畝

杜佑討論吐蕃疏
聖主不疲內事外　馮奉世斬莎車王　吳往步斬突厥

元積諫諍疏
治亂之始有萌象　治之萌象　亂之萌象
太宗厚賜勉諫　進前者歲无一人　條上十事

卷之八

表

房元齡諫伐高麗表
臣上古所不臣　抑進退存亡　以人命為重
許高麗自新

敬暉請降諸武封爵疾武帝朝
帝王歷數應五行　三聖重光布德　則天封建武家子姪

唐宗恩德之盛　皇明反正而諸侯封建依舊

韓愈佛骨表

佛法自後漢時入中国　中国有佛尚矣

古者君民壽考而中国未有佛法　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迎佛骨　小民傚効事佛

韓愈潮州謝表

天子神聖威武慈仁　守令奉承詔條　瘴海遠惡

愛文論述功德　憲宗掃除藩鎮

状

陸贄關中事宜状

嘉威昭德　居重馭輕　王畿四方之本

府兵得居重馭輕之意

乾元失居重馭輕之權　關中太原四軍

兵戰不敢輕用　立国安危在勢任事否在人

關中王業根本　棄重取輕

陸贄論遷幸之由状

閭里不寧　郡邑不寧　關畿不寧

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　天命在人

得道則興　新聖化以承天休

陸贄請對君臣論事状

帝王莫盛於堯　毋以小虞妨大道　王者賴人誠自固

民至愚而神　不已而後及人　誠信不可斯須去

成湯改過宣王補闕　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

從諫帝王之大烈　不宜梗進言之路　恒情所輕聖人所重

九弊不去　知人免舜所病　治天下務得人心

陸贄論尊號状

皇帝德合天地　尊人理物謂天子　秦兼皇与帝

人主輕重不在名　一舉而二美從

陸贄論赦書條状

禍亂之暴　収群心在赦令　改筆并條

改過行善為難

陸贄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状

聖人遠制而尚廉　天子与天同方　瓊林大盈古无傳

珍貢私別庫　公共人崇從　出庫賞賜有功

陸贄論進瓜果人擬官状

當今所務在爵軍　立国惟義与權　賣利歷名

献瓜果得厚賜

陸贄論賜渾瑊男書取散失内人等状

當今所務不可移

陸贄請許臺省長官薦屬吏狀
国朝之制　開元格令　桓公問宰嚭
輔相多出臺省等官　武后知人之明
以精失上
陸贄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議者忽所易畧所長　勢有難易事有先後
戎狄之長　中国之長　有六失
罷防秋者析而之三　建文武大臣為元帥
奏
陳子昂奏八科
一措刑　二官人　三知賢
四去疑　五招諫　六勸賞
六勸官　七息兵　八安宗子
對
陳子昂對三事
九道出使不見其益　尭舜不下席而化　刺史縣令政之首
天下有危機
諫
朱敬則羅織獄諫
李斯相秦　不知变之禍　陸賈叔孫通事漢

知变之善　仁義奉天之遷廬　下令使天下更始
薛登諫絶四夷
三王是漢親非　入侍被其恩　匈奴无窺中国心
禁毳侍子
卷之十
言
高郢復上言
聖人不為可名不為有功
杜牧罪言
上策莫如自治　中策莫如取魏　下策為浪戰
封事
魏元忠命将用兵封事
文武二柄其道一　何世不生才　漢文不知尚廣之賢
兵為王者大事　將以智為本　將帥不在家世
賞罰軍国之紀綱　許民間畜馬
略
李翱條復太平大略
赦夏侯孜等不誅　蠲賦十万　不受女樂
用忠正屏邪佞改稅法等六事
箴

張蘊古大寶箴

至公无私親　夏王一饋十起　周文小心

如衡石如水鏡　窮神入性

李義府承華箴　同本家慶

通類

孫伏伽上三事

隋不聞過失天下　左右史書言動　郤獻

罷散樂　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

高馮上五事

擇八座溫厚脩潔者　蔬菁綵

斂歲實息出奉　增官寡賜

增注唐策目録卷終

增注唐策卷之一

策

裴垍賢良策

字弘宗德宗貞元制舉賢良垍爲第一

皇帝若曰朕獲承天序欽若明訓嚴恭寅畏十有六年而大化未流大樸未復五刑未措崇曰書舜典五刑有服孔安國注墨劓剕宮大辟也五教未敷崇曰敷五典在寬注布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同上是用申詔羣公卿士詳延讜議子大夫發所蘊蓄宜悉心以對

昔先王之經國也修戎備戒不虞崇曰易萃卦君子除戎器以戒不虞故靖亂以師止戈爲武崇曰左宣十二年楚子曰夫文止戈爲武用輔文教崇曰前刑法志威武者文德之輔助臻乎治安當今方夏甫寧甲兵僅戢朕深念黎庶久從征役尚多軍旅之勤未復農桑之務思與休息致于康寧俾安其居咸樂其業敦本以足食厚生以豐財明禮義之節興廉讓之道廣忠利之教銷征伐之源使王澤洽乎人心和風暢於四海內備本末當舉而行至若執禁御人在申法令因時而用損益不同國家所定科條皆參古制著爲常憲頗積歲年或

輕重之宜於今乖當或有贖之典循舊難行
思酌其中佇聞沿革致治成俗必由於教求
賢審官務得其實今春鄉選士未抑浮華吏
曹擇人先取資序國庠雖設冠纓或濫藝文
頗行稚須猶闕將何以華選用之法明道德
之宗陳詩而辯其風考言而知其行必敷百
要用正源流柔遠之道安邊之略歷代以來
議者非一賈生五餌以何爲得崇曰本屬贖欲論蓋誼
五餌三表以係單于賈誼新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人之狀好人之技有此二表也賓已滿可期十死一生後將少至此二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
壞其口賜之以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
幸之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嚴尤三策以何爲
上崇曰唐突厥傳序以爲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尽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下策而
得其中漢無策秦無策惠其中夏以四方中國之道也其日上漆秦長短限中外安翊中來漢
以宗女妻單于故曰無策晁錯之論守塞詳述所宜崇曰
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陳之下
其邊境患將吏發卒以治塞不令遠方之卒守塞二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復爲一城先爲室屋具田器募皋人及
免徙作令居之不足募民之樂往者以其家爲之築室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不使其卒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告
陽高爵復其家此之謂也胡者充國之議請邊罷兵明其要充崇國曰
而心相萬民也
功相心萬民也
擊先零羌虜其少壯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條不出兵留其田便宜十二事因田致穀一其

聖人節天道而行

盛壽渭宮而下

戎羌虜稍衰病之勢二也居民不失其業三也五也間暇伐材繕治郵亭六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罷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隙九也又驚動大小開使生它變十也治湟陝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
施於事實當擇可從舊章有非便於今時典
或不師於古弛張之道咸著于篇無隱所識
朕將親覽
對曰臣聞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崇曰易謙之彖辭則天之經故雖盛王必詢事於下法
地之義故雖狂夫必進言于上伏惟陛下統馭
萬國十有六年炤之榮光幽昧无不明照昌
以和氣廣鶩无不懷順皮末枝物性常遂猶慮
國事多缺皇猷未熙降綸旨以徵賢肅宸嚴而
問政周易乾乾之義臣何敢知臻細瞭緝熙臣
之經術不足以討論臣之智能不足以圖義安
可以識陛下之高問而奉承之聲其微淺昧死
而對制策曰朕獲承夫序宜悉心以對臣聞君
子所貴乎道者貴其不已崇曰魯哀公問於孔子
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聖人酌天道
朕天道而行者也亦貴其不已中道而易廢則无成功夫

罔蓋舊刑罰之風

爲數始於一二其不已也萬物之多可以計焉
夫爲度始於分寸其不已也八表之廣可以揆
焉故含垢著誠有時而化貴德賤財有時而朴
以明慎用獄有時而措刑以孝慈訓人有時而
知教行之不至而又行之則無不至矣伏惟陛
下建中之風夌邁古始肅若秋令照如春陽邦
君諸侯率回心而向道公卿大夫咸克己而復
禮是皆成康文景所不能也伏願陛下執之如
始又不能禁禁之之道不在於彼在於此先
王所以臨之以敬使之以和懼其未也故選建

唐一　四

明德以爲師長人於是乎可使也而不爲姦宄
不爲姦宄則不用刑法是以成康之際囹圄空
虛四十餘年崇曰武帝策御稱成康刑錯不試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其
此之謂乎至漢文及我太宗皇帝皆不以寶位
自矜不以洪業自恣率身以政御物以仁仁風
和氣何往不化化洽政成即人人無不歸心無
不禀令故漢文決獄纔及四百崇曰前漢刑法志選裘擇之爲是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太宗斷刑不滿三十崇曰唐紀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仁之至也詩曰人之質矣日用飲
食崇曰詩詠天言治定而無爲也然則今法令立貞

法兼教化

觀之法令也其間損益曾無幾乎事在昔設之
而姦改今用之而姦生將俗僞風醨未臻於丕
變豈或沿或革未得其中道者也然臣所惟者
刑部大理共執繁文御史臺專持常憲以肅僚
吏以齊蒸庶蒸庶已上皆自避其法令貴其苟
免莫見承其教化至於知恥臣小人也所聞所
覩亦惟法司憲府而已未識教化之所由也倘
俾使科條不獨用禮樂以相成則宥贖之等差
輕重之宜適事更八聖義冠千古臣之敢議其
沿革者乎如或議沿革黷聰明者是皆狂瞽

原一　五

說欲示陛下已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以求進
也伏惟陛下勿庸之事則不備禮樂不承教化
繁其刑是多其網羅欲人之不入也省其刑是
卑其墻垣欲人之不踰也故曰繁與省不足道
者爾制策曰春卿選士未抑浮華夷曹擇人先
取資序國庠雖設冠屨或濫藝文頗行雅頌猶
闕將何革選舉之法明道德之宗者臣聞五帝
三王之光宅天下保乂黔首俾八表之俗並禀
於淳和萬姓之生畢臻於仁壽非耳目之所能
視聽非手足之所能挈提蓋率衆賢而共致之

選舉在乎審公

也然則選賢之術自古爲難大抵使鉤黨不興僭濫不作人知其舉賢者必賞蔽賢者必罰則人汲汲於求賢矣人知其爲善者必進爲不善者必退則人孜孜於行善矣如是立教化之源豈選舉之道而已今陛下以禮部所貢本於文字而行業不彰矣吏部所集繼於資序而俊乂不至矣然行之以久改之亦可但願陛下精求主者委以擇焉今窮經者必能通聖人之志輔明主之治然後選之策對者必能察百姓之安危陳一時之利害然後舉之則虛空言者無因而至飾辨藝者無得而升矣使天下之士皆知不可致之以他物自然求之於厥躬斯迺移趨競之風勵生徒之志子衿之什不作[illegible]棫樸之詠有聞[illegible]其必曰至公乎如或不本於此但勤於彼雖鄉校日益國學歲貢臣謂之難矣若吏部者格文憂客踰濫滋衆足以擾多士不足以防姦人伏願陛下疎其條目簡其簿書使有司得自施其操鑑然後責其能否斯救弊之一端也然臣終以此爲常事耳足以求常人未足以輔陛下之烈

四科之爲

在職官三年不在選

光今若令百司及州府長吏各擇其羣官庶吏之尤異者歲貢之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文學四曰武略是四科者有一於人則可以舉薦於陛下陛下覈是而任用之觀其行事驗其成績則賢與不肖斷可識矣舉得其人增秩賜金以賞之失其人左官黜貲以罰之重賞罰於得失驗遠効於他時則不復謬舉於人而速戾於己也此所謂相責以求賢相保以從政謹閑梁而息浮僞也如此足使長吏用心以祈寵錫多士進德以求聞達上無虛授而下無素餐矣陛下令長吏考之於鄉黨采之於州縣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斯所謂以萬人之耳目達一人之聰明也其在職者未經三載寓居者未及三年並不在此選何則未究其作事之始終行己之情僞也又所舉四科必以人廉孝悌爲之質素然後雜別藝能爲之科第耳此炎漢選士之通方也如是則庶乎官得其人官得其人則事得其理事得其理則人安其業人安其業則天下之務成矣天下之心定矣務成則不擾心定則不爭不擾不爭而太平不洽未之聞也道德之興雅頌

之作或由於斯制策曰賈生五餌以何爲得嚴尤三策以何爲上晁錯之論守塞詳述所宜充國之議靖邊塞明其要臣聞夷狄之爲患久矣故猾夏載於虞書（崇曰書舜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鬼方播於周雅（崇曰蕩詩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降及秦漢迄于聖朝攻守之略是非之論雖動万變然卒歸兩科何者中國積實下人康樂歲祀亭障未足爲虞守國困乏下人愁苦日獻琛寶未足爲慶故春秋內中國而外諸侯內諸侯而外夷狄非王者之法不一乎天下言致理之道自近者始也賈誼五

唐一　八

餌俱未得也匈奴之心腹耳目雖則壞矣諸夏之人財物力畜誠耗矣此帝王偷安之計非持久之道也嚴尤三策人以爲一可采也侵偪則驅而遠之遁逃則守而備之此帝王御戎之要經靖邊之大略也晁錯之論欲塞上之人輕去故鄉欲之新邑此誠大計可以遵行充國之議欲令塞上之卒不媮國用不乏軍粮此實深思謂之嘉畫（崇曰以上並見錯問注）則陛下之及此問也豈不以西戎未平乎若西戎者臣伏見陛下境土之兵衆矣邊塞之將多矣但令有所統一無所

關道則凱樂之期可依而望也然臣之慮以爲節制之臣不思大動患失重任始熖熖也不齊心以撲滅及赫赫焉即離心以顧望此一患也又城池高濬矣器械精多矣卒有出攻入守之便恐無芻茭粮糗之積此二患也二患既除則制遠之術盪蕩之方盡在於聖朝矣制策曰舊章有非便於今時典或未脩於古弛張之道咸著于篇臣伏惟皇家之舊章無不便於時者但陛下未舉而行之矣陛下今典無不合於古者但四方之臣未勤而守之矣臣願陛下行貞觀

唐一　九

之故事則至治必化嘉言必聞矣四方之臣守陛下建中之明詔則制度有常風教不敗矣

牛僧孺賢良策（憲宗元和初）

皇帝若曰蓋聞昔之令王躬上聖之資御太寧之時猶懼治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過矧惟寡昧膺授多福思負荷之重蔑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息忽至若窮神知化以感其德（崇曰易繫辭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經文緯武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敷化之

中代已下源於治未能

給且歷代禦者名

井田限田之制

源明目達聰用視聽之表（崇明目達聰 聽 明）斯
夙夜之所至也子大夫将何以臣建而致之
乎自中代已還求治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
效難彰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
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
諛常進莫不欲近壯士而忠直常疎莫不欲
勉人於義而廉隅常不脩莫不欲禁人為非
而抵冒常不息其所繆盩豈無根源爰自近
歲仍𢿙大澤𪔂所墜沾濡必同滌瑕蕩穢以導
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桑覃

唐一　十一

國學以振儒風習廢職以補維綱備衆官以
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政行者未聞
（衒誦班）輸勞者未乂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
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之材之數
未綴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
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不變其俗
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華繁而愈失乎
佇聞嘉言無或隱諱周之受田有經制（[illegible]）
（文公上 [illegible]）
事漢之名口有常數（[illegible]）

按人命

自功而 奏於

（日秦用商鞅之法壞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與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今疆畛相接
半為豪家流庸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焉
得奪富以補貧将欲因循豈可損多而益少
酌於中道其術何如取人唯其行不必文采
（行下）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
而備察才非錯綜而徧知不必文采為重輕
而事可進退不必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
適變矯枉濁於良規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
祥何施可以壽群生仁衆性徵於前訓而有

唐一　十二

懷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備朕意（嘗曰）
（武策 蕫曰 科別 [illegible]）
對曰臣聞帝王有大功所以興治亂昔夏禹治
水土救滔天之災功成而夏勤德衰於三代此
由功而治也（[illegible]）
（[illegible]）晉武帝躬儉
于初有平吳之勲功成而驕侈逆生於胡羯此
由功而亂也（[illegible]）
（[illegible]）

以將驕構業人將將戶陳盬諍揀諫淵瀟遊其以所引之亦至車使制覆日寢武館漸人人議
基創化導民絕纖綸之貢夫彫琢之飾事修武用思啓土疆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華
登封之禮讓而不為而懸奏之心因循以起元海可除辛令優亂善始於初而忘令終於末
今陛下御天下四年矣天威霆震封豕梟戮海
內服陛下之功矣然忠智仁勇者咸擢辟自奮
以觀治於陛下賜臣之策乃懼治之之不至動
之之不中下以警風波之震上以思負荷之重
此誠大禹憂勤之同志也微臣敢不再拜而稱
萬歲至於贊文武之業通教化之原窮神於天
人之際達聰於視聽之表此微臣之志也制策

窮神於天人之際

曰自中代以還求治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效
難章明莫不欲還淳朴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
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
莫不欲近壯士而忠直常疎莫不欲勉人於義
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為非而抵冒常不
息其所謬盭豈無根源者臣聞風俗之厚薄天
下之侈儉雅正之進退法禁之弛張撼其根源
在君上之所措耳大凡天下之事未有不行於
上而行於朝廷未有不行於朝廷而行於天下
者臣聞中代已前卑宮室以教天下故天下宂

天下之治在君上之所措

居而不羞菲食以教天下故天下菲食不怨嗟
語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中代以降
則不然土木之工畫繪之巧雕墀鏤砌洞達於
千門之間珊瑚琳琅晶熒於百柱之內而搖土
畏不濬築臺畏不高苑囿畏不奢狗馬畏不足
教於人則曰還朴反古其復乎哉則曰遵儉
守約儉約其可行乎哉此所以澆風扇而侈物
貴者有由然乎臣又聞中代已前以不專之德
御臣下故佞邪退而忠直進夫不專之德豈造
次而已乎所謂堅甲勁兵不令專任詢謀應對

上奢靡則侈物貴

不令專權夕處朝遊不令專侍俾無專任則輕
重得以相臨俾無專權則輕重得以相制俾無
專侍則賢良得以相參此所以佞邪無所入忠
直無所退中代已降以有甚於此謂之宰輔不
見於涉旬謂之公卿不見於越月處之諫列不
見於經時目之侍臣不見於終歲若然者雖有
小人安知而遠之雖有壯士安知而近之此所
以巧諛無所退忠直無所進者有由然乎抑臣
又聞中代已前進廉恥而必用故不義者懼斥
非遠而必禁故抵冒者稀中代已降則不然寵

上疎賢則巧諛進

上不以義則義者何由而進

諸侯之位未嘗因功故寵臣惛狃矣接百司之
情未嘗盡[redacted]故幸臣專命矣待工巧之徒或過於
縉紳故奇技爭先矣黜諫臣之官或因乎獻言
故忠賢盡黜矣若然者盡其不義矣義者何從
而進乎縱其為非矣非者何從而息乎此所以
廉隅不修而抵冒不息者有由然乎差乎六者
為政之本者也陛下循中古之上其化由乎前
循中古之下其化由乎後綜其源而正於繆者
唯聖人乎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數大澤霜露所
墜沾濡必同絛瑕穢以導人心省徭役以豐物

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
以補維綱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
平而政行者未聞輸勞者未乂農者無以免艱
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之才
之歎未輟於終食蠢於法者無不去而其法未
修明功於政者無不行而其政未光大豈不變
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㩁而愈失
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聞夫夫之心可形
於一家千乘之心可形於一國萬乘之心可形
於天下又安有明天子在上而有難濟之道愈

方乘之心形天下

殺者之幹原於殊令不行令不信

失之事也臣意者法令未必行詔令未必信耳
臣請舉一者以明之臣伏見陛下三年之中兩
下赦命豈不有交易改殊之禁乎是欲同天下
之風也豈不有榷酤停止之令乎是欲蘇天下
之人也豈不有雕墻峻宇之憂乎黃冠緇衣之
慮乎是欲抑浮墮之人省無端之費也今者自
晉而東厥錢用青金自河而北厥錢用黑金是
殊異之禁不行矣涉淮而南浮浙而西復榷筦
斡厚利是恤人之令不行矣舉京師之坊近百
數坊有寺僧土木之工無已丹雘之飾不息有

司惟制條格一無可觀徒使髡髮賊夫腹非于
我是省費止姦之令不行矣夫同異之禁不行
則陛下之令出于彼而止于此雖謂日數大澤
改行者焉得而聞乎恤人之令不行則陛下之
恩布於此而止於彼雖謂省徭役臣不知徭役
之必省乎雖謂蠲田租臣不知田租之必復乎
則勞者未乂農者未厚又其宜矣省費止姦之
令不行則陛下教勸於此而革於彼也夫人飢
寒於中則姦詐興於外姦詐興於外則鞭笞桔
荼之不暇犇嘑又安有思於學者耶此所謂未

版籍以禁游惰

受田方今之急務

富而教陛下謹於衆衆而必行則法令脩明於
有
庶工之績不立乎言信於下則天下之才敘遷
而必至又何有乏才之憂於終食乎又況陛下
勤求之意如是而至則俗之不變豈其難耶又
在陛下今日之言必復之耳制策曰周之受田
有經制漢之名田有常數今疆相接半為豪家
流庸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焉得奪富以裨
貧將欲因循豈可損多而益以酌於中道其術
如何臣伏見受田之制方今之急務也昔周人

井田之制遠而不可復漢氏名田之數疎而未
可行陛下索臣以酌中之道臣請原其弊而詳
其術臣聞古者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孫明挽
七章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是以聖人不行而知盡以人不游墮而
籍書通也今國家版籍不懸迁徙無制牧人者
以急就其税役克副於公限而成績立矣故鄉
有孔跖皆生終身而亦不可知也況於游墮之
人哉版籍不懸則墮庸不復墮庸不復則田萊
荒榛田萊荒榛則富者得以專其利貧者不能
專其業於是編戶逸為游墮良田併於豪家今

陛下誠能詔天下一脊市吏隨人所在皆備黃
籍來者根其從去者審其方居者詳其業疾者
辯其數時貢籍于縣歲貢籍于州州與縣相關
以困其游者而廩其窮者責其業者旁者優其
食也志不業而食則盜論而司敗督察之若是
一人游墮一鄉棄之則守業者不得不固游心
者不得不懲然後頒限田之科重兼并之律使
公侯卿士方伯連帥下及於豪商大賈不得廣
併吞以專厚利困小澤以富貧人若然則均田
之方隅其間矣又何必奪此而與彼然後為損

益乎制策曰取士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
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
而徧知不以文采為重輕而士可進退不以資
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渴於良規者
臣聞仲尼取士之科其目有四德行言語文學
政事論語先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固以用之不同科變之不同道耳今陛下
取士之首故不宜必以文采為輕重也可而進
否而黜一日一日而九迁没齒而不用又豈以
資考之為程準耶然則不察其行何以命官不

取夫命官黜其才行

德行吏治別爲之科

覈其學何以考績臣伏見比年御史轉郎官拾
遺迁補闕由文學入仕者舁本朝皆常典也然
未聞命官之日天下有以知其由至於綉衣持
斧不聞擒其姦決其獄而得者崇曰前武帝天漢三年羣盜徐
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既得而迁
又如是拾遺司諫不聞著其狀獻其言而得者
亦如是二端登賢之象也若然陛下於此不察
其行何以察之不覈其才何以覈之若陛下命
一官迁一職必使天下之人聚旅相示曰由某
善而得舍其善而失則人勵於躬而悚於行矣

臨事不惑居官必聞謂之非才臣未言其非才
也若能則才與行由考績而見矣然與遷官事
而至矣苟不然則圜首方足者一呼而千一唱
而万其何以察之哉陛下又責臣以適变之術
則不若別命天官冢宰與岳牧府寺訊以德行
吏治別爲二科歲與文學同臻于會府辨其事
實有用舍奉之當否有賞罰内以備四科之選
以叙九品之才則吏之條貫亦於是乎在然此
羣言皆及矣故臣不敢詳究而論之何方可以
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衆性徵於

前性而有擬設於當代而易從勿很勿并以種
勝意臣聞脩人事以序天道皇王之大典今陛
下幸以六氣百祥之爲問徵臣敢不遽數以終
之昔者一婦之冤其感於天也有三年之旱爲縣
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
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
丁壯奈何其後自經死姑女告云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
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
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
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手足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

大敬重于公一夫之怨其感於天也有六月之霜崇曰
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譖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夏天爲之降霜而況於一方
之人陰愁慘怛而未之恤乎此則害六氣却百
祥者亦云至矣臣請指明而述之且臣聞古者
天子之女下降於諸侯蓋時行家人之礼婦形
管之美崇曰靜女詩靜女其姝貽我彤管有煒說懌女美非徒誇後
靡輝風俗而已也及後有土之臣不能曉上意
以由礼於是聚徒以輟耕鳩女以罷織雕鏤金
銀紐緝紈罽享羊宰牛血流如河獻琛奉斂一
費巨万於是方城千室之貯亦不曉上意以爲

壽羣生
仁衆性

婚礼然也吾君意也天門沉々邃不敢詆乃低徊以淚流於是梟臣得以肆其威於下國窮人無以號其怨於上天弊成因緣為日曠久抑臣又聞陰怨之氣豈徒然乎聚為密雲洩為大水極則闗变則旱故宰天地者導陰陽之氣牧黎元者合男女之時臣願陛下念貴主之笄年則憂三等之親有怨曠之女覲婚儀之紵帶則憂一方之内被剝剥之虞矣然則陰怨之氣鎖而六氣序天地之運和而百祥出絪緼交薄光焕閶誅者可勝言哉至於生々之理無長短也得

唐一　二十

其死而為壽也死故而兵之則力死死故而刑之則獄死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則餒死寒死少死所長老死所養則孤老々死含是而生死長短者皆壽也苟陛下將㨾造文必於是則仁壽之化洽羣生而福衆性者盡斯而已乎徵之前言既具於上設之當代顧陛下行之之意何如耳安有所從之難易哉臣以帝王之難不在此夫難者一則持盈二則定傾所以九廟有不還之宗表定傾之難也實陛有二王之後表持盈之難也今陛下定傾之功揭日月矣持盈之道

持盈
定傾
之難

頗有誠難夫圖於春秋誠在黷武果於英斷誠在尚刑深居無事誠在好逸遊宇内清平誠在侵夷狄戒之不倦政之不違乃至於陰陽失和父不哭子帝王之功臻是而至矣若臣者隴西生男子其生甚微其死甚易然而其志甚壯頗有憂天下之心常懼有心不得言有言不得達今幸遭遇陛下策臣於赤墀之下又賜臣之策曰勿猥勿并以稱朕意若然者是臣心得言言得達之秋夫天子聖而下臣直今陛下固當宥臣之罪而納臣之忠但不曉有司之選識天心

唐一　二十一

乎伏惟陛下深察之此治乱安危之大計也

元稹賢良策

本傳元和元年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十八人稹第一

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々業々書曰臯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兢々業々一日二日万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治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書大禹謨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文帝紀二年詔曰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鼂錯傳詔有司選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時賈誼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

間其

主父偃分王子弟　學世數者之本

武帝元光元年詔賢良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臣時濟俗罔不率繇一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求茂異舍斥己之至論用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詠用之要庶乎計之可行行之不倦蘉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澤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方方懷仁三王之礼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夆浸潭乎下升中于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洊穰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備念彼疲甿遠乖富庶督耕食之業人無戀本之心峻椎髓之科下有重斂之困夆何才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頋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偃懲患於晁錯而請推恩崇曰武帝臣諒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險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其裒吾致霸於齊

管仲內政　元帝優游儒術光武責實

桓而行寓令崇曰刑法志齊桓公用管仲公問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而難以速得志矣於是通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者之懷眷茲治闓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術盛業竟衰崇曰本紀贊元帝好儒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崇曰宋弘傳費讓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二途取舍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篇與自朕躬無悼後害

書以言試納

對曰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及之是天下人之福也微臣其敢恣意而不言乎臣聞之古者以言試納崇曰書舜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豈虛美哉蓋用其言也是以益贊禹而班師觀策注說復王而作命崇曰書說命上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斯皆用言之大略也洎漢文帝之德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焉舉詔者晁錯而已至武帝時董仲舒出觀策注然而卒不能選列條對施於天下夫用其策不棄其人以

南虞策上不得用言之實

天子以策濟人

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爲哉若此
則徒誑試言之科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晋
朝成暮敗之不暇又安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
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
寵綏其爵秩然而嚮若開天下之人曰某日
天子降某策問某事得某策濟某功抑不知直
言之詔屢下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
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行耶陛下肇臨海内務
切黎元求斥己之正言貴著明之確論斯命説
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微臣所上愚

二 唐一 廿四

對皆指病陳術而爲要與不以辛凡躲論而飾
辭事苟便人雖繁必獻言務詣理雖鄙必書固
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盡微臣之獻
替耳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可觀
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
士逮我明天子然後能以策濟人則臣終始之
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使時則臣有瞽聖
欺天之罪將寘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矣所
甘心焉臣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禮樂之久寢
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濟難之術酌推恩寓今

高祖撥亂致治

明皇始治終亂

之宜皆當今急病也臣敢不別白而書之昔我
高祖撥去禍亂文皇韃櫜干戈被之以仁風潤
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
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氣
和總天下之衆而天下之人洽故敬讓之節著
而勸愛之化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兼六代之
至德稱至德者與文皇以代堯舜豈異事哉有
誠信以將之也明皇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
宋而右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俗不能進焉睿
初帝即位用姚崇爲相崇老薦宋璟自代二人猶爲也其皆相崇以開元九年薨璟罷政事廿

二 唐一 十五

七年復爲尚書右丞相四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殖四海
大和崇曰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志操
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比
於是奉升中告禪之儀則封泰山而秩嵩華宰
巡守之典則宅咸鎬而朝洛陽開元十三年車駕發東都
十一月備法駕至泰山足御馬登山晉從官於谷口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上祀昊天上帝於
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依乾封故事礼既畢行物亦隨
耗天寶之後征戍革與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
時之乳哺而有之者一朝爲兵藏之兵與以來
至今爲梗兵與則戶藏戶藏則地荒地荒則賦

将興礼樂必先息兵

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適役逃征之罪多而推
筦權宜之法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群儒
念礼樂之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
将絶復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敭之微臣以
爲将興礼樂必先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两
言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
鋒刃而已也盖誠信著於上忠孝行於下敬
讓立則争奪之志銷争奪之志銷則和順之心
作而礼樂之道興矣此先王修政戢兵興礼樂
富庶人之大略也陛下不必欲責臣以詳究之

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充雖神農
教天下不能無餧殍之人矣是故古之不農而
食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
難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
物之智則食之是其四者率皆明者勇者巧者
智者之事也有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
此者不耕則不得食不織則不得衣人之情衣
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常寡而
賤貨者常多豈姜之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
之事則不然卒伍廢簡稽之責百貨極淫巧之

不農而食

功列肆兼盡幷之賈加以依浮圖者無去邪絶
俗之正而有抗役逃刑之寵假戎服者無超乘
挽姜之勇有横擘詔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
而九游食惷朴愚鈍不能自還者而後依於農
此乃非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是以游墮
之戸轉增耕桑之賦愈重暴時之十室共耕而
猶不給者今且数家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
隱之吏尚不能行若憎斷擘持之則轉移於溝
壑矣今之課吏者以賦歛無逋負則爲上第以
臣觀之是陛下賦者誠害陛下之人耳若此則

農桑之税既如是堕游之衆又如此農桑因則
忞本之心薄堕游衆則富庶之道廢此必然之
治也今陛下誠能明試課之法减冗食之徒絶
雕鐫之工罷商賈兼幷之業絜浮圖之行峻簡
稽之書薄農桑之征興戰耕之術則游墮之人
盡帰而戀本之心固矣富庶之道興矣而貞觀
開元之盛復若此則既往之失由前將來之慶
由後安在陛下悠悠誠之慎之而已乎至於主
父偃乘七國幷吞之後謀分裂而嬌推恩管寡
吾當諸侯爭奪之時先詐力而行寓令皆時之

漢元尚儒光武課吏

唐堯植舜禹而種皐陶

權術也雖覩策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而明
於聖朝哉臣雖淺庸尚不敢言禹湯於皇帝之
日況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遑詳及而
言之臣伏讀聖策又見陛下執契則群下用情
任下則庶官無當以漢元尚儒學而衰盛業謂
光武課吏職而昧通方以臣思之皆不然也夫
委之於下而用情蓋考績之科廢而清濁之流
濫也尚儒術而衰盛業蓋章句之學興而經綸
之道喪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察之法行而會
計之期速也臣請條例而言之夫神農斷耒耜
教闢耨（繫曰神農氏作斵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所以墾
畎而殖嘉穀也然而不能過稂莠之滋焉其所
以過之者芟夷鐵鎛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宅
百揆（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亦所以植舜禹
而種皐陶也又不能辨共工驩兜之逆焉其所
辨之者故棄戕戮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滋而
廢耒耜之用故能盡足用之方唐堯不以四罪
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
下知所任顧行之如何耳是何謂任之必不可
也至於考績之科廢章句之學興經綸之道喪

唐一　廿八

通經文學之科

迁次進拔之用

禮部以兩科求士

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極弊也幸陛下問及漢
元光武之事臣請據數而終之今國家所謂與
儒術者豈不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
者又不至於覆射數字明義者纔至辨析章條
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通經之士蔑聞以是為
通經通經固若是乎哉良於工文自試者又不
至於雕辟鏤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焉或出於
此者則公卿可坐致郎署可俯求崇樹風声不
由殿最違科者進速累取者位高虛嘿因循者
為清流行法在官者為俗吏以是為儒術儒術
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不以朝廷有迁
次進拔之用乎臣竊覩今之朝選而不由文字
者百無一二焉夫施衆網以加一禽尚不能得
況張一目以羅万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
者盡出乎其間可得乎哉以此察群吏又可察
乎哉苟或不可察又可任之而絕其私乎哉此
所以陛下將執契而難用情念垂衣而懼不治
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礼部
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礼六典律令凡国之制度之
書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書能專一者悉得謂

唐一　廿九

實論三式任人

之學士以環貫大義與道合符者爲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謂得之文士以經綸今古理中是非者爲上第藻思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於未隷於朝者悉得以兩科求士礼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罷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綸之文盛矣吏部罷書判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每歲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吏部郎校天下群吏之治最在第一至第三者校定日擾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守人之官籍之爲治者則上賞

行爲若此則任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曰任賢之式每歲内自僕射至群有司之正長至於廉問節制者各奉備朝選一人外自牧守内至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奉備吏部續者一人因其所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奉賢爲不察奉不賢爲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則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曰叙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不屬於文政不登於最行不志於人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役任之若此則式用之叙常而尺寸之才無所

戴白話開元之政

棄矣兩科立則群材遂三式行則庶官當陛下執左契以御之握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之運支躰舉群材於心目乎察群材如用明鏡之形美惡鑒美惡於明鏡乎然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貢士之目視達四聰以明賢之耳聽以冕旒自蔽而秋毫必察以黈纊塞耳而芥動必聞則使漢元章句之儒光武督責之術又烏足縈爲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上人不夭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爲君仁壽歡康未始有極何忍自昔瞑所瞻而言

天下之事乎誠以國家兵興已來天下之人憯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即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與焉此臣之所以汲汲於私心也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

增注唐策卷之一

策

白居易賢良策

本傳元和元年以制策乙等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學士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以痛哭者一可以流涕者二可以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餘載万方大治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至言者以爲辭不切志不激則不能回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治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至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爲美談然臣觀覩普已來天下之治曾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讜不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兩漢之昌言而稱之念漢之極諫而問之病虛无之文无用者獎至言之斥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諭臣以不倦之意懇惻辭悼發於至誠此真聖王思至治求至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微臣之才試效於古人輙欲至言以裨陛下明治万分之一

文帝明聖賈誼忠讜

聖王思至治求至言

也俾之者非敢謂言必可行也賤用之必可明也且欲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无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礼樂之道念救疲甿之方辨既往將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此實万世之福也豈惟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矣臣聞療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爲陛下究因緣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平天下之亂玄宗以聖聞之德致天下之肥[illegible]韓休傳帝[illegible]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歡何自[illegible]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无不革遠无不親近无不和貞觀之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无不舉也開元之治既定而盛礼興焉[illegible]雖二王之明備无不講也礼行在上上下輯睦樂達在下之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熙熙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治无以出於此矣暨天寶已降政教寖微寇既發因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

太宗神武姿

貞觀開元之礼樂

安黎元若省征徭

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
而廢甿无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
上无定費雖日峻榷之法而国用不充日削日
駮以至於耗竭至乎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
也是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
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
未修政教而望寇盜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
之息雖太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然雖常人
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人不能為伏惟陛下
明欲安黎元先念省征徭明欲息征徭先念息

一冊 唐二 三

革明欲息革先念寇戎明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
者若政修則下无詐偽暴逆之心而寇戎所由
銷矣寇戎銷則境无旲廢攻守之役而兵革所
由息矣兵革息則国无饋運飛輓而征徭所役
省矣征徭省則人无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
以安矣臣切見今之寇戎雖以尽銷伏願陛下
不以難散而自疑无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无
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乱革心誠
信明則獷驁歸咎革心則天下逆節之寇不遏
而自銷歸咎則天下已整之兵不散而自全然

齊行令寓令用推恩

後重稅日可減黎甿日可安富庶日可滋因緣
日可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庶讓之風
形因其庶讓之風行而示之以礼則礼易行
矣乘其和悅之氣致之以樂則樂易達至矣其势
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艱懲往
之失莫先於戒戒不明而政不修戒將來之虞
莫大於寇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
失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至於齊行寓令之法以
溺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弱七國施之今日臣
恐非宜今且万人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

一冊 唐二 四

非奧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明何所寓耶今
除國建郡置守罷侯无爵土可瓜非主父憍弊
之日也雖欲推恩何所推也但陛下嗣貞觀之
政弘開元之治必先明二宗而施万葉何區區
以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說或
備於此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
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貢課實而政失
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所共疑陛下幸念之
今臣有不見天下之治興矣未執契之道垂衣
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之始也委之於下

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

者言王者之治充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无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无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督責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為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无為之道乎臣聞无為之道而治者其舜也歟（李曰語云无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舜之治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修己（李曰語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勞於求

唐四二　五

賢（李曰左文十八年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明察其刑（李曰書大禹謨帝曰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明慎其賞（李曰書賞延于世）外敘百揆（李曰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內勤萬機（李曰皋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旰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為者乎終則委於恭己逸則得賢刑明至於无刑賞明至於无賞（李曰前公孫弘謂…）不言職不戒而事万事不勞而成端拱於无為之地夫如是豈不真无為者乎微臣以為无為者非无所為也以先有為而後至於无為也老子曰无為而无

寧有為而後无為

虞舜垂衣以治天下

不為蓋是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无識者此由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宜君臣殊道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纖小而衆事細而繁非人君一聰一明所能周覽而遍察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虞舜垂其衣以治天下（李曰舜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武總其治以王天下（李曰書泰誓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

唐四二　六

三傑各宜其力而漢高兼其用（李曰高祖置酒雒陽南宮…）以取天下（李曰高祖曰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三君子者不能為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支九竅百骸也不能為一焉然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為主也故臣以為君得君之道也雖專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矣臣得臣之道也雖委於下人亦无所聞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

言君道臣道

思賢能以濟治

聖主對欲於未萌

保邦於未危

而業以寖衰者非他昧无之爲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俱失較而可知陛下但牽中而行則无所惑失矣臣伏以聖策首章曰思賢能以濟其治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情末章曰興台朕躬无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懇之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万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治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无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昧於是莫不欲呈其始悔追其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疾之反可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凍而後衣之人餧而後食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税使不至於凍餒也牽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敬惜其將重愼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然則保邦常在於未

哲王厚下以立本

危泰已常居於无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幸得爲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覩陛下昇平之治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李曰語謝聞遊夕死知而況充才識之責承体用之問乎今所以極千慮昧万死當戚將獻至言者此誠臣朝聞道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

劉蕡賢良策

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文宗即位舉賢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詔諸儒百餘人蕡對云

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无爲端拱思道陶甿心以居簡凝日月而不寧厚下以立本推誠而虛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无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夐乎其不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僞滋熾風流寖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丕搆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害竟歲播植愆時國廩

京師諸夏之本　天下明教之源　吾輕重之權　嚴尤底定之策

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徵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入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墮業列郡在乎須條而千禁或未絶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崇曰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崇曰記大學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究此繆盭致之治乎茲心浩然若

唐三　九

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存宿情冀臻時雍于大夫識古達今明於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識主之關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修而治古可追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原著於條對至於吾輕重之權孰臻於理崇曰史齊世家桓公得管仲修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太史公曰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崇曰唐[illegible]狄傳亭劉既以為嚴尤下而[illegible]

元凱考課何先　叔子克平何務

策秦得其中漢无策憲此中夏以綏四方國之道也故曰上策秦築侵城限守外故曰中策漢武帝廣乾華夏蠻與積年故曰无策而盛老謂古无上策謂一詭臣妾之也誠能之不用耳秦无策謂歲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此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伐人而奉之死策也元凱之考課何先崇曰晉杜預字元凱泰始中受詔為黜陟之課論曰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至密然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豈若申唐虞之舊去密就簡叔子之克平何務崇曰羊祜字叔子泰始五年帝有滅吳之志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咸寧四年祜病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五年卒後二歲而吳平帝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

唐三　十

親覽焉

對曰臣誠不佞有臣国致君之術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无路而不得進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悟聖心雖被妖言之罪无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詔求過闕發言誤犯制詔者盡言極諫者臣敢辟誅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惟聖策有思先古

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照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惟聖策有祇荷不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決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患在致

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國廩空乎蓄本乎宂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千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惟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乎防下以礼則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彥顧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惟聖策有求言歲闕之言審政下疵之念

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屏蔽蒙之志則弊革於前乎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則治古可近礼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夫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叢右所陳无最上之策[illegible]規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咨[illegible]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舜[illegible]千[illegible]中庸未為上聖之龜鑑何足以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歷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

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終始不懈而已臣謹案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奉時以終歲奉月以終時春秋雖无事必首書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illegible]正朔[illegible]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

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
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百世滋熾之漸乎崇曰史大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臣故曰惟
陛下致之之道何如尒臣前謂若夫任賢惕厲
宵衣旰食宜黜右左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者
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国
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国必危今陛下不以国家
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
陛下以布衣之人不足以定大計耶或万機之

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
乎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
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乱此四者国家已然之兆
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
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
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
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憂乱繼作未有不委用
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或一日
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万古為恨臣謹案
春秋人君之道在躰元以居正者昔董仲舒為

在躰居正

漢武帝言之略矣崇曰經歷元年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仲舒策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其所未
尽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
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
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
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閽弒吳子餘祭
不書其君春秋譏其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
君之道矣崇曰襄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

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无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迩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国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
将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将杜篡弒
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
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
以褻近五六人揔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
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
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崇曰論語注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姦生帷幄臣恐

寺閹之將変

社稷之將危

曹節侯覧復生於今日

崇曰後宮者傳節桓帝時遷中常侍第至靈帝封長安鄉侯与黃門令王甫將兵誅竇武陳蕃等覧桓帝初為中常侍以誅梁冀功封高鄉侯後誣殺李膺杜密等

此宮闈將変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終故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

崇曰穀梁傳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无正月也定之无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无正終定无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先君无正終則後君无正始也

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

天下之將傾

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不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尊王命也

崇曰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杜預注穀殺者兩下桓寡之時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穀梁傳王札子者當上之時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以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何志焉爲天下王者天也絶天者君也君之所言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君也

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

崇曰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公羊傳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无君命也

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乱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内之所以將乱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

崇曰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

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与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爰盎當車以抗詞

崇曰文帝朝東宮趙談參乘盎伏車前曰陛下奈何与刀鋸之餘共載上笑下趙談

京房發憤以殞身

崇曰前房傳時石顯排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与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上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指石顯顯充宗皆表房欲遠之言宜試以房爲郡太守月餘竟徵下獄棄市

竇武不顧而畢命

崇曰武傳靈帝時輔政常有誅翦宦官志陳蕃亦素有謀事敗武自殺

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所以召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

御便殿召訪賢相

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辭之文崇曰穀梁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所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射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晉狐夜姑出奔狄見傳季文表忠規密諫潛處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跡易有失身害成之戒崇曰易繫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今公卿大臣非不能爲陛下言之慮陛下

唐二　十七

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起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俳佪齰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

堯舜任九官天下治

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究所食之憂矣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臣聞堯舜之爲君而天下之大治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崇曰書舜典咨十有二牧咨四岳咨禹棄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彊必誅崇曰左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舜臣堯流四凶族天下同心戴

唐二　十八

舜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之二世崇曰史始皇紀二世元年趙高爲郎中任用事高欲爲亂二世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恐乃陰與其壻閻樂弟趙成謀殺二世二世自殺漢之元成崇曰前漢佞幸石顯弘恭少坐腐刑選爲中尚書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帝委以政事幸傾朝成帝即位徙顯長信中大僕秩中二千石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下好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

秦失於彊漢失於弱

欲自致爲王臣致時爲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並見）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也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死傷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已取其滅亡也（崇曰穀梁傳僖十九年梁亡梁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曰梁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國君不得保其尊故

百姓之情不可不知

土崩之勢憂在旦夕

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母之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者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流于九泉鬼神怨怒陰陽錯繆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崇曰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爲屯長行至蘄大澤鄉會天雨道不通度失期法皆斬當謀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并殺兩尉乃令徒屬號大楚）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崇曰後漢樊崇起赤眉其衆年荒兵起乃皆赤兵君以相識別號曰赤謂張角置曰千人万數爲方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賊）故臣所以爲陛

近忠賢
用正直

欲人之化先修己也

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
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
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
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
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術甚異然而紀綱日
紊国祚日衰姦宄日繁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
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洎上自陛下御宇
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
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
始以塞万方之望誠能揭国權以歸其相持兵

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
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用內寵便嬖無所聽
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
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
之情俾万国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
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
者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修以德則人不勸
而自至導以教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
政教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
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

君以知人爲明

欲氣之和在遂性

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也
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
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
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
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
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
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
正不遺其踈遠則化洽於朝廷矣愛人以敦本
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
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

遂於性以尊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欲人之仁
壽在乎立制度之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
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
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
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
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
寧万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害在致乎精誠
者臣謹按春秋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
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案曰穀梁傳二年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三年春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責有恤人之心　頎廣三時之務　斥游墮篤耕食　頎覈考課定選序

六月雨云者喜雨也喜雨有志乎民者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崇曰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无志乎民也同上故僖公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公無鄙憫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有鄙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植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与人力皆勤矣願陛下發百事之勞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怠矣臣前所謂国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

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国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崇曰穀梁傳莊二十年冬大无麥禾本者有蓄積之餘也於无禾及无麥也臧孫辰告糴于国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足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諸侯无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粟于齊告然後与之之言內之无外交也臣頎斥游墮之人以篤其耕食者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廪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国家取人不尽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令陛下之用人也求其声而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

因井田而制軍賦　古者兵農一致　太宗脩復古制

務其本臣頎覈考課之實定選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象務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崇曰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備之也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之令又分外官中官之貟言南司北司之殊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

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而脩武備隄封約卒乘之數命将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又邦家式遏禍乱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叅掌居閭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崇曰唐兵志太宗貞觀十年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関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无握兵之重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令則不然百家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

復成周之制　国家貴禄賤能　刺史理乱之根本

止於業食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
職官一蔵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
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
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
閭爵縱藩臣干凌宰輔隳裂王度汩乱朝經張
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
豪有藏姦観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
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
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
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

邦畿以剛下国始天子以達諸侯則可以制豪
猾之彊無踰檢之患也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由
学校之官廢者蓋以国家貴其禄而賤其能先
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学諸生無脩
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
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乱之根本繫焉朝廷之
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恵孤寡彊可
以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将校有曾經戦陣
及功臣子弟各請随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
不當任此官則絶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

彫鏤不畜私室　号令理国之具

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禄秩制其器
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綉彫鏤不畜於私室
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下枝葉者由考言
以詢行也崇曰書舜典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臣前所謂刑于耻
格者由尊德而齊礼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
衆可罷斥惰遊者並見駁主策已備之於前矣臣前
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
乃理国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
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
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群彦願陛下必

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鼂
錯為漢晝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将至也崇曰
景帝即位請諸侯之非法削其支郡吳楚七国俱反以誅錯為名上遂斬錯忠臣之心
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无悔焉今臣非不知言
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
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崇曰[illegible]陛下一命之寵哉
昔龍逢死而起殷崇曰[illegible]
而不去桀焚黃圖龍逢直言比干死而起周崇曰史記紂亂不
止比干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韓非死而起漢崇曰
史記韓非傳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
見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

陶鈞之道在擇相　保定之功在擇將

著也秦曰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李斯姚賈害之毀曰韓非韓之公子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陳蕃死而起魏蕃忠誅中官會竇武有謀蕃上疏云云願出臣草宣示左右并令天下皆知臣疾之固與竇武謀事也曹節等矯詔誅武等遂執蕃送獄害之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无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卒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之疵革前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患斥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人之

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弟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可以逍遥无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恵育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行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悴慮然後以致其理哉

增注唐策卷之二

周過其數

周鑒夏殷之久

秦棄先王之道

增註唐策卷之三

論

李百藥封建論

本傳貞觀二年朝廷議將封建諸侯乃建論詩之此篇新史不載今按舊史附入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然命歷有賒促之殊邦家有治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漢諸侯王表注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載此謂過其數者也秦以謚法必恐後世相議自稱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二迭万今至子而亡此之謂秦不及期也左傳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存亡之理在於郡国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剪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崇曰始皇紀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於羣臣廷尉李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後屬疏遠更相誅伐今海內皆為郡縣諸子功臣重賞賜之甚足易制置諸侯不便始皇從其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李斯又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偶語詩書棄市制可又營作朝宮渭南

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百步南北五十丈表南山之顛以為闕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賈誼過秦曰斬華為城因河為津天下以定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万世帝王之業也秦王没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為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崇曰易係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書序謂結繩為約大事大其繩小事小其繩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崇曰書舜典象以典刑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契舩求劍未見其可崇曰呂氏春秋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崇曰左宣三年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白馬素車史紀秦紀沛公至霸上子嬰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于軹道旁無復籓維之援不俟望夷之釁史紀秦紀二世三年丞相趙高殺二世於望夷宮未甚羿浞之災崇曰左襄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而用寒浞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其國家羿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

溥方国 疑諸侯　　虚心受 納直言　　擢明經 登青紫　　四夷遠 人任初

非守宰公侯以成興發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
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
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万物以為言獨照宸
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循舊制建万国以親
諸侯爰命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崇曰書舜典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崇曰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
每憲司獻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
枉直咸申率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

唐三　三

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崇曰劉向說苑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
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无棄芻蕘之
求諫也（崇曰書大禹謨稽于衆舍己從人）弘獎名教勸勵學徒
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外相聖人之善
誘也（崇曰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每見視朝聽受无倦智周
於万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
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无異辭纔及日昃
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
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
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

言者 身之文

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弥綸天壤而淳粹尚阻
澆詭末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変請待斲雕成
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礼云畢然
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太宗竟從其議）

徐彥伯樞密論

（本傳武后時公卿王庶多以言語不慎密為酷吏所陷乃著論曰）

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崇曰易繫辭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動則物應物應則得失
之見也得之者江
海比鄰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
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

唐三　四

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鍵
其心（揚曰中庸云庸言之謹又曰君子言而世為天下則居之不言不行）
右階銘其背（崇曰家語云孔子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敗无多事多事多患）
南容復於白圭（揚曰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箕子疇於洪範（揚曰二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良有以也
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身為善一言敗之是
也老子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
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積慮杜漸防萌之
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任可言而不言者曰

屑人之言天也

德滿于天下

隱鉗口拱默曷通彼此之懷結蒙表而覛執啓其
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眷詰
之言猶天地也人資焉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鐘
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鑑周公之言也揚曰
周公作無逸曰王其監于茲唐宋璟嘗手寫無逸一篇爲之以獻曰望陛下以無逸爲
元龜立而不朽臧孫之言也崇曰左襄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逆
之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也不朽
此之謂不朽是謂德音誥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
昆但楙探大猷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
謀其心以後發擇其交以後談不爰趁於非常

唐三　五一

不尋營狀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
之法言不敢道前其謀謀之緒撲其炎炎之勢
自然人爾畀福錫茲純嘏則悔吝何由而生怨
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己患終日
言不遺己憂此逦何以言戒之哉戒之哉

盧藏用析滯論

本傳神龍中以俗多違忌有乖至理乃著論以暢其事云

客曰天道玄微神理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衆庶
由其運行是故大撓造甲子容成著律曆崇曰後漢律
曆志記稱大撓作甲子注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撓博物志曰容成氏造曆黃帝臣也月令章

國之將興聽於人

高宗脩德寄政

旬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黃公裁變玄女啓謨從之者則兵強國
富違之者則輔弱朝危有同影響若合符契先
王亦嘗聞之乎主人曰子所謂曲學偏方之說
易曰先天不違崇曰乾卦先天而天弗違傳稱人臣之主[illegible]
主桓六年季梁曰民神之主也以至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範圍不過三
才所以虛中崇曰易繫辭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進退非邪百王
所以無外崇曰乾卦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故曰國之
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崇曰左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惠公使
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

唐三　六一

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又曰禍福無門唯
人所召崇曰左襄二十三年閔子馬云云人無釁焉妖不自作
由是言之得喪與亡並關人事吉凶悔吝無從
天時且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崇曰書蔡仲之命爲不
善者天降之殃崇曰書伊訓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高宗脩德桑穀以變崇曰史記殷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懼問伊陟伊陟曰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宋
君引過法星退舍崇曰史記宋世家景公時熒惑守心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果徙三度
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古之爲政

礼者士之所歸

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蠲省則人富法令有常
則國靜賞罰得中則兵強所以礼者士之所歸
賞者士之所死礼賞不倦則士爭先苟違此途
雖卜時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叔代遷
訛俗多激倖競稱性力爭誦詭言屈政教而就
孤虛棄信賞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
託空文以爲徵據覆軍敗將者則隱秘無聞偶
同幸中者則共相文飾豈惟德之增惑亦乃李
人自是嗚呼習俗訛謬一至此焉昔者甲子興
師非成功之日崇曰書武成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

一　唐三　七

修人事

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往亡用事異制勝
之辰崇曰唐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且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人事苟脩何往不濟
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故
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貴功則不禱祠而得福此
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以並貪厭
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須恬濟崇曰史記起之爲武安君秦攻趙趙使趙括將兵擊秦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盡坑殺之裴
城無噍亦可常保崇曰前高祖起項羽常裴城無噍類如手注焦
作焚反抗度有活而噍食者青州條梓無子遺爲無噍類是知拘而多忌絲

甲子配日月

皆大功百姓與能必遺小數仁遠乎哉詎宜滯
執客乃蹙然避席曰鄙人困蒙不階至道請事
斯語歸于正途而今而後方焚蓍龜毀律曆廢
六合斥五行浩然清虛則將奚若答曰此所謂
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曆所以通
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蓍龜所以筮吉凶聖人
以此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協贊成功執
之則疑滯於物消息之義其在茲乎客於是循
墻匍匐帖然無氣口怯心醉不知所以答矣

劉禹錫學校論

八　唐三　八

學舍千二百區

本傳禹錫元和中以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云
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
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
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
入附者五國崇曰唐儒學傳貞觀五年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并置書算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篋升堂者凡八千餘人今室廬圮廢
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
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頖宮非及天下
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礼不應

古其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屋取故孝惠高后
聞署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
宗曰玄成傳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廟天子晨其議會禹卒及玄成等請罷郡國廟 夫
子孫尚不敢違礼饗其祖况後李師先聖道而
欲遠之傳曰祭不欲數崇義曰記云祭義云又曰祭神如神
在崇曰語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與其煩於薦饗孰
若行其教令教頹靡而以非礼之祀媚之儒者
所宜疾今變四縣歲釋奠費十六万舉天下州
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
於學無補也請下礼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
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
使增學校營學室具器用豐芻食重曰贛士養食也
厫增掌故儒官各加稍食稍食所以秩也州縣進士皆立
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

議

元結時議

本傳開寶中求進士會天下亂沈人同湖宗上山中如蔣溪翔惠其可用上時

一曰議者問陛下往年逆賊狼扈在四方者幾
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
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鎮強寇曾不踰時摧鋭攘
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姦
逆數犯州縣百姓轉徙不絶將士臨敵而奔賢
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
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
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
今日爵賞而上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
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為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
對曰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為羯逆傷汙憤悵上
皇南幸巴蜀隱惲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惲親
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
改此以弱制強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
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董曰昕明也許斤切纓佩而朝
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
軍務參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廐芻良
馬宮籍美女輿服礼物休符瑞牒日月充備朝廷
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猒四方貢賦爭上尤異
諸臣顛官怡愉天顏史炤曰顛五忽切人言也文武大臣至

議奉天子拒凶逆

於庶官皆推賞踰望此所以不能以彊制弱必矣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盗彊弱可言哉㊁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家国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死決于戰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爵賞厚外無仇讎害我内无窮賊迫我何苦當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吾州里有病父老毋孤兒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窮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安我等豈无畋敵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對曰国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太明則見其内情将藏内情則罔惑生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益寃結将歌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姦逆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詭者異之何哉對曰始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再頒類諧戲

議吏平

令有仁卹之令憂勤之詔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彼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將采之法雜徭弊制拘忌煩令一切蠲蕩任賢士斥小人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㝠㝠（書上帝悅曰卿能咸）

杜佑省官議

（本傳德宗建中初河朔兵戰民困賦无所出佑以為救弊莫若省用莫若省官乃上云議入不省）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後魏孝文帝）正始時并郡縣（宣武帝）晉太元省官七百（東晉武帝）隋開皇廢郡五百（文帝）貞觀初省内官六百員（太宗）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征戰難以省吏員者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寺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礼部尚書礼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

欲致治者先正名

部郎中尚　輦奉御閑廄使則四伯冏也古天
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将軍四人今十二衛神
策八軍凡将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
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観察使之有副也
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
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
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紳官紀蕩然有司大
集選者既无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
為常當開元天寶中䜿玄　四方無虞編户九百
餘万帑藏豊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黎甿凋

瘵天下户百三十万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
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
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
下尚有寇虐不遑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詭焉
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
患其亡又況顔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
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吴蜀偶立開皇時陳
尚割據皆羅取俊乂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
悦董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
雎棄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

作參掌酒　不作土木　鄭衛淫声

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内官約户置
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状斥者當坐
不為人斥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国
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
巳多国家以為勲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
儀同三司光禄大夫亦官名以其大多回作階
級隨時立制遇弊則变何必因循憚改作耶

書

于志寧諫承乾太子書

本傳貞觀三年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音樂過度志寧諫之云

太子不納此篇新史頗畧今補入舊史

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
是以峻宇彫牆夏書以之作誡崇曰書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
覩之者尚譏其侈見之者猶歎其華財帛日費
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
奴入内比者曾無休暇此等或兄犯国章或弟
罹正法往来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縁其身槌杵
在其手監門本防非虞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
自不知千牛又復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内所

秦皇逆天害人

天下不可以力勝

司何以負安臣下豈容无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崇曰記樂記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比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前漢鄒陽書邑号朝歌墨子回車注朝歌紂都之邑名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崇曰家語孔子相魯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齊侯心怍麾而避之）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須聞宮內屢有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鼓慄言之者心戰聖旨殷勤申明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伏願停工匠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群下之讒則三善允備萬国作貞矣

張玄素諫治洛陽宮書（傳貞觀四年詔發卒治其宮室玄素上書云云帝之罷役）

秦始皇帝藉周之餘烈因六国（崇曰史本紀十七年下韓十八年下趙二十二年下魏二十五年下燕二十六年下齊二十三年下荊）統一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禪替弃欲以逆天害人也（王曰本紀即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始皇崩趙高舍二世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未成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使人望不可

也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一口頌歎豈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為虛費今国儲無蓑年又興別都之役以產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乱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完定奈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関內弗敢康也（崇曰高祖五年婁敬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関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為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搖人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為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賫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万工採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崇曰史本紀三十五年營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章華就楚衆離（崇曰史楚世家靈王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乾陽畢工隋人解体（四年憂德曰本紀大業四年營乾陽殿）令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国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

張玄素諫承乾太子書

周太子荒縱德

隋太子驕肆

本傳太宗時以諫議大夫行左庶子輔太子太子頗悟青元拜大夫行左庶子而太子詹事 自聞玄素不能已上書云云書入太子怒

周武帝平山東庫宮陋食以安海內崇曰北史本紀建德元年冬幸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遂焚之四年秋召大將軍曰自親覽万機便有事宜恐衣食儉兵甲而太子贇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所代是也崇曰本紀宣皇帝諱贇武帝長子也武帝崩太子嗣位者毀在實曾无戚容即通亂先帝宮人嗣位之初弥復驕奢耽婬人以百三十為度多日天稱文帝因周襲藉女資崇曰本紀隋高祖其長女為皇太子妃武雖無大才力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為太子驕肆毀度今

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太山之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説哉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烏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聞不著一遭讒遂成其禍崇曰李綱傳綱事隋為太子勇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娬媚曲綱曰令則宮調之護乃自此倡優進淫聲以惑聽使上聞之豈不為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後勇廢文帝知官屬無敢對綱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為限節然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之藝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為工匠之肆既闕侍膳問安之

訓教之法

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殺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畫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内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徽美今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禍可既乎

增注唐策卷之三

增注唐策卷之四

書

韋承慶諫太子書

（本傳高宗儀鳳中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與仕功上疏極陳其端云云此篇新史不載今以舊史附入）

太子國之本

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也所以承宗廟之重繫億兆之心萬国以貞四海顒望殿下以仁孝之德明睿之姿岳峙泉渟（渟止水也）寶日晴亭金貞玉裕天皇升殿下以儲副寄殿下以監撫欲使照無不及恩無不覃百寮仰重曜之輝（注某曰[illegible]）子某曰天子賢其德一日日重光二日月重輪三日星重輝四日海重潤）萬姓聞洊雷之響（某曰注易震爲雷洊重也音存）夫君非民無以保其位人非食無以全其生自頃年來頻有水旱菽粟不稔今夏亢陽米價騰踊貧窶之室無以自資天皇所以垂衣北極殿下所以守器東宮爲天下之所尊得天下之所利者豈唯上玄之幽賛亦百姓之力也百姓危則社稷不得獨安百姓乱則帝王不能獨理故古之明君飽而知人飢温而知人寒每以天下爲憂不以四海爲樂今関隴之外兇寇憑陵西土編甿凋喪將盡干戈日用烽柝荐興千里有勞於饋糧三農不遑於稼穡殿下爲臣爲子乃國乃家爲臣存於竭忠爲子明於盡孝在家不可以自逸在國不可以自康一物有虧聖上每留神念三邊或梗殿下豈不兢懷况當養德之秋非是任情之日伏承北門之内造作不常戲好所營或有煩費倡優雜伎不息於前鼓吹繁声亟聞於外既喧聽覧且黷宮闈兼之僕隷小人緣此得親左右亦既奉承顔色能不恃寵恩作福作威貞不由此不加防慎必有愆非儻使微累德音於後悔之何及殿下有少陽之位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聞小能而天下咸服豈可不爲盡善盡美之道以取可大可久之名哉太子頗嘉納

人非食無以全生

明君爲天下憂

爲臣竭忠爲子盡孝

有少陽之姿

陳子昂諫襲吐蕃書

（本傳武后將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以襲吐蕃子昂上書諫止之云云）

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羗（某曰舊史此下云自國朝有事以來）未嘗一日爲盗今無罪蒙戮怨怒必甚怒甚懼誅必蜂駭而邊邑連兵守備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羗一驗也（某曰舊史云此一事也）吐蕃黠獪（[illegible]）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

東漢喪亂始諸羌

吐蕃不可幸

蜀侯迎秦之兵

除道待賊之擧

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

姦臣以羌為資

太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礼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庭（崇曰舊史云身囚賊廷）関隴為空今迺欲建李處一為上将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番奪為賊笑二驗也（崇曰舊史云此……二事也）失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時與中国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邪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崇曰舊史云此三事也）蜀侯誅吐番愛蜀之冨思盗之矣徒以障隧臨絶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崇曰舊史云四事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庫又人冨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国今圖僥倖之利悉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冨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崇曰舊史云五事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而姦盗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貞託言吐番寇松州天子為繊軍師輙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貞與姦臧巴豆方得非有姦臣啚利復以生羌為資六驗也（崇曰舊史……）

蜀土不知兵

務德不務刑

安天下者先正其本

蜀土阨羇不知兵一夫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為羌夷所暴七驗也（崇曰舊史云此七事也）国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崇曰舊史云……）天下以為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崇曰舊史云將以此皇五帝之事親見邊鄙者也伏甲）今徊會矣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飢関隴弊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静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乱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役𨈆弱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崇曰舊史作審熟）

袁楚客規魏元忠書

（本傳中宗年中書令元忠所建明天下傾望乃規之云元忠得書）

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也之大樹無本則枝葉憔悴国无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娴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矣

賢天下之道曠一失也　緇衣游食三失也　倡優長官四失也　為人擇官五失也　閹豎耗府上六失也　外戚不助養七失也

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於上閒音擇
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此朝廷一
失也女有內則則男有外傅豈相瀆哉幕府者
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
謂長陰抑陽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
朝廷二失也今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
附權門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
家以茲入道徒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
之輩遂授以官輕朝廷亂正法人君無私私怒
害物私賞賚財況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

賢者邦國之光任之致治有司選士非賄即勢
此失天心下遺人望非為官擇吏乃為人擇官
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
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既喪疏賢昵親近習乃
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紫曰夫齊[illegible]管公問[illegible]可補菅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開方豎刁何如管仲對曰不可仲死桓公不用管仲之言卒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与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无詭太子昭奔宋五公子各樹黨爭立相攻君側之人衆所畏
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堰之鼠今閹豎綰青紫握
府藏此朝廷六失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
皆官供夫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

州縣不選遠八失也　政出多門九失也　非才食祿十失也

助養而反害之此朝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
選材欲人安必省事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
慶之如此則上下无間而均一体也今天下困
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是下有憂而
上不恤也而更員外置官夫人情自以員外吏
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
枉道違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
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
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而令出入禁掖弄
君之法縱而不禁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

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
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
主者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朝廷十失
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

李嶠各時書本傳中宗神龍二年為中書令陰[illegible]縉時望復宰相乃置員外官數千[illegible]吏衆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

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蹕戒道
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亭動慢防
閑也陛下厭崇邃輕尊嚴微服潛游閭巷過巾

守位曰仁聚人曰財　異作寺觀

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柰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崇曰書周官篇惟三公論道經邦云云）曰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為患用級踰階朝廷敗正闕不給加以貟外內則府庫為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惜班榮息匪服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貟外者既遣復留恐非所以消敝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酋長類糜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崇曰易繫辭）今百姓受窶不安居処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今邊塲少竦恐禍亡遂多盜賊群行何則召募何衆閑遇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飢糟糠不厭而投艱阨之會収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崇土木恐怨結三靈謗蒙四海又比緣征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万其中高戶

唐四　七

十道訪察　太子正天下安

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羼名偽度（崇曰羼初限反羼羊相雜）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沒籍産以少壯甲等更為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往逮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取使戍邊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大鼓者已貳方貴額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費

姚珽諫節愍太子書（崇曰傳中宗為節愍太子猶失道珽上書諫云云）

其一曰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処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与正人居不能无正習与不正人居不能无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崇曰見賈誼本傳云云）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本人無知因為詐偽有黷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革舄（崇曰前漢東方朔傳云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奇高帝闌檻用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劍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

唐四　六

書信臣忠魏之室

省玩好以訓天下

賢智必有所師

聞過則興拒諫則乱

天人相與之際

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
之寶也經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
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恭儉損省玩好
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来皆有簿
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偽乘之因緣
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勅賴殿下糾發其手
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繆其
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令司經先
李士供奉無侍讀宜侍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
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謫識成敗斷急
務也

唐四　九

宋務光大水上書 本傳中宗神龍五年大水詔文武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云云不省

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乱樂聞過則下
情通下情通則政无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群
議壅群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乱也臣嘗觀天
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
此变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
見自夏以来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灾洛水暴
張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

王者郊祀天地

仁智不存乎人

霖雨閉坊門

崇曰前五行志云云說曰水北方終藏万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也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夫王
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
廟山川不時薦見賢遍反夫水者陰類臣妾之道
氣盛則水泉溢頃虹蜺紛錯暑雨滯霪陰勝之
沴也董曰沴即計反沴不和○崇曰五行志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後廷
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变
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
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崇曰五行志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
事陛下未躬親乎亂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
親之[illegible]今朝廷賢佐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清
光願勤思法宮凝就大化以萬方為念不以声
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三五之君
不能免淫亢顧備御禦存乎人耳灾與細微安之
不恠及禍変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洽防病困
求藥雖復僶俛忍僶反尚何救哉夫塞変應天實
繫人事今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
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為宰相謂從

唐四　十

惠化以身先之　擇賢能建儲副　遠佞人親有德

節宣風雨(崇曰天后延載元揚再思居相時水滲開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于)
(守之牛不前患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
(独責宰相)天工人代乃為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要
竭(更方勇反)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国乏俟荒之
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為既庶且富試踐閭陌
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
壯尽於邊塞孀孤轉於溝壑(寶曰孀井反寡婦)猛吏奮
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為姦盜從
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偽
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

唐四　十二

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
役久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
聞太子者君之貳国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賛
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
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變之適以害
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国家利器
庸可久假於人秘監鄭普思祭酒葉静能挾小
道浅術列朱紫取銀黄虧国經悖天道書曰制
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此誠治乱安危之秋也
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

国安危在於政

時接見無令媒黷

韓琬論政書

(本傳睿宗時拜監察御史景初上言云云書入不報)
国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
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
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国国之賊不以智治国
国之福(老子六十五章云)貞觀永徽中(貞觀太宗永徽高宗)農
不勸而耕者衆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
不汚窳(窳以主切器空中病也史記器窳不苦)吏貪者
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

唐四　十二

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厲
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厚裨販弗蚩其故
奈何雜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任巧智斥謇諤趍
勢者進守道者退諂附者無黜剥之憂正直者
有後時之歎人趍家競風俗論替其故奈何行
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
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為立身之階仁
義為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
意乖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沉者為黠剛
正者為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歳月漸積不救

發者曰游之本

聖人防亂之萌

其弊何由变浮之淳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捉側角反搦尼格反）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盗賊多矣此法令数改或行未見益止末知損譬弈者一棊為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乱未然天下何繇不治哉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礼今如仇敵賈販往官将代儲汁物俟其至交罷執符紛竟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鏹積穀相夸今賢者貧亦羸以相尚往貴伏歎闕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闔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浮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乱行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采奇材卓行者量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趍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

柳澤言事書

睿宗神聖書

諫東宮宜選補闕

（本傳睿宗景雲中入閤會有詔選者得言事上書云神云睿宗善之）頃者帝氏亂姦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令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歡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下慎厥初脩其終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乱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親貴為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則奸詐起而暴乱生焉雖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陛下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邪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數求後哲使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諺于心者無速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身者无急賞姑求之非道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蕩淫巧者極之則淫巧息進忠讜者賞之則忠讜進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于逸罔遊于樂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願采温良博聞恭儉忠

觸者爲之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夕
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又聞馳騁
畋獵令人發狂今貴戚子弟擊鼓飛鷹走犬狎
比宵人（楊億曰人也）盤游藪澤惟陛下誕降謀訓勸
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
矣臣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
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頃常庶人安樂
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侔人主威震
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甚
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

唐四　十五

勸其皇祖謀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孝和寵任
之失乎故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崇曰禮記）夫寵愛
之志未有能免要去其太甚閑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
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鑒戒宜在厥初使慕寵
思危觀過務善惟陛下黜後僭賤悉進樸素行
業以易其非心不作無益不啓私門不差刑不濫
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矣

孔璋救李邕書

（本傳玄宗初人告邕贓貨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曰）

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

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殺（崇曰左宣十二年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十五年六月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漢任陳平不以行
（崇曰平亡羽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其中未必有聞居家時盜其嫂大王令護軍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少者得惡處反覆亂臣也漢王讓平平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成敗之數何暇用之乎漢王召平拜為中尉後立功封曲逆侯）向若林父誅陳平死是晉無赤狄
之士漢無天子之尊矣（崇曰舊史作皇祖）天伏見陳州
刺史邕（崇曰舊史此下云本成師範文苑好問）剛毅忠烈難不苟

唐四　十六

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
終而姦謀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振
孤恤窮救乏賙惠積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
（死在）旦夕臣聞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
頸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崇曰舊史此下云臣之死所謂
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臣與邕生平不欵曲臣知有邕
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
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固又何求伏惟陛
下寬邕之生使率德改行與林父曲逆之功臣
得瞑目黃泉臣之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

劉孟前七国之衆

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
聞臣言（崇曰舊史云寔鑒臣心）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
憂（崇曰前漢游俠傳吳楚反條侯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吳楚其无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夫以一賢而敵七国之
衆伏惟斂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
取於邕（崇曰舊史此下云豈惟成蔡邕之罪當時歸天下之望）況告成岱
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臣聞士為知己者死臣
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
成陛下矜能之慈惟明主圖之（疏奏戎死）

高郢諫營章敬寺書

十七

大孝与天同極

（本傳衛州人及進士第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
陛下大孝因心與天同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
臣謂悉力追孝誠為有益妨時勤人不得無損
捨人就寺何福之為昔曾莊公丹桓公廟楹而
刻其桷春秋書之為非禮（崇曰經二十三年秋丹桓公楹注莊也）

元帝議罷郡国廟

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
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崇曰前漢韋玄成傳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守亦立焉至元帝用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国廟不應古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下詔議罷郡国廟与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罷之）夫廟猶不越礼而立況寺非宗社
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
為不可亦明矣聞者見吾孔熾蓐食生人百姓
懍懍靡日不惕遺將攘卻亡尺寸功隴外壤地
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獲
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
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于今未已
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率百萬之衆
貿糧扉屨取足於人勞罷宛轉十不一存父子

十八

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
禁財賠餉寡猶當稍息勞弊以興沐之（嗷然）柰
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

大倉有榷酤之弊

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榷酤之弊欲以此時與
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苗麥失時黔首狼顧
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
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盡府庫將
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
將延而與戎狄乘間以為風塵得不為陛下深
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苟功濟于

孝在於順天地　夏禹卑宮室　梁武帝窮土木　三代之君仁且

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於百姓形于四海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宮彫瑑金玉之為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帝竊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崇曰南史本紀大通元年輿駕幸同梁指天監十二年則杭太寺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又制作之初支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于天地千福萬祿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

元稹論輔導太子書

元和中王叔文等幸太子而撓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

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周召則善聞崇曰蔡姻任作誼作義觀豈天聰明哉然而克終于道者教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唐叔與游崇曰舊史此下云目不閱淫豔耳不

成王所近聖賢　秦黜師保之位

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崇曰舊史此下云嗜欲不習書擇師輔傳之書籍不及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崇曰舊史此下云己之輦於前不能奪已成之性崇曰舊史習作習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諭焉回佞庸違固吾所積惧諭之者易辨焉人之情莫不耀所能黨所近苟得志必快其所蘊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游崇曰舊史此下云馬遂而走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崇曰舊史此下云之蘊也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

然藏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傅以殘戮賊之術遂雖天下之人人未盡愚而胡亥不能分馬鹿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自幽深宮矣崇曰史記始皇紀二世用趙高申法令大臣及諸公子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若秦之有以致之也崇曰賈誼言夏為天子十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

選道德者十八人

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選天
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与太
子居處出入故生而見正義聞正言行正道左
右前後皆正人也習与智長化与心成則三代之
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
不然非貴辭讓所上者告訐不貴禮義所上者
刑罰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
獄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
太宗為太子選知
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位後雖間宴飲食十
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
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崇曰唐書武德四
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開館于宮城
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以杜如晦房元齡于志
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
文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
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為學士選閣下
褒旧學以文政事討論墳籍榷略前代命寫立本
圖象使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号十八學士
藏之書府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
瀛州貞觀以来師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
故馬周恨位不高不得為司議即其驗也母后
臨朝翦棄王室中睿為太子雖有骨鯁敢言之士
不得在調護保安職剖腹為證豈不哀哉崇曰
傅安金藏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有誣告謀
者武后詔来俊臣問狀左右畏楚毒欲引服金
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
自剖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詔視吾有子不能自明不
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
比来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不疾廢眊瞶
上負報久旨少皆
丁五件反聲眊
即休戎罷帥者處之又以儒瑞華首之
儒備侍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召見以四士之

自觀師傅皆宰相

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崇曰舊史此下以教之舊史此下云闕
之文以成之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臣以為高祖
至陛下十一聖崇曰舊史此下云臣以為高祖舜者豈不以皇天眷祐作我唐
德以舜禹之德光宅陛下十一聖矣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
屑者故不之省設万世之後有成周中才生於
深宫崇曰舊史為代之後云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
喜怒哀樂所自況稼穡艱難乎崇曰舊史此下云願陛下
王訓導之功念文皇師習之漸選重師保為
官皆用博學弘深之儒而又以達變務者為之
吏相見日就月將頒令王子從諸王齒胄講業行嚴師
問道之礼輟畋色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
崇曰舊史此下云至德要道以感之
以營之血氣未定則戒之以色以競之記過
晁錯則有猶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万
方以貞之也豈直倚廢李邈同歲而足偏匹
哉其成

增註唐策卷之四

增註唐策卷之五

䟽

馬周上䟽

本傳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常何武人不學周為條二十餘事太宗問何何具對帝即召之後奉使稱旨賜帛三百匹周上䟽云云帝善其言除侍御史

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臣未甞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擢臣不次自惟論報輒竭區區伏見大安宮在宮城西牆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乃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陛下不敢違崇曰舊史云遊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不敢重違慈旨愛惜民力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崇曰舊史听作者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崇曰舊史作昭乎天下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崇曰舊史逮作赴今茲本為避暑

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凊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令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則雖翰翮非強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崇曰本紀曰退功臣而進文吏十八將論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崇曰舊史作基故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數崇曰舊史云勞費稍多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崇曰舊史也則來輩云臣知

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小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崇曰：舊史此「□□」二字故之，以在楊消沒篇）源。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崇曰：左成公二年，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皂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崇曰：舊史云然韋槃提斛斯正等術），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又超授高爵，遂與外廷朝會，趍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

馬周又疏（正觀十一年又上疏云云，太宗嘉善）

臣歷觀夏殷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崇曰：皇甫謐云周凡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少者猶四五百年（崇曰：汲冢紀年云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有王與无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湯滅夏云啟，此三十一世，六百餘年），皆積德累業，結恩於人，心豈无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崇曰：魏五主四十六年，西晉紀止五十四年，東晉十一主一百四年，後周五主二十五年，隋三主三十八年），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崇曰：舊史化作廣恩），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崇曰：前徐樂書天下之患在土崩，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之道（崇曰：舊史此下云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崇曰：舊史此下云寬猛隨時），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延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崇曰：司馬談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夏禹之惡衣菲食（崇曰：語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而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崇曰：前本紀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也），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崇曰：東方朔傳云），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崇曰）

原缺

以百姓安
樂至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
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
今京州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
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
法於治其弊猶乱陛下少処人間知百姓辛苦
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
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
切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盗賊其国無不即滅
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於

貞觀五 五一

可脩之時若事変一起而後悔之無益者也故
人主毎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
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
亡隋煬帝又笑斉魏之失国也今之視煬帝猶
煬帝之視斉魏也帝崇曰舊史此下云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信也
往正觀初率土霜倹一匹絹纔易米
斗而天下怗然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
人人自安曾無謗讟也五六年来
頻歳豊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
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頻

晉以來乱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
宜不預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
於私愛爾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
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之恩過厚
者臣愚慮之不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
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
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適所以苦之
也且帝子身食大国何患不富而歳別優賜曾
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倹富不學奢言自然也
今大聖創業豈唯処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

貞觀五 七一

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臨天下者以人為本必
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不可皆
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
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
徳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
入為宰相今獨重内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
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
衝果毅身力強者先入為中郎将其次乃補邊
州而以徳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
安殆任于此

魏徵陳時政得失疏四首（本傳字玄成魏州曲成人太宗時年特進知門下事時上疏不報）

刑賞疏

書稱明德慎罰（崇曰康誥克明德慎罰舊史稱作曰）惟刑之恤（崇曰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舊史作惟刑恤哉）礼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崇曰記緇衣篇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舊史煩字下本有矣字）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崇曰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同上舊史勞字下有矣字）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崇曰舊史此下云上盡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興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崇曰舊史作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崇曰舊史云今之刑賞未必尽善或申屈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薄官反崇曰舊史云過喜則矜其刑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其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斷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典繆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繆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

唐五　八

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鍥薄之風先搖（鍥口結反崇曰舊史云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況人君而自高下乎（崇曰左傳襄二十六年伯州犁上下其手以道因意前易傳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舊史云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爽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頗得足況人君之高下將何措其手乎）頃者罰人或以供帳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急也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況之資儲以隋甲兵況今之士馬以隋之戶口況今之百姓挈長度大錙銖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疆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崇曰隋氏亂亡之原聖明之所照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之府藏當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挈長度大錙銖何等級然隋氏之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乱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

唐五　九

賞之在勸

靜則安動則亂

原缺

慮亡也方隋未乱自謂必無乱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止水鑒政之安危必取亡国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思隋氏以為鑒則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乱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崇曰舊史思字下有其字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慾省遊畋息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崇曰舊史此下云杜耳目之邪説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声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而帝王之盛業其事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淫從有以動之也崇曰舊史此下云慎終如始可不不急欲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舊時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無得而稱焉

諫作飛山宮疏

隋有天下三十餘年崇曰舊史云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四十餘年風行萬里威讋殊俗讋崇曰之涉反懾也崇曰舊史作動一旦舉

為至公疆直為擅權忠讜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無咎疆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崇曰舊史此下云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則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通是毀譽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崇曰舊史云刑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崇曰舊史云無妨於正道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之謂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无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哉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間倫曰

穆伯不取聞倫下鼓

鼓之晉大夫聞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
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
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聞倫之為人也佞而不
仁若使聞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
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為佞雖得
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晉仲霸者之佐猶
慎於信任遠避佞人穆伯晉史此下云大夫霸者之上
聖而復據有前闕然乎又齊德況陛下之上聖乎故欲令
君子小人是非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
以義節之以礼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

唐五　十三

崇仁書史此下云則小人発其佞邪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化何遠之有
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
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

十漸疏

臣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
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
頃年以來崇曰頃年以來寖不克終陛下貞觀初
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崇曰
通鑑并訪怪珍崇曰通鑑昔漢文帝却千里
馬崇曰前漢賈捐之傳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晉武帝焚雉頭

裘崇曰晉武帝咸寧四年十一月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陛下居常論議遠輩堯舜今所為更欲処
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
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
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楊億曰事見家語
子語静陛下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若子煦以董反羽
也不輕營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
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
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
二漸也陛下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

唐五　十四

勞人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
無慮營構輙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
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貞觀初親君子斥小
人比來輕褻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
之踈好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
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踈間居覓反
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乙賣反近也昵小人踈君
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貞觀
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
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

讒佞得行守道疏間　田獵畢弋　奏事顏色不接　長傲縱欲無事興兵　關中疲於徭役

役廣而異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
貞觀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
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
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
夫行有素履[illegible]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
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爲臧
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居莧反）此不克終六漸
也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
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
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

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
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
此不克終八漸也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
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長丁丈反）無
殆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諍
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
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内戶口並就關
外携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
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携二也比者疲於徭役關
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

災異戒

上復別驅任市物襁屬於廛[illegible]遞子背
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
日之帖泰[illegible]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
福無門惟人所召[illegible]人無釁焉妖不
妄作今旱蝗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
下此上天所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
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
長歎者也

魏徵十思九德疏（新史本傳不載今將舊史附入）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
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
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
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
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无
疆之休不思於居安思危戒貪以儉德不處其
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
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
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
豈不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

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終苟免而不懷仁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崇曰荀王制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崇曰書五子之歌云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奔車朽索其可忽乎有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止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摠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崇曰前王吉同日月喬松之壽注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頻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增注唐策卷之五

增註唐策卷之六

疏

魏玄同選舉疏本傳高宗時擢進士第吏部侍郎永淳元年上疏言選舉法弊云云下納

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獄訟未清礼義寖薄者王崇曰唐史寖薄作漸闕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崇曰唐史下云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自有天下者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令之弊其來久矣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更革定為至要夫尺丈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手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綜既委事大所廣又以比居也任寄有書人益且既放清通非於策亦於一其廉安擇遂者緣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賊私一者以及萬濫至乃為人擇官為身擇利秉直未二而下害看勢要而推以情恩二風塵此焉弃造授二進宦同手宗并加以厚親存重陰加累釜擇言親行錢且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耳險寅品尋書於一司不亦難乎於司不亦唯美且理人唐運所據者乃二分晉氏播遷所感者州一號追乎齊未以及周濟賊爭之日多實泰之時少瓜分豆裂合在一方清天平限十餘年耳接以兵揖撥以飢饉既德業之不遑或時事所未遑非謂是今乎非二下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祚大聖享國永年異人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

漢任之
牧守
魏晉始
歸吏部

限選集猥至十不收一（宗曰舊史云選集之始霧集雲也擢敘於終十不收一猶兩轉遲難分別含去留得失相半王石）取舍淆奈夏殷已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為大僕正（古冏字永切）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群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宗曰請史云褒此下手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昌家說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擇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孔始於李技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賢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奉其孫屬而昇于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弘多）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魏晉以後始歸吏部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庾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況天下士類之衆可委數人手乎又尸厥任者聞非其選至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覩觀勢要悠

擇官不
可委李

用人如
用才

不擇舉
者責其
李

取士
多且濫

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臣聞任官者不可無李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高自高所謂曾子者必裁諸李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李輕試則無才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粱肉衰弊之之則磨策巧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遴柬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為急竊見至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側席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皐陶既李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即所關詳所失鮮矣

劉祥道選舉六事疏（本傳高宗顯慶中延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既世職乃慶奏疏闕上疏云）

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

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其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為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王爵四付司勳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寖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

人不闕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在官者善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亡獎勸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秀才若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元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崇曰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崇曰前食貨志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後朱浮疏大漢之興有累功致吏皆積久而閒者守宰數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帝然之今任官率四考遷官如秩滿則懷去就民知迁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而振俗焉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王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捨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吏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陳子昂勸興明堂太學疏

本傳垂拱初詔問群臣調元氣當以何道乃上言云

聞之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

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王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群生順其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逮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崇曰詩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

論武后信處學

詰福以騐其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崇曰史記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天人方和而幽厲乱常昔悪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崇曰毛詩十月之交篇曰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其詩曰昊天不恵降此大戾（崇曰節南山詩）不先不後為虐為瘵顛不哀哉近煬帝恃四海之冨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泄天地之藏中国之難起（崇曰大業元年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故身

唐六　六一

明堂和元氣睦人倫

死人手宗廟為墟（崇曰太上皇恭帝義寧二年三月帝在江都為宇文化及所弑）逆元氣之理也臣覩禍乱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際照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徳日月之明恥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為三王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太山（崇曰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帝親封于泰山）禪（二月禪于社首）天后然未建明堂尊上帝使万世鴻業闕而不照殆留此盛徳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无以為也昔黄帝合宮有虞總期先衢室（崇曰文中子問易篇黄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

建明堂与天下更始

明堂夏世室（崇曰世室冬官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崇曰二十四氣八風注見前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注見前…）則祥臣願陛下為百代万世之業相因南郊建明堂与天下更始按周礼月令而成之乃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於青陽左个負斧扆憑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蚕以

唐六　乚一

太宰政教之地

勸農桑（崇曰礼記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修文徳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无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熒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春且見太平又言陛下方與大化而太宰久廢（…）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宰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

原缺

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為礼礼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奈何為天下而輕礼教哉願引冑子使歸太學國家大務不可廢已

薛登選舉疏

本傳武后天授中遷右補闕時選舉濫甚上疏云

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礼讓明節義以敦朴為先雕文為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為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慙崇曰前李陵降匈奴上於是族陵家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干木隱而西河美臣出曰孟康文公下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史記魏世家文侯礼干木過其門未嘗不軾也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熾是以礼讓升而晉人知礼崇曰左傳三十三年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与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崇曰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守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乃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比齊魯焉是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修為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納李諤之言詔禁浮詞崇曰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上書曰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帝覽之頒示天下

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馳競赴速取時綴緝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驅馳府寺之廷出入公王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棄跡取附頓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效官武閑守禦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劍吳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劍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不与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

蘇安恒救魏元忠疏

本傳武后末元忠為張昌宗所構獄方急安恒獨申其曰

王者有含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鬼神悉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勞政樞博逮諫猷天下以明明主暮年

元忠 廉直 有名

獸怠誇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天下以為暗君邪王黷進（實曰黷女救切雜亂也）獄訟寃
劉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
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
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憑附不閑教耆位
勢隆極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
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国烈士撫膺忠臣鉗
口惧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死名况虜賊
方彊賦歛重困而自縱謠讒搖変遐迩臣恐四
夷低目窺覘為边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

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争鋒朱
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
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㤪㤪之網復爵還位君
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
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翮无使驕横為社稷
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殺之相彥範營解乃免）

盧懷慎時政疏

（本傳中宗景龍中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云云疏奏不報其原不塞為甚斯甚）

昔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崇曰舊史此上云其下曰）

子產為政 甲成而

又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崇曰舊史考績下云狀其功也）昔子
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
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後
成况常材乎（崇曰左傳襄三十年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比州牧上佐兩歲令或一二歲或
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
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為陛下宣風恤

明主 有勤 天下 之志 更不多 究其力

人哉（崇曰舊史云下車布政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遷即除不離任所或有匪由厯未改任何假服而便耳而下宣風化求理實亦最進不揆虛駐）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散倉庫愈匱百姓
日檄職為此耳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
知遷之不遠不究其力（崇曰舊史究作盡）偷處爵位以
養資望（崇曰舊史云偷安爵祿但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天下之
志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崇曰舊史此下云其為苟且而已）寧
盡至公乎此国病也賈誼所謂蹠盭乃小小者
耳（崇曰治安策云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又古 蹠盭 頗法

篤養子孫　刺史未四考遷　官不必備惟其才　官多不歷務

貪占職守之下曰勞令所謂宰臣是也此而不革臣恐雖和緩扁

不能為崇曰舊史云臣恐雖和緩不能療盧扁而已哉漢宣帝綜

覈名實崇曰本作覈綜務只理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

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為吏至

長子孫崇曰舊史云古之為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前食貨志為吏者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庾氏是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

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

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彌

能者其下職或貪暴兇媢田里以明聖朝賞罰

之倍崇曰舊史此下一篇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崇曰

唐六　十三

此下云其二曰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崇曰上文並書周官篇云此省

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无曠庶官天工人

其代之此擇人也崇曰舊史云此擇人之義也為今京司

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為有餘

求其代工多不垂務而奉廩之費歲巨億万徒

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

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崇曰舊史云今大常寺百姓空虛曹襲不給公師公私損耗不可勝紀況邊隅未靜兵革猶興節用實人正在今日豈官員之廣

曰其儻炎暵成沴租賦減入崇曰舊史此下云水旱貫物之書

京度關流疆埸有守眼收死年何以濟之若輕

外收任工以佐近授　內外有輕重之心　以贓論者不辭收役

人書惟難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

崇曰舊史此下云或春秋雅望或臺閣舊人或明習憲章或諳閑政要皆一時良

幹擢以才不中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

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還授使

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

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崇曰舊史此云雜職

之務也崇曰第二篇條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為政之蠹也

崇曰舊史此上云其三曰竊見內外官有贓貸狼籍劓剝蒸

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為牧宰任以江淮嶺

磧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掊貲詭无悛心崇曰

唐六　十四

舊史此下云而俾財賦之吏委以其理使河之責明主於方物平

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

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崇曰舊史此下云昔

孟嘗廉明方臨合浦之郡還珠之清潔彰賢良務以寧濟為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

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為盜

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材況猾吏乎臣請以贓

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崇曰舊史不許齒錄云

書曰旌別淑慝即其誼也崇曰舊史此下云若不循此道去邪有威

善政能官勳業或去崇升則賞罰无章沮勸之安奇譽賦負猶使俾競之風或即

營寺年不絕

重困須息

韋嗣立諫營寺建官疏

本傳中宗景龍中拜兵部尚書時崇飾寺觀恩倖食邑者衆嗣立言云

伏見營造寺觀累年不絕鴻侈繁麗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萬以（崇曰舊史云其數極多皆務宏博競崇瓌麗大則費三十万小則尚用三五万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万已上）轉運木石廢功害農地藏閉發蟄蟲傷露上聖仁慈理必不然準之道法則乖質之生人則積陛下豈不是思又食邑之家日月猥衆比用戶部丁六十萬人課二絹則固一百二十万臣見太府歲調絹纔百萬疋省則十之二有所貧乏曾不在此諸封家所入已寡国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三十家今橫安特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天下租賦在公不足而私有餘又封家徵求各遣奴早凌突侵漁百姓怨嘆或貸易斷盜誅責紛紜曾无少息下民窶之何以堪命臣願以下課一送太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崇曰舊史云且玄理微妙歸於空寂苟非修心定惠諸法皆涉有為至如土木彫刻等功唯是殫竭人力但竟相誇壯麗豈関降伏身心且凡所興功皆自攘奪蟲種須寘多每月變傷動即万計連年如此損害可知聖人慈悲為心豈有須行此事不然之理而在目前在佛家經未有其言不違齋空）

官得其人天下治

取人家試而近

刺史縣令治人首

審官司擇令

（竭不思聖人憂勞習廣齋懇田即是增修法盡求畢為災人是飢餓失業作便兵无資猥陛異下雖有竇象如器盤樂日豈能禪万分之一救元元之苦哉於是法既以有乎在主人極以為救于濟世陛下豈可恩之）臣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而務安之也（崇曰舊史治作理）明官得其人天下治（崇曰舊史云治作理）（上下自理矣）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人之未試而遽近務進徵幸比肩係踵故文者治官則同郁熾汗武者治軍則循懦怯弱補授亡限員外置官吏困供承官場資奉国家大事豈甚於此（崇曰舊史云大事故蔽）（皆人之寶脩皃膺者人之所趣而今務進不進在侍者甚肆比局布於文武之朝有文者揖不理穿殉百因邪職汙上下敗官之長有武者揖持軍數則有庸懦怯弱祿肆歲虐亡之患商旻死限負闕不供送至額林置官數倍正闕曹署與處所殊）古者設爵待士才者有之不才者進則有才之路塞賢人掾正遠佞倖前佞倖黜（崇曰舊史云賢者隱矣）賢者隱則人不安人不安国將危矣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犯及声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堪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国願下有司精加沙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異

守宰稱職以興太平

辛替否論濫爵營寺疏

本傳中宗時置公主府官屬，安樂府補授尤濫，國用不足，替否上疏云云

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崇曰舊書作官）（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俸（一作祿）百姓餘食下忠於上上礼於下委之以事有傷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束帛不充於錫何所愧於無用之臣无力之士哉且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籞，禁苑也）然合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将变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一女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尽力朝廷之士不尽忠愛何所恃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虛卒輸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墻壁（崇曰舊書作……）

所謂佛者清淨慈悲（古謂佛者以清淨慈悲為本，故宗體道以濟物……）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崇曰舊史云豈大聖大神之心乎）昔夏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咸有道之長无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久長之祚乎（崇曰舊史此下云臣以為……）

為臧彫琢之費以賑不足（崇曰舊史作貧人）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虫是有佛之仁（崇曰舊史佛皆作……）罷營構之直以給之崖邊垂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其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輕天子之業臣切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為沙門其未度者窮民

攻毀道害寺吾其謬

太宗得至治之躰

善人耳（崇曰舊史此下云以為出家者捨塵俗離朋黨无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拔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養孥非无私愛是致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尚欲塡池塹損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无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虫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尚不給况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人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寮共給万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旱則沙門不能擐甲胄寺塔不足穰飢饉矣

一　唐六　十九

辛替否論斜封營觀疏（本傳睿宗立罷斜封官識者復之又營金仙玉真觀上疏諫云不出於物）

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国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乱立極得至治之躰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无虛授用天下財帛无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无不成征无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外夷殘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万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国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

中宗忽先帝之化

法太宗安中宗則危

營寺觀百万

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恍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蠹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千万是故国家所出日加所入減倉乏半歲之儲庫无一時之帛所惡者逐殲忠良所愛者賞賞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二禍為變享国不永受終於凶婦取譏万代詒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国太宗之安可致也法中宗

一　唐六　二十一

治国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于壠麥爛于場入秋亢旱霜損虫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措而營造寺觀日継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万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乱職此由也而以百万構无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乱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鄭曰太宗貞觀凡二十三年）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鄭曰中宗神龍二年景龍四年）何以継祖宗觀万国耶陛下在帝氏時切齒群凶今貴為天子不改

其事恐復有切諫於陛下者徃見明敕一用貞
觀故事且具觀有宮寺觀加浮屠黄老無益之
官行不急之務者乎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豊年
以所費之財給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

增注唐策巻之六

增注唐策巻之七

疏

吳兢勸聽諫疏

本傳玄宗初立收還權綱羣臣畏伏兢慮果而不及精乃上疏云云

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
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
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
明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流於流貶由是臣下不
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己過今封事謗木
比也崇曰前文帝詔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注謂兢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国使所言非無累於朝
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
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崇曰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如何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上笑之晉
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崇曰帝嘗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尤克己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況陛下豁
達大度不能容此以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
顓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
猶懼不敢盡柰何以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

之故鄭人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崇曰左襄三十一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善者吾則行之惡者改之是吾師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諸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桺澤袁楚客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為戒撓直就曲斲方為刓崇曰刓削也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崇曰書說命篇云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采崇曰前漢鄭昌頌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己過故堯設諫鼓崇曰後漢書曰堯舜立敢諫之鼓樹誹謗之木禹拜昌言崇曰書大禹謨益贊于禹曰云云禹拜昌言曰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戮於湯崇曰桀迷惑嬖妾不恤其民民心積怨龍逢引黃圖進諫曰古之人君躬行禮義愛民節用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无窮殺人若恐弗勝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立而不去桀於是焚黃圖殺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戮於周崇曰史記殷紀紂亂不止比干强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崇曰書太甲下

原缺

受人惇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崇曰後漢馮異傳光武璽書勞曰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

張廷珪大旱疏本傳開元初大旱關中饑詔求直言廷珪上疏

古者多難興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為福也景龍先天間景龍中宗先天睿宗凶黨構亂陛下神武汛掃氛垢日月所燭無不濡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頃陰陽愆候九穀失稔關輔尤劇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覬覦欲日慎日永保慶和是皇天於陛下睠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誠願約心削志考前王之書敦素樸之道登端士放佞人屏後宮減外廄場無蹴鞠之玩野絕從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務息悍獨鰥徭賦去淫巧捐珠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崇曰老子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帝馮怒風雨違錯荒饉日甚則无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恤而

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
繫禍福之源奈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
傾耳以聽刮目以視冀有聞見何遽孤其望哉

于休烈論金城公主請文籍疏

本傳開元十八年公主請文籍四部書秘書正字于休烈上疏曰

戎狄国之寇也經籍国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
以無備崇曰舊史此下云典有恒制不可以假人
在乎備況昔東平王入朝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
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
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国之寇讎安可貽以
經典且吐蕃之性慓悍果決崇曰舊史此下云敏情持銳善
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
師干之試崇曰詩其事深於禮則知月令
有發兵之事崇曰記月令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
戎始兵戎之所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
深於春秋則知用師多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
往來有書檄之制崇曰舊史云深於文選此何異假寇兵
齎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崇曰左傳閔公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吳獲乘車楚屢奔命崇曰史記吳世家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
伐楚喪法亂邦崇曰舊史云一以存国一以喪法危邦典可取鑒也
公主下嫁異国當用夷礼崇曰舊史云合務夷礼而反求
良書恐主本意殆有奸人勸導其中崇曰舊史云下有奔北之漸若陛下慮失其情崇曰舊史此下云以備国信
必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
彊盛征伐競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
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事崇曰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誠與之国之患也狄
固含禁實貨易上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
足所求以智其智崇曰舊史云不遂言曰休烈但見情知忠信節義在經
之

張九齡重守令疏

本傳元宗時張九齡上言云云

弊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迩昔東

唯德官家之本

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壯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婦辭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此婦養姑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竟論殺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
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
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
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以
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
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

唐七　七一

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
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
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甿庶國家之本務本
之職乃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
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
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宋曰前漢黃霸為揚州刺史又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後代丙吉為丞相後漢明帝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今朝廷士入
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
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

國家賴智能以治

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
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
陛下不革以決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
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
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
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
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
天下猶未治也

張九齡又上選士疏

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脩素行而不為徼

唐七　八一

幸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
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
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人溺
於文墨（宋曰前蕭曹贊何參皆起秦刀筆吏顏注刀筆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巧史猾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
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
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
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
者也乃不論其賢與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
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

去殺於不変

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无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変今若守令精覈其人則管内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盡冐濫抵此尔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賤吝相乱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无高卑唯得與不尔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趣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変而成朋黨矣故於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脩節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

柳澤言復斜封官疏

姚宋爲相邪不如正

本傳初姚宋知政事奏罷斜封官太平公主數爲之請睿宗聽之

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逆諫使者非治安之官（崇曰舊史云卽危治之本）臣竊見神龍以來紏綱紀大壞内寵專命外嬖制權（崇曰舊史權作擅）因貴遇寵賣官鬻爵（崇曰舊史此下云賞罰之命乖於章程朱紫之榮出於僕）妃主之門同商賈舉選之署若闤闠（崇曰闤闠市垣也闠市外門也）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冐進天下溷乱（瞶胡切乱也）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誡哉（崇曰舊史此下云作法於理恐其乱作法於乱誰能斷之）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卽位之初用姚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邪常月將燕欽融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克又不容盪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者（崇曰舊史此下云爲正者銜冤爲邪者利）道人以非勸人以僻（崇曰舊史此下云將何以正風俗敝）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遁致遠積小爲大累微起高夘謂

無傷其禍將長勿謂无害其禍將大（嵆曰下云舊史）賞罰之典紀綱不隳天秩有礼君爵有功不可因怒以妄誅不可因喜以妄賞又言
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謹曰覡男巫也）超
授三品柰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
而千万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
之惟陛下裁察

獨孤及陳政疏

（本傳代宗時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
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壬辰
詔書召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賢殿待制以備詢

唐七　十二

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
録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无听諫
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
此忠鯁之人所以竊嘆而臣亦耻之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況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下選授
之精与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
溫故知新可繼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議
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堯之時咨禹之昌言豈
若是耶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衢崇曰前漢文帝紀詔古人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應劭注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本謂橋梁邊

板設謗木於五達之衢　誌尚太

板所以書政之愆失也）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然則多聞闕疑不耻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
下以堯孔心為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
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
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无私政陛下以
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興不
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
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
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乱戰廢將墮
卒暴百揆隳剌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

唐七　十三

有司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无告今其心
顒顒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齩骨矣（謹曰齩噬也）
蠲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
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万姓悼心失圖臣竊是懼
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降霜
三月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謹曰[illegible]沴[illegible]）此
下陵上替怨讟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譴戒以
警陛下宜反躬罪已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
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无用
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武用愛人兢兢乾乾

乾以徵福于上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為和氣矣又言臧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為迂然許即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臣切遲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壇䑺灘鮎牂西盡巴蜀無鼠切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為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厄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屝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

以減國租陛下豈得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療癰者必决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功倍而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邪

陸贄請均節賦稅弊疏

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无容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

法壞於奔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隨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甿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頭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

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為二等州率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今兩稅效算緡之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

三曰廉使奏吏之能

曰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
無減價以貿所有耕織之功有限而物價貴賤
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為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
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
者著錢為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
而所輸此供稅多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覆
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
舊制隨土所宜各隨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
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
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

乏有羅鹽以入直榷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
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曰戶口增加田
野墾闢稅錢長數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
情以誘姦浮苟法以折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
則遽散所折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
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
舊畬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為汚萊有稼穡不
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瀝髓苟媚
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
人絲不容織粟不暇舂貧者奔迸有不恕物之

四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

病四病繇考覈不切事情之過宜命有司詳考
課績州稅有定徭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戶部若
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為上課減
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殿
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為常罷據額所率
者增闢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產
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
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
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
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輸縑農功未艾而斂

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
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
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五曰頃師旅亟興
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乏則
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斂穫始畢執契行貸飢
歲室家相棄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縊死道途
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
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為名主
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糴穀貴而止小歉
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

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彊家為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稽者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杜佑論討蕃疏 本傳憲宗以蕃為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乃上疏云云帝嘉納之

昔周宣中興獫狁為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 崇曰六月詩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唐七　十七

不欲弊中国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 崇曰史始皇紀三十三年始皇巡北邊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 結怨階亂實生謫戍 崇曰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謂此為張楚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同上 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 崇曰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豈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士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

宜擇良將

雖有功不可為法恐後奉使者為国家生事夷狄 崇曰前本傳莎車遣使言北道諸国已屬匈奴攻劫鄯善以西皆絶不通奉世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国因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国悉平威震西域宣帝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雖有功不可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爭逐發兵要功万里之外為国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国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 崇曰宋璟傳突厥默啜負其彊数寇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為其伍擊斬之入蕃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威武為国生事故

唐七　十八

抑之踰年始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死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国遂安比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国雜処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亡與北狄西戎相誘盗邊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国家無使勇猛者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者之畧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守使之完輯禁絶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

元稹諫諍疏

治乱之始各有萌象（元和中自以職諫不得數召見上疏云）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
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踈遠之人此治
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
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群臣莫得與此
乱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
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
容於上矣其欲来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
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
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上

下之志霈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万物之心人
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
誘之為乱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戮
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為戮吾
寧危行言遜以得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
君厭苦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
進見者革而不內言事者寖而不聞若此則十
步之事不得見況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
之君非无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
欲不乱可得哉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

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崇曰魏徵傳陛下初即位治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万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自是論事者唯懼言不直諫不
極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忌諱為虞於是房
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崇曰房杜謂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四方
言得失於外數年大治（崇曰貞觀傳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人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帝謂群臣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曰豈文皇独運聰明
於上哉蓋下尽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夫樂全
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
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喜順從怨謇犯

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怒從心哉蓋
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為子孫建安
永安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
之天下乎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
方之人曾未有献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
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
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寃決事明察幽之意者
以陛下睿博洪深勵情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
下不能有所發者耳承顧問者独一二執政對
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它有司或

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討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
政視貞觀何如哉貞觀時尚有房杜王魏輔翊
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
言事進計者歲无一人豈非群下因循竊位之
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
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
講庶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
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畋游

增注唐策卷之七

增注唐策卷之八

表

房玄齡諫伐高麗表 本傳太宗伐遼上意已決羣臣莫敢諫遂上疏云云帝得疏曰是已危惙尚能憂吾國事乎

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
制之矣 太宗曰古昔史云兵惡不戢武貴止戈臨今聖化無遠不屆上古云云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 為中國患無如突厥 太宗曰陛下
云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 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也擁握
刀分典禁衛 吉貢曰鐵勒 延陀鐵勒拔致州縣高
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
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六軍征荒裔不旬日拔
遼東虜獲數十萬 太宗曰元知不舊萬史比等此代云云之分窮宿者州
肴虜之後骨此功按拔万倍前王陛下待風發
於事王孝晨數於既天物夷武之指已則指期
長巻愛將陳之節度則決遺万里屈指石策壁
觀冒而望書符應若神算无遺萬灌兵於行餒
之中取上於見事之末前年上札曰富六約加
以畜帽憤典萬意篇什筆遺鑑乘將窮典亏文
鋒臣振則官客自謂輕翰更革則花略燕發抗
万甘以羨兵舉臣以乳哀扶毫之善解吞舟之
翱逆耳之策如東膚受之新舅炮好生之惡寶
庫塞於江湖惡奈之仁息兹如於屠卑危萬荷
榴模之惠大馬蒙懂蓋之思學乘光思牽之勢
登堂庭鄉露之姬安戰亡之率雨袁動六軍負
真道之前則猶衣天地重縣衆之性命持尽之
於德承匯東具而示之寺並下皆之重之奚之

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乾卦云）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為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云）陛下威名功德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礼古者以禽獸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若救其命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䟽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為感動也（崇曰舊史云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轊車（實曰轊車）抱枯骨推心掩泣（崇曰舊史云望轊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其所以變動陰陽害傷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入後世患夷之可也若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為舊王雪恥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今臣願下沛然之詔（…）高麗以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即臣死骨不朽

敬暉請降諸武封爵表

（武后時以諸武二張功進封齊國長安二年表請諸武王者宜悉降封□此）

（補新史不載今將舊史附入）

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正與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没而五帝氏與夏殷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崇曰前律歷志大昊首德始於木曰包犧氏炎帝以火承木曰神農氏黃帝火生土為土德曰軒轅氏少昊土生金為金德曰金天氏顓頊金生水為水德曰高陽氏帝嚳水生木為木德曰高辛氏唐帝木生火為火德曰陶唐氏虞帝火生土為土德曰有虞氏夏后土生金為金德曰夏后氏湯金生水為水德曰商武王水生木為木德曰周漢高帝木生火為火德曰漢）必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之（違之則宗）社不安人生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曆之重歸乎唐室乃方樂業蕩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過密生靈降禍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圖（崇曰高宗）（上元元年稱天皇后稱天后）明目逹聰躬親庶績則有詭邪以尊諷惑睿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蕃賢戚百不一存餘類在者投竄荒裔寃酷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崇極時

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升降時使然也
今則天皇帝慨倦万務神器大宝重歸陛下百
姓謳哥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黄髮之
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躍躍音藥舞手也有如見父
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
天下之望令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
助乎先德矣黎人之誠无負於陛下矣又聞業
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前聖
之格言先哲之明識坊記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
建依旧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万姓失
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
道實充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恵豈可違
五行曆数乎乖四時寒暑乎又海内衆情朝廷
竊議為武氏諸王身計適將有損何則処之未
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罷之翻乃陷
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帰周命已去盡歸紀天授元年改國号周長安五年張柬之等率兵討乱皇帝復位徙后上陽宮爵重
則難保禄薄則易全又則天帝親政之時武氏
諸王亦分外職今並居京輦不降府封天下之

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崇外戚曲流恩貸李宗
廟社稷之計何李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
為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内崇經邦之要
外順遐迩之心豈不固宗社之本允人靈之願
則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
上有倫而下有序

韓愈佛骨表本傳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時為刑部侍郎上表云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国史記佛出天竺後漢明帝時入中國以其法大中國称之来六百年後流入中國西域傳云明帝時入中国而梁刘孝標注世説新語引列仙傳序曰遝蒐百家之中以相校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知此説則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又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遝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礼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蓋當漢武時甘泉宮已有中以神明事之耳又聞皇歷代經籍知所記佛之文也又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云漢明帝夢見金人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胡人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又真人西域傳云佛出西域又作浮屠人道人所以法城之法也又裴真人有三十四人弟子以八人為良安中弟子以上又八人已有李傳道以此者之中國之大也李佛道之所云之外正史也佛尚矣遝之所云之外正史也上古未嘗有也昔
者黄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歳少昊在位八
十年年一百歳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

歲帝嚳（嚳苦沃切音酷高辛氏礼記禘黃帝而郊嚳史記高辛氏立）在位
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
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
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国未有佛也其
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
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盖亦
俱年不減百年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
十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
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
纔十八年耳其後乱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

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
位四十九（一作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
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
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
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
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以救斯弊其
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
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
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

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
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
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舁音）又令諸寺遞
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
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
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
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
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
一心敬信百姓何人於佛更惜身命以至焚頂燒
指十百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

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
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臠劝）以為供養者傷風
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
中国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
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來朝京師陛下
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礼賓一設賜衣一襲
衛而出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
骨凶穢之餘豈宜可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
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国尚令巫祝先以

故皆骨議水

桃茢音列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年左氏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後同杖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
取朽穢之佛親臨視之巫祝不先挑茢不用群
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
骨付有司投之水火永絕根本（一本作斷）天下之疑絕後
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
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
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
悔无任感激懇悃之至（表入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口食言帝少寬貶潮州刺史乃）

韓愈潮州謝表（本傳愈既至潮州以表謝曰）

臣某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
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
養億兆人庶无有親疎遠迩雖在萬里之外嶺
南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
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
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一作親）
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
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

所好李闕文章　功德與詩書相表裏

夷無不安泰闔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謳呼不
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
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
里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瀧音雙）
難計程期颶風鰐魚（鰐五各切）患禍不測州
南近界（一作潮州）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
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
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
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
魑魅為群（魑魅山澤之神）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

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
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一作表）
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
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祀
太山之封鏤（音漏）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
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
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
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
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
未優武剋不剛孽（一作孽）臣姦隸蠹居其間搖毒

曰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一作繼）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所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功治（治一作迹）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巡泰山奏功皇天（一作昊天）著顯有明示得意使永永年

代（一作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萬（一作不）不可逢之嘉會（此當得表顏氏曆刻復用之皇甫持集恩貞而表微刻史）

狀

陸贄關中事宜狀

（本傳德宗時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時上言云云帝不納○此篇新史頗略今載舊史）

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縱勇智志期削平怨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蠱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丞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

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新史兵志太宗貞觀十年更號諸府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夲天下不敢闚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
漸久武備寖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
山切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夆滔天兩京不
守尚賴經制頗存與刑彊本之意則忘緣邊之
脩備狂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
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
師東討邊備既虛禁戍示空吐蕃乘虛深入為
寇故光皇帝莫与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
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抵之慮崇因與志玄宗元六年部析舊府衛
兵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

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請募士宿衛明年更號曰彍騎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
天宝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无兵可交而六官宿衛皆市人
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天下之兵弱不能抗逆臨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號
九節度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父死子襲故命於朝
天子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陛下追想及此豈
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讓却
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宗廟无實嗚呼足以
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
啚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
敗近鑒國朝盛衰垂无妄之休建不拔之業今

則勢可危處又甚於前先皇帝還自陝郛德受
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
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
北虜此四軍者皆声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
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
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攝
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螫各夆國來寇志吞
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及遂求通好以息交侵
蓋緣馬衰兵疲務以計謀相綏固誅畏威懷德
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

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
侵掠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厭戎狄貪詐乃其
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
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
有賊臣啗寇斯外黠虜覦邊伺隙乘虛微犯亭
障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
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踰時計兵未甚多
度費未甚廣於事為无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
兵連禍挐變故難測日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
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

者蓋為此也憲宗曰崩王欸偃傳怨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戰者末節也古之人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至王重行之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变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巳李宝臣梁崇義田悦是也往歲為国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乱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巳死李納継之宝臣死惟岳継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貳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而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国之安

唐八　十四

危在勢任事之済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国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尚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国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死巳之求望难必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巳至矣其為宗社自量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将帥徂征久未尽敵尚以藉口則請済師陛下乃為之輟邉軍鈌環衛虚内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将家之子以益師賦私恭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

設請権之科憲宗曰食貨志趙賛言諸道津會置吏閲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德宗納其策賛復請稅間深架除陌而民益愁怨関輔之間徵發巳甚宫苑之内備衛不全万一有如朱滔希烈負固边壘切發郊畿敢犯城闕復何以備之且今之関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于是在焉豪勇之在関中者与籍於營衛不殊憲宗曰新史豪勇作豪傑車乗之在関中者与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閑中者与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抜其本棄重取軽所謂倒持大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姜幹弱枝

唐八　十五

之術反語綏懐則悦近來遠之道乖陛下幸聽愚計使光援東洛懐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将家子東行應援者悉可追还其京城及畿縣所税間架搉酒抽貫貸商點名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棼之術也

陸贄論叙遷幸之由

贄從行奉天德宗倉卒变故每自克責贄曰陛下引咎是堯舜意也然置者乃群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贄乃上書曰云

自安史之乱朝廷因循姑息養憲宗曰奏議云久務姑息養事多猎越礼

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
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頓輸行者苦鋒鏑
奏議云括有兒送諸有者鋒刃之憂之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
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促限而
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於是榷筭
之科設率貸之法與禁防滋章吏不堪命
此下云祿助人農桑廢于道呼膏血竭于箠撻
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
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忿而東征漸備
空屈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

貞八　十六

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
復除征徭著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而假以
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云道路
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第神
纏綿郎貴
不見優近不見異群情懼然而閔𢦏不寧矣陛
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權恩任法以成理
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
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未必
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

天命
人

防慮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懟並興
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咒鼓卒行白晝犯闕
重闈无結草之禦環衛无誰何之人陛下雖有
股肱之臣耳目之佐頑見
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群臣之罪也
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
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則天所視
聽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
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

貞八　十七

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
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
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
天命在人盖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
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
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丘與物力竭耗人心驚
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黨聚議謂必有變則
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
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乱乱或資治也无難而
失者忽万幾之重而忘憂勤也多難而興者涉

廢事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乱失守之事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惻也惟勤思而孰計之捨己以從衆違欲以從道遠儉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崇曰奏議此下云杜讒邪之路廣諫諍之門焉以去求則勤去務息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人尽畢材焉忘小瑕小怨俾无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勞力第約之於心耳（崇曰奏議此下云斯道夕勤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亂遑何患乎不靖哉（崇曰奏議此下云瞬息可以奉天成業至於少康夫休勿謂鍾厄難撥而自怠勿謂事不由人而自強勤力不息足致升平豈止蕩滌祓氛反復上閲而已）

唐八　十八

增注唐策卷之八

增注唐策卷之九

陸贄請對羣臣論事狀

本傳憲宗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延見羣臣參日極言得失所納无倦因是極言諫

（崇曰奏議天）竊謂天子之（崇曰政矣）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甚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処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崇曰以上並奏議文）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崇曰豈一切食空）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為防患不亦過哉（崇曰奏議云其為防患之慮豈不過哉）（崇曰母廢道）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誠（崇曰奏議此下云惟誠與信存於己可以教人忠然後無欺）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崇曰中庸記云）物者事也言不誠即无所事矣匹夫不誠无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不可誠於人乎陛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切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

唐九　二

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旨著其言而不可不
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崇曰奏議此下云瀚對至誠猶謝滿鴟鴞今獻之類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
或賢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
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為靡不效馭以智則
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礼則其徇義輕無不以
恩則其效忠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
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唯天下至誠為
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則能尽人之性崇曰記中庸云
不尽於已而責尽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

唐九　二

必始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国者陛下與
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者陛下下令誅之有司
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崇曰奏議此下云向者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責詩故誠与信不
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
為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崇曰左氏宣二年云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
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崇曰詩烝民云夫
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人贊聖君不稱
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

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
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
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惡而之非也中
古以降崇曰奏議此下云虞淳復微其臣尚諛其君自聖擁
蔽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
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媢
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
太平之功可謂盛矣崇曰奏議云昨在翰林再拜紙上……

唐九　三

若太宗猶中主之常情習於見聞過則差已之短拒諫又畏人之知是有家理之心必……
然而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
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崇曰奏議云王之美矣大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
者信非其美然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遠傳之
適足增美拒而遠之又安能禁之勿傳崇曰奏議此下云願以貞觀故事為楷模太宗風烈垂光於往代不宜以此梗　進言

不宜想進之言敗

恒情所輕聖人所重

棄不去

之路也崇曰奏議此下云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讀守諦故能成霸功是則

賢爲理務詢衆心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參言無驗

不必用董曰參涉加切張也崇曰奏議奏作後質言當理不必違

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

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辞拙而效迂者不必

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唯善所在

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阻於

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

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

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

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

心矣故恒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

好異也陛下又以當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

下雖窮其辞而未窮將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

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

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

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

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

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下之弊也好勝而

恥過必甘佞辞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

語不聞矣騁辨而聡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

則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益不盡矣厲威恣

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愞者至而

情理之說不申矣崇曰奏議此下云以區區之蔽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恭敬而上覆觀至尊之光景者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之不一幸而得接者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illegible]矣昔龍逢[illegible]而夏亡比干[illegible]而[illegible]戚之宮君奇去知[illegible]殿之屈[illegible]放而不棄衰臣[illegible]夫夏四子之可之用必不拒之道[illegible]不足以至於忍害四子而捨去者蓋謂其言用不足行[illegible]不足以保其身也四子而捨去絶[illegible]而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國華藐不易公孫弘上[illegible]而為晉賢臣絳侯之所[illegible]為黃元[illegible]公孫弘[illegible]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為宰相辞有能名用昌進諫其君病乞不能一對學乃

曰臣口吏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辞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

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詶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崇曰奏議此下云天生烝人合以言為不宜人之有口不身先言人之有心不能與天合欲以言為固[illegible]不宜人[illegible]然上有[illegible]崇不[illegible]於善則罪至人[illegible]臣之位衆之[illegible]以力制發也不敢歸於善未陳奏集[illegible]刑[illegible]至人[illegible]實以詩之以宣其言尊孔義安[illegible]信尊賢能之[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illegible]至於窮則人心安[illegible]而亂[illegible]何從之而起古之[illegible]為而窮理者其心[illegible]與亂[illegible]理之意而不[illegible]其方而[illegible]苟[illegible]可[illegible]得之心失其[illegible]下之理亂[illegible]知其方[illegible]心不[illegible]則[illegible]人而天任[illegible]已謂欲可[illegible]謂[illegible]為專[illegible]謂[illegible]無[illegible]謂[illegible]為忠[illegible]謂[illegible]為[illegible]此周[illegible]為[illegible]謂多[illegible]為[illegible]察為[illegible]之明理道全乎國家之[illegible]可[illegible]

也

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

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

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將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佞順胃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疎隔而諱忌者乎

陸贄論尊號狀

本傳德宗議益大號贄謂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不宜以崇美名以累盛德帝曰卿言固當是要小有變革爲朕草之詔史館略今並載奏議

養人理物謂之天子

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稱至美之大名雖欲变更无踰於故伏羲神農皇帝堯舜自王人已来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自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賢雖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

嬴秦

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切於羲軒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崇曰前哀帝紀建平二年夏詔漢興二百載歷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以不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

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抑必以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克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遐上可以高德於前古下可以垂法於无窮與其廢與舊失至明也損虛飾以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承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憚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其實患哉從之

陸贄論赦書事條狀

本傳興元赦令方具帝以稿付贄使商其詳贄知帝執不同欲激之即遂言云云新史頗略今附入奏議

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黷焉未定於勤勞之始而怨

禍乱之基

收群心在赦令

咎已深旻穹不假以悔過之期而悉難繼起復以刑讁大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変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衆士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二竪其它顧瞻懷二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国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滞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群心唯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辞不得不尽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瑕垢不可不盪去瘢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変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切以知過非難改之為難言善非難行之為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崇曰咸卦彖）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断厥志以施其辞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

陸贄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状（本傳德宗時貢奉稍至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於古無傳）

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以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乱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躰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挠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哉（崇曰以上並奏議）今之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言郡邑稅賦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声未息（崇曰奏議此下云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遽以

唐九　十

珍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崇曰以上奏議文）項
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今
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謡讟方興軍情稍阻
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
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
理之常固不足怪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
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
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
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
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得陛下誠能近想重圍
之艱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
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尺令出賜
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
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
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
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
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崇曰以上奏議文）是乃散
小儲成大儲損小寶固大寶也（崇曰以上奏議文）

陸贄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

唐九　十一

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崇曰奏議此下云爵）以
賞刑網國之大綱（崇曰一作綱）一天寶之季嬖倖傾國爵以
情授賞以寵加紀綱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
夏（崇曰奏議此下云由是）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
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
焉（崇曰奏議此下云青朱雜於賤品金紫普於輿臺）當今所病者在
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
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
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崇曰奏議云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凡
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論輕
重（崇曰奏議此下云並行而不傷兼用而不棄）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
則存乎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
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誣設
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廩秩以彰實也差品列
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崇曰奏議此下云以明其義）達其
變相須以為表裏（崇曰奏議此下云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之
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
爵號其賦事受奉者唯職事一官以序才能以
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勳散爵號

獻瓜果得之遇

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illegible]
名佐實利者也崇曰此下云[illegible]
權不廢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鋒
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為重矣今獻
瓜一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
矣曰吾之軀命乃同於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
木然人何勸哉崇曰此下云[illegible]

唐九　十二

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惟心厚賜之可也

陸贄論賜渾瑊詔書取散失內人等狀

大難始平崇曰奏議此下云云而百役疲察之甿重
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崇曰奏議此下云云想聞
德音崇曰奏議此下云[illegible]
[illegible]蓋
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
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
者崇曰書武成篇惟一月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

當今所務不可一毀

川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一戎衣天下大定乃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illegible]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反商政政由舊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
復神主脩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弔
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安反側寬脅
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
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
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士所私昔人掩
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為君之體然也

唐九　十三

天下固多襲人何必獨此崇曰奏議此下云昔[illegible]
[illegible]

國朝之制

陸贄請許臺省長官薦屬吏狀

昔周以伯冏為大僕命之曰慎簡乃僚國朝之制
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
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

開元格令

桓公問害霸

擬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近事之明驗也其後措與失序待臣專朝擒僉議而重己權廢公夆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縣曰以上奏議文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

輔相多出省長官

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趣向狹促以沮議為出衆自異為不群趨近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尔所謂宰者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亦出其中宗曰奏議云今之宰相則往日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illegible]行宰不能頻殊也今乃謂不能宰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

求才貴廣考課貴精

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宗曰奏議云未不廣則[illegible]用常之人考課不精則[illegible]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為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

[illegible]先易[illegible]

退速宗曰奏議云不精者黜才能者集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當鑒獨任難於公宰有登延之路死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宗曰奏議云是知易於容則所易者適足以得人而不易於選則精者適足以失人之資不精者害也不精於去則[illegible]而務精於進賢之途令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逾於下流及宰相献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方待以輕者重其事也

陸贄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自祿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賂北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于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徼寇境

戎狄之長

後其侵疆攻其昵戚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
覦邏不繼之患万一撓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国
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
授有多少之産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
戎狄所短而敵長者始用所長而乗短者疆且以
本草為居討獵為生便於馳突不耻敗亡此戎
狄所長中国之短也而欲益兵莬乗爭騁角力
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御寇可謂
以所短而扳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労費百倍
終无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

一百五九　十八

地產乘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
長乎若乃擇將吏飭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
威能邇以示綏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
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与盟彼為寇則備之
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
聖人思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
將封疆守要害踐塹隧列也營護兵防明斥候
謹烽火足食非万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
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乗之多方以
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无所用掠則靡獲攻則

中国之長　罷所救者祈而之三　更文式大臣為帥

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
患是謂乗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国之長也
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
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
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乗斯謂倒
持戈矛以椁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
未固寇戎未懲者何耶病在謀無定用衆无適
從任者不以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
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
行又有六失焉措置乖方一失也謀責黔度二

唐九　十八

失也財匱於兵衆三失也力分於將多四失也
怨生於不均五失也機失於遙制六失也臣愚
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折而三之其一
責本道節度募壮士願屯邊者徒焉其二則第
以本道衣糧責關内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
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
業既息調發之煩又无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
戰処則家自為耕与夫暫屯遙戍者豈同日論哉
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為隴右元帥自涇隴鳳
翔蒲長武城及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

賞　措刑

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撫灵夏
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為治所所
部州若府遴柬良吏為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
桑慎守中国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
六失可去矣

奏

陳子昂奏八科

本傳武后時召見使對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子昂乃奏八科

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
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校謂今百度已脩但刑急

罔密非為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乱
叛逆之人為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
人情赦過宥罪盖刑以禁乱靜而刑息不為承
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
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滌蕩群罪天下
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鉤捕支黨株蔓
推窮盖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宜廣愷悌之
道敕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
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
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

四去疑　三知賢

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
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
以為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陰務公
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偽智不為愚者
謀勇不為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薫猶不共氣
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孰不相入以正攻佞
孰不相利以廉勸貪孰不相售以信質偽孰不
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
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效用顧無
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

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
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
者盖以嘗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
騫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
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絕食不知
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国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
噎而止飡国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
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参三王而
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
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

勸賞　兵員

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
名爵不文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
行者也願表顯徇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千
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
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万之家不得安
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国之勝以庸
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
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虺賊千紀
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
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
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俱懼
則非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

對

陳子昂對三事（本傳武后將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云）

其一 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
臣謂計有未尽也且陛下發使以欲使百姓（天下）
子夙夜憂勤之也君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
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与可
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
使故輶軒未動（輶軒使車也）而天下翹然待之
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
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
任賢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
送迎往来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
風槩為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礼礼之諄
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
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
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
衷者（尚書曰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陛下知難得人則不
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
撓之矣（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其二 言刺史縣令政
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
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屋耳百
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
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国家興衰在此職也
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
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譁然相謗矣犯于常而
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頋不甚
哉

其三 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

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李滄瀛趙魏或困水旱或頓兵役列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将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国有聖王必累譯至矣袁曰晉賀云累數譯而不能相通

唐九　廿二

諫

朱敬則羅織獄諫本傳武后頗開告密羅織之獄大獄誅將相大臣敬則諫云云后善其言

李斯相秦

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仰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既富而强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崇曰史斯上書云孝公用商鞅之法国以富强諸侯親服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强公室杜私門蚕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秦卒用其計以斯為丞相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欲可易之

知變之善

仁義聖人之蘧廬

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禍也崇曰史始皇紀始皇為人天性剛戾用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盡忠前徐樂上書云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上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皐間粮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唯進豪猾貪暴之入崇曰叔孫通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曰事先生數年今不進臣等則言大猾何也通曰漢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七帝去秦義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儒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上曰試為之於是與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礼樂開王道高帝怒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礼儀此知変之善也崇曰云云帝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国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後道争功拔劍擊柱愚漏之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崇曰西漢十二帝紀高祖元年乙未盡王莽地皇四年癸未合二百二十九年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崇曰一聃天運篇仁義先王之蘧盧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也以礼者先

唐九　廿三

下令使天下更始

三王是漢非翟

王之陳迹祠祀畢芻狗捐崇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同上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不況其輕乎国家自文明以来武后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鈎距無以順人崇曰前漢趙廣漢善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趍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声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即向時縱策今之芻狗

唐九　十四

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遺廬遺糟粕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角牙崇曰詩小雅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陰迹[illegible]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

薛登諫絕四夷質子

本傳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見中國法度還並為邊害乃諫云云不納

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来華襲衣冠筑室京師不令歸国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乱崇曰漢魏以來羌胡多處塞內諸郡其後數為民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其後劉淵乃作亂江統作徙戎論云云文多不載惠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懷帝永嘉五年帝蒙塵于平陽劉聰以帝為會稽公七年春正月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遇弒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秩步黌門服改氈罽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敗

唐九　廿五

熟山川險易国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崇曰史記吳世家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崇曰晉載記序云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帝皆以為[illegible]自此晉世周之時元海以[illegible]屈律言日月之表一皆[illegible]帝永嘉九年石勒陷洛陽懷帝被執元海據其地號為漢曹魏之初元海之國者三十之州云窮討秦并天下

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国之虛而高祖困危平城（崇曰高祖紀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與匈奴共距漢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匈奴卒不入中国者以其生長磧漠謂穹廬賢於城郭氊罽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国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切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綵麴蘖歸陰山而已覩 上令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田分效忠（崇曰史秦紀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觀秦繆公曰由余賢寡人之害內史廖曰留由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必疑君臣有間乃可虜繆公曰善乃歸由余繆公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日磾盡節（崇曰前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降漢封為侯武帝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遂為光副贊曰日磾以忠信自著世名忠孝七世內侍）然臣慮循緣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頡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国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彊邊邑無爭

增注唐策卷之九

增注唐策卷之十

言

高郢復上言（前書奏未報郢上言云）

王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不為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營作若以為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為也若以為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若以攘禍則方務脩德固有天災不在勞人（崇曰書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今興造趣急人徒喝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勞苦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群情徇左右過計臣竊為陛下惜之皆不納

杜牧罪言

長慶以来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国家大事牧不當官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

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三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産健馬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為名黄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国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乱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尽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

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為王霸者不得不為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宝末燕盜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无人地郭李輩兵五十万不能過鄴自尔不餘城天下力尽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无敢窺者国家因之畎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撑裏混澒回轉顛倒横邪未常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其尽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怗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黄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

中策莫如取魏

治所實不緻一人以他遂使我力解勢弛孰視不執者死可奈何指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弄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

唐十　四

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二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

下策為浪戰

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敺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无以為非者至圖急食尽咬尸以戰以此為俗豈可以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尽且下郗士美

唐十　五

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封事

魏元忠命將用兵封事

高宗調露中吐蕃數盜邊上封事言命將用兵之要云

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崇日鄢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曰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及

何世不生才

文不為廣

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与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 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 崇曰晉陸機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欲述其功業作辨亡論二篇云云太安初成都王穎与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又以機為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長沙王又与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 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死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志士在富貴与賤貧皆思立功名以傳子後然知已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瑰玦就憬塵抱棟幹困濟𡸁者悠悠之人觀士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並奧拜韓信李靖為英 崇曰漢王欲拜信為大將擇日設壇場具禮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迺信也一軍皆驚 蜀用魏延群臣㪚望 崇曰先主延治成都當得重將鎮漢川衆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 此畱事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也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因之法 崇曰馮唐者人也文帝輦過問唐曰高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 知 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

唐十 六

寄書生

天下無双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 崇曰漢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故近不知之賢而遠想頗牧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為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 崇曰晉羊祜伐吳晉奉京賈充荀勗以為不可祜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滅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 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乱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焉非其任則殄人敗国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擎盛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 崇曰亞夫擊吳楚吳方攻梁急請救亞夫不救使輕騎兵出絕吳楚後 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 崇曰亮率衆出武功五丈原与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卒軍中 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却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免於覆敗若之何用之且崇劾

唐十 七

將以材為本　將帥不在世家　賞罰軍国之綱

君言其所済不言所来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
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勳伐其高不
聞其家世將帥也崇曰前史云衛青奴貧白起亦寒不為州閭所稱爰為所謂内侯吳呂蒙孔孝不能書冊蒙六家武受屬掛學書日吾謂大弟但有讀略今者事識英博非侵吳下後卧於暮陸侯晉馬隆少而智勇以武後封奉高縣侯孟觀少好讀書在大文後為吏單安
將故陰陽不和擾士為羽蠻貊不逞權拔為
將令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
恐未之思乎賞者礼之基罰者刑之本礼崇則
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
慕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国之綱
紀政教之準石吐番本非強敵而薛仁貴郭待
封至棄甲喪師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
雖陛下顧收後效然朝廷所少豈此二人乎
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故国无
賞罰雖堯舜不能為令罰既不行賞復難信議
者皆謂比日征行虛賞格而無其實且黔首雖
微不可以欺妄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
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乱攸在臣故冒死言夫明
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請備近以為諭太
宗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捷擊賊斬之旗下總

父多敗子羸家无格虜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
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
斯日月一蝕也今吐蕃之望中国猶孤星之對
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向使將能殺
敵虜望塵卻走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
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万不足與
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税
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為数限官
藉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万
即詔州縣以所税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
可用且虜以騎為強若市其良以益中国使漸
耗虜兵之盛国家之利也

略

李翱條復太平大略 憲宗時中進士第元和中上書云

陛下即位以来懷不廷臣誅鋤賊劃五聖憤恥
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德所不可及者若
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為賊逼脅偕其
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赦之不誅詔田弘
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

謂賊黨莫不恟懼振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以三軍皆叛賊而瞻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万石群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畝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宗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子行攝相事魯使定公遂與齊會之女）女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德兆欢感臣愚不能悉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偃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者何而不為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辞任骨鯁正直之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逆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豈知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為也

箴

張蘊古大寶箴

（太宗初即位上箴云此篇新史不載係舊史纂入）

詔曰今來古往（王嵒宗曰古往今來見潘安仁西征賦）俯察仰觀（宗曰易係辭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惟辟作福（宗曰書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為君實難（宗曰論語為君難）宅普天之下（宗曰詩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宗曰漢文帝詔朕以眇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宗曰書禹貢任土作貢云注上作貢）具僚和其所唱也故競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宗曰張衡東京賦）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宗曰史記夏禹身為度聲為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

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崇曰記云欲不可縱樂不可極)長壯九重於內(崇曰選宋玉九辯君之門以九重)所居不過容膝(崇曰陶潛云審容膝之易安)彼昏不知(崇曰詩云)瑤其臺而瓊其室(崇曰古文曰夏桀作瓊室立瑤臺)羅八品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崇曰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丘其糟而池其酒(崇曰史紂以糟為丘酒為池)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崇曰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勿貴難得之貨(崇曰老子云不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崇曰詩大序云亡國之音哀以思)內荒伐人情外荒蕩人心難得之物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

(崇曰史記...)聞之夏王據頌起(崇曰...)一子懶而亦有魏帝牟猜不止(崇曰...)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推漢高大度(崇曰漢高祖本紀有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崇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用周文小心(崇曰詩云文王小心翼翼)詩云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思好惡於心想眾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

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沒沒而暗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崇曰東方朔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崇曰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

聖使人以心應言與行一日二日念茲在茲(崇曰書云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唯人所召(崇曰左三年閔子騫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天祐之(崇曰易大有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李義府承華箴(高宗時晉王冊為皇太子義府為太子舍人上箴云)

邃初冥昧元氣氤氳(崇曰...元氣...)一太二儀開闢(崇曰易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三才既分(崇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司乾立宰出震為君(崇曰易說卦帝出乎震乾以君之)化昭素朴道映典墳(崇曰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功成揖讓(崇曰書堯典...)

遜于位虞書大禹謨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文中子事極華勛宗曰書光放勳注言放上世之功化舜重華注華謂文德言其光又重合於堯俱聖明肇與夏啓宗曰孟子萬章上啓賢能繼承禹之道降及周文宗曰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

咸資繼德永樹高芬百代沿襲千齡奉聖粵若我后丕承宝命允穆三階爰齊七政時雍化洽風俗移感戴崇国本式延家慶震維纘德萬宮体正宗曰易離卦彖曰重明麗正以化成天下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寄切宗祧事崇監撫恩皇茂則敬詢端輔九載崇儒

三朝問豎注見上歷選儲儀遺文在斯望誠登祖高諭喬枝俯若思順非礼无施前修感業来哲通規飭躬是蹈則叡問風馳立志或爽則玄猷日虧无恃尊極偕塗難測无恃親賢失得靡全勿輕小而名自闡勿輕微而行弥光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監言斯昇儲業攸昌竊惟令嗣有殊前事雖以貴必賢而非長非次皇明睠德超倫作二匪懋志華莫酬恩異匪宗徽烈莫符天志勉旃繼明光茲守器下臣司儀敢告近侍

通類

孫伏伽上三事貝州人初仕隋高祖武德初上言

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宗曰孝經十上章云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自謂功德感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宗曰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州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山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

殫耗盜賊日滋宗曰大業十年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十二年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干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開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乱乎宗曰大業九年帝謂秘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显而諫以求名者弥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其知之十年詔百寮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討

左右史書言動

不旋踵（董衡釋音曰夫蘂切半步曰跬）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崇曰記玉藻篇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忘動（崇曰左傳隱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鶻者不郤而受（鶻代切）盧牟子獻琵琶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

鶻獻

【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声隋末始見崇甫此謂淫風不得不變（崇曰大業二年太常少卿裴蘊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技人皆衣錦綉繒綵舞者鳴環佩飾花毦嬰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為之空竭）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襦人朱切說文云短衣也）未待玄武門游戲非詒子孫之傳今散妓者匪韶匪夏（崇曰周禮樂志舜作招禹作夏易作漢夏大承二帝也招舞光也）請並廢之以復邪正

雜樂

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

【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崇曰論語陽貨篇）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无賴及馳騁射獵歌舞声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洮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乱之頻選賢才澄僚友之選（崇曰司馬光通鑑此一節云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雅為人素无行義專好奢靡以声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以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由左右離間而然也）

高馮上五事

（字季輔貞觀間累轉中書舍人則上五事云）

擇人忠溫厚脩潔者

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所責成者宜擇温厚脩潔者任之敦朴素華浮偽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昵者蒙擯於親（董曰昵尼乙切近也）自然礼節近矣陛下

儲蓄

身師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稠儲蓄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今得休息疆本弱支之義也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為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勳戚之家邑入俸稍敷足以奉養而貸息出举争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為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為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处察歲出輶軒繼軌而侵漁

不息也（書曰蹤䢖輿周切輕車也 崇曰輶高祖紀輶軒出使）。宜又戶口之
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
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容王元勛等俱陛
下懿親當正其礼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
爵封既同當明昭穆𩔗垂訓正以為儀法（書太宗禱）
補善

增注唐策卷之十